

Classic

外国文学名著珍藏全译本丛书

刘捷等译

欧·亨利
短篇
小说精选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外国文学名著珍藏全译本丛书

欧·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美〕欧·亨利 著 刘捷 等译

目 录

序	郭栖庆 (1)
麦琪的礼物	潘明元译 (1)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潘明元译 (9)
包打听	潘明元译 (18)
警察与赞美诗	潘明元译 (25)
艾基·舍恩斯坦的春药	潘明元译 (34)
财神与爱神	潘明元译 (41)
菜单上的春天	潘明元译 (50)
从出租马车的驾驶座上	潘明元译 (58)
没有结局的故事	罗达十译 (65)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罗达十译 (73)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罗达十译 (78)
命运之路	罗达十译 (87)
迷人的侧影	罗达十译 (114)
绿门	王友贵译 (124)
丑小鸭麦吉	王友贵译 (135)
托宾的手相	王友贵译 (146)
艺术加工	王友贵译 (157)
黄狗自传	王友贵译 (166)

鞋	王友贵译	(175)
沙勒罗瓦的复活	王友贵译	(187)
藏匿的黑比尔	龚雪萍译	黄新渠校 (205)
龙牙草	龚雪萍译	黄新渠校 (220)
哈格雷夫斯的骗局	李学术译	綦国英校 (229)
红酋的赎金	石发林译	李学术校 (246)
黑槲的卖主	王晋华译	(260)
耗费钱财的情人	王晋华译	(280)
仲夏骑士梦	董清林译	(290)
浪费掉的混合物	董清林译	(297)
来自都市的报告	董洪川译	(305)
伯爵与婚礼上的来客	董洪川译	(326)
合卺的五月	刘捷译	江家骏校 (335)
生活的陀螺	刘捷译	江家骏校 (343)
使圆成方	刘捷译	(351)
桃源过客	刘捷译	江家骏校 (357)
黑鹰的消逝	刘捷译	(364)
重见良知	刘捷译	(378)
被剪亮的灯盏	刘捷译	(388)
钟摆	刘捷译	(403)
一个纽约人的成长	刘捷译	江家骏校 (410)
一千美元	刘捷译	(417)
技术误差	刘捷译	(425)
最后一片藤叶	刘捷译	(434)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刘捷译	(443)

狐狸把戏	张显奎译 (451)
莲与瓶	张显奎译 (461)
三叶草与棕榈树	张显奎译 (474)

序

欧·亨利 (O·Henry, 1862—1910) 是作者的笔名, 原名为威廉·西德尼·波特 (William sydney Porter), 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

欧·亨利于 1862 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镇 (1870 年改为市)。他只接受过几年的正规学校教育, 从 15 岁时起便在其叔父开办的药店里干活。5 年之后, 20 岁的欧·亨利离开家乡去得克萨斯州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他先后在奥斯汀的一家银行任过出纳员 (1891—1894), 办过一个名叫《滚石》的幽默周刊 (1894—1895), 也作过休斯顿《每日邮报》的趣闻轶事栏目的专栏作家 (1895—1896)。1896 年, 他曾任职的那家银行出现资金亏缺, 欧·亨利涉嫌挪用公款被起诉。

友好的传记作家们曾暗示欧·亨利是无辜的, 然而他自己的行动则推翻了这种暗示。欧·亨利取道新奥尔良逃到洪都拉斯。1897 年, 因妻子病重他又返回奥斯汀, 被判在俄亥俄州的联邦监狱服刑 5 年。入狱后, 因表现良好, 服刑 3 年多即被提前释放。

据说那家银行本身经营不善, 管理不严, 欧·亨利丢失

的那小笔资金其实是由于技术故障而造成的，并不构成犯罪。因此有人说，如果欧·亨利当时不逃往国外，法院也许会宣判他无罪，他也就无须经受牢狱之苦了。

对欧·亨利来说，在监狱服刑的3年多是其一生中一段黑暗的日子。但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以欧·亨利为笔名开始了其短篇小说家的写作生涯。他根据一位同狱犯人提供的故事情节写成了《重见良知》，后又改编成短剧，大获成功，开了“警察与盗贼”类作品的先河。

有人说，欧·亨利这个笔名来自他在服刑期间认识的监狱看守奥林·亨利（Orrin Henry）这个名字，也有人说是取自当时狱中所用的一本法国药典的作者的名字。

出狱后，欧·亨利于1902年去纽约定居，继续他的写作生涯。欧·亨利从此深深地爱上了纽约，爱上了曼哈顿，爱上了四百万纽约人。纽约的公园、剧场、酒馆、客栈成了他大多数故事的背景地，纽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了他大多数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以每周一篇短篇小说的速度向纽约的几家报刊杂志投稿，作品频频刊出，知名度日增，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短篇小说家。

1910年，欧·亨利患结核病去世，享年48岁。他身后为世人留下的完整的短篇小说就有600篇之多，也有人说是300多篇。他留给人们最后的话是：“拉起遮光帘子，这样我就能看见纽约了，我不想在黑暗中回家。”作家对纽约和纽约人的一片深情可见一斑。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以个人生活经历为基础，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类：写中美洲特别是写洪都拉斯的；写美国

西部特别是写得克萨斯州的 ;写纽约市特别是写曼哈顿区的。其中数量最多、写得最精彩的是那些写纽约曼哈顿的作品。

欧·亨利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白菜与国王》(1904),主要包括中美洲的一些历险故事。这些故事中所描写的是同一组人物,情节上也有一些松散的联系。本集中的《鞋》和《龙牙草》两篇(两个短篇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两个部分)就出自《白菜与国王》。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是《四百万》(1906)。作者取《四百万》作为故事的篇名是因为当时有人说纽约市只有四百人值得一提,而欧·亨利则认为纽约市值得一提的不是那四百个富翁,而是那四百万普通人(当时纽约市的人口约三百五十万)。他自认为自己就是那四百万小市民中的一分子。此集中共收入 25 篇小说,不仅包括了他写的关于纽约人日常生活的故事中的一些精品,同时,在此集中,作者也运用了一个新的写作技巧——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四百万》为作者赢得了声誉,确立了欧·亨利在文坛的地位。本集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故事是从《四百万》中精选出来的,其中最著名的有《麦琪的礼物》和《带家具出租的房间》等。

欧·亨利是位多产作家,除了《白菜与国王》和《四百万》两部短篇小说集外,他的其他短篇小说集还有《西部之心》(1907)、《被剪亮的灯盏》(1907)、《温良的骗子》(1908)、《市声》(1908)、《命运之路》(1909)、《生活的陀螺》(1910)和《公事公办》(1910)等。他去世后,又有《乱七八糟》(1911)、《滚石》(1913)和《无家可归的人》(1917)等集子出版。1939年还出版了由他早年为休斯顿《每日邮报》所写的故事和所画的插图集集而成的《欧·亨利重

现》。

作为“四百万”普通纽约人中的一员，欧·亨利在他的作品中倾注了自己的一片苦心、一片真情。他的故事中有社会的弊端与不公，也有富人的阴险与狡诈，从多个侧面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鞭挞了人间的不平事。他的作品中更有穷人的辛酸与无奈、呼唤与抗争，也有小人物的善良与真诚、友谊与爱情，字里行间表现出他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的同情和理解。

《警察与赞美诗》中的流浪汉索比无家可归，无依无靠。为了能在严冬找到个遮风避雪的安身之地，他想到了监狱这个免费提供食宿的去处。他想方设法，明目张胆地做出种种足以构成犯罪的举动，警察对他却置之不理。在一座教堂前，索比听着悦耳的赞美诗乐声，良知重现，决心弃恶从善，开始新的生活历程。而就在这时警察却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他。公理何在？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中的女房东珀迪夫人为了把自己客店里那个曾经有位姑娘用煤气自杀身亡的房间租出去而信口雌黄。而在那个房间里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姑娘正是那个要租房的年轻人要找的心上人。结果，绝望之中的年轻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可以撒谎，同情心何在？为了赚钱可以不顾他人死活，道德何在？

《麦琪的礼物》是欧·亨利反映穷苦人生活的典型作品。圣诞之际，妻子麦琪忍痛卖掉了自己的一头秀发，为心爱丈夫买了一条表链作为圣诞礼物相赠，而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则卖掉了自己祖传的金表，为她买了装饰她那一头长发的梳

子。他们互为对方赠送的圣诞礼物此时已毫无实用价值，但却又是真正的无价之宝。穷夫妻间的真诚爱情和无私奉献尽在不言之中。

《最后一片藤叶》中的女画家约翰西得了肺炎，生命垂危。她望着窗外一株古老的常春藤，数着那上面已经寥寥无几的藤叶，最后一片藤叶飘落之际便是她的生命的终止之时。另一位一生未取得过重大成就的画家贝尔曼老人为了挽救约翰西的生命，在风雨之夜爬上墙头画了一片永不飘落的藤叶，约翰西望着那片藤叶恢复了生的意志和勇气，她得救了，而贝尔曼老人却因着凉而染病去世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杰出的作品，换来了另一个人的生命。其景感人，其情感人！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故事结尾时笔锋一转，巧设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在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之中有作者对社会的不满，有他对小人物的同情，有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他对人间真情的歌颂。读者在惊愕之余，不能不觉得这种结局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不能不感叹作者构思之巧妙，不能不去进一步深入思考。二是作者善于驾驭语言。他的语言生动活泼，机智辛辣，诙谐幽默。他的故事常常可以给读者带来“含泪的微笑”。

正如诸多文学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欧·亨利写作的速度太快，作品太多，他作品中的人物和他的故事的情节一样易于重复，写作手法也不免雷同。因此他的小说也就缺乏一定的深度，艺术手法上也难以达到当今之水准。

但总的说来，欧·亨利还是无愧于“美国最伟大的短篇

小说家之一”这一称号的。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读者，在我国也曾风行一时。他的作品有不少已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有的已被搬上了舞台。

希望这个集子能使更多的读者更多更深地了解作者，更多更深地了解本世纪初的美国，尤其是本世纪初的纽约和纽约人，也希望它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欢乐和有益的思考。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郭 栖 庆

一九九四年八月

麦琪的礼物

潘明元译

一元八角七。全都在这儿了，其中六角是一分一分的铜板。这些分分钱是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硬兼施地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直弄得自己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实在丢人现眼。德拉反复数了三次，还是一元八角七，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哭嚎之外，显然别无他途。德拉这样作了，可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尤以抽噎占统治地位。

当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平静下来之际，让我们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子，每周房租八美元。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它真真够得上乞丐帮这个词儿。

楼下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装过信，还有一个电钮，也从没有人的手指按响过电铃。而且，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兴起加上去的，那时候他每星期挣三十美元。现在，他的收入

缩减到二十美元，“迪林厄姆”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忖着是否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就是刚介绍给诸位的德拉，总是把他称作“吉姆”，而且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抹了抹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灰濛濛的后院里一只灰白色的猫正行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明天就是圣诞节，她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攒积下来，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一周二十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支出大于预算，总是如此。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可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有点儿配得上吉姆所有的东西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镜吧。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观察自己在一连串的纵条影象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已精通了这门子艺术。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二十秒钟之内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折散头发，使之完全泼散开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

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泼撒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光芒，有如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踌躇了一分钟，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下来，上写着：“索弗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德拉奔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过于苍白，冷若冰霜，同“索弗罗妮”的雅号简直牛头不对马嘴。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揭掉帽子，让我看看发样。”

那褐色的瀑布泼撒了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一边说，一边内行似地抓起头发。

“快给我钱，”德拉说。

呵，接着而至的两个小时犹如长了翅膀，愉快地飞掠而

示巴女王 (Queen of Sheba)：基督教《圣经》中朝觐所罗门王，以测其智慧的示巴女王，她以美貌著称。

过。请不用理会这胡诌的比喻。她正在彻底搜寻各家店铺，为吉姆买礼物。

她终于找到了，那准是专为吉姆特制的，决非为别人。她找遍了各家商店，哪儿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镂刻着花纹。正如一切优质东西那样，它只以货色论长短，不以装璜来炫耀。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见这条表链，就知道一定属于吉姆所有。它就像吉姆本人，文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份。她花去二十一美元买下了，匆匆赶回家，只剩下八角七分钱。金表匹配这条链子，无论在任何场合，吉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看时间了。尽管这只表华丽珍贵，因为用的是旧皮带取代表链，他有时只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回家之后，她的狂喜有点儿变得审慎和理智了。她找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着手修补因爱情加慷慨所造成的破坏，这永远是件极其艰巨的任务，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件了不起的任务呵。

不出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络络小卷发，使她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在镜子里老盯着自己瞧，小心地、苛刻地照来照去。

“假如吉姆看我一眼不把我宰掉的话，”她自言自语，“他定会说我像个科尼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但是我能怎么办呢——唉，只有一元八角七，我能干什么呢？”

七点钟，她煮好了咖啡，把煎锅置于热炉上，随时都可作肉排。

吉姆一贯准时回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离

他一贯进门最近的桌子角上。接着，她听见下面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紧张得脸色失去了一会儿血色。她习惯于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此刻，她悄声道：“求求上帝，让他觉得我还是漂亮的吧。”

门开了，吉姆步入，随手关上了门。他显得瘦削而又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需要买件新大衣，连手套也没有呀。

吉姆站在屋里的门口边，纹丝不动地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似的。他的两眼固定在德拉身上，其神情使她无法理解，令她毛骨悚然。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面带这种神情死死地盯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了下来，向他走过去。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无法过圣诞节。头发会再长起来——你不会介意，是吗？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你肯定猜不着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啊！”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他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这明摆着的事实。

“剪掉卖了，”德拉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也同样喜欢我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嘛，对吗？”

吉姆古怪地四下望望这房间。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差不多是白痴似地问道。

“别找啦，”德拉说。“告诉你，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这是圣诞前夜，好人儿。好好待我，这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突然她特别温柔地接下去，“可谁也数不清我对你的恩爱啊。我做肉排了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之中醒来，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现在，别着急，先让我们花个十秒钟从另一角度审慎地思索一下某些无关紧要的事。房租每周八美元，或者一百万美元——那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或才子会给你错误的回答。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就是缺少了那件东西。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交待。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上。

“别对我产生误会，德尔，”他说道，“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我以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减低一点点对我妻子的爱情。不过，你只消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为什么使我楞头楞脑了。”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绳子，打开纸包。紧接着是欣喜若狂的尖叫，哎呀！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急需男主人千方百计的慰藉。

还是因为摆在桌上的梳子——全套梳子，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这些美妙的发梳，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其色彩正好同她失去的美发相匹配。她明

麦琪(Magi,单数为Magus):指圣婴基督出生时来自东方送礼的三贤人，载于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七至第十三节。

白，这套梳子实在太昂贵，对此，她仅仅是羡慕渴望，但从未想到过据为己有。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那有资格佩戴这垂涎已久的装饰品的美丽长发已无影无踪了。

不过，她依然把发梳搂在胸前，过了好一阵子才抬起泪水迷濛的双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飞快，吉姆！”

随后，德拉活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猫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瞧见他的美丽的礼物哩。她急不可耐地把手掌摊开，伸到他面前，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似乎闪现着她的欢快和热忱。

“漂亮吗，吉姆？我搜遍了全城才找到了它。现在，你每天可以看一百次时间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非但不按她的吩咐行事，反而倒在睡椅上，两手枕在头下，微微发笑。

“德尔，”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保存一会儿吧。它们实在太好了，目前尚不宜用。我卖掉金表，换钱为你买了发梳。现在，你作肉排吧。”

正如诸位所知，麦琪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他们把礼物带来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们发明送圣诞礼物这玩艺儿。由于他们是聪明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的礼物，如果碰上两样东西完全一样，可能还具有交换的权利。在这儿，我已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现今的聪明

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他们就是麦琪。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潘明元译

半夜，咖啡馆拥挤不通。我随意间选坐的一张小桌恰好不为人们所注目，还剩下两把空椅以诱人的殷勤，伸开双臂欢迎新拥进的顾客。

当时，一位世界公民和我同一张小桌，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我真高兴，因为我持这种理论，自亚当以来，还没有过一位真正的属于整个世界的居民。我们听说过世界公民，也在许多包裹上见过异国标签，但那是旅游者，不是世界公民。

我提到下面的情景定会引起你的思考——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一排排靠墙的皮革椅座，愉快的伙伴，稍加打扮的女士们正以微妙而又明显可见的情趣争相谈论着经济、繁盛和艺术，小心周到喜欢慷慨的侍者，使作曲家慌忙不迭的音乐机灵地满足一切人的口味，还有杂七杂八的谈话声、欢笑声——假如你乐意的话，高高的玻璃锥体维尔茨堡酒 将躬身到你的唇边，就像那枝头上的熟樱桃摇晃进强盗桤鸟的嘴壳

维尔茨堡 (Wurzburg) : 德意志联邦的中南部城市。在这里指该地所产的酒。

一样。一位来自英奇·丘恩克的雕塑家告诉我，这景象真真是巴黎式的。

我这位世界公民名叫 E·拉什莫尔·科格兰，明年夏天他将在科尼岛——他对我说，他即将在那儿建立一种新的“诱惑力”，并提供国王式的消遣。过后，他的谈话便随同经纬度的平行线而展开，把巨大的圆圆的世界握在手里，这样说吧，对世界了如指掌，又极为瞧不起，世界似乎只是客饭中黑葡萄酒里的樱桃核那般大小。他粗俗无礼地谈及赤道，匆匆由这块大陆转到那块大陆，他嘲笑那些地区，用餐巾抹掉狂涛巨浪。他把手一挥，谈起了海德拉巴帮的某个东方集市。噢！他会让你在拉普兰滑雪。嘘！你在基莱卡希基同夏威夷的土著一起驰骋在浪尖波顶。一转眼，他拖着你穿过阿肯色州长满星毛栎的沼泽，让你在艾达荷州他那碱性平原的牧场上炙烤一阵子，然后才旋风似地带你去维也纳大公们的上流社会。之后，他会给你讲到，有一次他在芝加哥湖吹了凉风而感冒，有位年长的埃斯卡米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怎样用丘丘拉草药热浸剂才把他治好。你该致函“宇宙、太阳系、地球、E·拉什莫尔·科格兰先生，”一旦寄出，便会觉得信定会交到。

科尼岛 (Coney Island)：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南部的一个海滨游憩地带，原为一个小岛。

海德拉巴帮 (Hyderabad)：印度原帮名。

拉普兰 (Lapland)：北欧一地区名，指拉普人居住的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北部和原苏联的科拉岛。

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 Ayres)：阿根廷首府。

我确信自己终于发现了从亚当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我倾听他纵横整个世界的宏论，生怕从中发现他仅仅是个环球旅行的地方口音。他的见解决非飘浮不定或令人沮丧，他对不同的城市、国家和各大洲都是不偏不依，有如吹风和万有引力一样自然。

正当 E·拉什莫尔·科格兰对这小小的星球高谈阔论之际，我高兴地想起了一位差不多算伟大的世界公民来，他为整个世界而写作，把自己献给了孟买。在一首诗中，他不得不说，地球上的城市之间不免有些妄自尊大，互相竞争，“靠这城市抚育着人们，让他们来来往往，但仅仅依附于城市的折缝之中，有如孩子依附于母亲的睡袍一样。”当他们走在“陌生的繁华街道上，”便会记起对故乡城镇是“多么忠诚、多么愚笨、多么令人喜爱，”使他们的名字与故乡的名字生死与共，紧紧相连。我的兴趣被激起来了，因为突然记起了吉卜林的疏忽大意。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不是由尘埃造就的人，他不是狭隘地吹捧自己的出生地或自己的国家，如果说褒扬的话，他是在赞美圆圆的整个地球，而与火星人和月球的居民相抗衡。

关于这类问题的见解是坐在这张桌子的第三转角处的 E·拉什莫尔·科格兰突然抛掷出来的。科格兰正在给我描绘西伯利亚铁路的地形时，乐队转成了集成曲。结束的曲调是

孟买 (Brmbay)：印度一城市名。

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迪克西”，振奋人心的乐曲加快时，几乎被张张桌子的人们鼓掌声所淹没。

值得花上一段来讲讲纽约市内众多的咖啡馆每天晚上处处可见的这种引人入胜的场面。成吨的饮料挥霍于阐释各种理论。有人轻率地猜测，城里所有的南方人在夜幕降临之际都赶紧上咖啡馆。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如此赞许这种“反叛”气氛真有点叫人迷惑不解，但并非不可解答。对西班牙的战争，多年来薄荷和西瓜等农作物的丰收，新奥尔良的跑道上暴出冷门的获胜者，由印地安纳和堪萨斯的居民所组成的“北卡罗来纳社团”举办盛大的宴会已经使南方成了曼哈顿的“时尚”。你修剪指甲暗示着你的左手食指会提醒她你是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绅士。呵，当然罗，不过，现在不少女士不得不工作——战争，你是知道的。

正演奏着“迪克西”，就在这时一位黑发年轻小伙子不知从什么地方蹦了出来，一声莫斯比——游击队队员的吼声，疯狂地挥舞着软边帽，迂回地穿过烟雾，落座于我们桌旁的空椅子上，抽出一只烟来。

这夜晚到了打破缄默的时候了。我们当中有人向侍者要了三杯维尔茨堡酒，黑发小伙子明白也包括他有一杯在内，便笑了笑，点了点头。我赶忙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我要证实我

迪克西(Dixie):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南部各州流行的战歌,现仍旧流行。

莫斯比(John Singleton Mosly 1833—1916):美国内战时,南方联盟别动队首领。南军投降后队伍解散(1865),后加入共和党,曾任美国驻香港领事(1878—1885)、司法部长助理(1904—1910)。

的一种理论。

“你不介意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E·拉什莫尔·科格兰的拳头砰一声砸在桌上，把我吓得沉默了。

“原谅我，”他说，“但我决不喜欢听到这种问话。是哪里人又有什么相干呢？从一个人的通讯地址来判断人公正吗？唉，我见过肯塔基人厌恶威士忌，弗吉尼亚人不是从波卡洪塔丝传下来的，印地安纳人没写过一本小说。墨西哥人不穿缝口上钉银币的丝绒裤，有趣的英国人，挥霍的北方佬，冷酷的南方人，气量狭小的西方人，纽约人太匆忙，没能花上一小时在街上瞧瞧杂货店的独臂售货员怎样把越橘装进纸袋。让人真正像人，不要用任何地域的标签给他设置障碍。”

“请原谅，”我说，“但我的好奇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了解南方，当乐队奏起‘迪克西’时，我喜欢观察。我相信那位为这只乐曲喝采特别卖劲、假装对南方最为忠诚的人一定来自新泽西州的塞考卡，或者在本市默里·希尔·吕克昂和哈莱姆河之间。我正要寻问这位绅士来证实我的看法，恰好被你的理论所打断，当然是更大的理论，我必须承认。”

现在，黑发小伙子对我说，很明显，他的思想也是按自己的一套习惯运行。

“我倒喜欢成为一枝长春花，”他玄妙地说，“长在峡谷之

波卡洪塔丝 (Pocahontas 1595—1617)：北美波瓦坦印第安人部落联盟首领波瓦坦之女，曾搭救过英国殖民者 John Smith，与英国移民 John Rolfe 结婚 (1614)，后去英国 (1616)，受到上流社会礼遇。

巅，高唱嘟——啦卢——拉卢。”

这显然过于朦胧了，因此，我又转向科格兰。

“我已经围绕地球走了十二遍，”他说。“我了解到厄珀纳维克的一位爱斯基摩人寄钱到辛辛那提去买领带，我看到乌拉圭的牧羊人在一次“战斗小湾”早餐食品谜语竞赛中获了奖。我在开罗、希腊为间房间付房租，在横滨为另一间付了全年租金。上海的一家茶馆专门为我准备了一双拖鞋，在里约热内卢的贾尼罗或者西雅图，我不必告诉他们怎样给我煮蛋。真是一个太小的旧世界。吹嘘自己是北方人、南方人有什么用呢？吹嘘山谷中的旧庄园的房舍、克里夫兰市的欧几里德大街、派克峰、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县或阿飞公寓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当我们摒弃这些糊涂观念，即由于我们碰巧出生在某个发霉的城市或者十公顷沼泽地便沾沾自喜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你似乎是个货真价实的世界公民，”我羡慕地说。“不过，你似乎也抵毁了爱国主义。”

“石器时代的残余，”科格兰激烈地宣称。“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以及住在考河湾的人都是兄弟。将有这么一天，一切为自己出生的城市、州、地区或国家的自豪感将一扫而光，正如我们理当如此的

辛辛那提 (Cincinnati)：美国俄亥俄州西部城市。

派克峰 (Pike's Peak)：指科罗拉多州为纪念派克而命名的山峰。

祖鲁人 (Zulu)：居住在南非纳塔尔。

巴塔哥尼亚人 (Patagonian)：居住在南美东南部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民族。

那样，都是世界公民。”

“可是，当你在陌生的地方游荡时，”我仍坚持道，“你的思想是否会回复到某个地点——某些亲近的和……”

“从来也没有这样一个地点，”E·拉什莫尔·科格兰毫不在意地打断我。“这一大块陆地的世界的行星的东西，只要稍微把两极弄平一点，称之为地球，这就是我的寓所。在国外，我碰到过这个国家的无数公民被某个地方所束缚。我见过芝加哥人在威尼斯的月夜，坐在凤尾船上，吹嘘他们的排水沟。我见过一位被介绍给英格兰国王的南方人，他连眼皮子也不眨一下，便把消息通给了那位独裁者——他母亲方面的一位姑婆，通过婚姻关系，同查尔斯顿的珀金斯家的人搭上了关系。我知道一位纽约人被几个阿富汗的匪徒绑架索取赎金，等他的人送钱去，才同代理人一道回到喀布尔。‘阿富汗’当地人通过翻译对他说。‘呵，不是太慢了，你以为？’‘哦，我不知道，’他说，然后他开始告诉他们关于第六大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一个马车驾驶人的事。我不是固定在直径不足八千英里的任何地方。请记住我，E·拉什莫尔·科格兰，属于整个地球的公民。”

我的世界公民作了个夸张的辞别，离开了我，因为他越过闲谈、透过烟雾看见某个熟悉的人。因此，只留下想当长

查尔斯顿 (Charleston)：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

珀金斯 (Frances Perkins 1882—1965)：美国劳工部长、女社会改革家，主持制定并实施合理劳动标准法，举办失业保险和儿童福利事业，后任文职人员委员会委员。

喀布尔 (Kabul)：阿富汗首都。

春花的人和我在一起，他屈尊于维尔茨堡酒，再也没有能力去声言他在谷顶上唱歌的抱负了。

我坐在那儿，回味着我那明白无误的世界公民，弄不准怎么那位诗人没有注意到他。他是我的新发现，我信赖他。那是怎么回事呢？“靠这些城市抚育着人们，让他们来来往往，但仅仅依附于城市的折缝之中，有如孩子依附于母亲的睡袍一样。”

而E·拉什莫尔·科格兰却不是这样。把整个世界作为他的……

我的沉思默想被咖啡馆另一边传来的高声吵嚷和争执所打断。从坐着的顾客头顶上望过去，我看见E·拉什莫尔·科格兰和另一个陌生人正激烈搏斗。他俩像泰坦们一样，在桌子之间打来打去，玻璃杯砸碎了，人们抓起帽子还来不及躲开便被打翻在地，一位微黑女郎尖声叫喊，另一位金发女郎却开始唱《取笑》。

我的世界公民仍保持着地球的光荣和名声，就在这时，侍者们利用著名的飞速楔形结构插入两个格斗者之间，硬把他两个推出了咖啡馆，尽管还在抵抗。

我叫住一位法国侍者麦卡锡，问他争执的缘由。

“打红领带的那个人”（即我的世界公民），他说，“给惹火了，原因是另一个谈起了他出生的那个地方的人行道和供水都太差劲。”

“哦，”我难为情地说，“那人是个世界的公民——世界公

民。他……”

“原籍是缅因州的马托瓦姆基格,他说,”麦卡锡继续道,“他不愿再忍受不敲掉那个鬼地方。”

包 打 听

潘明元译

有两三件事我想弄明白。我才不管它神秘不神秘呢。因此，我开始去打听。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弄清楚女人的衣箱里装了些什么。接着又开始打听为什么床垫要用双层。这种正儿八经的寻问一开始就遭到怀疑，因为听起来显得难以启齿。最后，我总算懂得了，床垫的双层结构是设计来减轻理床女人的重量的。我真愚蠢透顶，还要继续追问，为什么不作成同样大小的呢；对此，我可吃了闭门羹。

出于求知的欲望，我急于要弄懂第三个问题，即“包打听”的性格特征。在我的头脑里，他的形象简直模糊得不能再模糊了。弄清任何事情之前，我们总得先有个具体概念，哪怕是个想象的概念也罢。现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一幅约翰·多伊的清晰画面，清晰得如同铭刻在钢板上一样。他的眼睛浅蓝，穿着棕色马甲和磨光了的黑色哗叽外套。他一直站在阳光下，口里嚼着东西；他不停地用拇指把小刀反复

约翰·多伊 (John Doe)：泛指一般普通人的假设者。

地一开一合。如果能找到一个更高级一点的人，我敢肯定，他将是一位高大而苍白的人，袖口露出蓝色的护腕；他老坐在那儿擦皮鞋，伴着滚木球小巷的轰隆声，周围全是绿松石。

不过，当我在想象的画布上勾勒“包打听”，画布又变成了一片空白。我设想，他有一种可以折散的微笑（好似龇牙露齿的笑容），连接的袖口，就这个样儿。对此，我请教了一位新闻记者。

“嗨，”他说，“‘包打听’界于流浪者和俱乐部成员之间，不完全是——呵，他适合于出席菲什先生的招待会和私人拳击赛之间的场合。他不——呵，他既不属于莲花俱乐部，也不属于杰里·麦盖根马口铁工人学徒左钩杂烩协会。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描述他。哪里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在哪儿见到他。是的，他是一种类型的人。每天傍晚，他穿得整整齐齐，熟悉内情，对城里的警察和侍者直呼其名。不，他从不伴随氢化物旅行。通常情况下，你只见他独自一人，或者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这位记者朋友离我而去，我到野外闲逛。这时候，丽都街的三千一百二十六颗电灯泡亮了。人们拥挤过去，但没能挡住我向前。妓女的眼光刺在我身上，对我毫无损伤。就餐人，城市守护神，售货女郎，骗子，乞丐，演员，强盗，百

菲什 (Hamilton Fish 1808—1893): 美国国务卿，签订华盛顿条约，和平解决美英两国由于战船“亚拉巴马号”的赔款问题引起的争端，开创近代史上国际仲裁先例。

丽都街 (Rialto): 纽约百老汇的剧院区。

万富翁和外地人，从我身边匆匆而过，忙忙慌慌；有的闲逛，有的鬼鬼祟祟，有的昂首阔步，有的急转而去，可我并没有留意他们。我熟知他们，早已明察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一直在服务啊！我要找的是“包打听”。他是一种类型。不找到他将会成为一大过失——一种活板印刷——但是，不！让我们继续吧。

我们以道德方面的题外话继续下去吧。目睹一家老小阅读星期天的报纸令人感到由衷的喜悦，各版分头阅读。爸爸正热切地审视那页印着年轻太太在开着的窗口作操的照片，向前躬着身子——但，那儿，你看！妈妈正兴味十足地竭力猜准填字游戏 N—w Y o—k 中的字母。年纪最大的女儿们正急不可待地仔细阅读金融报导，因为上星期晚上某个年轻小伙子说他曾搭乘 Q ., X . 和 Z . . 威利航班飞机，而正在纽约上公立学校的十八岁的儿子却聚精会神于每周一篇讲述如何改制旧衬衫的文章，因为他希望在毕业典礼那天获得缝纫奖。

祖母把喜剧副刊握了整整两个小时，婴孩小托蒂尽其所能随着她那不动产转让而摇来摇去。这幅画面是用来消除疑虑的，因为几行故事一滑而过，使你称心如意。它给人增添一种烈性饮料。

我进了一家咖啡馆——正在调制饮料时，有个人抓起你刚放下的苏格兰威士忌的热汤匙。我问他是怎样理解“包打听”这个俗语、名称、描述、称谓、刻画或称号的。

“嗨，”他小心地说，“他是个飞行员，惯于通宵达旦的攻击——明白吗？他是你在平顶脊之间的任何地方都难于碰上

的性情激烈的赌徒——懂吗？我估计就这个意思。”

我谢过他，离开了。

在人行道上，一位募捐少女对着我的马甲兜轻轻摇着募捐盒。

“你是否乐意告诉我，每天你募捐的时候可否遇到过通常称为‘包打听’的一类人呢？”

“我想，我懂得你指的什么人，”她微笑着答道。“我夜复一夜地在同一场合见着他们。他们是魔鬼的卫士，假如任何军队的士兵都像他们那么忠心耿耿的话，他们的长官就被服侍得周到极了。我们在他们中间募捐，花几分钱把他们的邪恶变成上帝服务。”

她又摇盒子，我投进了一块银币。

在一个灯光闪耀的旅馆前，我的一位批评家朋友正走下马车。他显得悠闲自在，于是，我又问了他。正如我确信的那样，他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在纽约，有‘包打听’一类人，”他答道。“我十分熟悉这个俗语，但我想以前还没有人叫我对此下个定义。要指出确切的标本也很困难。我毫不考虑地说，这类人有种特殊的纽约病的绝症，还缺乏了解。每天早晨六点钟，他的活便伴随生活开始了。他刻板地按习惯穿着，按礼仪行事，但把鼻子伸进与他毫无干系的事情方面，他甚至可以给香猫或寒鸦出谋划策。这种人在城里一直追逐豪放不羁的生活，从设在地下室的酒吧或饭店到屋顶花园，从赫克托大街到哈莱姆区，而且，你在城里根本找不到一个地方没有他们用小刀切割意大利式的细面条。你的‘包打听’就干这个。他总是追踪新

奇事物，好奇，厚颜无耻，无所不在。双轮双座马车是专为他造的，抽金牌雪茄，正餐时诅咒音乐。他得不到多少人支持，但有关他的谣传则遍城皆是。

“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十分高兴。我已经感到这种夜间活动的害群之马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但以前从未想到过要去分析它。现在，我知道你的‘包打听’早该归类了。紧跟着他的是酒贩子和服装模特儿。他邀请乐队为他弹奏《让我们都上玛蒂尔达去》，而不是韩德尔 的作品。每天晚上，他都要周游一圈，有如我和你每周看一次大象那样。当一家烟店遭洗劫的时候，他朝警官丢眼色，他很熟悉警察的地盘，然后他就无声无息地走开，而我和你则会在总统中找名字、在明星中找地址，以便报告值班警官。”

我的评论家朋友停下来为下面的宏论吸了口气。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你已经把他归类了，”我高兴地叫道。“你已经在这城市画廊中为他绘出了肖像。不过，我一定要面对面地见见他，亲自研究‘包打听’。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他呢？我怎么才会认出他呢？”

评论家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话，又继续说下去。他的马车夫还在那儿等着他付车费呢。

“他是一种高度升华爱管闲事的精髓，一种内在的精制橡胶蒸馏品，一种高度集中、高度纯化，无可辩驳而又不可避免的好奇和寻根问底的精灵。他的鼻孔能嗅出一次新的轰动事

件；当他的阅历耗尽时，他又以一种……不屈不挠地去开拓新的领域。”

“原谅我，”我打断了他。“不过，你能让我见见这样一个人吗？对我而言，这可是件新鲜事。我必须研究它。我决心找遍全城直至找到他为止。他的活动区域一定在百老汇这儿。”

“我就要在这儿就餐，”我的朋友说。“进来吧，如果有个‘包打听’出现，我就指给你看。我认识这儿的绝大多数顾主。”

“可我现在不要吃饭，”我对他说。“你得原谅我。即使今晚不得不从炮台公园到小小的科尼岛，把纽约搜查一遍，我也要找到‘包打听’。”

我离开旅馆，走上了百老汇大街。追寻“包打听”给我吸入的空气增添了一种人生和兴趣的愉悦动力。生活在如此巨大、如此复杂、如此色彩缤纷的城市里，真令人感到高兴。我怡然自得地沿街闲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伟大的纽约市公民，分享着它的宏伟壮丽和各种享乐，也是它的荣耀和声望的参与者。

我转身横跨街道，听见什么东西像蜜蜂的嗡嗡声，然后，我就同桑托斯——杜蒙特一道欢快地长途飞行。

当我睁开双眼时，我记起了汽油的味道，我大声说：“还

炮台公园 (the Battery Park)：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岛的南端。

桑托斯——杜蒙特 (Santos- Dumont 1877—1932)：巴西发明家、航空发展的先驱，长期居留法国，制造飞艇，进行首次载人动力飞行（1901），后又制成重于空气的航空器（1906）和单翼机（1909）。

没有过去吗？”

一位医院里的护士把一只不那么温柔的手放在我的前额，根本就没有发烧。一位年轻医生走过来，露齿而笑，递给我一张晨报。

“想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吗？”他兴高采烈地问道。我阅读那篇文章，以我昨晚听见嗡嗡声消逝为题。结尾是下面的话：

“——贝尔沃医院，据说他的伤势不重。他似乎是一个‘包打听’。”

警察与赞美诗

潘明元译

索比急躁不安地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每当雁群在夜空中引颈高歌，缺少海豹皮衣的女人对丈夫加倍的温存亲热，索比在街心公园的长凳上焦躁不安、翻来复去的时候，人们就明白，冬天已近在咫尺了。

一片枯叶落在索比的大腿上，那是杰克·弗洛斯特 的卡片。杰克对麦迪逊广场的常住居民非常客气，每年来临之先，总要打一声招呼。在十字街头，他把名片交给“户外大厦”的信使“北风”，好让住户们有个准备。

索比意识到，该是自己下决心的时候了，马上组织单人财务委员会，以便抵御即将临近的严寒，因此，他急躁不安地在长凳上辗转反侧。

索比越冬的抱负并不算最高，他不想在地中海巡游，也不想到南方去晒令人昏睡的太阳，更没想过到维苏威海湾漂泊。他梦寐以求的只要在岛上待三个月就足够了。整整三个月，有饭吃，有床睡，还有志趣相投的伙伴，而且不受“北

杰克·弗洛斯特 (Jack Frost): 即“霜冻”的拟人化称呼。

风”和警察的侵扰。对索比而言，这就是日思夜想的最大愿望。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韦尔岛的监狱一直是索比冬天的寓所。正像福气比他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一样，索比也要为一年一度逃奔岛上作些必要的安排。现在又到时候了。昨天晚上，他睡在古老广场上喷水池旁的长凳上，用三张星期日的报纸分别垫在上衣里、包着脚踝、盖住大腿，也没能抵挡住严寒的袭击。因此，在他的脑袋里，岛子的影象又即时而鲜明地浮现出来。他诅咒那些以慈善名义对城镇穷苦人所设的布施。在索比眼里，法律比救济更为宽厚。他可以去的地方不少，有市政办的、救济机关办的各式各样的组织，他都可以去混吃、混住，勉强度日，但接受施舍，对索比这样一位灵魂高傲的人来讲，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折磨。从慈善机构的手里接受任何一点好处，钱固然不必付，但你必须遭受精神上的屈辱来作为回报。正如恺撒对待布鲁图一样，凡事有利必有弊，要睡上慈善机构的床，先得让人押去洗个澡；要吃施舍的一片面包，得先交待清楚个人的来历和隐私。因此，倒不如当个法律的座上宾还

布莱克韦尔岛 (Blackwell): 在纽约东河上。岛上有监狱。

棕榈滩 (Palm Beach): 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城镇，冬令游憩胜地。

里维埃拉 (The Riviera): 南欧沿地中海一段地区，在法国的东南部和意大利的西北部，是假节日憩游胜地。

恺撒 (Julius Caesar): (100—44BC) 罗马统帅、政治家，罗马的独裁者，被共和派贵族刺杀。布鲁图 (Brutus): (85—42BC) 罗马贵族派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后逃希腊，集结军队对抗安东尼和屋大维联军，因战败自杀。

好得多。虽然法律铁面无私、照章办事，但至少不会过分地干涉正人君子的私事。

一旦决定了去岛上，索比便立即着手将它变为现实。要兑现自己的意愿，有许多简捷的途径，其中最舒服的莫过于去某家豪华餐厅大吃一台，然后呢，承认自己身无分文，无力支付，这样便安安静静、毫不声张地被交给警察。其余的一切就该由通商量的治安推事来应付了。

索比离开长凳，踱出广场，跨过百老汇大街和第五大街的交汇处那片沥青铺就的平坦路面。他转向百老汇大街，在一家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前停下脚步，在这里，每天晚上聚积着葡萄、蚕丝和原生质的最佳制品。

索比对自己的马甲从最下一颗纽扣之上还颇有信心，他修过面，上衣也还够气派，他那整洁的黑领结是感恩节时一位教会的女士送给他的。只要他到餐桌之前不被人猜疑，成功就属于他了。他露在桌面的上半身绝不会让侍者生疑。索比想到，一只烤野鸭很对劲——再来一瓶夏布利酒，然后是卡门贝干酪，一小杯清咖啡和一只雪茄烟。一美元一只的雪茄就足够了。全部加起来的价钱不宜太高，以免遭到咖啡馆太过厉害的报复；然而，吃下这一餐会使他走向冬季避难所的行程中心满意足、无忧无虑了。

作者诙谐的说法，指美酒、华丽衣物和上流人物。

夏布利酒(Chablis):原产于法国的 Chablis 地方的一种无甜味的白葡萄酒。

卡门贝(Carmembert)干酪(Cheese):一种产于法国的软干酪。原为 Fr. 诺曼底一村庄，产此干酪而得名。

可是，索比的脚刚踏进门，领班侍者的眼睛便落在了他那旧裤子和破皮鞋上。强壮迅急的手掌推了他个转身，悄无声息地被押了出来，推上了人行道，拯救了那只险遭毒手的野鸭的可怜命运。

索比离开了百老汇大街。看起来，靠大吃一通走向垂涎三尺的岛上，这办法是行不通了。要进监狱，还得另打主意。

在第六大街的拐角处，灯火通明、陈设精巧的大玻璃橱窗内的商品尤其诱人注目。索比捡起一块鹅卵石，向玻璃窗砸去。人们从转弯处奔来，领头的就是一位巡警。索比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两手插在裤袋里，对着黄铜纽扣微笑。

“肇事的家伙跑哪儿去了？”警官气急败坏地问道。

“你不以为这事与我有关吗？”索比说，多少带点嘲讽语气，但很友好，如同他正交着桃花运呢。

警察根本没把索比看成作案对象。毁坏窗子的人绝对不会留在现场与法律的宠臣攀谈，早就溜之大吉啦。警察看到半条街外有个人正跑去赶一辆车，便挥舞着警棍追了上去。索比心里十分憎恶，只得拖着脚步，重新开始游荡。他再一次失算了。

对面街上，有一家不太招眼的餐厅，它可以填饱肚子，又花不了多少钱。它的碗具粗糙，空气混浊，汤菜淡如水，餐巾薄如绢。索比穿着那令人诅咒的鞋子和暴露身分的裤子跨进餐厅，上帝保佑，还没遭到白眼。他走到桌前坐下，吃了牛排，煎饼、炸面饼圈和馅饼。然后，他向侍者坦露真象：他

指警察，因警察上衣的纽扣是黄铜制的。

和钱老爷从无交往。

“现在，快去叫警察，”索比说。“别让大爷久等。”

“用不着找警察，”侍者说，声音滑腻得如同奶油蛋糕，眼睛红得好似曼哈顿开胃酒中的樱桃。“喂，阿康！”

两个侍者干净利落地把他推倒在又冷又硬的人行道上，左耳着地。索比艰难地一点一点地从地上爬起来，好似木匠打开折尺一样，接着拍掉衣服上的尘土。被捕的愿望仅仅是美梦一个，那个岛子是太遥远了。相隔两个门面的药店前，站着一名警察，他笑了笑，便沿街走去。

索比走过五个街口之后，设法被捕的气又回来了。这一次出现的机会极为难得，他满以为十拿九稳哩。一位衣着简朴但讨人喜欢的年轻女人站在橱窗内，兴趣十足地瞪着陈列的修面杯和墨水瓶架入了迷。而两码之外，一位彪形大汉警察正靠在水龙头上，神情严肃。

索比的计划是装扮成一个下流、讨厌的“捣蛋鬼”。他的对象文雅娴静，又有一位忠于职守的警察近在眼前，这使他足以相信，警察的双手抓住他的手膀的滋味该是多么愉快呵，在岛上的小安乐窝里度过这个冬季就有了保证。

索比扶正了教会的女士送给他的领结，拉出缩进去的衬衣袖口，把帽子往后一掀，歪得几乎要落下来，侧身向那女人挨将过去。他对她送秋波，清嗓子，哼哼哈哈，嬉皮笑脸，把小流氓所干的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表演得维妙维肖。他斜眼望去，看见那个警察正死死盯住他。年轻女人移开了几步，又沉醉于观赏那修面杯。索比跟过去，大胆地走近她，举了举帽子，说：

“啊哈，比德莉亚，你不想去我的院子里玩玩吗？”

警察仍旧死死盯住。受人轻薄的年轻女人只需将手一招，就等于已经上路去岛上的安乐窝了。在想象中，他已经感觉到警察分局的舒适和温暖了。年轻女人转身面对着他，伸出一只手，捉住了索比的上衣袖口。

“当然罗，迈克，”她兴高采烈地说，“如果你肯破费给我买一杯啤酒的话。要不是那个警察老瞅住我，早就同你搭腔了。”

年轻女人像常青藤攀附着他这棵大橡树一样。索比从警察身边走过，心中懊丧不已。看来命中注定，他该自由。

一到拐弯处，他甩掉女伴，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到老远的一个地方。这儿，整夜都是最明亮的灯光，最轻松的心情，最轻率的誓言和最轻快的歌剧。淑女们披着皮裘，绅士们身着大衣，在这凛冽的严寒中欢天喜地地走来走去。索比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也许是某种可怕的魔法制住了他，使他免除了被捕。这念头令他心惊肉跳。但是，当他看见一个警察在灯火通明的剧院门前大模大样地巡逻时，他立刻捞到了“扰乱治安”这根救命稻草。

索比在人行道上扯开那破锣似的嗓子，像醉鬼一样胡闹。他又跳，又吼，又叫，使尽各种伎俩来搅扰这苍穹。

警察旋转着他的警棍，扭身用背对着索比，向一位市民解释说：“这是个耶鲁小子在庆祝胜利，他们同哈特福德学院赛球，请人家吃了个大鹅蛋。声音是有点儿大，但不碍事。我们上峰有指示，让他们闹去吧。”

索比快快不乐地停止了白费力气的闹嚷。难道就永远没

有警察对他下手吗？在他的幻梦中，那岛屿似乎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阿卡狄亚了。他扣好单薄的上衣，以便抵挡刺骨的寒风。

索比看到雪茄烟店里有一位衣冠楚楚的人正对着火头点烟。那人进店时，把绸伞靠在门边。索比跨进店门，拿起绸伞，漫不经心地退了出来。点烟人匆匆追了出来。

“我的伞，”他厉声道。

“呵，是吗？”索比冷笑说；在小偷摸小摸之上，再加上一条侮辱罪吧。“好哇，那你为什么不叫警察呢？没错，我拿了。你的伞！为什么不叫巡警呢？拐角那儿就站着一个哩。”

绸伞的主人放慢了脚步，索比也跟着慢了下来。他有一种预感，命运会再一次同他作对。那位警察好奇地瞧着他们俩。

“当然罗，”绸伞主人说，“那是，噢，你知道有时会出现这类误会……我……要是这伞是你的，我希望你别见怪……我是今天早上在餐厅捡的……要是你认出是你的，那么……我希望你别……”

“当然是我的，”索比恶狠狠地说。

绸伞的前主人悻悻地退了开去。那位警察慌忙不迭地跑去搀扶一个身披夜礼服斗篷、头发金黄的高个子女人穿过横街，以免两条街之外驶来的街车会碰着她。

索比往东走，穿过一条因翻修弄得高低不平的街道。他

阿卡狄亚 (Arcadia)：原为古希腊一山区，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以其居民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淳朴生活而著称，现指“世外桃源”。

怒气冲天地把绸伞猛地掷进一个坑里。他咕咕哝哝地抱怨那些头戴钢盔、手执警棍的家伙。因为他一心只想落入法网，而他们则偏偏把他当成永不出错的国王。

最后，索比来到了通往东区的一条街上，这儿的灯光暗淡，嘈杂声也若有若无。他顺着街道向麦迪逊广场走去，即使他的家仅仅是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但回家的本能还是把他带到了那儿。

可是，在一个异常幽静的转角处，索比停住了。这儿有一座古老的教堂，样子古雅，显得零乱，是带山墙的建筑。柔和的灯光透过淡紫色的玻璃窗映射出来，毫无疑问，是风琴师在练熟星期天的赞美诗。悦耳的乐声飘进索比的耳朵，吸引了他，把他粘在了螺旋形的铁栏杆上。

月亮挂在高高的夜空，光辉、静穆；行人和车辆寥寥无几；屋檐下的燕雀在睡梦中几声啁啾——这会儿有如乡村中教堂墓地的气氛。风琴师弹奏的赞美诗拨动了伏在铁栏杆上的索比的心弦，因为当他生活中拥有母爱、玫瑰、抱负、朋友以及纯洁无邪的思想和洁白的衣领时，他是非常熟悉赞美诗的。

索比的敏感心情同老教堂的潜移默化交融在一起，使他的灵魂猛然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他立刻惊恐地醒悟到自己已经坠入了深渊，堕落的岁月，可耻的欲念，悲观失望，才穷智竭，动机卑鄙——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顷刻间，这种新的思想境界令他激动万分。一股迅急而

强烈的冲动鼓舞着他去迎战坎坷的人生。他要把自己拖出泥淖，他要征服那一度驾驭自己的恶魔。时间尚不晚，他还算年轻，他要再现当年的雄心壮志，并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它。管风琴的庄重而甜美音调已经在他的内心深处引起了一场革命。明天，他要去繁华的商业区找事干。有个皮货进口商一度让他当司机，明天找到他，接下这份差事。他愿意做个烜赫一时的人物。他要……

索比感到有只手按在他的胳膊上。他霍地扭过头来，只见一位警察的宽脸盘。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警察问道。

“没干什么，”索比说。

“那就跟我来，”警察说。

第二天早晨，警察司法庭的法官宣判道：“布莱克韦尔岛，三个月。”

艾基·舍恩斯坦的春药

潘明元译

兰光药店坐落在闹市区的鲍厄里街和第五大街之间，是两条街距离最近的地方。兰光药店认为，药店不是卖小摆设、香水或者乳白色的苏打之类的地方。如果要买止痛药，它决不会给你波尔本酒。

兰光药店瞧不起现代医学中省力的技术。它自己浸鲜鸦片，自己过滤鸦片酊和止痛剂。直到今天，高高的处方桌背后还在自制药丸，在自己的瓷器盘里滚出，用调药刀分隔，手指来回搓圆，裹上一层氧化镁，然后装进圆圆的小纸盒。这家药店处在拐角上，一小群衣衫褴褛但蹦跳欢闹的孩子们爱在这儿嬉戏，便成了品尝药店自制的咳嗽药和镇静糖浆的候选人。

艾基·舍恩斯坦是兰光药店的夜班职员，也是顾客们的朋友。药店在东区，因此，药物里是不加糖的。这位药剂师自然成了顾问、忏悔神父、规劝者、能干而又乐于助人的传教士和良师益友，他的学识受人尊崇，他的玄妙智慧令人敬佩，他配制的药物总是尝也不尝便吞下肚子。因此，艾基眼镜下的角状鼻子和知识压弯了的瘦小身材在附近一带很有名

气，而他的告诫和提醒更是大家翘首以盼。

艾基寄居于离药店两条街的里德尔夫人的家里，并在这儿吃早餐。里德尔夫人有个女儿，名叫罗茜。转弯抹角的说法毫无意义，你肯定已经猜到了，艾基敬慕罗茜。罗茜占领了他的整个大脑；罗茜，按化学俗语，在药典上是最纯洁、最完备的复合精品——药房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东西能同她相提并论。但是，艾基胆小怕事，在落后和畏惧的溶媒中，他的希望始终得不到溶解，成不了现实。在药店的柜台后面，他是至高无上的，处事镇静，懂得各种特殊知识及其价值；但一出柜台，他就成了缺乏决断，反应迟钝，常遭机动车司机咒骂的笨蛋，一身衣服极不相称，到处布满药品的斑点，有一股浓烈的索科特拉芦荟和氨的戊盐酸味。

最令艾基扫兴的事（很受欢迎而又确切的词藻！）是丘恩克·麦高恩。

麦高恩先生也一直在捕捉罗茜不时抛掷的开心微笑。不过，他不像艾基那个外场手；他是丢掉拍子去捡球。同时，他又是艾基的朋友和顾客，常常光顾兰光药店，要么外伤擦点碘酒，要么在鲍厄里街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时候挨了一刀，来贴张橡皮膏药。

一天下午，麦高恩大大方方、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坐在一张独凳上，举止适度，和颜悦色，身强体壮，不屈不挠，心满意得。

“艾基，”当他的朋友拿来研钵，坐在对面，把树胶二苯

外场手 (out fielder): 棒球俗语。

乙醇酮磨成粉时，他说，“仔细听着。如果明白了我的要求，就给我弄点药。”

艾基审视着麦高恩，寻找问题的所在，但什么也没发现。

“把衣服脱了，”他命令道。“我已经猜到，你肋下挨了一刀。我多次告诉你，那些面膛微黑的人 会捅你的。”

麦高恩微笑着。“不是他们，”他说。“根本不是那些人。但你诊断还相当准确——是在上衣里，接近肋骨。听我说，艾基——今晚我和罗茜要逃出去结婚。”

艾基的左手食指加倍地握紧了研钵的边缘，右手的杵棒猛烈一击，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与此同时，麦高恩先生的微笑变成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忧郁面孔。

“那是，”他继续说，“如果她把计划保密到那时的话。我们已经作了两周准备啦。有一天她说她愿意；但同一天傍晚又说不行。今天晚上我们已经商量妥了，这一次罗茜花了两天才肯定下来。可是，到那时还有五个小时，我怕准备动手的时候，她又背弃了我。”

“你说你要买药，”艾基说道。

麦高恩先生显得不安和困惑——同他平时的举止大相庭径。他把一本专利药的年鉴裹成圆筒，百无聊赖地把手指伸进里面。

“我不想让这种麻烦搅乱了今晚的好事，我要万无一失，”他说。“我在哈莱姆已经弄到一套小房间，桌上摆着菊花，壶

面膛微黑的人 (Dagoes)：指拉丁人，尤其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意大利人，他们的肤色浅黑。

里烧着开水。我已经找了个大块头牧师，九点半在他家里等着我们。这件事必须成功。要是罗茜不再变挂就好了！”——麦高恩先生停下了，但为自己的疑虑而揪心。

“我还没弄明白，”艾基简洁地问，“你说买药同这事有何关系呢，或者说，对此我能干什么呢？”

“里德尔老爹有点儿不买我的帐，”这位忧虑的求婚者说，躬身陈述他的理由。“他已经整整一周不准我同罗茜一道出门。要不是担心失去一个寄食者，早就把我撵走了。现在，我一周挣二十美元，她同矮而粗的麦高恩一道逃走决不会后悔。”

“请原谅，丘恩克，”艾基说。“我一定马上给你配药。”

“哎呀，”麦高恩说，突然抬起头来，“嗨，艾基，不是有某种药——某种药粉，如果给她吃下去，就会使她更喜欢你吗？”

艾基带着明显的鄙夷神情撮了撮鼻子底下的嘴唇；但还没来得及回答，麦高恩继续说道：

“蒂姆·莱西告诉我说，他曾在城外一个医生那儿弄到一些药，放在苏打水里给他的女朋友吃了。从第一剂起，他就受宠了，那女孩子对其他任何人都不屑一顾。他们不到两周时间就结婚了。”

丘恩克粗壮而又单纯。稍微留心一点的男读者比起艾基来，都能看出丘恩克强健的身体有如扎在电线上一样。就像一位优秀的将军，即将入侵敌人的领土，他正在寻求一切办法来防止可能的失误。

“我想，”丘恩克满怀希望地说，“今晚晚餐时见到她，如

果我有那种药给她吃了，就会使她打起精神来，避免她违背商量好的逃走计划。我猜想，她不需要一队骡马来拖，但女人总是喜欢坐车而不喜欢去跑垒。只要那东西在两小时内发挥作用，计划就成了。”

“这次愚蠢的私奔什么时候进行？”艾基问道。

“九点钟，”麦高恩先生说。“晚餐在七点。八点钟，罗茜就装头痛，上床睡觉。九点钟，帕文扎诺让我穿过他家的后院，搭块木板通过里德尔家的篱笆，下一道门，我就到了她的窗下，帮她翻下防火梯。为了牧师的缘故，我们不得不提前作好准备。只要一开始罗茜不畏缩不前，事情就易如反掌。你能给我调制点这种药吗，艾基？”

艾基·舍恩斯坦慢条斯理地搓着鼻子。

“丘恩克，”他说，“这种性质的药，我们药物学家必须特别谨慎。仅仅对你一个人，我的老相识，我才讲这种药粉，等我给你配制一点，你会看到它如何使罗茜想你的。”

艾基走到处方桌后面，把两片可溶药碎成粉末，每片含64.8毫克吗啡，再加入一点奶糖，以便增加其体积，然后用一张白纸灵巧地包起来。成年人服这种粉药，可以熟睡几小时而毫无生命危险。他把包好的药粉交给丘恩克，叫他尽可能地放进液体里给她吃。这位后院的洛金伐尔对他千恩万谢。

艾基的巧妙安排显然是为后来把消息透露给里德尔先生

洛金伐尔 (Lochinvar)：是十九世纪英国作家Walter Scott所著叙事诗Marmion中的男主人公；在其情人将要同别人结婚时偕其潜逃，指男私奔者。

作准备。他送信叫来里德尔先生，把麦高恩先生同罗茜私奔的计划全盘泄露。里德尔先生是个矮胖子，瓦灰色的皮肤，行动敏捷。

“非常感激，”里德尔先生简切地对艾基说。“这个懒散的爱尔兰流氓！我自己的房间正好在罗茜顶上，晚餐后，我就回到那儿去，给短筒枪上好子弹等着他。只要他一进我的后院，定会叫他装进救护车拉走，而不是坐迎亲马车。”

由于罗茜在摩耳甫斯的控制之下沉睡几个小时，又有她嗜血的老子得到预先通知而持枪以待，艾基觉得，他的情敌注定要失败。

兰光药店值班的艾基通宵未眠，等候着这失败的消息，可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早上八点钟，日班的职员来接班，艾基慌忙不迭地要往里德尔家去打听结果。瞧！正当他走出药店，不是别人，恰巧就是丘恩克·麦高恩从路过的街车上跳下来，紧紧抓住他的手——就是那个带着胜利者的微笑、高兴得满脸绯红的丘恩克·麦高恩。

“成功啦，”丘恩克带着极乐世界的狂喜，笑得嘴都合不拢。“罗茜准时登上了防火梯，我们九点三十分十五秒赶到了牧师家里。她在套间里已经起来——今早晨穿着晨衣煮蛋——上帝啊！我多么幸运呀！你哪天来走走，艾基，同我们

摩耳甫斯 (M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指催眠药。

极乐世界 (Elysium)：希腊神话中，英雄及好人所居住的极乐世界，指乐园，天堂。

一道进餐。我在大桥附近找到了工作，现在我正上那儿去上班哩。”

“那，那，那药粉呢？”艾基结结巴巴地问道。

“呵，你给我的那东西？”丘恩克说，笑得更开心了；“唔，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坐在里德尔家的餐桌上，看着罗茜，对自己说，丘恩克，如果你能正正当地得到这个女人——别企图用欺骗手法对付她这样一位有教养的人。‘你给我的那个纸包就在我的兜里。后来，我的眼光落在了当场的另一个人身上。我对自己说，‘他该对未来的女婿产生一定的感情啊！’因此，我瞅准机会，把药粉抖进了里德尔老爷子的咖啡里——明白了吗？”

财神和爱神

潘明元译

老安东尼·罗克韦尔是已退休的“罗克韦尔的尤雷卡肥皂”的制造商兼厂主。他正从第五大街私邸的书房窗口向外张望，露齿而笑。住在他右边的邻居G·范·斯凯莱特·萨福克—琼斯是贵族俱乐部成员，正从家里出来，走向等候他的汽车。同往常一样，他朝这座肥皂宫殿正面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雕塑侮辱性地皱了皱鼻子。

“自命不凡的倔老头儿，你歪什么！”前任肥皂大王品评道。“你这个外来客内斯尔罗德——不留心，伊登博物馆迟早会把你这老王八收进去。这个夏天，我要把我的房子粉刷成红白蓝三色，瞧你那荷兰鼻子能翘多高。”

安东尼·罗克韦尔呼唤佣人历来不按铃。他走到书房门口，叫道，“迈克！”那嗓门有如当年曾震破过堪萨斯大草原

archer：弓箭手，但在这里指罗马神话中的Gupid（爱神）。他赤身露体，长着双翅，手执弓箭。

Nesselrode，指Karl Robert Nesselrode（1780—1862）K.R，内斯尔罗德：德籍俄罗斯政治家。

红、白、蓝三色：指荷兰国旗的颜色。

的苍穹。

“告诉少爷一声，”安东尼吩咐应召而来的仆人说，“叫他出门之前来我这儿一趟。”

小罗克韦尔走进书房时，老头子丢开报纸，光滑红润的宽脸盘上带着慈爱而又严肃的神情打量着儿子。他一只手揉了揉满头银发，另一只手则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得响个不停。

“理查德，”安东尼·罗克韦尔说，“你用的肥皂是花多少钱买的？”

理查德离开学校才六个月，听了这话微觉吃惊。他还拿不准这老头子的分寸。这老头子总是像初入社交界的少女一样，时不时地问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大概是六美元一打，爸。”

“你的衣服呢？”

“通常是六十美元左右。”

“你是上流社会的人，”安东尼斩钉截铁地说。“我听说现在的公子哥儿都用二十四美元一打的肥皂，穿的衣服突破百元大关。你有的是钱，可以像他们那样胡花乱用，但你始终正正经经，很有分寸。现在，我仍旧使用老牌尤雷卡肥皂，这不仅仅是出于感情问题，而且也因为这是最纯粹的肥皂。你花十美分以上买一块肥皂，买的只是蹙足香料和包装招牌。不过，像你这个年纪，有地位有身分的年轻人用五十美分一块的肥皂也够好了。正如我刚才所说，你是上流社会的人。人们说，三代人才造就一个上流人物。他们错了。有了钱办什么事都很灵便，就像肥皂的油脂一样润滑。钱使你成了上流人物。啊，差点也使我成了上流人物。不过，我几乎同住在

我们两边的荷兰佬不相上下，语言粗俗，行为古怪，举止无礼。他们两个晚上连觉也睡不着，因为我在他们中间购置了房地产。

“有些事情即使有了钱也办不到，”小罗克韦尔相当抑郁地说。

“现在别那么讲，”老安东尼惊愕地说。“我始终相信钱能通神。我查遍了百科全书，已经查到字母 Y，还没有发现过金钱办不到的事；下星期我还要查补遗。我绝对相信金钱能对付世上的一切。你倒说说，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吧。”

“举个例吧，”理查德有点怨恨地说，“有钱也挤不进排外的社会圈子。”

“啊哈！是这样吗？”这个万恶之源的金钱拥护者雷霆般地吼道。“告诉我，要是首批阿斯特人没钱买统舱船票到美国来，你的排外社会圈子又会在哪儿呢？”

理查德叹了口气。

“这正是我打算要给你谈的事，”老头子说道，声音缓和了下来。“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最近，你有点对劲，孩子。我已经注意观察你两个星期了，说出来吧。我想，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调动一千一百万美元，房地产还不算。要是你的肝病发了，《逍遥号》就停泊在海湾，而且上足了煤，两天时间就可以送你到巴哈马群岛。

A star (阿斯特): 指 John Robert A star (1763—1848), 原为德国人, 后遗居美国, 成为美国皮毛商富豪兼金融家。

The Babamas: 拉丁美洲的巴哈马群岛, 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你猜得不错，爸；相差不远啦。”

“啊，”安东尼热情地问，“她的名字叫什么？”

理查德开始在书房来回踱步。他这位粗鲁的老爹爹如此关切同情，增强了他讲实话的信心。

“干吗不向她求婚呢？”老安东尼追问道。“她一定会扑进你的怀抱。你有钱，人又漂亮，又是个正经小伙子。你的两手干干净净，从没沾上一点儿尤雷卡肥皂。你又上过大学，不过那点她不会在意的。”

“我一直没有机会呀，”理查德说。

“制造机会嘛，”安东尼说。“带她上公园散步，或者驾车出游，要么做完礼拜陪她回家也可以。机会，多的是嘛！”

“你不知道现在社交界的状况，爹。她是社交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她的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前几天预先安排妥当了。我非要那个姑娘不可，爹，否则这个城市会变成腐臭的沼泽，使我抱恨终身。我又无法写信表白，不能那么做。”

“呸！”老头儿说。“你是想对我说，我给你的全部钱财都不能让一个姑娘陪你一两个小时吗？”

“我开始得太晚了。她后天中午就要乘船去欧洲待两年。明天傍晚，我能单独和她待上几分钟。现在，她还住在拉齐蒙特的姨母家，我不能到那儿去。但允许我明天晚上坐马车去中央火车站接她，她乘八点半到站的那趟火车。我们一道乘马车赶到百老汇街的沃拉克剧院，她母亲和别的亲友在剧院休息室等我们。你以为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六到八分钟，她会听我表白心意吗？决不会。在剧院里或散戏之后，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根本不可能。不，爸，这就是你的金钱解决不

了的难题，我们拿钱连一分钟也买不到；如果可能的话，富人就会长生不老了。在兰特里小姐启航之前，我没希望同她好好谈谈了。”

“好啦，理查德，孩子，”老安东尼快活地说。“现在，你可以去俱乐部玩了。我很高兴你的肝脏没闹毛病，不过别忘了常常去神庙，给伟大的财神爷烧香跪拜求保佑。你说钱买不到时间吗？唔，当然，你不能出个价钱，叫永恒包扎得好好的给你送到家门口，但是，我已经见过，时间老人穿过金矿时，被石块弄得满脚伤痕。”

那天晚上，一个性情温和、多情善感、满脸皱纹、长吁短叹、被财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埃伦姑妈来看望她的弟弟。安东尼正在看晚报。他们以情人的烦恼为话题议论开了。

“他全告诉我啦，”安东尼说着，打了一个呵欠。“我告诉他，我在银行的存款全都听他支配，可他却开始贬责金钱，说什么有了钱也不管用。还说什么十个百万富翁加在一起也不能把社会规律动上一码远。”

“哦，安东尼，”埃伦姑妈叹息说，“我希望你别把金钱看得太重了。涉及到真情实感，财富就算不了一回事。爱情才是万能的。要是他早一点开口就好啦！她不可能拒绝我们的理查德，只是我怕现在太迟了。他没有机会向她表白。你的全部钱财都不能给儿子带来幸福。”

第二天傍晚八点钟，埃伦姑妈从一个蛀虫斑斑的盒子里取出一枚古雅的金戒指，交给理查德。

“今晚戴上吧，孩子，”她央求说。“这戒指是你母亲托付

给我的。她说，这戒指能给情人带来好运，嘱咐我当你找到意中人时，就把它交给你。”

小罗克韦尔郑重其事地接过戒指，在他的小指上试了试，只滑到第二指节就不动了。他取下来，按照男人的习惯，把它放进坎肩兜里，然后打电话叫马车。

八点三十二分，他在火车站杂乱的人群中接到了兰特里小姐。

“我们别让妈妈和别人等久了，”她说。

“去沃拉克剧院，越快越好！”理查德按她的意愿吩咐车夫。

他们旋风般地从第四十二街向百老汇街驶去，接着通过一条灯火繁若星辰的小巷，从光线幽暗的绿草地段到达灯光耀眼、陡如高山的建筑区。

到第三十四街时，理查德迅速推开车窗隔板，叫车夫停下。

“我掉了一枚戒指，”他下车时抱歉似地说。“是我母亲的遗物，我悔不该把它丢了。我耽误不了一分钟的，我明白它掉在哪里的。”

不到一分钟，他带着戒指回到了马车里。

但就在那一分钟里，一辆城区街车停在了马车的正前方，马车试图往左拐，又被一辆邮车挡住了。马车夫朝右试了试，又不得不退回来，避过一辆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那儿的搬运家具的马车。他想后退，也不行，只得丢下僵绳，尽职地咒骂起来。他给一伙纠缠不清的车辆和马匹封锁住了。

交通阻塞在大城市并不稀罕，有时突然发生断绝往来。

“为什么不赶路啊？”兰特里小姐心烦意乱地问。“我们要赶不上啦。”

理查德起身站在马车里，望了望四周，看见百老汇街、第六大街和第三十四街的交叉口那大片地段给各式各样的货车、卡车、马车、搬运车和街车挤得水泄不通，有如一个二十六英寸腰围的姑娘硬要扎一根二十二英寸的腰带一样。而且在这几条街上还有车辆正飞速驶来，投入这一难分难解的车阵、马阵之中，在原有的喧嚣之中，又加进了新的咒骂声和吼叫声。曼哈顿的全部车辆似乎都挤压在这儿了。人行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纽约人，成千上万，其中资格最老的人也记不清哪次的阻塞规模能与之媲美。

“实在对不起，”理查德重新坐下时说，“看样子我们给堵死了。一小时之内，这场混乱不可能松动，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掉戒指的话，我们……”

“让我瞧瞧戒指吧，”兰特里小姐说。“既然无法可想，我也不在乎了。其实，我觉得看戏也无聊。”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有人轻敲安东尼·罗克韦尔的房门。

“进来，”安东尼叫道，他穿着一件红睡衣，正在读海盗惊险小说。

走进来的是埃伦姑妈，她的样子好像一位头发灰白的天使错误地留在了人间。

“他们订婚了，安东尼，”她平静地说。“她答应嫁给我们的理查德。他们去剧院的路上堵了车，两小时之后，他们的马车才脱了困。”

“哦，安东尼弟弟，别再吹金钱万能了。一件表示真诚爱

情的信物——一只小戒指象征着海枯石烂心不变、金钱买不到的一往深情，这才是我们的理查德获得幸福的根由。他在街上把戒指掉了，便下车去找。他们重新上路之前，街道给堵住了。就在堵车的时间，他向她表白了爱情，最后赢得了她。比起真正的爱情来，金钱成了粪土，安东尼。”

“好呵，”老安东尼说。“我真高兴，孩子得到了他想要的人。我对他说过，在这件事上，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要……”

“可是，安东尼弟弟，在这件事上，你的金钱起了什么作用呢？”

“姐姐，”安东尼·罗克韦尔说，“我的海盗正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他的船刚被凿沉，他太重视金钱的价值而决不会被淹死的。我希望你让我继续把这章读完。”

故事本该在这儿打住了。我跟你们一样，也热切地希望如此。不过，为了明白究竟，我们还得刨根问底。

第二天，有个两手通红、系着兰点子领带、自称凯利的人来找安东尼·罗克韦尔，立刻在书房受到接见。

“唔，”安东尼说，伸手去拿支票簿，“这一锅肥皂熬得不坏。瞧瞧，你已经支了五千美元现款。”

“我自己还垫了三百块哩，”凯利说。“预算不得不超出一点，邮车和马车大多付五美元，但卡车和双马马车提高到十美元。汽车司机要十美元，载满货的二十美元。可表演得真精彩啊，罗克韦尔先生？真幸运，威廉·阿·布雷迪 没有

光临那场户外的车辆场景，我不希望威廉忌妒得心碎。根本没有排练过呀！伙计们准时赶到现场，一秒钟也不差。整整两个小时堵得水泄不通，连一条蛇也无法从格里利塑像下钻过去。”

“给你一千三百美元，凯利，”安东尼说着，撕下一张支票。“一千美元是你的报酬，还你三百美元。你不至于看不起金钱吧，是吗？凯利。”

“我吗？”凯利说。“我能揍那发明贫困的家伙。”

凯利走到门口时，安东尼叫住了他。

“你注意到没有，”他说，“在交通阻塞那儿有个赤身露体的胖娃娃手拿弓箭在乱射吗？”

“怎么，没有呀，”凯利莫名其妙地说。“我没注意到。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也许我还没有赶到那儿，警察早已把他收拾了。”

“我想，这个小流氓是不会到场的，”安东尼咯咯笑道。“再见，凯利。”

Greeley 格里利，指 Horace Greeley (1811—1872)，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编辑、政治家、纽约论坛报的创始人。

胖娃娃：指爱神 Cupid。

菜单上的春天

潘明元译

这是三月的一天。

如果你要写故事，可千万别这么开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开头更糟糕的了。这样开头缺乏想象力，平淡乏味，好像仅仅是些风言风语。可是在这儿倒还勉强凑合，因为下面这一段本该用在故事的开头，只是太过离奇荒诞，置于缺少思想准备的读者面前，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萨拉正对着菜单哭泣。

试想想，一个纽约少女正对着菜谱洒眼泪啊！

为了说明这一点，你会猜测，也许菜单上没有牡蛎，也许她发过誓再也不在大斋期间吃冰淇淋，或许她要了洋葱，或许她刚从哈克特的日间招待会出来。然而，你的这类猜想都不对，还是让我把故事讲下去吧。

有位先生宣称，世界是个大牡蛎，他要用剑把它剖开，因此他便出了名。用刀子剖开牡蛎并没有多大难处，可是，你见过有谁试图用打字机剖开陆栖牡蛎吗？又有谁喜欢等候一打活牡蛎像这样被剖开呢？

萨拉用十分笨拙的武器撬开了世界的外壳，品尝了一点

点这个冷漠滑溜的世界的内脏。如果说她曾经是商学院速记专业的毕业生而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话，现在她再也不会速记了。因此，由于不能搞速记，她就进不了那光彩夺目的天才们的办公室，只好成为自由职业的打字员，四处奔波找点零碎的打字活来糊口。

萨拉同这个世界作战的最为辉煌、登峰造极的业绩莫过于同“舒伦伯格家庭餐馆”签订了一项协议。这家餐馆就在她寄居的一座红砖砌成的旧楼房的隔壁。一天晚上，萨拉在这家餐馆吃完了四十美分、五道菜一顿的快餐（其快餐之快，有如你掷五个棒球打黑人先生的脑袋一样）之后，随身带走了这份菜单。菜单上的字是手写的，既不象英文，也不象德文，几乎认不出来，若不仔细看，把菜单看倒了，你会先看到小刀和米饭布丁，最后才是汤和星期几。

第二天，萨拉给舒伦伯格看一张卡片、是用打字机打得整整齐齐的菜单，菜名诱人地排列在恰当的位置上，从“餐前小吃”一直排到“衣帽雨伞，各自关照。”

舒伦伯格当场就拍了板，萨拉离开之前，双方十分乐意地签署了协议。萨拉负责为餐馆的二十一张餐桌打菜单，每天要为晚餐打份新菜单。如果早餐和午餐换了新花样，就打一份新的，或者菜单弄脏了，也得另打一份。

作为报酬，舒伦伯格每天派人把三顿饭送到萨拉的房间，每天下午再送来一张用铅笔书写的菜单底稿，这便是命运女神为第二天“舒伦伯格家庭餐馆”的顾客们准备的饭菜。

双方对协议都感到满意。那些“舒伦伯格家庭餐馆”的主顾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吃的菜的名字，即使菜的性质有时还

让他们感到困惑。而萨拉，在严寒而又沉闷的冬天可有饭吃了，对她来讲，这是至关重要的。

后来，日历在撒谎，说春天已经来了。春天在该来的时候总是要来的。一月份，大街上的积雪仍然冻得硬邦邦的，街道上的手风琴依旧弹奏着《在昔日美好的夏天》，表演者的动作和表情同十二月时一模一样。男人们开始作三十天的记载，以便购买复活节穿的衣物。看管人关掉了暖气。每逢这类情况发生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座城市仍然为冬令所控制。

一天下午，萨拉在她那高雅的厅堂卧室冻得瑟瑟发抖；“屋子通上暖气，打扫得一灰不染，安装各种方便设施，真令人羡慕不已呵。”除了打舒伦伯格的菜单之外，她再也没有工作可干。萨拉坐在吱吱哼叫的柳条摇椅上望着窗外。墙壁上的日历对她不停地吼叫，“春天来了，萨拉——春天来了，我敢肯定。看着我，萨拉，我的数字明明白白。你的身材匀称，漂漂亮亮，萨拉，正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为什么你要这么忧伤地望着窗外呢？”

萨拉的房间在这座楼的背面，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邻街的一家制盒厂的没开窗子的后砖墙。但在萨拉眼里，这墙晶莹透明，她看见一条长满青草的小径，掩藏在樱桃树和榆树之下，两旁是山莓树丛和金樱子。

人的眼睛和耳朵对春天来临的种种征兆最为敏感。藏红花开，山茱萸现出木星，蓝知更鸟鸣、甚至腼腆的荞麦和牡蛎欢迎绿衣女士投入它们的怀抱之前的告别握手也足以提醒人们春天来了。然而，最为可信的征兆则是来自他的新娘的直接而美妙的信息，告诉他们将不再形单影只，除非他们自

己愿意。

去年夏天，萨拉去了乡下，爱上了一个农民。

(写故事可别这样倒叙，这是一种拙劣的技巧，使故事丧失趣味。还是往下写吧。)

萨拉在“森尼布鲁克农场”待了两个月，在那儿她逐渐爱上了老农富兰克林的儿子沃尔特。本来，农民们从恋爱到结婚，有如放牧一样，要不了多长时间，可年轻的沃尔特·富兰克林是个新型的农艺师。他的牛圈里安着电话，能准确地计算出加拿大来年的小麦产量对他千辛万苦种植的马铃薯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是在这条浓荫蔽日、周围满是山莓的小径上，沃尔特向她求婚，并且赢得了她的爱情。他们坐在一起，用蒲公英编制了一个花冠戴在萨拉头上。他赞美蒲公英的黄色花朵配衬着她头上的棕色秀发所产生的效果，她一直戴着这顶花冠、手里挥舞着硬边草帽走向寓所。

沃尔特说，他们将在来年春天结婚，一开春就结婚。后来，萨拉便回到城里劈劈啪啪地打字。

一阵扣门声把萨拉从幸福日子的美梦中拉了回来，侍者给她送来老舒伦伯格瘦如鹰爪的手用铅笔写就的菜单底稿，供明天该餐馆之用。

萨拉走到打字机前坐下，把一张卡片卷上滚筒。她心灵手巧，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半小时之内，二十一张菜单卡片就可打完。

在今天的菜单上，变动的项目比平时多得多。各种汤菜更加清淡；猪肉从主菜中取消，仅仅在烤肉中同俄国芜菁一

起出现。春天的气息迷漫着整个菜谱。最近还嬉戏在绿色山坡的羔羊即将同念记它嬉戏的调味品一同搬上餐桌。牡蛎的歌声，虽还没有止息，已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了。煎锅似乎收起来没用，放在烘焙架的后面。馅饼的种类大大增加；油腻的布丁完全消失；装饰包扎的香肠仅仅同荞麦和糖混在一起作垂死挣扎，带着注定灭亡的淡棕色。

萨拉的手指在打字机上跳动着，就像夏天的小溪上飞舞的小虫。她从上到下细心安排，按照各种菜名的长短把它们分别排列在适当的位置上。

各种蔬菜正好在甜食的前边。胡萝卜和豌豆，烧芦笋，四季皆有的洋芋，谷物和豆煮鲜玉米，利马豆，白菜……然后……

萨拉对着这张菜单哭了，泪水从她绝望的内心深处涌上来聚积在她的眼框里。她的头低垂到打字机座上，键盘发出枯燥的响声，伴合着她眼泪汪汪的低泣。

萨拉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收到过沃尔特的信，而菜单的下一道菜正好是蒲公英和什么鸡蛋——管它什么鸡蛋 蒲公英，沃尔特正是用蒲公英的金黄色花朵编制的花冠，为他爱情的玉后和未来的新娘加冕——蒲公英啊，春天的信使，她忧伤的王冠——她最幸福的日子的见证。

夫人，我敢肯定你在笑，除非你亲自受了这类考验。你把心献给他的那天晚上，珀西给你买的马雷切尔·尼尔的玫瑰，把这些玫瑰花用法国调料伴成一份色拉放你面前的舒伦伯格的餐桌上，你会怎么想呢？如果朱丽叶知道她的爱情受到亵渎，她立刻会去大药店买毒药。

然而，春天是多么奇妙啊！一定会有信息送到这个用石头和钢铁筑成的冰凉的大城市来。除了穿着毛茸茸的绿色外衣、面带着怯神情、勇敢的田野小信使之外，还会有谁来传递春天的信息呢？他为幸运而战，正如法国的厨师把他叫做狮子的牙齿一样。蒲公英在开花的时候，他被编制成花冠，盘在姑娘深棕色的头发上成全好事；而健壮鲜嫩、未开花的时候，他就跑进开水壶里，把信息带给他的女主人。

过了一会儿，萨拉强忍住了泪水。菜单一定得提前打出来。可她仍旧沉迷于蒲公英美梦的恍惚神思之中，手指机械似地按着打字机的键子，思绪和心灵早已飞往草地的小径和她的青年农民待在一起了。不久，她迅速地回到曼哈顿石砌的街道上来，打字机又开始哒哒地跳动着，就像工贼的汽车那样。

六点钟，侍者给她送来晚餐，把打好的菜单取走。吃饭时，她把蒲公英同果核配搭的一道菜放在旁边。由于这盘黑色的东西从光艳夺目、象征爱情的鲜花变成了一份可鄙的菜肴，因此她夏天的期望就枯萎死亡了。正如莎士比亚所言，爱情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但萨拉根本不能使自己吃下这份以蒲公英制作的美味，这是心爱的第一次精神宴席啊！

七点半钟，隔壁的夫妇开始吵架；楼上房间的男人用笛子试吹A调；煤气变小了；三辆载煤车开始卸货——只有留声机的声音令人嫉妒；后面篱笆上的猫慢慢往米克顿撤退。根据这些迹象，萨拉知道该看书了。她拿出一本本月最不畅销的书——《修道院和家庭》，把脚放在箱子上，开始与杰勒德漫游。

前门的铃响了，房东太太去开门，萨拉放下被熊逼上树的杰勒德和丹尼斯，倾听着。啊，是的；要是你，也定会 and 萨拉一个样！

接着从楼下大厅传来宏亮的声音，萨拉跳起来去开门，书掉在了地板上，显然，这是熊的第一个回合。

你猜对了。萨拉跑到楼梯口时，她的农民正一步三级地奔上楼来，把她收藏在怀里，拾穗人休想捡到半点东西。

“你为什么不写信？哦，为什么？”萨拉大声说。

“纽约可真是个大城市啊，”沃尔特·富兰克林说。“一星期前我就照老地址来找你了。我打听到你是星期四离开那儿的。多少给了我一点儿安慰，排除了黑色星期五的可怕霉运。不过，那也没有妨碍我一直通过警察和其他渠道寻找你！”

“我给你写了信呀！”萨拉感情激烈地说。

“根本没收到过！”

“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

年轻的农民满面春风地笑了笑。

“今天晚上，我偶然到隔壁那家家庭餐馆去，”他说。“我才不管它有没有名气哩；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吃些绿色的蔬菜。我的眼睛把那份打得漂漂亮亮的菜单溜了一遍，想找点绿色蔬菜吃。我看到白菜下边，就把椅子弄翻了，叫来了老板。他告诉我，你住在这儿。”

“我记得，”萨拉高兴地叹了口气。“白菜下面就是蒲公英。”

“我知道，你的打字机上的大写字母W，无论打在哪儿，总是偏上一些，不在同一条线上。”

“嗨，蒲公英这个词没有W 字母嘛，”萨拉惊奇地说。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菜单，指着其中的一行。

萨拉认出来了，这是那天下午她打的第一张卡片，右上角上还有一滴眼泪的痕迹。而且，本来应该是一种蔬菜名称的地方，由于对金黄色花朵的回忆竟然使她的手指错误按在了另一些键子上。

在红白菜和剥制青椒之间有这么一条：

“亲爱的沃尔特和白煮鸡蛋。”

从出租马车的驾驶座上

潘明元译

出租马车的驾车人有一套自己的观点，也许同其他任何行业相比，这种观点都单纯得多。他从马车后部高高在上、摇来摆去的座位上，把他的同胞看成游牧式的小物件，不值一顾，除非想去四处周游。他是耶户¹，你是运送的货物。不管你是总统，还是流浪乞丐，载你就得给车费。他让你上车，噼噼啪啪地挥动鞭子，颠摇你的脊柱，然后叫你下车。

到了付车费的时候，如果你表现出熟悉合理价格的话，就会让你懂得轻蔑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忘了带皮夹子（钱包），他会让你见识见识但丁想象力的温柔²。

这并非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出租马车驾车人的单纯目的和高度概括的人生见解，是出租马车的特殊构造的结果。赶

耶户 (Jehu)：公元前九世纪以色列国王，骁勇的御者，见《圣经·列王记下卷》。

但丁 (Dante)：1265—1321 年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以《神曲》而著称。这里的意思是让你尝尝驾车人的厉利，凶狠。

车人像朱庇特一样高坐于不可分享的驾驶座上，你的命运掌握在两个不甚坚固的皮带轮子之间。你只得像陷入罗网的老鼠一样，坐在那里无可奈何，滑稽可笑，受到限制，又像只玩具橘子滚来荡去——平时的你，仆人们总是躬身致意地站在你面前——而在出租马车上的你，只得通过滚动着的石棺似的缝隙向上发出吱吱尖叫，以便你最低限度的要求为人知晓。

其次，你在马车里不是座位的占有者；你只是装载的东西，海运的货物。而“高高在上的小天使”只能记得戴维·琼斯的街名和号码。

一天晚上，“麦加里家庭咖啡馆”隔壁那座砖砌大公寓里喧哗不已。闹声似乎是从沃尔什家的那套屋子发射出来的。人行道被拥来的形形色色的邻居们堵满，不时地让出一条通道，慌忙不迭的侍者把节日用品和道遣物从麦加里咖啡馆送进公寓。人行道上的队伍中评头品足，议论纷纷，传出诺拉·沃尔什正在举办结婚宴席的新闻。

有些寻欢作乐的人不时从公寓出来，跑到人行道上。未被邀请的客人便围着他们问这问那，夜空中迷漫着麦加里供品所引出的欢呼、祝贺、开怀大笑和其他不可名状的嘈音。

杰里·奥多诺万的出租马车停靠在路边。杰里被叫做夜

朱庇特 (Jupiter)：罗马神话中统治诸神、主宰一切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Zeus)。

戴维·琼斯 (Davy Jones)：背叛大海行为的拟人化，海妖、海怪的水手名。在这里指出租马车的乘客。

鹰；再没有更光彩、更整洁的马车比得上他那老是关着的车门上的针绣花边和十一月的紫罗兰。还有杰里的马哩！我给你讲的是我亲眼所见，他一直是用燕麦喂马，只有到老妇人丢下家里的碗碟不洗就跑出来找快运车司机的时候为止，其中的一个已经在微笑，是的，在笑，已经看到他了。

在这拥来挤去、大声闹嚷，情绪激昂的人群中，可以看见杰里饱经风雨的高礼帽，百万富翁欢快健壮的子孙和倔强的乘客所痛击的胡萝卜似的红鼻子以及邻居羡慕的绿色外衣上的黄铜钮扣。很显然，杰里已经篡夺了他的马车的功能，正在运送“货物”。的确，他的形体可以扩展，可以把他喻为面包车，如果我们承认一位年轻的旁观者所讲的，“杰里喝醉了”的话。

从街上乱哄哄的人群中，亦或其他行人稀少的某个地方，钻出来一位年轻女人，站在他的马车旁边。杰里的职业性夜鹰眼睛立刻捉住了这一举动。他蹒跚地步向马车，闯倒了三四个看热闹的人，自己也摔倒了——不！他抓住了水龙头，稳住了脚根。杰里有如海员在暴风中的攀缘绳梯横格那样，登上了他的宝座。一旦坐在那儿，麦加里的酒精就被击溃了。他安稳地来回摇动小船似的后桅，如同斯蒂普尔·杰克在摩天大楼的旗杆上装索具一模一样。

夜鹰 (night-hawk)：又指夜间服务的出租车。

原文 Jerry has got a bun. 双关语：杰里得了个大面包；杰里喝醉了。

斯蒂普尔·杰克 (Steeple Jack)：指烟囱或塔尖等修建工人、高空作业的工人。

“上来吧，太太，”杰里一边说，一边收拾绳索。

年轻女人上了马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杰里的马鞭在空中噼哩啪啦；街上的人群慌忙闪避，这辆华丽的出租马车飞奔而去，穿越城区。

那匹吃足燕麦的马猛跑一阵之后，杰里推开马车的小窗，透过孔眼用破喇叭似的声音竭力讨好地问道：

“哪儿，现在，你要去？”

“你喜欢哪儿，就上哪儿吧，”回答声好像音乐，十分愉快。

“她是坐车玩的，”杰里想。接着，他不言而喻地建议说：

“到公园里去兜一圈吧，太太。那儿又高雅，又凉爽，又漂亮。”

“到你喜欢的地方吧，”乘客高兴地回答说。

马车驶向第五大街，快速越过。杰里在座位上蹦蹦跳跳，左右摇晃。麦加里的烈性酒烦躁不安，给他的头脑带来新的晕眩。他哼着基利斯努克的古歌，挥舞他的马鞭好似挥动警棍一样。

马车里，乘客直端端地坐在垫子上，左顾右盼，观赏那些灯光和房屋，即使在这幽暗的马车里，她的眼睛也同星星一样闪耀光芒。

到达第五十九街时，杰里的脑袋在沸腾，血管在燥热，但他的马则自己转进了公园大门，开始它早已熟知的夜间巡游。这时候，乘客向后依在座位上入了迷，深深地呼吸着青草、绿叶和花卉的又清新、又卫生的芳香。车辕中的聪名畜牲熟悉地形，坚持按钟点计算的步法，转向大路的右边。

习惯也成功地战胜了杰里不断增长的麻木状态，他启开飘摇于风雨中的小船似的窗隔板，寻问马车是不是进公园。

“喜欢停在娱乐场吗，太太？喝点饮料，听听音乐吧。人人都在这儿停下。”

“我想那一定很有趣，”乘客说。

他抖抖缰绳，驶到娱乐场进口，打开车门，乘客自己跳到了地上，立刻为令人陶醉的音所迷住，为五颜六色的景致弄得头昏目眩。有人递了一张四方卡片到她手里，上面印着一个数字——34。她环顾四周，看到她乘坐的马车已经在二十码远的地方排进一大群等候的四轮马车、出租马车和汽车的行列之中。接着，一个穿硬前胸衬衫的男人从她面前舞着退去；她走到爬满素馨藤的栏杆边一张桌旁坐下。

似乎有一种无言的邀请，要你购买东西；她清点了一下干瘪皮包里的小硬币，恰好够买一杯啤酒。她坐在那儿，品尝着啤酒，吞噬着这儿的一切——在这令人如痴如梦的树荫下的仙宫神殿中，有一种新色彩、新形式的生活。

五十张桌子都围满了穿丝挂绸、珠光宝气的王子和王后。有时，他们中的某些人奇异地瞧瞧杰里的乘客，看到一个普通女人，穿着洗旧的水红软绸，一张平凡的脸上却挂着热爱生活的神情，令王后们顿生酸意。

时钟的长针走过了两圈。王公贵族们从他们户外的宝座上撤离，人声鼎沸，马蹄得得，纷纷地坐上国家的车离去。音乐消失在树林中、皮包里、桌布上。侍者在折收桌布，快到这个普通女人独自而坐的面前了。

杰里的乘客站起来，摸出她的号码卡。

“这票上还有什么吗？”她问。

侍者告诉她那是马车的号码，她应交给出入口的那个人。那人收了卡，叫了号。只有三辆出租马车还在那儿。其中的一个驾车人去把熟睡在车上的杰里捅醒。杰里咒骂着爬上驾驶座，把车带过来。他的乘客一爬上车，马车便从公园的凉爽之中旋风似地驶上回家的最近路线。

到公园大门口，一道疑惑的理智灵光突然闪现在杰里云雾似的脑海里，他想起了一两件事，便止住马，推开窗隔板，透过小孔，象铅锤一样传出他留声机似的声音：

“往下走之前，车费该四美元。你带了现钱吗？”

“四美元呀！”乘客柔声柔气地笑着说，“唉呀，没有。我只有几分钱和一两个银角子。”

杰里关上车门，鞭打他那吃饱燕麦的马。马蹄的得得声不绝于耳，但掩不住他褻渎神明的咒骂声。他对星夜的苍天叫骂，时而噎塞，时而汨汨流泪；他用马鞭凶狠地抽打路过的其他车辆；他沿途撒下恶毒而又不断变换的漫骂和诅咒，连一位正回家的夜车司机听到也觉羞愧。但他懂得，杰里有求索权，他急驰而去。

到达阶梯旁开着绿灯的房子前，杰里停下车，推开车门，吃力地跳到地上。

“跟我来，你，”他粗鲁地说。

乘客下车走过来，朴素的面颊上残留着娱乐场上梦幻似的微笑。杰里抓住她的手膀，拖着她进了警察局。一位灰白胡子的警官越过办公桌锐利地审视着，他同这位出租马车驾驶人并不陌生。

“警官，”杰里用他那沙哑的、受害者似的、雷霆般的抱怨声开始说，“我这儿遇到个乘车人，她……”

杰里打住了。他用长满老茧的赤红手掌揉了揉额头，麦加里的酒造成的迷雾开始消散了。

“一位乘客，警官，”他继续说，露齿一笑，“我想把她介绍给你，这是我妻子，今天傍晚在沃尔什老头子家里才娶的。我们过得很有趣，真的。同警官握握手吧，诺拉，然后我们就回家。”

上车之前，诺拉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

“我过得真愉快啊，杰里，”她说。

没有结局的故事

罗达十译

摆谈中提起地狱之火时，我们再也不唉声叹气、往自己头上堆灰了。因为连布道士都已开始对我们说，上帝是镭，或乙醚，或某种化合物，我们这些作孽的可能遭受的罪恶的报应至多不过是场化学反应。这种说法倒让人放心；但是，传统信仰形成的持久而巨大的恐惧仍然在人们心际间徘徊缭绕。

当今人们只能就两个题目发挥想象，侃侃而论，用不着担心遭到驳斥。你可以说你的梦；还可以说从鹦鹉那儿听来的话。梦神和鹦鹉都无资格成为证人，所以听话人不敢对你的弘论横加责难。因此，本篇故事的主题纯属梦象的虚构，较之漂亮鹦鹉的呀呀闲谈带有更大的随意性，故在此深表歉意。

我做了一个梦，与圣经考证学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倒与历史悠久、令人敬重、让人悲叹的末日审判论切切相关。

加百列打出他的王牌；我们当中跟不起牌的被传受审。我发现一群职业保人聚在一边，身穿庄严的黑服，衣领从背脖扣起；可是他们的房地产所有权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看来不大可能把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保得出去。

一个飞警——即天使警察——向我飞来，抓起我的左翅。近旁是一群看上去十分阔气、受传候审的精灵。

“你和那帮人是一伙的？”警察问。

“他们是谁？”我以问代答。

“嗨，”警察说，“他们是——”

但是，这些题外话占的篇幅太多，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

达尔西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她经销的是汉堡花边，胡椒面，玩具本，或百货公司其它经常出售的小玩意儿。她每周到手的薪水是六美元，其余的则以达尔西作为借方、另外某人作为贷方记在上帝掌管的总帐上——哦，牧师先生，你管上帝叫原能——我该说，其余的记在原能的总帐上。

达尔西在百货公司的第一年，每星期挣五美元。了解她如何靠这笔钱过活，倒会让人受益匪浅。无所谓？哦，也许你只对大笔钱才感兴趣。六美元是更大一笔钱。就让我告诉你，她每星期怎样靠六美元过活吧。

一天下午六点钟，达尔西把帽针精确地别在离延髓八分之一英寸的地方，对她的姐们儿——习惯于左侧身接待顾客的珊迪说：

“嘿，珊，今晚我约好跟猪娃出去吃饭。”

“你可真有两下子！”珊迪惊奇而又羡慕地说。“嗨，算你走运。猪娃特有钱，总是带姑娘上特时髦的地方。有天晚上他带布兰奇到霍夫曼酒家去哩，还在那儿听特流行的音乐，那儿还有特多阔佬。达尔西，你今晚肯定会特风光一阵子。”

达尔西匆匆往家赶。她的眼睛闪闪烁烁，两颊泛出拂晓前的嫩红，饱含生活——真正的生活——的气息。这天星期

五，上星期的工资还剩五毛。

此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街道上行人如流。百老汇的电灯光芒四射，引来方圆几英里、几海里甚至几百海里以外的飞蛾，到这所烟熏学校上课。男人们衣冠楚楚，面部木然呆滞，恰如海员之家的老水手刻在樱桃核上的人。达尔西只顾往前赶路，不在意周围的人。他们转过脸盯着她。曼哈顿，一朵夜晚开放的仙影拳花，现在正展开它那惨白、浓郁的花瓣。

达尔西来到一家便宜货商店，用剩下的五毛钱买了条仿丝衣领。本来这笔钱该派上另外的用场——晚饭一毛五，早饭一毛，午饭一毛，还有一毛该加进微薄的储蓄，最后五分挥霍于甘草片——那种酸得让你的脸绷得如牙痛并且绷的时间也和牙痛一样久的甘草。可就是这种甘草已经算是奢侈消费，几乎等于一次豪饮。但是，没有乐趣生活还有啥意思？

达尔西住的是连家具出租的房间。这种房间同包伙的公寓不一样。住在这里，你挨饿的时候别人不会知道。

达尔西上楼来到她的房间——西区一幢褐色门面大楼三楼背间。她点亮煤气灯。科学家说钻石是世上已知物质中最坚硬的一种。错了。房东太太搞到一种化合物，与之相比钻石软得象油灰。她们把这东西塞在煤气灯火眼口上，随你搭起椅子使劲撬，哪怕把手指撬得又红又破，也是白搭。用发夹去撬也等于零。就让我们称它为撬不动吧。

达尔西点燃煤气灯。在四分之一烛光亮度的光照之下，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房间。

沙发床，梳妆台，桌子，洗脸架——所有这些由房东太太提供，其余的属达尔西所有。梳妆台上放着她值钱的东西

——烫金陶瓷花瓶，珊迪送的；一本日历，腌菜作坊印送的；一本释梦书；盛在玻璃盘上的米粉；用粉红彩带扎成一束的塑料樱桃花。

靠着那面绉垮垮的镜子放的是基奇纳将军、威廉·马尔登、马尔伯勒公爵夫人、本威努托·切利尼的画像。一面墙上挂的是戴罗马头盔、名叫奥卡拉汉的塑模石膏头像。近旁是幅色调鲜艳的石板油画，画上一个柠檬色肤色的小孩正在追捕一只花哨的蝴蝶。达尔西认为这幅画是艺术的绝顶之作，可还从未有人对此有过异议。人们就作品真伪发出的窃窃私语从不曾搅乱她的心安理得。批评家也从未对她的少年昆虫学家嗤之以鼻。

猪娃约好七点钟来接她。在她匆忙梳妆打扮之际，我们还是知趣些，转过脸来随便聊聊吧。

为租这个房间，达尔西每周支付两美元。平日里，她的早饭花去一毛。早晨起来，她一边穿衣服，一边在煤气灯上煮杯咖啡和一个鸡蛋。星期天早晨，她大摆阔气，在比利餐厅吃一顿仔牛肉和油炸菠萝馅饼，花去二角五，还赏给女招待一角钱小费。纽约这地方的诱惑实在太多，不由得你不想挥霍一番。中饭她在百货公司的餐厅吃，一星期花去六毛；吃饭一共要花一元零五分。晚报——哪儿去找不买报的纽约人？——花去六分；还有两份星期天出的报纸——一份拿来专看招聘广告，另一份供仔细品味——花去一毛。开销总数达四元七毛六。哦，还要添置衣服呀，还有——

算了算了。听说买布料很便宜。经针线东拼西缝就可以织出奇迹来。但我还是将信将疑。我倒想凭借虽不成文、不

太灵敏但却神圣自然的天理给达尔西的生活增加一点仅供女性享有的某些乐趣，可是我顿在那里下不了笔。她到科尼岛去过两次，骑过两次木摇马。不以钟点之数而以年份之数来计量你曾有过的乐趣，实在太让人倒胃口。

猪娃的特征可以一语道尽。姑娘们给他起这个雅号时，让神圣猪族背上了不应有的污名。以前那本蓝壳拼读本开头那些三字母单词就是对猪娃的写照。他身肥体胖，灵魂肮脏如老鼠，行踪诡秘如蝙蝠，自鸣不凡如猫，等等。他衣着华贵，是鉴赏饥饿的行家里手。他一眼就看得准哪个女售货员在吃了比果汁软糖或茶水营养不了多少的东西后已经挨了多久的饿，误差不超过一小时。他在闹市区转悠逛荡，在百华公司四处探头探脑，物色请人吃饭的对象。用链子牵着狗在街上蹀躞的男人们看不起他。他算是一种类型吧。我再也不想唠叨他了。我的笔可不是用来写他的。我可不是什么木匠。

七点差十分。达尔西准备就绪。她在绉垮垮的镜子中照了一下。镜中像令人满意。深蓝色衣服，展平合体，没有丝毫绉叠，圆盘帽上还插了一根活蹦蹦的黑羽毛，手套只稍微有一点儿脏。所有这一切——虽然是她自我克扣甚至忍饥挨饿的结果——能非常得体妥切。

此时的达尔西忘了一切，只感到自己如此漂亮。生活即将揭开它神秘帷幕之一角，让她领略深藏不露的奇迹。以前还从未有哪位先生邀她出去过。面现在，她马上就要进入辉煌和荣耀的光环之中，尽管仅仅是短暂的一刻。

姑娘们都说猪娃挥金如土。即将看到的是一顿盛餐，有音乐伴奏，能看到华装贵妇，能吃到姑娘们说起来下巴子直

抽的那些东西，绝妙至极。毫无疑问，有了这次邀请就必然还有下次。

她熟悉的一个橱窗里摆了一件柞丝绸套房。如果每周攒两毛，而不是一毛，那么算算要好多周可以买下它来呢？唉，要攒上好多年才行！不过，在第七大道有家二手货商店，那儿有——

有人敲门。达尔西开了门。女房东站在那儿，嘴角挂着假笑，鼻子却在使劲儿嗅，看有没有人偷煤气煮东西。

“有位先生在楼下等你，”她说，“叫威金斯。”

猪娃跟那些不幸的把他看作正人君子的人打交道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达尔西转身到梳妆台拿手帕。她突然停住，使劲儿咬着下唇。刚才照镜子时，她还看到了仙境，看到自己像个公主，从长睡中初醒，但她忘了有人在用忧郁、英俊、严厉的眼睛看她。只有这个人对她的所作所为作出是非评判，或褒或贬。他身材颀长笔挺，英俊而伤感的脸上满是悲切的责备，以烫金像框中用那双奇异的眼睛盯着梳妆台。他就是基奇纳将军。

达尔西转身对着女房东，像个玩具娃娃。

“跟他说，我走不了，”她说，木愣愣地。“就说我病了什么的。告诉他我不想出去。”

门关好锁上后，达尔西一头扑在床上，压坏了黑羽毛，哭了十分钟。基奇纳将军是她唯一的朋友，是她心中殷勤和勇敢的偶像。他看上去好像也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惆怅，他那副胡须更是叫人如痴如醉。他眼睛中透出的既温柔又严厉的神色甚至让她有点害怕。从前她经常幻想奇发，想象他脚蹬长

统靴，腰别指挥剑，剑靴相碰，铿锵作响，来这幢房子找她，向她求爱。有一次，一个男孩用铁钎在路灯竿上弄得卡嗒卡嗒响，她还打开窗子伸出头去看哩。可是毫无用处。她知道基奇纳将军远在日本，统率着他的大军跟野蛮的土耳其人作战，不可能走出烫金像框，向她求爱。然而，这天晚上他的一个眼色就把猪娃击得粉身碎骨。是的，这天晚上的确如此。

哭过之后，达尔西起身脱去盛装，穿上蓝色旧睡衣。她压根儿不想吃饭。她唱了两段颂扬远征士兵的曲子《萨米》，然后又专注于鼻子壁上的一个小粉刺。作了些处理后，她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朽垮的桌子边，用一副旧牌替自己算命。

“好一个寡廉鲜耻的家伙！”她大吼道。“我连一个字、一个眼色都没给他过，他居然有脸请我！”

九点钟，达尔西从箱子里拿出一听饼干和一小罐山莓酱，美美吃了一顿。她用饼干蘸了些山莓酱请基奇纳将军吃，可他只是看着她，如同狮身人面像看蝴蝶一般漠然——假如沙漠中也有蝴蝶的话。

“不吃就拉到，”达尔西说。“别那么自视清高，满脸的责怪。我倒想知道，如果你也是每个星期靠六块钱过活，你还会不会这么自以为是，看不起人！”

达尔西对基奇纳将军这么粗鲁，可不是个好兆头。随后，她不耐烦地把本韦努托·切利尼的像倒扣起来。但这并非不可原谅；因为她一直认为，他就是亨利八世。她对亨利八世不喜欢。

九点半，达尔西朝梳妆台上的画像看了最后一眼，关上灯，匆匆上了床。睡觉前用眼神向基奇纳将军、威廉·马尔

登、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以及本韦努托·切利尼道了声晚安，真是无聊至极。

这个故事实际上没有任何结局。其余的情节随后发生——后来猪娃又请达尔西跟他出去吃饭，她也比以前感到更加孤独，而基奇纳将军碰巧又在朝另一个方向看，于是——

如前所述，我梦见我站在一群看上去十分阔气天使旁边，一个警察抓起我的翅膀，问我是不是他们一伙的。

“他们是谁？”我问。

“嘿，”他说，“他们是雇佣打工女的，每星期付五、六块钱给她们过活。你是她们一伙的吗？”

“哪里哪里，”我说。“我只不过放火烧了孤儿院，为了几个小钱儿害死过一个瞎子。”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罗达十译

证券经纪人哈维·马克斯韦尔于九点半在年轻女速记员陪同下步履轻快地来到办公室。机要秘书皮彻那通常毫无表情的面孔不禁露出一丝好奇和诧异。马克斯韦尔只随口道了声“早上好”，便径直奔向办公桌，匆忙得好像想一步跨过桌面，随后就一头扎进一大堆等着他处理的信件和电报。

年轻女郎给马克斯韦尔当速记员已经有一年。她异常秀美动人，绝非速记员草草几笔所能简单描述。她不愿采用华丽诱人的庞巴杜式发型，不戴项链、手镯或鸡心。她脸上没有随时准备受邀外出进餐的神气。她的灰色衣服素净朴实，但却生动勾勒出她的身材而不失典雅。她那顶精巧的黑色无边帽上插了根艳绿色金刚鹦鹉毛。今天早上，她春风飘逸，温柔而羞涩。她的眼睛流波眇眇，双颊桃红妖娆，满面乐融，又略带一丝回味。

好奇之余，皮彻发现今天她的举止也有点儿异样。她没有直接到放有她办公桌的里间办公室去，而是滞留在外间办公室，有点儿拿不定主意似的。她慢慢蹭到马克斯韦尔桌边，离他很近，足以让他意识到她的存在。

坐在办公桌前的他已经不再是个常人，而是一个繁忙的纽约证券经纪人，一架完全受嗡嗡作响的轮子和张开的弹簧所驱动机器。

“嘿，怎么啦？有事？”马克斯韦尔问，语气尖刻。那些拆开的邮件堆了满满一桌，就像演戏用的假雪。他那锐利的灰蓝色眼睛，毫无人情味儿，严厉粗暴，不耐烦地盯着她。

“没什么，”速记员回答说，然后微笑着走开了。

“皮彻先生，”她问机要秘书，“马克斯韦尔先生昨天提没提过另外雇一名速记员的事？”

“提过，”皮彻说。“他吩咐我另外找一个。昨天下午我已通知职业介绍所，让他们今天上午送几个来面试。现在已经九点四十五了，可还没有哪个戴阔边帽或嚼波萝口香糖的人露面哩。”

“那我还是照常工作好啦，”年轻女郎说，“等有人替补再说。”说完她马上走到自己的办公桌边，在老地方挂起那顶插有金刚鹦鹉毛的黑色无边帽。

谁无缘目睹曼哈顿经纪人在生意高峰时刻那股紧张劲儿，谁搞人类学研究就有极大缺陷。有诗人赞颂“绚丽生活中的拥挤时辰”。证券经纪人不仅时辰拥挤，他的分分秒秒都是挤得满满当当的，像是前后站台都挤满乘客的车厢里的拉手吊带，每根都被拉得紧绷绷的。

今天又正是哈维·马克斯韦尔的大忙天。行情收录器的滚轴开始瑟瑟卷动，忽停忽动地吐出卷纸，桌上的电话像患了慢性病似的响个不停。人们开始涌入办公室，隔着扶手栏杆朝他大喊大叫，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横眉竖眼，有的恶意

满怀，有的激动不已。信童拿着信件和电报跑进跑出。办公室的职员们忙得跳来跳去，就像与风暴搏斗的水手。连皮彻的脸也舒张开来，显得生机勃勃。

证券交易所里风云变幻，飓风、山崩、雪暴、冰川、火山瞬息交替；这些自然力的剧动以微观形式在经纪人办公室中再现。马克斯韦尔把椅子掀到墙边，如踢踏舞演员般敏捷地处理业务，时而从自动收录器跳向电话，时而从桌前跳到门口，其灵活不亚于受过专门训练的滑稽丑角。

经纪人全神致力于这堆越来越多但又十分重要的事务之中，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一头高高卷起的金发，上面是顶微微抖动的鹅绒帽和鸵毛羽饰；一件人造海豹皮短大衣，一串大如山核桃的珠子垂近地板，尾端还吊了一个银鸡心。这一大套装饰物与一个沉着镇定的年轻女子相关联。皮彻正准备引荐她，替她作解释。

“这位小姐从速记员介绍所来，说招聘的事。”

马克斯韦尔侧过身子，手上捏了一把文件和行情纸带。

“招聘什么？”他皱起眉头问。

“速记员，”皮彻说。“昨天你叫我打电话，让他们今天上午送一个过来。”

“你搞糊涂了吧？”马克斯韦尔说。“我干吗给你下这个命令？莱丝丽这一年工作表现十全十美。只要她愿意，这份工作就是她的。小姐，这儿没有空缺。皮彻，通知事务所，取消要人申请，叫他们别再送人过来。”

银鸡心离开了办公室。一路上她愤愤不平，大摇大摆，把桌椅沙发碰得乒乒乓乓。皮彻忙中偷闲给簿记员说，“老太

爷”一天比一天心不在焉，多事健忘。

业务处理越来越紧张，节奏越来越快。在交易所马克斯韦尔的顾客投资巨额的六七种股票正在暴跌。收进和抛出的单据来来去去，疾如燕飞。有些他本人持有的股票也处于危险之中。经纪人工作起来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精密复杂、强壮有力的机器——绷紧到最大限度，运转至最快速度，精确无误，坚决果断，措词贴切而决策恰当，行动时机的选择如时钟般准确无误。股票，证券，贷款，抵押，保证金，债券——这是一个金融世界，人际感情或自然本性在这里毫无落脚之地。

午餐时间逐渐临近，喧嚣之中慢慢出现片刻暂息。

马克斯韦尔站在办公桌边，手上捏满了电报和备忘录，右耳上夹了支钢笔，几撮头发零乱地披在脑门上。窗户敞开着，因为亲爱的女门房——春——已经打开苏醒大地的暖气管，送来一丝暖意。

通过窗户飘来一丝悠悠——也许是失散——的香气。这是紫丁香幽微、甜美的芳菲。刹那间，经纪人给怔住了。因为这香气属于莱丝丽小姐；这是她本人的气息，她独有的气息。

芳香在他心中唤出她的容貌，栩栩如生，几乎伸手可及。金融世界转瞬间缩成一点。而她就在隔壁房间，仅二十步之遥。

“天哪，我现在就得去，”马克斯韦尔压低嗓子说。“我现在就去跟她说。怎么我没早点儿想起？”

他箭步冲进里间办公室，像个卖空头的人急于补足那样

急不可耐。他对直冲向速记员的办公桌。

她抬起头，笑盈盈地看着他，脸上泛出淡淡红晕，眼睛里闪动着温柔和坦率。马克斯韦尔一支胳膊撑在桌上，手上依然握满了文件，耳朵上还夹着那支钢笔。

“莱丝丽小姐，”他仓仓促促地说，“我只能呆一小会儿，趁这个时候给你说件事。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我没时间以常人的方式向你求爱，但我确确实实爱你。请快回答我。那些人又在抢购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股票罗。”

“喔，你在说什么呀？”年轻女郎惊诧不已。她站起身，直愣愣地看着他，眼睛瞪得圆圆的。

“你不懂？”马克斯韦尔倔头倔脑地说。“我要你嫁给我。我爱你，莱丝丽小姐。我早就想告诉你，手头的事情稍微松些后，我才瞅空过来。又有人在打电话找我。皮彻，叫他们等一下。答应我吗，莱丝丽小姐？”

速记员的神态叫人莫名其妙。起初，她好像惊愕万分；继而，泪水又涌出她迷惘的眼睛；其后，泪眼又发出欢笑的光芒；最后，她又柔情地搂住经纪人的脖子。

“现在我懂了，”她亲切地说。“是这生意让你忘记了一切。刚才我还吓了一大跳。哈维，不记得了吗？昨天晚上八点，我们已经在街上拐角处的小教堂结过婚了。”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罗达十译

在纽约西区南部的红砖房那一带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如时光一样动荡不定、迁移不停、来去匆匆。正因为无家可归，他们也可以说有上百个家。他们不时从这间客房搬到另一间客房，永远都是那么变幻无常——在居家上如此，在情感和理智上也无二致。他们用爵士乐曲调唱着流行曲“家，甜美的家”；全部家当用硬纸盒一拎就走；缠缘于阔边帽上的装饰就是他们的葡萄藤；拐杖就是他们的无花果树。

这一带有成百上千这种住客，这一带的房子可以述说的故事自然也是成百上千。当然，它们大多干瘪乏味；不过，要说在这么多漂泊过客掀起的余波中找不出一两个鬼魂，那才是怪事哩。

一天傍晚擦黑以后，有个青年男子在这些崩塌失修的红砖大房中间转悠寻觅，挨门挨户按铃。在第十二家门前，他把空当当的手提行李放在台阶上，然后揩去帽沿和额头上的灰尘。门铃声很弱，好像传至遥远、空旷的房屋深处。

这是他按响的第十二家门铃。铃声响过，女房东应声出来开门。她的模样使他想起一只讨厌的、吃得过多的蛆虫。它

已经把果仁吃得只剩空壳，现在正想寻找可以充饥的房客来填充空间。

年轻人问有没有房间出租。

“进来吧，”房东说。她的声音从喉头挤出，嘎声嘎气，好像喉咙上绷了层毛皮。“三楼还有个后间，空了一个星期。想看看吗？”

年轻人跟她上楼。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线微光缓和了过道上的阴影。他们不声不响地走着，脚下的地毯破烂不堪，可能连造出它的织布机都要诅咒说这不是自己的产物。它好像已经植物化了，已经在这恶臭、阴暗的空气中退化成茂盛滋润的地衣或满地蔓延的苔藓，东一块西一块，一直长到楼梯上，踩在脚下像有机物一样粘糊糊的。楼梯转角处墙上都有空着的壁龛。它们里面也许曾放过花花草草。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花草已经在污浊肮脏的空气中死去。壁龛里面也许曾放过圣像，但是不难想象，黑暗之中大大小小的魔鬼早就把圣人拖出来，一直拖到下面某间客房那邪恶的深渊之中去了。

“就是这间，”房东说，还是那副毛皮嗓子。“房间很不错，难得有空的时候。今年夏天这儿还住过一些特别讲究的人哩——从不找麻烦，按时提前付房租。自来水在过道尽头。斯普罗尔斯和穆尼住了三个月。她们演过轻松喜剧。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也许你听说过她吧——喔，那只是艺名儿——就在那张梳妆台上边，原来还挂着她的结婚证书哩，镶了框的。煤气开关在这儿，瞧这壁橱也很宽敞。这房间人人见了都喜欢，从来没长时间空过。”

“你这儿住过很多演戏的？”年轻人问。

“他们这个来，那个去。我的房客中有很多人在演出界干事。对了，先生，这一带剧院集中，演戏的人从不在一个地方长住。到这儿来住过的也不少。他们这个来，那个去。”

他租下了房间，预付了一个星期的租金。他说他很累，想马上住下来。他点清了租金。她说房间早就准备规矩，连毛巾和水都是现成的。房东走开时，——他又——已经是第一千次了——把挂在舌尖的问题提了出来。

“有个姑娘——瓦西纳小姐——埃卢瓦丝·瓦西纳小姐——你记得房客中有过这人吗？她多半是在台上唱歌的。她皮肤白嫩，个子中等，身材苗条，金红色头发，左眼眉毛边长了颗黑痣。”

“不，我记不得这个名字。那些搞演出的，换名字跟换房间一样快，来来去去，谁也说不准。不，我想不起这个名字了。”

不。总是不。五个月不间断地打听询问，千篇一律地否定回答。已经花了好多时间，白天去找剧院经理、代理人、剧校和合唱团打听；晚上则夹在观众之中去寻找，名角儿会演的剧院去找过，下流污秽的音乐厅也去找过，甚至还害怕在那类地方找到他最想找的人。他对她独怀真情，一心要找到她。他确信，自她从家里失踪以来，这座水流环绕的大城市一定把她蒙在了某个角落。但这座城市就像一大团流沙，沙粒的位置变化不定，没有基础，今天还浮在上层的细粒到了明天就被淤泥和粘土覆盖在下面。

客房以假惺惺的热情迎接新至的客人，像个暗娼脸上堆

起的假笑，红中透病、形容枯槁、马马虎虎。破旧的家具、破烂绸套的沙发、两把椅子、窗户间一码宽的廉价穿衣镜、一两个烫金像框、角落里的铜床架——所有这一切折射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舒适之感。

房客懒洋洋地半躺在一把椅子上，客房则如巴比伦通天塔的一个套间，尽管稀里糊涂扯不清楚，仍然竭力把曾在这里留宿过的房客分门别类，向他细细讲来。

地上铺了一张杂色地毯，像一个艳花盛开的长方形热带小岛，四周是肮脏的垫子形成的波涛翻滚的大海。用灰白纸裱过的墙上，贴着紧随无家可归者四处漂流的图片——“胡格诺情人”，“第一次争吵”，“婚礼早餐”，“泉边美女”。壁炉炉额的样式典雅而庄重，外面却歪歪斜斜扯起条花哨的布帘，像舞剧里亚马逊女人用的腰带。炉额上残留着一些零碎物品，都是些困居客房的人在幸运的风帆把他们载到新码头时抛弃不要的东西——一两个廉价花瓶，女演员的画片，药瓶儿，残缺不全的扑克纸牌。

渐渐地，密码的笔形变得清晰可辨，前前后后居住过这间客房的人留下的细小痕迹所具有的意义也变得完整有形。梳妆台前那片地毯已经磨得只剩麻纱，意味着成群的漂亮女人曾在上面迈步。墙上的小指纹表明小囚犯曾在此努力摸索通向阳光和空气之路。一团溅开的污迹，形如炸弹爆炸后的影子，是杯子或瓶子连同所盛之物一起被砸在墙上的见证。穿衣镜镜面上用玻璃钻刀歪歪扭扭地刻着名字“玛丽”。看来，客房留宿人——也许是受到客房那俗艳的冷漠之驱使吧——曾先后后在狂怒中辗转反侧，并把一腔愤懑倾泄在这个房

间上。家具有凿痕和磨损；长沙发因凸起的弹簧而变形，看上去像一头在痛苦中扭曲的痉挛中被宰杀的可怖怪物。另外某次威力更大的动荡砍去了大理石壁炉额的一大块。地板的每一块拼木各自构成一个斜面，并且好像由于互不干连、各自独有的哀怨而发出尖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把所有这一切恶意和伤害施加于这个房间的人居然就是曾一度把它称之为他们的家的人；然而，也许正是这屡遭欺骗、仍然盲目保持的恋家本性以及对虚假的护家神的愤恨点燃了他们胸中的冲天怒火。一间茅草房——只要属于我们自己——我们都会打扫、装点和珍惜。

椅子上的年轻人任这些思绪缭绕心间，与此同时，楼中飘来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声音和气味。他听见一个房间传来吃吃的窃笑和淫荡放纵的大笑；别的房间传来独自咒骂声，骰子的格格声，催眠曲和呜呜抽泣；楼上有人在兴致勃勃地弹班卓琴。不知什么地方的门砰砰嘭嘭地关上；架空电车不时隆隆驶过；后面篱墙上有只猫在哀叫。他呼吸到这座房子的气息。这不是什么气味儿，而是一种潮味儿，如同从地窖里的油布和朽木混在一起蒸发出的霉臭。

他就这样歇在那儿，突然，房间里充满木犀草浓烈的芬芳。它乘风而至，鲜明无误，香馥沁人，栩栩如生，活脱脱几乎如来访的佳宾。年轻人忍不住大叫：“什么？亲爱的？”好像有人在喊他似地。他然后一跃而起，四下张望。浓香扑鼻而来，把他包裹其中。他伸出手臂拥抱香气。刹那间，他的全部感觉都给搅混在一起。人怎么可能被香味断然唤起呢？唤起他的肯定是声音。难道这就是曾抚摸、安慰过他的声音？

“她在这个房间住过，”他大声说，扭身寻找起来，硬想搜出什么征迹，因为他确信能辨认出属于她的或是她触摸过的任何微小的东西。这沁人肺腑的木犀花香，她所喜爱、唯她独有的芬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房间只马马虎虎收拾过。薄薄的梳妆台桌布上有稀稀拉拉五六个发夹——都是些女性朋友用的那类东西，悄无声息，具有女性特征，但不标明任何心境或时间。他没去仔细琢磨，因为这些东西显然缺乏个性。他把梳妆台抽屉搜了个底朝天，发现一条丢弃的破旧小手绢。他把它蒙在脸上，天芥菜花的怪味刺鼻而来。他顺手把手绢甩在地上。在另一个抽屉，他发现几颗零星纽扣，一张剧目表，一张当铺老板的名片，两颗吃剩的果汁软糖，一本梦释书。最后一个抽屉里有一个女人用的黑缎蝴蝶发结。他猛然一楞，悬在冰与火之间，处于兴奋与失望之间。但是黑缎蝴蝶发结也只是女性庄重端雅但不具个性特征的普通装饰，不能提供任何线索。

随后他在房间里四处搜寻，像一条猎狗东嗅西闻，扫视四壁，趴在地上仔细查看拱起的地毡角落，翻遍壁炉炉额和桌子、窗帘和门帘、角落里摇摇欲坠的酒柜，试图找到一个可见的、但他还未发现的迹象，以证明她就在房间里面，就在他旁边、周围、对面、心中、上面，紧紧地牵着他、追求他，并通过精微超常的感觉向他发出如此哀婉的呼唤，以至于连他愚钝的感觉都能领悟出这呼唤之声。他再次大声回答“我在这儿，亲爱的！”然后转过身子，目瞪口呆，一片漠然，因为他在木犀花香中还察觉不出形式、色彩、爱情和张开的双臂。唔，上帝啊，那芳香是从哪儿来的？从什么时候起香

味开始具有呼唤之力？就这样他不停地四下摸索。

他把墙缝和墙角掏了一遍，找到一些瓶塞和烟蒂。对这些东西他不屑一顾。但有一次他在一折地毡里发现一支抽了半截的纸雪茄，铁青着脸使劲咒了一声，用脚后跟把它踩得稀烂。他把整个房间从一端到另一端筛了一遍，发现许许多多流客留下的无聊、可耻的记载。但是，有关可能曾住过这儿的、其幽灵好像仍然徘徊在这里的、他正在寻求的她，他却丝毫痕迹也未发现。

这时他记起了女房东。

他从幽灵萦绕的房间跑下楼，来到透出一缝光线的门前。她应声开门出来。他竭尽全力，克制住激动之情。

“请告诉我，夫人，”他哀求道，“我来之前谁住过那个房间？”

“好的，先生。我可以再说一遍。以前住的是斯普罗尔斯和穆尼夫妇，我已经说过。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演戏的，后来成了穆尼夫人。我的房子从来声誉就好。他们的结婚证都是挂起的，还镶了框，挂在钉子上——”

“斯普罗尔斯小姐是哪种女人——我是说，她长相如何？”

“喔，先生，黑头发，矮小，肥胖，脸蛋儿笑嘻嘻的。他们一个星期前搬走，上星期二。”

“在他们以前谁住过？”

“嗨，有个单身男人，搞运输的。他还欠我一个星期的房租没付就走了。在他以前是克劳德夫人和她两个孩子，住了四个月；再以前是多伊尔老先生，房租是他儿子付的。他住了六个月。都是一年以前的事了，再往以前我就记不得了。”

他谢了她，慢腾腾地爬回房间。房间死气沉沉。曾为它注入生机的香气已经消失，木犀花香已经离去，代之而来的是发霉家具老朽、陈腐、凝滞的臭气。

希望破灭，他顿觉信心殆尽。他坐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滋滋作响的煤气灯的黄光。稍许，他走到床边，把床单撕成长条，然后用刀刃把布条塞进门窗周围的每一条缝隙。一切收拾得严实紧扎以后，他关掉煤气灯，却又把煤气开足，最后感激不尽地躺在床上。

按照惯例，今晚轮到麦克库尔夫人拿罐子去打啤酒。她取酒回来，和珀迪夫人 在一个地下幽会场所坐了下来。这是房东们聚会、蛆虫猖獗的地方。

“今晚我把三楼后间租了出去，”珀迪夫人说，杯中的酒泡圆圆的。“房客是个年轻人。两个钟头以前他就上床了。”

“嗨，真有你的，珀迪夫人，”麦克库尔夫人说，羡慕不已。“那种房子你都租得出去，可真是奇迹。那你给他说那件事没有呢？”她说这话时悄声细语，嘎声哑气，充满神秘。

“房间里安起家具嘛，”珀迪夫人用她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说，“就是为了租出去。我没给他说那事儿，麦克库尔夫人。”

“可不是嘛，我们就是靠出租房子过活。你的生意经没错，夫人。如果知道这个房间里有人自杀，死在床上，谁还来租这个房间呢。”

“当然嘛，我们总得活下去啊，”珀迪夫人说。

“对，夫人，这话不假。一个星期前我才帮你把三楼后间收拾规矩。那姑娘用煤气就把自己给弄死了——她那小脸蛋

儿多甜啊，珀迪夫人。”

“可不是嘛，都说她长得俏，”珀迪夫人说，既表示同意又显得很挑剔。“只是她左眼眉毛边的痣长得不好看。再来一杯，麦克库尔夫人。”

命运之路

罗达十译

我踏上许多条道路
追求人生的真义。
我心纯志坚，以爱情指路，
难道真心和爱情
在人生之战中不愿为我佑护，
让我主宰、选择、左右或铸造
我的命运？

大卫·米尼奥发表的诗

歌唱完了。歌词是大卫写的，曲调具有乡村特色。小酒店里，人们聚在桌子周围，热情鼓掌，因为年轻的诗人包下了酒费。只有公证人帕皮诺先生没有拍手。听了这几行歌词，他摇了摇头，不敢苟同，因为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也没和其他人一起喝酒。

大卫出了门，来到村子街道上。夜风把酒气从他头上驱散。他这时记起，当天晚上他才和伊冯娜吵了嘴，已经下定决心离家出走，到外面的大世界去闯天下。

“等到全世界的人都吟诵我的诗歌那一天，”他沾沾自喜地思忖道，“她也许会后悔今天不该说那些难听的话。”

除了酒店里饮酒作乐的人以外，全村的人都已经入睡。他的房间是父亲茅草房边搭起的棚子。他悄声钻进去，把衣物打成一个卷儿，然后用木棒把它撬起搭在肩上，昂首踏上离开维尔诺瓦的路。

黑夜中他父亲的羊群蜷缩在圈栏中。他从旁边走过——他曾每天放它们去吃草，任它们四下奔跑，自己则在小片片纸上赋诗填词。他看见伊冯娜的窗户还亮着灯，刹那间他的决心产生了动摇。灯光也许说明她不能入眠，后悔不该发火，说不定到了早晨她会——可是，不行！他主意已定。维尔诺瓦这地方对他根本不合适。这儿没有人能理解他。他的命运和未来就在前面这条路上。

暗淡月光下的原野，马路横穿而过，长达三英里，直如耕地人的犁沟。村里的人都相信，这条路肯定通向巴黎。诗人一边走，一边不时念着这个名字。大卫以前从未离开维尔诺瓦，到这么远的地方去过。

左 岔 道

这条路直端端延伸达三英里，然后便成了一个迷。它成直角与另一条更宽的路相交。大卫站在岔口，一阵犹豫，然后踏上左岔道。

在这条更重要的公路上，不久前才有车辆经过，路面上

留下了清晰的车轮印。大约半小时后，推测便得到证实。陡峭的小山脚下有条小溪，一辆笨重的四轮大马车陷在里面动弹不得。车夫和左马骑手对着马大声吆喝，不停地曳马缰。一个穿黑衣服的魁梧汉子站在路边，旁边站着一个纤细女人，她身上裹了件薄薄的长外套。

大卫看出佣人们尽管卖力但缺少技巧。他不声不响，主动上前指挥操作。他吩咐侍从停止朝马吼叫，叫他们使劲推车轮，只让车夫用熟悉的声音催马拉车。大卫自己则用有力的肩膀推马车后部。众人协调用力，只一下，马车就驶上硬地。侍从们重新攀上马车。

大卫斜着身子站了一会儿。大个子富豪手一挥。“你到车上去吧，”他说，嗓音和他的块头一样大，但因其教养和习惯而不失粗鲁。这声音所到之处，唤起的只有服从。年轻诗人只犹豫了瞬间，接着又是一声命令，由不得他再迟疑不绝。大卫登上马车踏步。黑暗中他依稀看见后座上那女人的身形。他正准备坐在对面的位子上，只听见那声音再次发出命令：“挨在女人边上坐下吧。”

富豪转过庞大的身躯，在前排位子坐下。马车继续上坡行驶。女人默不作声，蜷缩在角落里。大卫猜不出她究竟年老还是年轻，但她的衣服发出一丝幽微柔和的芳香，搅得他奇想大发，深信神秘之下一定遮盖着秀美。这正是他曾经经常异想过的奇遇。但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找到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因为，他虽然和这些猜不透的伴侣坐在一起，他们之间不曾说过一个字。

过了一个钟头，大卫透过窗户看见马车穿行在某个镇子

的街上。没多久，马车停在一座关闭的、没亭灯的房子前面。一个侍从从马上下来，急不可耐地猛敲大门。楼上一扇花格窗户猛然打开，黑暗中冒出个脑袋瓜。

“是谁深更半夜敲门，打搅我们这些安分人？店子已经关门。都什么时候了，不会有掏钱投宿的旅客。别再敲了，滚走吧！”

“开门！”侍从大叫，唾沫飞溅。“开门！博佩杜依斯侯爵大人要进来。”

“噢！”楼上的声音惊叫。“大人，多多包涵。我不知道——都这么晚了——马上就开，大人随使用房。”

门内传来链条和横门的丁当声，门被大打开。银酒杯客店的老板瑟瑟发抖，又冷又怕，站在门槛上，手中举了根蜡烛，连衣服都没穿戴完整。

大卫跟在侯爵后面下了车。“扶小姐一把，”侯爵递过话来。诗人遵命而行。搀她下车时，他感觉得到她的小手在颤抖。“进去，”又递过来一道命令。

房间是客店的长方形餐厅。一张长方形橡木桌几乎占去全部面积。魁梧大人在桌子近首一张椅子上坐下。小姐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瘫下来，看样子疲倦不堪。大卫站在一边，心里面在琢磨怎样巧妙得体地告辞，继续上路。

“大人，”店老板说，深深鞠了一躬，“要、要是我早晓得您会、会大驾光临，我会作好准备招待您。现在只剩些酒和冷肉，可能还、还——”

“蜡烛，”侯爵说，以其特有的姿势展开肥胖的手指。

“是，是，大人。”店老板取来半打蜡烛，点亮，然后放

在桌上。

“我们还有一桶勃艮第红葡萄酒，不知大人愿不愿意给个面子尝一口——”

“蜡烛，”大人说，同时展开他的手指。

“尊命——马上照办——我这就去，大人。”

大厅里又点起一打蜡烛。侯爵魁梧的身躯把椅子塞得满满实实。他从头到脚黑衣裹身，只有袖口和衣领的褶边是雪白色。甚至连他的剑柄和剑鞘也是黑色。他的表情高傲中含着讥讽。小胡子上翘，几乎碰到嘲笑的眼睛。

小姐坐在那儿，纹丝不动。大卫现在看清楚了，她很年轻，身上透出一种忧婉动人的美。侯爵浑厚的声音把他从对她凄凉美貌的沉思中惊醒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大卫·米尼奥。诗人。”

侯爵的胡子弯曲向上，离眼睛更近。

“你靠什么为生？”

“我也是个牧羊人，照看我父亲的羊群，”大卫答道，昂首挺胸，但脸上泛起一层红晕。

“羊倌兼诗人少爷，听从今晚命运为你作出的安排。这位小姐叫露西·德瓦内斯，我的侄女。她出身高贵，每年根据继承权有一万法朗的收入。要说她的魅力，你只需自己作出判断。这些条件如果能打动你那颗羊倌的心，你只需说声愿意，她立即成为你的妻子。别打岔我。今天晚上，我送她到孔德·德维尔莫庄园，她原先答应了嫁给他。客人们都到齐了，神甫也在那里，等着完成这桩地位和财富上门当户对的

婚配。可是在圣坛前面，这位平时温文尔雅、伏伏贴贴的小姐，突然像母豹一样向我冲来，桀骜不驯，暴怒冲天，诋毁了我替她订的婚约，搞得神甫目瞪口呆。我当场对天发誓，离开庄园后，她必须嫁给我们碰上的第一个男人。王子也罢，烧炭的也罢，做贼的也罢，她都得嫁。而你，羊倌，就是这第一个男人。小姐必须在今晚成亲。不嫁你，就嫁另外一个。给你十分钟，考虑愿意还是不愿意。不要拿问题或废话来烦我。只有十分钟，羊倌；时间很快就到。”

侯爵的白嫩手指打鼓似地敲着桌子。他不再多说什么，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好像大院子的门窗已经关严，不准外人进入。大卫本想说些什么，但侯爵的态度拴住了他的舌头。他只好站到小姐身边，鞠躬致意。

“小姐，”他开口道。惊奇地发现在如此的风雅和美容面前，他居然能流利顺畅地说得出话来，“你已经听见，我是个牧羊人。有时我也梦想成为诗人。如果恋美崇美是对诗人的检验，那么我的梦想现在变得更加强烈。我能为你效劳吗，小姐？”

年轻女人抬起头来，干涩的双眼哀婉动人。他那坦率、神奕的脸庞因这场奇遇的重要性质而变得庄重严肃；他的身材健壮挺直；他的蓝眼睛里流动着同情；她心里充满对久求未得的帮助和怜悯的需求——所有这一切，突然把她融化，泪水夺眶而出。

“先生，”她声调低沉地说，“看得出你真诚善良。他是我叔叔，我父亲的兄弟，我现在唯一的亲人。他爱我母亲，因为我长得像她，所以忌恨我。看他那副面孔我就觉得害怕，以

前从不敢违背他。可是，今天晚上他要把我嫁给一个年纪三倍于我的人。先生，原谅我，把你扯进这场冤怨。你当然不会迫于他的压力，唐突答应娶我。但是我至少要感谢你的慷慨大度。好久以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话了。”

诗人的眼里现在不仅只有慷慨。他肯定算个诗人，因为伊冯娜已被忘却；这位可爱的、新结识的美人清新典雅，迷住了他。她身上飘来的微香让他春情荡漾。他柔情满怀地看着她。而她，如饥似渴，倾向他的柔情。

“只有十分钟，”大卫说，“来做我本来需要好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我绝不愿意说我可怜你，小姐；那是假话。我爱你。我还没有机会向你求爱，但让我把你从这个暴君手中救出来，爱情可能会随之而来。我对未来充满信心，不会永远做牧羊人。现在，我将全心爱你，减轻你生活的痛苦。愿意把你的命运寄托给我吗，小姐？”

“呵，你只是出于怜悯而奉献自己。”

“出于爱心。时间就要完了，小姐。”

“你会后悔的，将来会看不起我。”

“我将来就是为你的幸福而活，并使自己配得上你。”

她的纤细小手伸出外套，钻进他的手心。

“我愿把生活托付给你，”她说，气喘吁吁。“还有——爱情——也许不像你想的那么遥远。答应他。只要摆脱他那双眼睛的魔力，我会忘掉过去。”

大卫走过去，站在侯爵面前。黑躯体动了起来，嘲弄的眼睛瞟了一眼大壁钟。

“还剩两分钟。一个放羊的居然要用八分钟来考虑愿不愿

意接受财貌双全的新娘！放羊的，快说，愿意娶这位小姐吗？”

大卫自豪地站在那里，说：“小姐已经屈尊应求，愿意嫁我，鄙人不胜荣幸。”

“说得妙！”侯爵说。“你倒是有求爱天才，羊倌少爷。小姐碰上你也不赖，不然也许会拈上其它什么更次的签。现在，只要教堂和老天爷不作难，我们要尽快把这件事给了罗。”

他“啪”地一声用剑柄抽响桌子。店老板应声过来，双腿打颤，拿来更多的蜡烛，知道大人又有什么奇思异想了。“弄个神甫来，”侯爵说，“神甫。懂吗？给你十分钟，弄个神甫到这儿来，要不然——”

店老板丢下蜡烛，拔腿就去。

神甫来了，睡眼惺忪，惶恐不安。他宣告大卫·米尼奥和露西·德瓦内斯正式结为夫妻，把侯爵抛过来的金条揣进口袋，然后拖着步子消失在外面的夜色中。

“拿酒来，”侯爵命令道，朝主人展开他那不祥的手指。

酒拿来后他又说：“斟酒。”烛光中他站在桌子尽头，犹如一座恶毒加自负的黑山。他的眼睛转向侄女，凶光闪烁，仿佛对旧情的追忆已转化成杀人的毒计。

“米尼奥先生，”他举起酒杯说，“我说完就干杯：你已经和她结为夫妻，她将让你有一辈子遭不完的罪。她骨子里注定了弥天大谎不断，杀人放火不厌。她会带给你耻辱和忧伤。她的眼睛、皮肤、嘴巴浸透了附着在她身上的魔鬼，甚至愿意卑躬屈节，去引诱一个区区乡巴佬。诗人先生，这就是你洪福齐天的希望。干杯！小姐，我总算甩掉了你这个累赘。”

侯爵把酒干了。这时姑娘发出一声惨叫，好像突然受伤

一般。大卫端起杯子，向前跨了三步，站在侯爵正对面。他的仪态举止全然没有牧羊人的影子。

“刚才，”他镇静地说，“你把我称作‘先生’，算是看得起我。既然我和小姐已经成婚，你我也算沾亲带故，地位上就更加接近，所以我有资格在某件小事上和你平起平坐。可以吗？”

“可以啊，放羊的，”侯爵嘲弄道。

“那末，”大卫说，同时把酒泼进讥笑他的那双眼睛，“也许你愿意屈尊和我决斗。”

随着一声诅咒，侯爵大人暴怒而起，如号角的气流来得突然。他猛然把剑抽出黑鞘，对在一旁踌躇不安的店老板大叫：“拿剑来，给这个笨蛋！”他转向小姐，发出让她心寒的狞笑，说：“小姐，你太让我伤筋动骨了。看来，我得在同一个夜里，既让你成婚，又让你守寡。”

“我不会比剑，”大卫说。在夫人面前承认这点，他的脸刷地红了起来。

“我不会比剑，”侯爵模仿他的声调说。“未必要像乡巴老一样比橡木棍？好啦，弗朗索瓦，拿枪来！”

侍从从枪套里抽出两支铮亮的大号手枪，上面还嵌饰有银徽。侯爵顺手抓起一把甩过来，掉在桌上大卫手边。“站到桌子另一头去，”侯爵大声说。“放羊的也该会扣板机吧。没有几个羊倌有幸死在姓博佩杜依斯的枪下。”

牧羊人和侯爵在长桌两头对视而立。店老板吓得直哆嗦，比划了几下，结结巴巴地说：“先、先生，看在耶稣的份上，别在我店里干这个！别见血呀——那可要赶走我的顾客呀

——”侯爵的目光杀气腾腾，店老板的舌头给吓瘫了。

“胆小鬼！”博佩杜依斯大人尖叫。“别在那儿磨牙齿。如果你能行，就替我们发口令。”

店老板扑通跪在地上。他有口说不出话，连声音也发不出来。不过，他比划了几下，好像在乞求，“为了他的店子和顾客，请不要动武。”

“我来发令，”小姐说，口齿清亮。她走近大卫，给他甜甜的一吻。她的眼睛晶莹闪亮，双颊重生朱晕。她背墙站立，两个男人端起手枪等她报数。

一——二——三！”

两声枪响几乎同时发出，蜡烛只闪了一下。侯爵微笑着站在那儿，左手指展开撑在桌缘上。大卫仍然直挺挺站着，慢慢转过头来，眼睛搜寻着他的妻子。随后，外衣从身上滑下，他也瘫倒在地板上，彻底崩溃。

成了遗孀的小姐发出一小声绝望的惊叫，跑过去俯身看他。她发现了伤口，然后抬起头来，脸上恢复了原来那层悲哀。“射穿了他的心，”她喃喃道。“啊，他的心！”

“走吧，”侯爵浑厚的声音说，“滚出去，上车！天亮之前，我就要把你脱手。你得再嫁一次，嫁给一个活的，就今天夜里。嫁给碰到的下一个，小姐，强盗也罢，乡巴佬也罢。要是路上碰不到人，就嫁给替我开门的贱鬼。滚出去，上车！”

侯爵看上去怒不可遏，高大威严。小姐重新裹上外套，进入神秘。侍从们收起手枪。所有的人出门上了等在外面的马车。巨轮滚动的声音回响在沉睡的村庄里。在银酒杯客店，老板手搓手，六神无主，俯身看着被击毙的诗人的头颅；桌子

上二十四支蜡烛的火苗飘舞晃动。

右 岔 道

这条路直端端延伸达三英里，然后便成了一个迷。它成直角与另一条更宽的路相交。大卫站在岔口，一阵犹豫，随后踏上右岔道。

这条路通向哪里，他不知道，但他决心在当天晚上远离维尔诺瓦。他走了一英里，然后路过一座大庄园。看得出来，庄园不久前才招待过客人。每扇窗户都亮着灯；在通向大门的宽敞石路上，客人的车辆留下纵横交错的轮迹。

又走了三英里，大卫感到疲倦。他在路边松树上，以枝代床，歇了一会儿，睡了一阵子。然后他站起身来，继续踏上未知的路。

就这样，他在大路上走了五天，睡的是大自然的芳香床或农舍边的干草垛，吃的是农夫们慷慨施舍的白面包，喝的是溪水或放羊娃主动递上的小杯。

最后，他过了一座大桥，来到那座笑盈盈的、较之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埋没或加冕过更多诗人的城市。巴黎城的声音，隐隐约约，可以听见。那是说话声、脚步声和车轮声混和而成的嗡鸣，充满活力，仿佛在向他发出召唤。他的呼吸不禁变得急促起来。

他又走了一段路，来到孔第街一座旧房子屋檐下，付钱写了号，坐在一把木椅上，开始写诗。这条街曾住过名门望

族，现在却挤满了衰败破落人家。

街上的房屋都很高大，虽然损毁严重，但高贵气派犹存。大多数房子空空洞洞，只剩下尘埃和蜘蛛。到了晚上，只听得见铁器碰撞声和吵闹者挨门挨户找店子的叫骂声。往日上流阶层的深宅大院现已变成腐臭破败的藏污纳垢之所。可是大卫发现，这一带的房租正配得上他寒伧的腰包。他不分昼夜，伏案于纸笔之间。

一天下午，他买完食物回到寒舍，带了些面包、凝乳和一瓶低度酒回来。在楼梯上，他遇见——应该说是偶然碰见，因为她正坐在楼梯上歇气——一个年轻女人。她的姿色之美甚至连诗人的生花妙笔都无可企及。宽松、深黑的外套敞开着，露出里面艳丽的睡衣。她的眼睛随思绪的每一细微变化而变幻莫测。转瞬之间它们可以从幼童般的浑圆无邪变成吉普赛人般的细长狡黠。一只手提起她的睡衣，露出一只秀鞋，高跟的、鞋带没拴，散在那里。她简直美如天使，屈尊俯就不在她的份内，施魔指挥才是她的权利！也许她已看见大卫走近，所以坐在那儿等他帮忙。

呵，请先生原谅她把楼道给占用了，可是，瞧那鞋！可恶的鞋！嗨！这鞋带居然会脱。呵，但愿先生不嫌麻烦，劳驾劳驾！

诗人在系那别扭的鞋带时手指都在发抖。系完后他想赶快躲开，深感她的存在之危险。可是她的眼睛变得吉普赛人般的细长狡黠，让他动弹不得。他倚在楼梯扶手上，手中紧握那瓶酒。

“你真好，”她说，莞尔一笑。“请问，先生也住这所房子？”

“是，夫人。我想是的，夫人。”

“住在三楼？”

“不，夫人。住得更高。”

夫人的手指动了动，微微表现出一丝不耐烦。

“请原谅。我这样问实在不应该。请先生宽恕。打听先生住在哪儿，对我太不得体。”

“夫人，请别这么说。我住在——”

“算了，算了，别告诉我。我知道错了。只是我对这所房子很感兴趣，包括房子里面的一切。这儿曾是我的家。我常到这儿来，梦想重温昨日幸福。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吗？”

“就让我告诉你吧，因为你用不着解释，”诗人结结巴巴地说。“我住在顶楼——楼梯拐角边的小房间。”

“是正面那间？”夫人问，头偏向一侧。

“是背后那间，夫人。”

夫人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那我就不再耽搁你了，先生，”她说，眼睛变得圆圆的，天真无邪。“好好照料我的房子。哦，只是它的记忆才属于我啦。再见，感谢你的殷勤礼貌。”

她去了，只留下一个微笑和一丝幽香。大卫梦游般爬完楼梯。但他还是从梦中清醒过来，而那微笑和幽香却一直萦绕着他，从此再也没有真正离开过。这位他一无所知的女人激起他的灵感，使他写出赞扬美目的情诗，抒发一见钟情歌颂歌，描写蜷蜷秀发的赋诗，以及摹写纤足拖鞋的商籁体。

他肯定算得上个诗人，因为伊冯娜已经给忘了；这位新结识的苗条美女以其清新风雅让他着迷。她身上发出的幽香

让他充满奇妙的感觉。

一天晚上，同一座房子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有三个人围在桌子旁。房间里除桌子、三把椅子和桌上点亮的蜡烛外，再没有其它家具。三人当中有一个身材高大，身穿黑衣。他满脸嘲弄，自鸣不凡，上翘的小胡子几乎触到讥讽的眼睛。第二个人是位贵妇，年轻貌美。她的眼睛有时如孩童般的眼睛，圆圆的，纯真无邪；有时又像吉普赛人的眼睛，长长的，充满欺诈狡黠。此时她的眼睛锐利而充满野心，如同所有密谋策划者一样。第三个人是个干实事的人，一个格斗士，胆大剽悍的操刀人，浑身透着火暴与刚毅。另外两人称他作德罗斯上尉。

这人一拳扎在桌上，强忍着怒气说：

“今天晚上干。今天晚上，在他半夜去做弥撒的时候干。我厌倦了毫无结果的密谋策划。我烦透了信号、密码、密会和暗语。我们就公开当叛国贼吧。如果法兰西需要除掉他，我们就公开杀了他吧，用不着设什么陷阱圈套去让他上钩。今天晚上干，就这么定了。我说到做到。我亲手来干。今天晚上，在他半夜去做弥撒的时候干。”

贵妇人温和地看他一眼。女人，无论多么惯于密谋害人，对这般匹夫之勇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大个子男子则捋着上翘的小胡子。

“亲爱的上尉，”他说，声音浑厚，习惯地润了润嗓音，“这次我和你想到一起了。等待只会一事无成。我们有够多的宫廷卫士，可以保证这次计划万无一失。”

“今天晚上干，”德罗尔斯上尉重复道，再次以拳击桌。
“我说过了，侯爵，我亲手来干。”

“但是，”大个子男人轻声说，“我们还有个问题要处理。我们得送信到宫廷里给自己人，跟他们约好暗号。我们最得力的人必须跟随皇家马车。都这个时候啦，哪儿去找信使潜到宫廷南门？里布在那儿值勤，只要把信送到他手上，那就大功告成。”

“我来送信，”贵妇人说。

“你送，伯爵夫人？”侯爵问，眉毛上翘。“我们理解你的献身精神，可是——”

“听我说！”贵妇人尖声说，双手撑在桌上。“这幢房子的阁楼里住着一个乡下来的年轻人，跟他在乡下照看的羊羔一样天真无邪、温驯善良。我在楼梯上遇到过两三次，我向他打听过，担心他住得离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太近。只要我愿意，他绝对听我的。他在阁楼里写诗，也许还常常梦我哩。他会照我说的去做。就叫他把信送到宫廷。”

侯爵从椅子上站起，鞠了一躬。“你还没让我把话说完哩，伯爵夫人，”他说。“我本想说：你的献身非常伟大，可是你的机智和魅力更在其上。”

策划者们忙于商量之际，大卫正在润饰他“致楼梯恋人”的诗行。他听见羞怯的敲门声，打开门，惊奇地发现她站在那儿，呼吸急促，像是处境危艰，眼睛如孩童般的一样浑圆无邪。

“先生，”她气喘吁吁地说，“我碰到困难来求你帮助。我相信你真诚可靠，又找不到其他人帮忙。在傲气十足的男人

中间，我穿了好多条街，才跑到这儿来。我叔叔是国王宫廷里的警卫队长。我得找个人尽快带信给他。但愿——”

“小姐，”大卫打断她，眼睛闪闪发亮，充满为她效劳的欲望。“你的愿望就是我的飞翅。告诉我怎样和他取得联系。”

贵妇人塞给他一封贴了封的信。

“到南大门——记住，南大门——对那儿的警卫说，‘山鹰已经离巢’。他们会放你通过。然后你就到了宫廷南面入口。重复这句口令，把信交给答对暗号的人：‘只要他愿意，就让他出击。’这是接头暗号，先生，是我叔叔教的。现在国家动荡不安，有人暗算国王，所以在晚上答不上口令的人就不能进宫。请先生把这封信交给他，让我妈在闭眼之前见他一面。”

“把信给我，”大卫急不可耐地说。“可是这么晚了，怎能让你一个人回街上去？让我——”

“不，不行——快去吧。每一秒都跟宝石一样珍贵，”贵妇人说，眼睛变得如吉普赛人的一样细长狡黠。“以后另找时间感谢你的好意。”

诗人把信揣进胸口，三步并作二下楼去了。他走后，贵妇人回到下面的房间。

侯爵那表情丰富的眉毛向她发出询问。

“他去了，”她说，“像他养的羊子一样又快又傻，送信去了。”

德罗尔斯上尉的拳头再次把桌子震动。

“真见鬼！”他大叫道。“我把枪给挪下了！我不敢把枪给别人。”

“拿这支去，”侯爵说，从外套下抽出一支铮铮发亮的大

家伙，还嵌有银饰。“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但要小心保存好，上面有我的纹章和饰徽，我早就是嫌疑对象了。今天夜里我得离开巴黎，赶回庄园去。天亮前必须赶到。再见，伯爵夫人。”

侯爵吹灭蜡烛。贵妇人穿好外套，同两个男人一道悄声下了楼，汇入孔第街狭窄的人行道上那四处流浪的人潮之中。

大卫疾走如飞。在国王住宅的南大门，有人用戟指着他的胸膛，但他一句话就把它给挡开了：“山鹰已经离巢。”

“可以通过，兄弟，”门卫说，“快走吧。”

在宫廷南面入口阶梯处，几个警卫跑来抓他，但一听通行令就如中了魔一般住了手。其中一个人走上前来：“只要他愿意——”还未说完，警卫当中便一阵骚动，一个面目严峻、很有军人风度的人突然挤出人群，从大卫手上抢走那封信。“跟我来，”他说，带大卫进了大厅。他拆开信读了一遍，然后朝旁边走过的穿步兵军官制服的人挥了挥手。“泰德洛上尉，把南面入口和南大门的警卫抓来关起。换上我们了解的忠于王室的人。”他又对大卫说：“跟我来。”

他领大卫穿过走廊和前室，来到一间宽敞的房子。房间里有个神色忧郁的人，穿也穿得阴暗，坐在一张大皮套椅上沉思。卫士对这人说：

“陛下，我给您说过，宫廷里充满了叛贼和内奸，就像阴沟里充满老鼠。陛下以为这只是我的胡思乱想。可就是因为他们的默许，这个人居然一直窜到您的门前来了。他带了一封信，让我给截下了。我带他到这儿来，想向您证明，我的多虑并非多余。”

“我来问他，”国王说，在椅子上动了动。他看着大卫，眼皮下垂，眼睛呆滞，如盖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你是哪儿的人？”国王问。

“维尔诺瓦村的，在厄尔—卢瓦尔省，陛下。”

“你在巴黎干什么？”

“我——我想当个诗人，陛下。”

“在维尔诺瓦干什么？”

“照看父亲的羊群。”

国王又挪了挪身子，眼睛上的薄膜揭开了。

“呵，在田野里放羊？”

“是的，陛下。”

“你生活在田野之中。早晨你出去呼吸清凉空气，躺在草地上的树篱之下。羊儿在山坡上四下寻草；你从流溪中饮水，在树荫下吃甜甜的黑面包，当然还可以听见画眉在林子里吱吱歌唱。我说得对吗，牧羊人？”

“说得对，陛下，”大卫答道，叹了口气。“我还可以听见蜜蜂在花上采蜜，有时还可以听见采葡萄的人在山上唱歌。”

“对，对，”国王说，有点儿不耐烦，“可能听见她们唱歌，但肯定听得见画眉。它们经常在林子里吹哨，对吗？”

“厄尔—卢瓦尔的画眉唱得最甜。我写了些诗，想重现它们唱的歌。”

“你可以背下这些诗吗？”国王问，很急切。“很久以前我也听过画眉唱歌。要是有人能准确地听懂它们唱了些什么，那可比一个王国还宝贵。到了晚上你把羊群赶回圈里，然后在平静和安详中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面包。你能背诵你写的

那些吗，牧羊人？”

“我这就给您背一首，陛下，”大卫说，充满崇敬的热情：

“懒惰的牧羊人，瞧你的小羊
欢喜若狂，在草地上蹦荡；
瞧它们在微风中起舞，千姿百态，
听畜牧神吹奏芦笛，宛转悠扬。

“听我们在树梢上吱吱不息，
看我们在羊背上蹦跳不停；
给我们羊毛筑我们的暖巢，
在枝叶间，在——”

“陛下大人，”一个严厉的声音打断他的背诵，“请允许我问这个打油诗人一两个问题。时间剩下不多了。如果我对您安全的担心让您生气，只好请您宽恕，陛下。”

“多马尔公爵的忠诚久经考验，”国王说，“不会让我生气。”他又缩进椅子里，眼睛上的那层薄膜重新盖上。

“首先，”公爵说，“我把他带的信读给您听。”

“今晚是王太子的忌辰。如果他按习惯去参加午夜弥撒，为他儿子的灵魂祈祷，山鹰就要出击，地点在伊斯普拉那德大街。如果他今晚要去作弥撒，在宫廷西南角楼上亮起红灯，以让山鹰引起注意。”

“乡巴佬，”公爵厉声说，“我念的这些你都听到了。是谁让你送信？”

“我的公爵大人，”大卫说，非常真诚，“我会告诉你。有个贵妇人让我送信。她说她妈病了，要送信叫她叔叔去看她。

我不懂这封信的意思,但我可以发誓担保,她既漂亮又善良。”

“说说这女人的长相,”公爵命令道。“再说说你怎么进了她的圈套。”

“说她的长相!”大卫带着温柔的微笑说。“那可是等于让语言创造奇迹。好吧,她是光明和黑暗的化身。她身材苗条像杨柳,也像杨柳般婀娜多姿。她的眼睛变化无穷,一会儿是圆的;太阳在两朵云彩间往外觑时,它们又微微半闭。她所到之处,天堂伴随而来;她离去之时,混乱接踵而至,山楂花味弥漫。她在孔第街二十九号出现在我身边。”

“这正是我们一直监视的那幢房子,”公爵转身对国王说。“感谢诗人的妙舌,我们才有了一幅臭名昭著的库珀多伯爵夫人的画像。”

“陛下大人,公爵大人,”大卫急切地说,“但愿我笨拙的言词没有损毁她的美貌。我仔细端详过贵妇人的眼睛。我敢以性命打赌,她是一个天使,不管那封信怎么样。”

公爵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要拿你来做试验,”他慢条斯理地说。“今天晚上,你穿起国王的衣服,坐他的马车,亲自去参加午夜弥撒。接受这个试验吗?”

大卫微微一笑。“我仔细看过她的眼睛,”他说。“从她的眼里我已经得到证明。你想怎么都行。”

十一点半,多马尔公爵带上自己的亲信,在王宫最西南角房间的一扇窗户点起一盏红灯。十二点差十分,大卫从头到脚穿戴成国王的样子,只是头套外套下面,倚在多马尔公爵身上,慢慢从王室走向等待出发的马车。公爵搀扶他上了车,关上门。马车朝大教堂飞驰而去。

伊斯普拉那德大街转角处一座房子里，泰德洛上尉带着二十个人在警戒，时刻准备好在谋杀者出现时给他们的突然而有力的一击。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策划者们好像略为修改了计划。王家马车驶到克利斯多夫大街，离伊斯普拉那德大街还隔一个街区，这时德罗尔斯上尉突然冲了出来，后面跟着他那帮国王杀手，朝马车队猛扑而来。车上的警卫被提前到来的袭击吓了一跳，但仍然下车英勇奋战。激战声引来泰德洛上尉那队人马。他们在街上飞奔急步，赶来增援。可是，在他们赶到之前，怒不可遏的德罗尔斯上尉已经砸开国王马车的门，把枪管抵在车里面黑乎乎的身子上面，开了火。

这时，王家的增援人马已经赶到，大街上喊声鼎沸，钢枪嘎嚟嘎嚟，惊马四处奔跑。坐垫上躺着可怜的模拟国王兼诗人，被从博佩杜依斯侯爵大人的手枪射出的一颗子弹击毙。

主 干 道

这条路直端端延伸达三英里，然后便成了一个迷。它成直角与另一条更宽的路相交。大卫站在岔口，一阵犹豫，然后坐在路边休息起来。

这些路通向何方他并不知道。每条路都好象各自通向一个充满机遇和危险的大世界。他坐在那儿，眼睛突然盯上一颗明亮的星，那颗他和伊冯娜为他们自己命名的星。这使他想起了伊冯娜，并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太唐突。仅仅因为伊

冯娜跟他之间发生了几句口角，他就该离开她、离开家么？爱情如此脆弱，甚至会在嫉妒——爱情的证明——面前败下阵来？早晨的到来总能治愈晚上有过的小小心痛。他还有的时间是回家，维尔诺瓦全村的人都还在甜蜜的酣睡之中，根本弄不清他的事儿呢。他的心属于伊冯娜；在自己的家乡他可以写他的诗，找到他的幸福。

大卫站起来，抖落身上的不安和诱使他出走的疯狂之情。等他沿老路回到维尔诺瓦的时候，出去飘荡的愿望已经一去不返。他经过羊圈，羊儿们听见他深夜的脚步声，急冲冲拥过来，焦躁地咩咩直叫，那熟悉的声音温暖了他的心。他轻手轻脚钻进自己的小房间，躺了下来，十分庆幸他在那天晚上挣脱了陌生的道路带来的苦痛。

他对女人的心真是了如指掌！第二天晚上伊冯娜来到路边的水井。那儿是年轻人经常聚会听神甫布道的地方。她的眼角在四下里搜寻大卫的影子。虽然紧抿的嘴唇看上去仍然怒气未消。他看到这副表情，勇敢地走上前去，从她嘴中得到宽恕，然后，在两人一起回家的路上，又得到一个吻。

三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大卫的父亲通情达理，又富裕宽绰，为他们举办了一个方圆三英里都叫得响的婚礼。两个年轻人在村子里都逗人喜爱。街上贺喜的人排成了行，还在草地上跳起了舞。他们从德鲁克斯请来杂技和提线木偶演员来为客人助兴。

一年过去，大卫的父亲死了。羊群和茅舍传给了他。他已经有全村最贤慧的妻子。伊冯娜的奶桶和水壶擦得锃亮——噢，没说的！太阳光下它们的亮光刺得你睁不开眼睛。还

有她整理的院落，花床收拾得规规矩矩，花儿长得欢欣活泼，看见它们你的视力又得到恢复。你还得听听她的歌声，清脆悠扬，可以传至格鲁诺大伯铁匠铺旁的那颗重瓣板栗树。

可是有一天，大卫从关了很久的抽屉里抽出纸来，又开始咬起铅笔头来了。春天重新到来，感动了他的心。他肯定算得上诗人，因为现在伊冯娜几乎已经被忘记。绝妙、清新的大地之美以其特有的魅力和风雅迷住了他。树林和草地散发芳香，让他激动不已。以前他每天赶着羊群出去，到了晚上又把它们安全带回。而现在，他躺在灌木丛下，在纸片上拼词填句。他钻在诗行之中，羊儿四散流落，狼群乘虚而入，冒险从林中出来，偷走他的羊羔。

大卫的诗篇越来越多，羊儿则越来越少。伊冯娜渐渐消瘦，脾气变得急躁，话语变得刻薄。她的锅锅壶壶也变得暗淡，可是眼睛却犀利刺目。她对诗人抱怨道，他的疏忽使羊儿数量减少，也给家庭带来悲哀。大卫雇了个男孩来守羊群，自己锁在茅舍顶上的小房间，写更多的诗。小男孩天生就是做诗人的料，但又不能通过写作来发泄情感，多半的时间都在睡梦中度过。狼群不失时机，发现诗歌和睡眠原来同出一辙，所以羊群不断变小。伊冯娜的脾气也以同等的速度变坏。有时她站在院子中间，对着大卫高高的窗户破口大骂，叫骂声可以传至格鲁诺大伯铁匠铺旁的那颗重瓣板栗树。

帕皮诺老先生，心地善良、明察秋毫、好管闲事的公证人，看出了这一切，因为凡是他的鼻子所指之处，没有任何东西逃得过他的眼睛。他找到大卫，鼓了一大包子气地说：

“米尼奥朋友，是我在你父亲的结婚证书上盖的章。如果

不得不为他儿子破产的文件作公证，我会感到非常痛苦。而你正在走向破产。作为一个老朋友，我要说几句。你仔细听着。看得出来，你已经醉心于写诗。我在德鲁克斯有个朋友，布里尔先生——乔治·布里尔。他住的房子堆满了书籍。他学识渊博，每年都要去巴黎，自己也写了很多书。他能告诉你酒窖最早是什么时候造的，人怎样为星星定名，为什么鹤鸟长着细嘴壳。诗的意义和形式之于他，就如羊儿的咩鸣之于你，一样的明白无误。我写封信你带去找他，把你的诗也带去给他读读。然后你会知道是该继续写诗，还是该把注意力转向你的妻子和正事。”

“请写信吧，”大卫说。“很遗憾你没早点儿说起这事。”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时，大卫已经踏上到德鲁克斯的路，腋下挟着那卷宝贵的诗篇。中午，他来到布里尔先生门前，拭去脚上的尘埃。智者拆开帕皮诺先生的信，如太阳吸收水分一般，通过荧荧闪亮的眼镜吸透了信的内容。他领大卫进了书房，在书海中腾出一个小岛让他坐下。

布里尔先生做事一丝不苟。面对一指厚参差不齐卷成一团的诗稿，他甚至没有丝毫退缩之意。他把诗卷摊在膝上，开始读起来。他不疏漏一字一词，一头扎进诗稿中，如同一只蛀虫钻进桃壳内，努力寻找果仁。

大卫坐在一旁，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在如此浩瀚的书海裹卷下惊颤。书海的波涛在他耳边咆哮。在这个海里航行，他既无航海图又无指南针。他心想，世界上有一半的人肯定都在写书。

布里尔先生一直钻完诗的最后一页，然后摘下眼镜，用

手帕擦了擦镜片。

“我的老朋友帕皮诺身体好吗？”他问。

“非常健康，”大卫说。

“你有多少只羊，米尼奥先生？”

“三百零九只，昨天才数过。羊群的运气不好。原来有八百五十只，可一直减少到现在这个数。”

“你已经成家立业，过得也很舒服。羊儿给你带来许多东西。你赶着羊群去田野，呼吸新鲜的空气，吃甜美的面包。你的职责仅仅是提高警惕，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听林子里画眉的鸣啭。我说得对吗？”

“说得对，”大卫说。

“读完了你的诗，”布里尔先生继续说，眼睛扫视着书海，似乎在地平线上寻找船帆，“请看窗外远处，米尼奥先生。告诉我，你在那颗树上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一只乌鸦，”大卫说，直愣愣地。

“正是这只鸟，”布里尔先生说，“在我想逃避职责的时候它能帮助我。你熟悉这只鸟，米尼奥先生。他就是空气这个哲学家。他因为顺从天命而感到幸福。没有谁像他那么喜气洋洋，心满意足，眼睛充满奇思异想，脚步轻盈飘渺。他想要什么，大地都为他生产。他的羽毛没有黄鹌鸟那么漂亮，但他从不为这个伤心。你也听到过自然赐予他的音符，米尼奥先生，对吗？难道你以为夜莺比他更幸福？”

大卫站起身来。乌鸦在树上发出刺耳的哇哇声。

“谢谢你，布里尔先生，”他慢腾腾地说。“在所有这些哇哇声中难道就选不出一个夜莺的音符？”

“如果有，我绝不可能漏掉，”布里尔先生说，叹了一口气。“我每个字都读过。别写你的诗啦，小伙子；你就安心过牧羊人富有诗意的生活就够啦。”

“谢谢你，”大卫再次说道。“我这就回去照料羊群。”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吃饭，”书人说，“又能忘掉失败的痛苦，我可以给你细细说来。”

“算了，”诗人说，“我得回到田野去，对着我的羊群哇哇叫。”

回维尔诺瓦的路上，他艰难跋涉，腋下挟着他的诗。回到村子，他拐进一家叫齐格勒开的商店。他是个犹太人，亚美尼亚来的，凡是弄得到手的东西他都卖。

“朋友，”大卫说，“森林里的狼群跑到山上来骚扰我的羊子。我得买支枪来保护它们。你有什么枪卖？”

“今天我生意不好，米尼奥朋友，”齐格勒说，双手一摊，“只好便宜卖给你一支，价格只是价值的十分之一。上个星期我刚从国王的经纪人那儿买来一大车东西。他又是在一次王室物品拍卖中搞到的。拍卖的是一个大贵族的庄园和财产——我不知道他的头衔——他犯了弑君罪，被流放了。拍卖物中有几把手枪精品。瞧这支，哇，简直配得上王子用！卖给你只收四十法郎，米尼奥朋友，就算我少赚十块吧。这儿还有支火绳枪，也许——”

“这支手枪就行了，”大卫说，同时把四十法郎甩在柜台上。“装子弹没有？”

“我这就装，”齐格勒说。“再加十法郎，就可以附带一包火药和子弹。”

大卫把枪插在外衣下面，回到茅舍。伊冯娜不在家。最近以来，她喜欢到邻居家串门。但厨房里灶炉仍生着火。大卫打开灶门，把诗稿塞进去，丢在煤上。它们熊熊燃烧时，还在烟道里发出唱歌的刺耳的声音。

“乌鸦的歌！”诗人说。

他回到阁楼上的小房间，关好门。村子里非常宁静，有十来个人听到了那支大号手枪发出的巨响。他们一齐拥到楼上。正是这儿冒起的烟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男人们把诗人的尸体平放在床上，笨手笨脚地把尸体收拾干净，以掩上可怜的黑乌鸦被撕裂的羽毛。女人们叽叽喳喳，道不尽无限的怜悯之情。有几个还跑去通报了伊冯娜。

帕皮诺先生好事的鼻子也知道出了事。他是最先来到现场中的一个。他拈起手枪，仔细审视嵌银手把，脸上的表情混杂着对枪饰的鉴赏和对死者的哀悼。

“枪柄上刻的是，”他轻声对神甫解释道，“博佩杜依斯侯爵大人的纹章和饰徽。”

迷人的侧影

罗达十译

世界上的女富豪屈指可数。女人由于天性、爱好、本能的及声带结构的原因，都是《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高手斯基切拉日迪丝。今天成千上万的宰相的女儿们都在对她们各自的苏丹王讲一千零一个故事。但是，如果她们其中有人不小心讲好的话，绞索就会套在脖子上。

我听到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富豪。故事跟《一千零一夜》中讲的那些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它引入了灰姑娘这个人物。她在另一个时代和国度挥舞她的洗碗布。所以，如果你不计较颠倒的时间顺序的话（这本身毕竟也给故事增添了一丝东方色彩），就让我们把故事接着讲下去。

纽约有一家很老很老的旅馆。在杂志上你都看到过这家旅馆的板画。它建于——让我想想看——很早以前，当时第十四大街上什么建筑都没有，只有一条印第安人时期就有的通向波士顿和哈默斯泰办公楼的小路。过不了多久这家古老的旅馆将被拆除。到时候，看着厚厚的墙体被推垮，砖头瓦块顺槽而下，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成群的市民们将集聚在附近的街角，目睹这一切，悲号一个亲切古老的路碑被摧毁。

在新巴格达人们的市民意识非常强烈。眼睛哭得最湿、对反偶像崇拜者吼得最凶的那人（祖籍特雷霍地）只有几缕甜蜜回忆，只记得在一八七三年从这家古老旅馆的免费餐柜前被人踹开过。

玛吉·布朗夫人总爱在这家旅馆驻脚。她是个六十岁的干瘪女人，爱穿一身褪了色的黑衣服，手上的挎包显然是用亚当当初决定称之为鳄鱼的皮子做的。她在旅馆顶楼占了个带小起居室的房间，每天的租金为两美元。只要住在那儿，她从来都是匆匆忙忙，接见来找她的很多男人，始终绷紧脸皮，愁容满面，只腾得出几秒钟时间。要知道，玛吉·布朗据说是世界第三女富，而这些心急火燎的男士们只不过是本市最富的股票经纪人和企业家而已，都想从这个手提史前挎包的腌臢女人得到五六百万左右的小笔贷款。

阿克罗波利斯旅馆（喔！我刚才连名字都忘记说了！）的速记兼打字员叫伊达·贝茨小姐。她简直就是古希腊美神的再生。她的像貌上找不到丝毫瑕疵。有个情场老手在夸奖一个女人时曾这样说过：“爱过她就等于接受过一次艺术熏陶。”对啦，仅仅瞧一眼贝茨小姐的黑发和洁白的衬衣腰围就不亚于修了这个国家任何函授学校的整整一门课程。她有时也帮我打字。由于她拒绝接受提前付款，她也慢慢把我看作朋友或保护人什么的。她心地非常善良，脾气也好。在她面前，就连铅笔推销员或毛皮商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阿克罗波利斯的全体职员，上至住在维也纳的老板，下至卧床不起长达十六年的搬运工头，都愿意随时豁出来保护她。

一天，我路过贝茨小姐的圣殿，里面放着雷明顿牌打字

机，但是她不在，代替她的是长着黑发的一团东西——毫无疑问是个人，正在用两只食指弹键盘。当时我还在暗想世事变化多端，并没有多想就走过去了。从第二天起，我开始度两个星期的假，回来时，我大步穿过阿克罗波利斯旅馆门厅，又看见了贝茨小姐，心里感到旧日朋友重相逢的温暖。她一如既往，美神风范，温文尔雅，完美无瑕。这时她正把机套套在打字机上。下班时间已到，但她请我进去，让我坐在口授椅上，和她摆谈几分钟。贝茨小姐解释了为什么要离开阿克罗波利斯一段时间，然后又为什么回来。她说的话与下面的记载完全等同或大部分相同：

“好啦，故事写得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我说，“写出来的跟被退回来的大致相等。”

“很遗憾，”她说。“要出一篇故事，打印清晰是要点。你一定很想我，对吗？”

“当然，”我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谁能像你那样处事井然，把带扣系得整整齐齐，把分号和单词间隔得匀匀称称，把旅馆里的客人服务得周周到到，把发针别得漂漂亮亮。可是你也离开了一段时间。前不久有一天我看见一包消化剂坐在你的位置上。”

“要不是你把话岔开，”贝茨小姐说，“我正准备跟你讲这件事哩。”

“你当然认识玛吉·布朗。她在这儿租了个房间。好啦，她值四千万美元。她住在泽西一个十美元的公寓套间里。她手头随时都有很多现金，比半打副总统候选人身上带的钱都

多。不晓得她在袜子里面装不装钱，但是我晓得，在金钱就是上帝的那一带市区她名声很大。

“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布朗夫人在这门口停下来，伸长脖子把我看了十分钟。我侧身对着她坐在这儿，帮一个从多诺巴来的好老头儿打几份铜矿报价书。但是我能看到周围的一切。我努力工作时，可以透过发夹看东西。我可以留下衬衫背后的一颗钮子不扣，看到谁在背后。一个星期要挣十八到二十美元，我没空左顾右盼，并且也用不着四下张望。

“那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她带信要我上楼到她房间去。我以为要打两千字的期票、扣押权书、合同，外加一角钱的小费：可我是去了。喔，我可真的大吃一惊。老玛吉·布朗变得很有人情味了。

“‘孩子，’她说，‘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人儿。我要你辞去工作，来跟我一起住。我没有亲戚朋友，’她说，‘只有一个丈夫和一两个儿子，但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他们是一个辛勤工作的女人身上的奢侈包袱。我要你当我的女儿。人们说我吝啬。报纸上也登谎话，说我自己煮饭洗衣服。这是撒谎，’她继续说。‘我把衣服拿出去洗，自己只洗手帕、袜子、衬裙、项圈，和其它这类小玩意儿。我的现金、股票和债券值四千万美元，股票和债券跟美孚石油公司的优先股一样，可以随时卖出去，在教堂集市上很抢手。我是个孤独的老女人，需要陪伴。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儿，’她说。‘你愿意来和我一起住吗？我要向世人证明，究竟我会不会用钱，’她说。

“喂，要是你会怎么办？当然，我答应了。说真的，我开

始喜欢老玛吉了。这倒不全是因为她有四千万美元，也不因为她可以为我做什么。而是因为，我在这世上也有点孤独。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可以与之诉苦的人，诉说左肩膀是怎样的疼痛，或者漆皮鞋怎么这么快就裂口、穿烂。这类事情不可能对在旅馆里碰到的男人们讲——他们正等着你拉起这些话题哩。

“于是，我放弃了旅馆的工作，去跟布朗夫人住在一起。我显然对她很有吸引力。她可以一直看我半个钟头，我就坐在那儿读书，或者，看杂志。

“有一次我问她：‘布朗夫人，我是不是让你想起某个已经死去的你小时候的亲戚或朋友？我发现你经常对我进行视觉审查。

“你的脸跟我一个朋友的脸长得很象——我最要好的朋友。不过，我喜欢你也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她说。

“嗨，你猜她怎么啦？花起钱来爽快如流水，慷慨极了。她带我找到一位特棒的时装设计师，吩咐她做各种时装，把我装备起来——费用多少不成问题。这些衣服都是急件制作。设计师夫人关起店门，投入所有手下人全力赶制。

“然后我们搬到了——你猜哪里？——不对；再猜一次——对了——邦顿饭店。我们住的是有六个房间的套间，每天租金一百美元。我看到了帐单。我开始爱上那老女人。

“这以后，嗨，给我定做的衣服也开始陆续送来。啊，甭提这些衣服有多气派时髦啦！你肯定搞不懂，我开始称她做玛吉娘娘。你总读到过灰姑娘的故事吧。嗨，灰姑娘试穿王子给她的那只三号半的A型鞋子时说的那些话，比起我穿起

新衣服时自个儿说的高兴话儿，也只算是个伤心的故事。

“然后玛吉娘娘说，她要在邦顿饭店为我举行一次纪念我正式成年进入社交界的宴会，要让第五大道所有荷兰籍名门坐车来参加。

“‘我已经出闺了，玛吉娘娘，’我说。‘不过我可以重新进入社交界一次。但是你晓得，’我说，‘这是本市最豪华的饭店之一；而且你也清楚，请原谅，除非经过专门训练，要把一帮社交名流弄到一起很不容易。’

“‘别为这事儿操心，孩子，’玛吉娘娘说。‘我不送发请帖，我只签发命令。我要弄来五十个贵宾。这些人不可能在任何招待会上同时露面，除非举办者是英王爱德华七世或威廉·特拉弗斯·杰罗姆。客人当然都是男人，都欠我的钱，要么打算向我借钱。其中有些人的夫人不来，但很多夫人会的。’

“哦，只可惜你当时不在。晚宴的餐具全是金子和刻花玻璃做的。除了玛吉娘娘和我，到场的还有四十来个男士和贵妇。要不是亲眼目睹，不然你想象不出世界第三富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穿了件崭新的黑丝礼服，上面有很多镶边珠饰，穿在身上发出的声音简直跟下冰雹差不多。以前我和住顶楼画室的女孩坐通宵时听到过这声音。

“再说我的礼服！嗨，我用不着跟你浪费口舌。全是手工做的饰带——凡是在有花边的地方——衣服值三百美元。我看到过帐单。来的男士都是秃顶，腮边长得有白胡子。他们个个妙语连珠，口若悬河，就年息三厘的证券、布赖恩以及棉花产量大发议论。

“坐在我左边的那个人说起话来像个银行家什么的。坐在

右边的是个小伙子，他说他是报社美术编辑。他是唯一——哦，我刚才正想告诉你哩。

“宴会完了后，布朗夫人和我上楼回到房间。过厅里挤了一大群记者，我们硬是从人缝中挤了半天才脱身。这也是钱的结果。嘿，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莱斯罗普的报社美术编辑？高个子，漂亮眼睛，说话很随和。我忘了他是哪家报社的。算了吧。

“到了楼上，布朗夫人马上打电话叫人送帐单来。帐单来了，一共花去六百美元。我到了帐单。玛吉娘娘一下就晕了。我把她弄到躺椅上，取下项链。

“‘孩子，’她苏醒过来后对我说，‘是什么帐单？是房租涨价还是收入税？’”

“‘只是那顿小小的晚宴，’我说。‘不用急——最多不过是证券交易所的一滴水。坐起来看看，如果不是其它什么东西的话，那一定是张剥夺财产的通知单罗。’”

“嗨，你猜，玛吉娘娘怎么来着？她简直吓破了胆！第二天上午九点，她推推搡搡把我弄出邦顿饭店。我们搬到西区南部一家单间公寓，我们租了个楼下淌水楼上漏光的房间。搬完家后，整个房间就是一堆价值大约一千五百美元的时髦衣服和一架单灶煤气炉。

“玛吉娘娘突然变得蹑手蹑脚起来。可能每个人一生中都有那么一两次疯狂豪放的时候。男人疯在开怀痛饮上，女人疯在狂购衣物上。可我要是有四千万美元在手，嗨，我就要照一张——对啦，说起照像，你碰到过一个叫莱斯罗普的报

社美术编辑没有？一个高个子——哦，我都问过了，对吗？宴会上他对我特好。他的嗓音听起来舒服极了。我想，他一定以为我要继承玛吉娘娘的部分钱财。

“唉，老兄，干了三天的轻松家务活，对我来说已够多了。玛吉娘娘对我一如既往，和蔼可亲。她几乎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可是你得知道，她是来自吝啬区吝啬村的一个吝啬鬼。七角五是她规定的每天的花费限额。我们在房间里自己做饭吃。就这样，我有价值一千美元的时装，却在单灶煤气炉上表演烹调杂技。

“好啦，到了第三天，我一走了之。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在灶上炖一角五的腰子，同时又穿的是一百五十美元一件的便服，上面还镶得有法式华冷西恩花边。于是我打开衣橱，穿上布朗夫人给我买的最便宜的衣服——也就是现在身上这件——买成七十五美元，还可以吧？其余的我都放在布鲁克林我姐那儿了。

“‘布朗夫人，以前的玛吉娘娘，’我对她说，‘我想一先一后交错地伸伸腿，以适当的方式和方向，让这间房子以最快的速度从我身边退去。我可不是视钱如神的人，’我说，‘可是有些事情我无法忍受。我读到过传说中的巨兽怪物，可以一口气把热鸟和冷瓶同时击碎。我可以容忍这种怪物，但不能容忍一个懦弱的人，’我说。‘人家说你有四千万美元——好啦，你将来也不会少一分。我本来已经开始喜欢你啦，’我说。

“喔，前玛吉娘娘听了这话抱怨不停，眼泪都流了出来。她主动提出搬进带双灶煤气炉和自来水的房间。

“‘孩子，我已经花了好大一笔钱，’她说。‘我们得省吃俭用一阵子了。我这一辈子，还只看到过你有这么漂亮，’她说，‘我不要你离开我。’

“这不，我就回来啦，你也看到了。我直接走回了阿克罗波利斯旅馆，要回了我的工作，也得到了。你的创作进行得怎样？我晓得因为没有我替你打字，你有几篇没成功。你给它们配了插图吗？哦，顺便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报社美术编辑？噢，我该闭嘴！早就问过你了。我纳闷他究竟在那家报社工作？太好笑了，可我还是忍不住要想，他不会看重那笔他以为我希望从老玛吉·布朗那儿得到的钱。要是我认得某个报社编辑的话，我就要——”

门道上传来轻轻脚步声。伊达·贝茨用她的脑后发夹就知道了来人是谁。我发现她脸色变得绯红，她变成一座完美的雕塑，成了一件只有我和皮格梅隆能分享的奇迹。

“原谅我好吗？”她对我说——现在她成了一个可爱的乞求者。“来人是——是莱斯罗普先生。我还在想究竟是不是为了钱——我在想，毕竟嘛，他——”

我当然被邀请去参加了婚礼。仪式完了以后我把莱斯罗普拉到一边。

“你是个艺术家，”我说，“可是还没搞明白为什么玛吉·布朗对贝茨小姐如此喜爱？让我领你看个究竟。”

新娘穿了件简便的白色礼服，上面有些褶折饰边，跟古希腊人的盛装一样美。我从小客厅的装饰花圈上摘了些叶子，做成一个花冠，把它戴在娘家姓贝茨的小姐那灿烂的褐发上，然后让她转过头来，把侧影对着她丈夫。

“天哪！”他说。“伊达的头不正是银币上贵妇头像的翻版么？”

绿 门

王友贵译

假如你晚饭后上百老汇大街溜弯儿，悠闲地叼一只雪茄，一边盘算着要匀匀地消受雪茄，抽它十分钟，一边思量着腿往何处迈，是去观一场娱心怡情的悲剧呢，还是去欣赏轻歌曼舞中温涵的严肃。冷不防，一只手搭在你胳膊上。你转身，直直地瞧见一位美人那对摄魂勾魄的眼睛，她领一款俄国黑貂皮大氅，通身鲜珠碧玉，宝光袭人。她急急地将一个滚烫的奶油卷饼猛一下塞到你手上，但见一玲珑小剪子白光一闪，便剪去你大衣上第二枚钮扣，口中意味深长地念念有词：“平行四边形”接着飞身飘过十字街口，心有余悸地回眸一望。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冒险哟。你肯接受她的赠品吗？你不会。你会尴尬得满面通红；你会侷促不安地扔掉卷饼，继续沿百老汇大街而下，双手无力地在大衣上乱摸一气，寻找那枚丢失的纽扣。你准会这样做的，除非你与众不同，属于那几个屈指可数的有福之人，只有在这些人身上，纯粹的冒险精神可谓尚未泯灭。

真正的冒险家从来不多。像本故事这样公诸于世的探险家大多数是采用新发明的方法的商人。他们离乡背井，寻找

他们渴望的东西——金羊毛啦，圣杯啦，女人的爱情啦，金银财宝啦，以及权势与名誉等等。真正的探险家漫无目的地信步而行，一往直前，去面对和迎接未知的命运。一个极好的实例便是“回头浪子”——在他返乡途中发生的故事。

半心半意的冒险家——那些勇敢、出类拔萃的人物——到是比比皆是。从十字军东征到帕利塞兹丘陵，他们丰富了史书，以及历史小说这门行当。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奖章等待他们去赢取啦，一个球去踢进去啦，一柄斧子去磨砺啦，一场赛跑去角逐啦，一个击剑第三姿势的新招去使出啦，一个新名字去刻在奖杯上啦，一件事情去与人一争高下啦——所以说，他们算不得真正的冒险家。

在这个大城市里，罗曼史和冒险这一对孪生姐妹的精神总是无处不在，寻觅真正的追随者。我们徜徉街头之时，她们狡猾地乔装打扮，一次又一次地改头换面，偷窥我们，使激将法激我们。我们常常莫名其妙地倏地抬眼，但见一扇窗内有一张脸，那脸仿佛一极熟的朋友，在一条酣酣沉睡的通衢大道上，我们听见一间空荡荡紧闭窗板的房子里传出痛苦

这是耶稣讲道中的一个故事：一个人带着父亲给的家产去远方，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挥霍光全部财产。后幡然醒悟，回到家乡。源出《圣经·新约》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指西欧基督教会发动的一系列战争(11—14世纪)，旨在从穆斯林控制下恢复“圣地”。

帕利塞兹丘陵(The Palisades)，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和新泽西州东北部，哈得逊河西岸的砂岩陡崖。该地建有公园，公园内有徒步旅行、露营、滑雪等设备。

和忧惧的叫声；出租马车的车夫没有在我们熟悉的路边停车，而是把我们像下蛋一般下在古怪的门前，门前立着一个人，面带微笑为我们开门，示意我们入内；一张写有字的纸片从圣坛上高高的花格飘落而下；我们和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匆匆过客彼此匆匆对视一眼，交换着彼此的厌恶，柔情与忧惧；一阵兜头而来的大雨——我们的伞也许可以为月神的女儿和恒星年历的大表妹遮风当雨；在每条街的拐角，手绢儿飘然而下，纤纤玉指在向我们召唤，一双双眼睛将我们团团罩住，于是乎，冒险家的那种失落，孤寂、狂喜、神秘、充满危险的千变万化的诱饵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洒到我们周围。然而我们感觉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愿意吃饵。我们感觉到习风旧俗像一根通条从背上直插而下，我们浑身僵直，通身麻木。我们继续我们的平淡无奇的人生旅程；将来有一天，当一种乏味的人生行将结束之际，我们开始反省，原来我们一生的罗曼史苍白惨淡，充其量不过是一、二个婚姻、一枚存放在保险库中保险匣内的锦缎玫瑰花饰，一生一世与蒸汽取暖炉的不停的呕气争斗而已。

鲁道夫·斯坦纳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冒险家。他的一间斗室在过道旁，他很少不在傍晚时分离开斗室，跑出去寻找刺激，寻找稀奇古怪的事情。在他看来，人生一世，最有趣的莫过于近在咫尺，出门就碰上的怪事。

他心甘情愿地去冒险，结果有时候弄得他误入歧途。他两次在一个车站过夜；他几次三番地给头脑简单而又贪财的

骗子骗得不辨东西；别人一阵恭维，拍得他忘乎所以，结果是手表和钱被洗劫一空。然而他依然故我，痴心不改，但凡有诱惑，他都欣然前往，继续他快乐的冒险人生旅程。

一天傍晚，鲁道夫在位于老城区的市中心一条横穿城区的大街上蹀躞。两旁人行道上挤满两排人流——匆匆忙忙回家的人和那一队心慌意乱的有家不归而去赴华而不实的一千支烛光照明的公司客饭的人。

年轻的冒险家有着令人悦目的风采，他清醒而警惕地信步走来。白日里，他是一家钢琴行的推销员。他的领带不用领带固定，而是套在一只黄玉石制的环上。一次，他给一家杂志的编辑写信，说李泌小姐的《朱丽的爱情考验》是对他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他走道的时候，便道上的一只玻璃柜里有一副牙齿，牙齿烈烈地打战，一开始似乎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伴随着一阵恶心）一家餐馆，因为玻璃柜就放在餐馆前面；可是再一细瞧，才发现隔壁高悬着牙医诊所的灯饰招牌。一个巨人般的黑人，花里胡哨地套一件红色大衣，上有手工绣品，下身着一条黄色裤子，头戴一顶军帽，谨慎地向过往行人中愿意接受他赠品的人散发宣传卡。

这种牙医的广告方式，鲁道夫已经司空见惯。通常，他径直走过，并不理睬；然而今晚非洲黑人动作机敏而熟巧，神不知鬼不觉地塞了一张在他手上，搞得他拿着宣传品，对黑人的成功不觉莞尔。

他向前又走了几码，漫不经心地瞥一眼手中的卡片。他心头不由一惊，翻过卡片，饶有兴趣地定睛细观。宣传品的

一面是空白；另一面用墨水笔手书“绿门”二字。接着，鲁道夫瞧见前边三步远一个男人把黑人递给他的卡随手扔掉。鲁道夫拾起卡片，上面印着牙医的姓名、地址，以及常见的那种何时“镶假牙”，何时“做齿桥”和“镶齿冠”的时间表，还有华而不实的“无痛”手术的允诺等等。

生性喜欢冒险的钢琴推销员在街角停下，稍作思忖。俄顷，只见他穿大街，过一个街区，再过马路，掉头加入往回走的人流中。当他第二次路过的时候，他宛然并不注意那个黑人，漫不经心地接过递到手上宣传卡。十步以外，他细细审视着这张卡。上面用与第一张卡相同的笔迹写有“绿门”二字。在他前前后后的三、四个行人随手把卡片扔到便道上，卡片落地，空白面朝上。鲁道夫把它们一一翻过来，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牙医“手术治疗室”的离奇的传说。

“冒险”这个头号小妖精很少需要向它真正的门徒鲁道夫·斯坦纳两度招手。可它现在已经二顾鲁道夫，何况它的要求仍在继续呢。

鲁道夫款步走向非洲巨人站的所在，他旁边是牙齿嘎嘎直响的玻璃柜。这一回，他放步走过去却没拿到卡。那个埃塞俄比亚人尽管装束花里胡哨，古怪可笑，可他立在那里，通身透出几分自然的、野蛮人的尊严，机敏地把宣传品递到一些过客手中，让另一些过客不受干扰地走过。每隔半分钟，他朗声吆喝一句刺耳却谁也听不明白的话，酷似火车车厢里列车员的吆喝和大歌剧院里急促不清的唱词。这回他不仅不发卡，而且在鲁道夫看来，那张亮光光的大黑脸膛上透出一种冷冰冰、几乎是轻蔑的不屑一顾的神色。

那人的神色刺痛了冒险家。他从中读出无声的责备，有人曾经说过他缺少这种责备。不管卡片上那两个神秘的字究竟何义，黑人毕竟从过往的人流中两次选中他；现在，他似乎责备他缺少解开这个谜底的智慧与勇气。

年轻人站在一旁，避开纷纷攘攘的人流，飞快地打量着眼前这幢楼，他感到此番冒险不会在别处，正在楼内。此楼高五层，地下室设一间小小的餐馆。

一楼此刻大门紧闭，里面仿佛是一间妇女头饰店或者裘衣铺。二楼外面电动牙医招牌忽闪忽灭，那便是牙医诊所。往上便是通天塔式的各种名目与招牌，你挤我，我压你，用多种语言昭示手相术士、裁缝、乐师和行医者各自的所在。再往上，万国旗式的尿布和床台上白晃晃的奶瓶表明那里是住宅区。

仔细观察一番后，鲁道夫快步登上高高的石阶，走进楼里。楼梯铺着地毯，他登上两段楼梯，继续往上，上到最高一层才停下。过道上点着两盏昏黄的汽灯，一盏远远的在他右首，另一盏离他较近，在他左边。他朝近的那盏灯望去，在昏暗的光晕中，看见一扇绿门。他迟疑片刻；少顷，他仿佛看见那个玩牌的非洲骗子那张傲慢嘲讽的脸；然后，他径直朝绿门走去，抬手敲敲门。

等候的时间如此漫长。面临真正的冒险，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而紧张。在绿色的门板石后面什么没有啊！杀红了眼的赌棍；狡诈的无赖精巧娴熟地设置圈套，陷阱；美人恋上勇士，由此施展手段，定计让勇士把自己追到手；危险，死亡，爱情，失望，荒诞不经——因了他冒冒失失地这么一敲，这

光怪陆离的一切奇事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里面传来轻微的窸窣窸窣的声音，门缓缓打开。一位芳龄不到二十岁的少女站在门口，白白的脸蛋儿，脚步蹒跚。她松开门扣，身子虚弱地摇晃着，一只手摸索着。鲁道夫抓住她，扶她到靠墙的一个旧沙发上躺下。他关上门，借着摇曳的煤汽灯光麻利地把屋子前后左右打量了一番。整洁，却一贫如洗，便是他对屋子的印象。

姑娘静静地躺着，仿佛晕迷不醒。鲁道夫兴奋地在屋子上下搜索，想找一只琵琶桶。那种人总是要放在桶上滚来滚去的，那些——不不，不对，给溺死鬼才那样滚吧。他摘下帽子，开始用帽子扇她。这一招挺灵，他用圆顶礼帽帽沿儿碰碰她的鼻子，她睁开眼睛。接着，小伙子看见，那张脸乃是他心中十分熟悉的面孔中的一个，这正是他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张脸。那坦荡荡的灰眼睛，冒冒失失朝上翘的小鼻子，宛若青豆蔓卷须般的栗色卷发，宛然是他全部惊心动魄的经历的恰当终结和回报呵。但是令人悲哀的是，那张脸又黄又瘦。

姑娘平静地瞅着他，接着莞尔一笑。

“昏过去了，是吧？”她弱弱地问。“哎，谁能抗得住哇？连着三天三夜滴米不沾牙，你来试试！”

“我的天！”鲁道夫猛地跳起来，哇哇大叫。“等着我回来。”

他箭一般冲出绿门，飞身下楼。二十分钟后，他又回来，脚尖轻轻磕门，叫她来开门。他双手紧紧抱着一大堆杂货铺和餐馆买来的东西。他把东西一一搁在餐桌上——面包黄油、冷肉、蛋糕、馅饼、泡菜、牡蛎、一只烤鸡、一瓶牛奶和一

罐滚烫的茶。

“不吃饭硬抗着，”鲁道夫结结巴巴地说，“可真够荒唐的。你可得停止这种选美打赌的游戏。晚饭已备好了。”他扶着她到餐桌前一张椅子上坐下，问：“有杯子装茶么？”“在窗户旁边的架子上。”她答道。他拿着杯子回来的时候，看见她双眼惊喜万分地闪闪发亮，她开始吃一大块莼萝腌制的泡菜，那是她凭女人百发百中的本能从一个个纸袋中掏出来的。他大笑着从她嘴边夺走泡菜，倒了满满一杯牛奶。“先喝这个，”他命令道，“然后，你应该喝点茶，然后再吃一只鸡翅。如果你感觉很好，明天你就可以吃泡菜啦。现在嘛，假如允许我在此做客，我们一块来吃晚餐吧。”

他把屋里仅剩的一把椅子拖过来。滚烫的茶使姑娘眼里有了光泽，使她脸上有了几分红润。她开始吃起来，她的吃相活脱脱似一只饿死的饕餮，又挑剔又贪吃。小伙子在这里陪他，帮助他，看来她并不以此为奇或觉得不惯，——好像并非她要贬低传统习俗的价值，而是某种强力赋予她的权利，要摒弃人类的矫情做作。不过，随着体力渐渐的恢复，逐渐有了舒服的感觉，某种传统观念又露了头。那不过是每日每夜都会听到的千篇一律的故事——商店女店员薪酬不足了，那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薪水又被七扣八扣弄得更少了，扣罚员工的薪水使商店多赚很多很多了，因为生病不能上班了，因为不能上班又丢了工作了，失去希望了，然后——冒险家来敲门罗。

不过，对鲁道夫来说，她这段往事听来犹如《伊利亚

特》一样惊心动魄，或者说象《朱丽的爱情考验》一样危机四伏。

“想想你，竟然吃了那么多的苦，哎！”他喟然长叹。

“那可真是有点受罪呀。”姑娘也是一脸庄重。

“你在本市连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么？”

“一个也没有。”

“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鲁道夫沉默一会儿，说道。

“那我可高兴了。”姑娘很快接着说；听见姑娘赞许自己失去亲人的悲惨处境，小伙子不知怎么地心头一阵暗喜。

猛不丁地，她眼眉低垂，深深地长叹一声。

“我困得要命，”她说，“我觉得好舒服呵。”

鲁道夫站起来，拿上帽子。

“那么，我得走了。好好睡一宿，对你会有好处的。”

他伸出手，她拉拉他的手，道一声“晚安”。然而她的眼睛却明明诘问着一个问题，那眼神如此意味深长，直白坦荡，哀婉动人，直搅得他直言相告。

“噢，我明天再来，看看你恢复得怎样。你可没那么容易摆脱我哟。”

接着，她瞧瞧门，仿佛他怎么来的不弗如他来了这个事实重要，问道：“你怎么会来敲我的门的？”

他端详着她，想起了那些卡片，猛然生出几分妒嫉，心

《伊利亚特》，又称《伊利昂记》，古希腊史诗，共二十四卷，相传为荷马所作。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叙述阿喀琉斯的愤怒和战争的过程。

中一阵隐隐作痛。要是那些宣传卡片落到别的跟他一样喜欢冒险的人的手里，结果会如何呢？他很快拿定主意，她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永远不会让她知道他了解事情的真相：她是因极度穷困所迫，才用此离奇的权宜之计。

“我们琴行的一个钢琴调音师住在这楼里。”他说。“我敲错了门，敲到你的门上来了。”

绿门关上之前，他在屋里最后看到的是她的盈盈笑脸。

在底楼楼梯口，他停下来，好奇地环顾四周。然后，他顺着楼道走到另一头；又折回来，爬上上面一层楼，他继续东瞧瞧西看看。他发现楼内每扇门都漆成绿色。

带着满腹狐疑，他下楼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那个古里古怪的非洲人还在那里。鲁道夫手里拿着两张卡，当面与他対证。

“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些卡？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好吗？”

黑人大嘴一咧，和善地一笑，向他展示出一个迷人的广告，那个广告说明他主人的职业。“喏，在罗（那）儿，老板。”他指着街的那一头说。“可是我向（想）您要是砍（看）底（第）一场可是有点晚了。”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鲁道夫看见一家剧院大门上方挂的一出新剧的灯饰广告，灯火辉煌，剧名叫《绿门》。

“他们告诉我，生（先）生，这可是义（一）流的演出哦。”

这个黑人说英语舌头不够灵便，作者着意表现这一点。译者以近似的方法拟译之。

黑人说。“管事的代理商该（给）了我一块钱，先生，让我帮着散几张宣传卡，上面还有义（医）生的广告。您是不是要一张义生的广告哇，先生？”

鲁道夫在他住的那个街区拐角的小店停下，喝了一杯啤酒，抽上一只雪茄。他叼着一只点燃的（劣质）雪茄离开小店，扣好大衣纽扣，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斩钉截铁地对着那根灯柱说道：

“有什么分别呢，我相信这是命运之手想出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我去找到她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决定当然使鲁道夫·斯坦纳挤身于罗曼史和冒险史上名实相符的信徒的行列之中。

丑小鸭麦吉

王友贵译

每个周六晚上，三叶草社交俱乐部在东区“平等互换运动协会”的大厅内举办舞会。参加舞会的人，必须是“平等互换协会”的会员，或者，假如你跳华尔兹舞先出右脚的话，那么你得是在莱因戈尔德纸盒厂工作才行。再有就是三叶草的每个会员享有特权，可优先为外来者伴舞或请外来者为自己伴舞，一次以一曲为限。不过，多数情况下，每个会员总是带一个常常配对的熟手，也就是请纸盒厂的女工作舞伴儿；在平常的舞会上，生客很少能够下舞池尽兴。

麦吉·图尔，因为生就一对呆滞无神的鱼眼，一张大嘴巴，跳二步舞时又习惯先出左脚，所以惯常跟安娜和她的“男伴儿”结伴而行，一同去舞会。安娜和麦吉在一个厂里作工，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安娜一到礼拜六晚上总是让吉米·伯恩斯去麦吉的住处接她，好让她的朋友跟他们一块儿去跳舞。

东区——纽约曼哈顿东区。

指跳舞的女角。

“平等互换运动协会”可是名不虚传。协会在果园街有座楼堂，楼堂内配有强身健体、锻炼肌肉的各种设备。会员们由此练得肌肉发达，因此常常喜欢跟警察和别的运动组织的成员较量一番，从中享受无比的快乐。在上面两种严肃活动的间隙，同纸盒厂女工的周末舞会倒是起到陶冶斯文，培育风雅的作用，舞会成了一张有效的过滤网。有时候，会有人被劝其离场，假如你也在被劝其退场之列，当你被迫蹑手蹑脚爬上黑黝黝的后楼楼梯，你兴许会看到次重量级拳手在拳击台上铃响前的那种殊死搏斗，打得真叫干净利索，痛快过瘾。

礼拜六，莱因戈儿德纸盒厂下午三点下工。一个周六下午，安娜和麦吉一道步行回家。在麦吉的房门口，安娜像平时一样扔出一句：“准备好呵，七点正哟，麦戈，吉米和我过来接你。”

咦，怎么回事儿？这次不惟不见这位无伴儿姑娘惯常的谦卑和感激涕零的道谢，反倒只见一颗高高昂起的头，两个骄傲的酒窝漾起在阔嘴的两边角上，呆滞无神的眼里几乎有如带电似的炯炯发光呢。

“谢谢，安娜，”麦吉回道，“你和吉米今晚不用费心了。有位先生要来陪我去舞会。”

容貌秀丽的安娜一把抓住女友，使劲摇晃着，责骂她，哀求她。麦吉·图尔处了个男友！这个相貌平平，同自己亲密无间，忠诚老实，了无魅力的麦吉，一个如此逗人喜爱的好

朋友，跳二步舞时压根儿无人垂青，花前月下从不见其身影，怎么可能？怎么回事呢？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人是谁？

“今晚你就能见到他。”麦吉说，宛若饮了丘比特葡萄园初摘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一脸绯红。“他挺时髦的，比吉米高两寸，爱穿时髦衣服。安娜，我们一到舞厅，我就给你介绍。”

那天晚上，安娜和吉米是最先到的三叶草会员之一。安娜晶亮的眼睛死死盯住舞厅的大门，一心想先睹为快，头一个看见女友的“捕获物”。

八点三十分，图尔小姐在男伴儿陪同下仪态万方地步入大厅。她那得意洋洋的双眼很快捕捉到她的好友安娜正在她忠实的吉米的翅膀下。

“哟，哎呀！”安娜叫起来，“麦戈，简直大出风头——噢，不！帅哥？啊哈，我想是吧！很时髦？瞧瞧他吧。”

“放心去吧。”吉米嗓音沙哑。“如果你想要他，就把他弄到手。这些新来的家伙来势汹汹，总是得手的。甭管我啦。我琢磨着，他也不能总赢吧。嘿嘿！”

“给我闭嘴，吉米。你知道我的心思。我是替麦戈高兴哪。这可是她破天荒头一回有男朋友。哟，他们过来啦。”

宛若一艘风情万种的游艇，在一艘气派非凡的巡洋舰的护卫下，麦吉轻盈滑过舞厅，飘然而至。一点不错，她先前的夸奖不虚，她这位男伴儿相貌堂堂。他个头比一般的会员高两寸；一头黑色卷发，一笑一露齿，一露齿那明眸皓齿便闪闪发亮。三叶俱乐部的小伙子并不十分看重人的翩翩风度，他们更加看重孔武有力，慍悍勇猛，在角力或拳击中的

赫赫战功，以及保护自身免受牢狱之苦的能力，监狱的大门时刻为他们敞开着。凡是决心征服纸盒厂的姑娘，将她绑在自己胜利的战车上的会员，必然会嘲笑波·布伦美。在他们看来，靠鲜衣艳裳打扮自己决非堂堂正正的战争方式。隆起的二头肌，鼓胀的胸膛把外衣齐胸的纽扣绷得不堪重负，坚信男人是人类社会之精英的神气，甚至不慌不忙地展示一双双罗圈腿，以此把自己扮作丘比特温文尔雅的骑马比武的威猛迷人的骑士——这些才是三叶草俱乐部勇士们公认的武器和弹药。于是，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昂首挺胸，傲视这位来宾的卑躬曲膝和种种媚态。

“我的朋友，特里·奥沙利文先生。”麦吉总是这样介绍。她领着他在舞厅里四处转悠，只要碰到新来的三叶草会员便将他展示一番。此时此刻，她差不多生出几分姿色，盈盈双眼顾盼生辉，那晶亮的眼睛只有在姑娘第一次有了求婚者、小猫第一次逮住耗子时才能见到吧。

“麦吉·图尔总算逮住个男人。”纸盒厂的女工今晚一个个都这么说。

“今晚的红角儿怕是麦戈带来的巡视员吧。”——“平等互换”协会的男士们则如此表达他们的无所谓，他们一肚子的鄙视。

波·布伦美 (Beau Brummell, 1778—1840)，英国人，为男子着新时装之先驱。

巡视员——指美国大百货公司的巡视人，其职责是导引顾客，防盗，监视店员等。

往常，在每周的舞会上，麦吉的背一直不离墙。因此墙上有一块儿地方一直是热乎乎的。每逢冒出一个“舍得一身剐”的舞伴请她下场跳一曲时，她里里外外整个儿一个感激不尽，直闹得对方的快乐也降等降级，十分的无趣。她甚至逐渐也习以为常。对此安娜只得使胳膊肘捅一捅满心不情愿的吉米，让他走过场似地陪麦吉跳一曲二步舞。

然而今夜的风流人物是位外来的绅士。特里·奥沙利文成了春风得意的白马王子，麦吉·图尔平生头一回展动追求幸福的双翅，做个穿花蝴蝶。尽管现代版的人间仙境居然跟昆虫王国混然一体，但他们决不可以将扮演玫瑰王后的小女孩手中的琼浆玉液洒落一滴，而这玫瑰王后就是今夜的麦吉。

姑娘们把麦吉团团围住，争着要结识她的“男伴儿”。三叶草的小伙子们，在整整两年的有眼不识金香玉之后，突然领悟到图尔小姐的迷人魅力。他们纷纷前来，向她炫耀令人羡慕的高耸的肌肉，向她预约下一支或者下下一支舞曲。

就这样，她成功了；不过，特里·奥沙利文更是大出风头，对他来说，今晚的荣耀实在来得又多又快。他甩动着头发；面带微笑，每隔十分钟便在窗口表演七个形体训练的动作。他的舞姿宛若农牧神；他给舞厅引入了风度、风格和情调；他说起话来，那些词儿在他舌尖轻快地跳动。他接连两次跟一个姑娘跳华尔兹舞，这位纸盒厂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邓普西·多诺万带来的。

邓普西可是俱乐部的头儿。他穿一款大礼服，能在单杆

上做两次引体向上，是“大个儿麦克”奥沙利文手下的一个跟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警察谁也不敢碰他。每次他打破推车人的头，或者一枪打中海因里希·B·斯威尼旅游和文学协会的会员的膝盖，就会跑来一个警官，说：

“有功夫上局里来一趟，头儿要跟你谈谈呢，邓普西老兄。”

不过警察局里总是聚集着各色各样有身分的绅士，那些家伙上衣口袋里挂着粗大的金表链，手指上夹着深色大雪茄；接着有人来给他讲一个好玩儿的故事，然后邓普西便离开警局，回去抓起六磅的哑铃，一口气练上半个钟头。所以说，如果拿跟邓普西·多诺万带来的姑娘连跳两曲华尔兹这种事相比，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走钢丝只能算是地面上的普通演出。十点，“大个儿麦克”奥沙利文那张快活的圆脸在舞厅门口出现了，他总是非常扎眼地在那儿逗留五分钟，冲着姑娘们笑笑，给那些乐呵呵的小伙子发几根货真价实的两头尖雪茄。

一眨眼功夫，邓普西·多诺万站在他的身边，嘴皮子翻得飞快地说着什么。”“大个儿麦克”细细打量着跳舞的男男女女，微微一笑，摇摇头走了。

一曲终了。跳舞的人四下散开，朝墙根儿摆着的椅子走去。只见特里·奥沙利文一个迷人的鞠躬，把一位穿蓝衣的

尼亚加拉大瀑布——加拿大——美国边界上的著名瀑布。位于尼亚加拉河上。

俊俏姑娘交还给她的男伴儿，遂转身回去找他的麦吉。就在此时，邓普西上前，在舞厅中央把他拦住了。

从罗马时代就遗传给我们的某种敏感的本能几乎使每个人转过身去，望着他俩——大伙儿有种微妙的感觉，两个角斗士已经在竞技场上狭路相逢。两、三个俱乐部的彪形大汉靠了过来。

“留步，奥沙利文先生。”邓普西开了口。“玩得很痛快吧。你说你住哪儿呐？”

两个角斗士真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邓普西体重大概多出十磅。这位奥沙利文肩宽膀阔，反应敏捷。邓普西一只冷冷的独眼，嘴上一道长长的裂口，给他增添了几分凌人盛气，他还生有一个坚不可摧的下巴，一身皮肤雪白如脂，宛若美女之雪肤冰肌，一脸的冷漠俨然一个角斗冠军模样。再瞧瞧那位外来客，也是一脸的轻蔑，嘲弄，火气甚大。他俩自打开天劈地以来就是对头。他俩都格外出色，格外威猛剽悍，往一块儿一搁简直不相上下，分不出谁高谁低。可是，二虎相斗，必有一伤。

“我住在格兰德街，”奥沙利文傲慢地回答；“到我家找我并不难。你住什么地方？”

邓普西压根儿没搭理他的问题。

“你说你叫奥沙利文，”他接着说，“那好，大个儿麦克说他以前从来没见过你。”

“他没见过的事儿多着啦。”今晚舞会的宠儿答道。

“一般来说，”邓普西接着说，沙哑的声音带点甜丝丝的味道，“住在本区叫奥利沙文的人彼此可都认识。你陪着我们

的一位女会员来这儿，我们想有机会证实一下你的身分。假如你有家谱，那就让咱们瞧瞧几个上面记载的奥利沙文的兄弟吧。要不然，莫非你想让他们刨根问底，把你的老底儿全都兜出来不成？

“你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儿吧。”奥沙利文无动于衷似地回了他一句。

邓普西的独眼倏地一亮。他灵机一动，用食指一指，宛若突然想到一个高招。

“我知道了。”他激动地说。“出了点小差错。你压根儿不是什么奥沙利文。你是个卷尾巴猴狲。很抱歉，咱们一开始没把你给认出来。”

奥沙利文眼睛忽地一亮。身体飞快的移动，但安迪·杰根早有防备，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邓普西朗安迪点点头，也朝协会的秘书威廉·麦克马汉点点头，快步朝舞厅的一个后门走去。协会的另外两个会员赶紧跑过来。现在，特里·奥沙利文已经落到协会的纪律和裁判委员会的手中。他们简短地向他嘀咕了几句，然后引着他从同一个门走了出去。

故事说到这里，得先把三叶俱乐部的会员的这个行动略作解释。协会这座楼堂的后面，有一间小屋，是协会租来的。每逢在舞场上人际间出了麻烦，都是在这间小屋解决，当事人双方一对一，用上帝赐给的天然武器，在裁判委员会监督下自行解决。这几年来，女士们在三叶草的舞场上从未亲眼目睹打架斗殴的场面。俱乐部的男士们不让这种事在舞场上发生。

了断此事的前期工作，邓普西和裁判委员会干得轻松顺当，舞厅里的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核查大出风头的迷人的奥沙利文的来历。麦吉就是其中一个。她此时正在寻找她的男伴儿哩。

“冒烟啦！”罗丝·卡西迪说。“你不知道吗？”邓普西·多诺万要同你的那个捡来的男友打架呢，他们带着他去了屠宰间。我的头发这样做了一下，好看吗，麦戈？”

麦吉一只手摁住砰砰直跳的胸口，她今晚穿一件奶酪色的上衣。

“去和邓普西打架！”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得阻止他们。邓普西·多诺万不能跟他打。嗨！他会——他会杀了他呀！”

“啊哈！你操那门子心哪？”罗莎道。“他们不是场场舞会都有人来打架么？”

然而麦吉已经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她弯来拐去地蛇行于舞者中间，“轰隆”一声冲出后门，来到昏黑的过道，来到徒手搏斗的那个单间，使出全身力气，用肩头去撞门。门撞开了，她刚一冲进屋，眼前便呈现出一幅杀气腾腾的场面——裁判委员会手握怀表，肃立四周；邓普西·多诺万，只穿着衬衫，距离对手很近；他步伐轻盈地比划着，小心翼翼地展示着现代拳师的风采。特里·奥沙利文双手抱胸，昂然挺立，幽幽的黑眼睛里杀气腾腾。她丝毫没有放慢速度，尖叫一声，向前一扑——扑得可正是时候，一下抓住奥沙利文嗖地扬起的手臂，死死地拖住它，同时猛地打落了他手上一把从怀里

掏出来的长长的亮亮的短剑。

刀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平等互换协会里居然会有利器！这种事儿可从来没有过！在场的每个人都呆若木鸡。片晌，安迪·杰根好奇地用鞋尖踢了踢那把短剑，宛若一位古董收藏家偶然遇见一件从不曾听说的古代兵器。

接着奥沙利文牙缝里发出嘶嘶的谁也听不懂的声音，邓普西和裁判委员会的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邓普西心平气和地瞅瞅奥沙利文，犹如望着一条迷路的狗，又冲着门的方向点点头。“走后边楼梯吧，朱塞皮。”他简短地说。“有人会把你的帽子扔给你的。”

麦吉朝邓普西·多诺万走去。她的双颊绯红，泪水缓缓地滚落下来。可她勇敢地望着他。

“我知道真相，邓普西。”她泪汪汪地说。眼睛即使有泪水滋润也逐渐变得呆滞无神。“我其实知道他是几内亚人，名叫托尼·斯皮内利。一听说你和他打架，我就急忙忙地跑来了。他们几内亚人总是带着刀子。不过，可是你不明白，邓普西。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处过一个男朋友。每天晚上跟安娜和吉米一块儿来，我都烦死了，因此我跟他商量好，管他叫奥沙利文，带他来参加舞会。我心里明白，如果我管他叫达戈，他来这里也没什么用。我想现在我必须退出协会。”

邓普西转身向安迪·杰根说：

“把那把切奶酪的刀子扔到窗外去，”他吩咐道，“告诉里面的人，有电话找奥沙利文先生，让他上坦慕尼厅去一趟。”

说完，他转身朝麦吉走来。

“喂，麦戈，”他说，“我送你回家。下礼拜六晚上再来，

好不好？要是我请你，你肯不肯跟我来参加舞会？”

麦吉的眼睛居然能够在眨眼间由死鱼眼变成鹰眼，真可算得上一绝。

“跟你，邓普西？”她结结巴巴。“唷，那还用问吗？”

托宾的手相

王友贵译

一天，托宾和我，我俩结伴儿去科尼岛，因为我俩身上满打满算凑出来四块钱，托宾需要散散心。他的恋人、从斯莱戈郡来的卡蒂·马霍纳自打她离家来美国便失踪了，三个月前，她揣着自个儿攒下的两百块钱，拿上卖掉托宾继承的房产得来的一百块，离开了家乡，托宾也因此失去了家传的香诺沼泽地一幢漂亮的农舍和一头猪。他曾经接到她一封信，说她已经动身来与他相聚，可打那么后，她便如泥牛入海，音信杳无。托宾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可是关于这个爱尔兰女子依然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于是，我和托宾一同去科尼岛，一边走，一边想着岛上的“飞流直下”和爆玉米花的香味或许能使他轻松一下，振作起来。不过托宾生性固执，此事令他悲痛欲绝。见了花花哨哨的汽球他恨得咬牙切齿，见到电影他诅咒骂娘，虽然他

科尼岛——属于纽约市的一小岛，系一游乐场。

斯莱戈郡——爱尔兰诺特省一郡。

飞流直下——岛上的游乐设施。

是有酒必喝，但他还是要嘲笑木偶剧的驼背和朱迪，当那些锡板照相师走过来揽生意时，他居然主张揍他们一顿。

于是，我拖着他上了一条小道，那里的游戏节目多多少少没那么粗暴。在一个长六尺宽八尺的小摊前，托宾停下脚步，眼睛里多了一点人气。

“就是这里，”他说，“我要在这儿散散心。这儿有个尼罗河边来的神算子，看手相的，我让她给看看手相，测测我的未来。”

托宾相信吉凶有兆，那些不合常理的东西。他迷信那些古怪的东西，诸如黑猫呀，幸运数字呀，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呀等等。

我们走进那间中了魔法的鸡笼，笼里挂着神秘莫测的红布和一幅幅手相图，图上线条纵横交叉，密密匝匝，宛然一座铁路枢纽站。门上悬一幅招牌，上书“埃及手相术士佐佐女士”。里面有个胖女人，穿一件红色无袖套领罩衫，上面绣着歪歪斜斜的笔划和小动物。托宾付给她十个铜子儿，伸出一只手来。那手跟运货马车的马蹄俨然是近亲，她抬起托宾的手，细细查看他是不是来寻找蹄叉或者扔掉的马掌的。

“兄弟，”佐佐女士开了口，“你的命运线表示——”

“这可不是我的脚呵”托宾打断她。“当然罗，它不好看，可你手里拿着的是我的手掌呀。”

“这条线说明，”女士道，“你还没有脱离倒霉的苦海。倒

英语的“命运”(fate)跟脚“(foot)发音有点相近。这里或者是托宾没听清，或者是佐佐发音不准。

霉事儿还会更多。维纳斯山——要么就是暗青色的裂纹——说明你已坠入爱河。由于你的恋人的缘故，你的生活里有麻烦。”

“她指的是卡蒂·马霍纳。”托宾凑近我的一只耳朵大声地耳语。

“我看见，”手相术士说，“那个人悲痛欲绝，苦难深重，你无法忘掉她。我看见明示线指着她名字里的字母‘K’和字母‘M’。”

“嘘！”托宾嘴对着我；“你可听见了？”

“当心，”手相术士嘴可不闲着，“一个黑皮肤男人和一个浅色皮肤女人；他俩都会给你招灾引祸。你很快会在水上航行，而且要破财。我瞧见一条好运线。你生活中将会遇到一个男人，他会给你带来好运。他有一个歪鼻子，你一见到他就会认出他来。”

“他的名字可曾写下来？”托宾问。“等他跑来砰的一声把好运气撂下来，跟他打招呼也就方便些不是？”

“他的名字嘛，”手相术士沉思着说，“手纹上倒是看不出来，不过，从手纹上可以看出，此人名字很长，里边应该有“O”这个字母。就说这些吧。天机不可多泄。晚安。别把门堵上呵。”

“真有意思，她居然什么都知道。”在去直码头的路上，托宾发着感慨。

就在我们夹在人流中挤过拥挤的大门的当儿，一个黑鬼用点燃的雪茄戳托宾的耳朵，这下可惹了麻烦。托宾连珠炮似地捶打他的脖子，周围的女人尖叫着，我还算头脑清醒，趁

警察还没赶来，赶紧把那个小子个男人拖走。只要是托宾过瘾快活的时候，你准瞧见他脾气格外的暴躁。

在回去的路上，那个男人吆喝着“谁要英俊的服务生？”托宾试图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有心要换一付面孔，收起自己满肚子的怒气，然而当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钱的时候，他发现兜儿里空落落的，什么也没有。有人趁火打劫，趁着刚才的混乱光顾了他的衣兜。于是，我们干巴巴地呆坐在凳子上，干巴巴地听那些南欧人在甲板上拉小提琴。如果说现在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托宾的情绪比我们出来时更加低落，对他遭遇的不幸也愈发的不耐。船舷的栏杆下有一个座位，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一身的打扮很适合坐在红色跑车上，头发的颜色像是衬着一只没用的海泡石烟斗。从她面前走过时，托宾无意中踢了一下她的脚，托宾一旦喝得醉醺醺的便总是对女士彬彬有礼，于是他一边道歉，一边把帽子转一转。可他把帽子碰掉了，风一下把帽子吹下船去。

托宾回来坐下，我开始对他格外当心，因为这家伙的灾星正旺，灾难不断，越来越多。一旦恶运缠身，他容易没事儿找碴儿，见到哪个穿得最讲究的男人就踢人家一脚，还要一个劲儿地要条船听他的指挥。

不久，托宾一把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激动地说：“贾恩，你知道咱们现在在干吗？我们正在水上航行哪。”

“好啦，”我答道，“安份一点吧。再有十分钟船就靠岸啦。”

“瞧那个坐在长凳子上的白种女士，”他的嘴不安份。”难道你忘了烧我耳朵的那个黑鬼不成？况且我不是把钱给弄丢了么——是一块六毛五吧？”

我以为他不过是在那里念叨他所遭遇的大灾小难，醉翁之意是为他的动粗找个好借口，男人都是这样，于是我只好左哄右劝，让他明白这些都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听着，”托宾说，“你根本不懂什么叫预言家的天赋，你也不懂什么是有灵性的人所创造的奇迹。手相术士从我的手掌上看出什么来着？它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变成千真万确的事实。她说：‘当心一个黑种男人和另一个白种女人；他们将给你招灾引祸。’难道你忘了那个黑鬼不成？当然我的拳头也让他为此付出了一点代价。那位金发碧眼的女郎把我的帽子弄得掉进水里，比她还白的女人你能指一个给我瞧瞧吗？咱俩离开那个精彩的打斗场面的时候，我坎肩里的一块六毛五分钱跑哪儿去哪？”

虽然在我看来，即便没有手相术的暗示，这些不幸可能在科尼岛上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生，但托宾解释的这种方式使得它们似乎的确在证实算命术能卜未来吉凶。

托宾站起来，在甲板上蹀躞，用那红红的小眼睛仔细地打量船上的旅客。我问他这样走来走去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托宾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鬼点子，只有在他开始实施他的计划时你才能明白。

“你应该明白，”他说，“从我的手纹看，我能够自救，因为我正在想办法自救。我正在找那个能够给我带来好运的歪鼻子男人。他是咱们的福星。贾恩，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见到过五官稍稍端正一点的捣蛋鬼呀？”

我们乘坐的是九点三十分的船，船抵岸后我们弃舟登岸，经第二十二街朝市内住宅区而去，托宾没戴帽子。

走到一条街的拐角，只见一个男子站在一盏汽灯下面，抬眼掠过高架路，呆望着天上的月亮出神。这个人高高的个儿，穿戴体面，嘴上叼着一只“血加”，我看见他的鼻子打鼻梁到鼻尖这一段歪了两次，活象一条蜿蜒扭动的蛇。托宾同时也看见这根歪鼻子，我听见他呼吸粗重，就像一匹刚刚卸下鞍子的马。他径直朝那人走去，我紧跟着他。

“您哪晚上好。”托宾朝那人开了口。那人掏出一只“血加”，也回了一声问候，态度友善。

“请问您哪尊姓大名，”托宾要求说，“让咱瞧瞧您的名字有多长，好么？也许我们有必要认识您呢。”

“鄙姓，”那人彬彬有礼地回答，“费里登豪斯曼，马克西莫斯·G·弗里登豪斯曼。”

“长度倒是够了。”托宾说。“要是把名字分开写出来的话，有没有字母‘O’呢？”

“没有。”那人回答道。

“要是把它拼写下来，可不可以拼出一个‘O’字母呢？”托宾语气变得焦急起来。

“假如你生性对外国语反感，”歪鼻子男人说，“为了让你自己高兴，你不妨偷偷把那个字母塞到倒数第二个音节中去。”

“好极了。”托宾说。“站在您哪面前的是贾恩·马龙和丹尼尔·托宾。”

“幸会。”那人一鞠躬，说。“嗯，既然我无法想像你们将

在这个街角举行拼字比赛，那么你们为什么在外面游荡，请你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好么？”

“根据两个征兆，”托宾努力作出解释，“按照埃及手相术士从我的手纹所做的解释，您哪正好对上这两个征兆，您哪就是我的幸运之星，我手纹上的倒霉线除了破财，丢失一块六毛五之外，还要让我碰见那个黑鬼和船上那个两腿交叉坐在那儿的金发女郎，您可就是我的幸运之星，命中注定要来替我消灾祛难哩，霍伊尔给我算的这些全都应验了。”

那人停止抽烟，看了看我。

“对刚才的陈述你还有什么补充修改没有 我看你也是其中一个？从你的表情看，我以为你可能是负责照顾他的吧。”

“没有，”我对他说，“只是有一点，因为一只马掌跟另一只马掌总是彼此相像，所以你也就跟我朋友手纹预兆的幸运图相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丹尼尔的手纹也许已经不灵了。”

“你俩不过是半斤八两。”歪鼻子男人一边说，一边东张西望，四下里瞧有没有警察。“跟你们作伴儿非常愉快。晚安。”

说完，他使劲把“血加”往嘴里一塞，抬腿就走，快步穿过马路。然而托宾紧紧跟上，一步不拉地紧贴着他的一侧，另一侧则有我保驾。

“干什么！”他走到马路对面的便道上停下，把帽子往后一推；“你们要跟踪我吗？我告诉你们，”他嗓门很大，“见到你们俩我很荣幸。不过现在我想离你们远点。恕不奉陪，我要回家去。”

“走呀。”托宾倚着他的一只胳膊。“您一定要回家去。我

要坐在您家门口，直到您早上出来为止。因为要消灾祛难，摆脱掉那个黑鬼和那个金发女郎的纠缠，挽回一块六毛五分钱的财产损失，全靠您哪。”

“这可真是奇怪的幻觉。”那人说，把脸对着我，权当我是比较讲理一些的疯子。“劳驾你送他回去好么？”

“听着，老兄。”我对他说。“丹尼尔·托宾过去是个明理的人，现在同样是个明理的人。也许，现在他有点儿精神错乱，都是因为他多喝了两杯，多得足以让他给人添乱，却又不夠恢复理智，不过他充其量是在一条可以理解的迷信而又困难重重的羊肠小道上跋涉而已，关于他的迷信的困境我会向你解释的。”说完，我便跟他讲述了那个看手相的女士所说的话，那根怀疑的手指如何指着她，认定她会带来好运。“现在，明白我在这场大混乱中的处境了吧。”我这样结束我的介绍。“根据我的看法，我是我朋友托宾的好朋友。跟一个发达的人做朋友，是很容易的，因为你会得到好处；跟穷人做朋友，并非难事，因为别人的感激不尽会使你趾高气扬，而且还会把你的大幅照片印出来，放在廉价公寓前面，照片上你一手拿一只煤斗，一手抱着一个孤儿。但是。跟一个天生大傻瓜做真正的朋友就得滥用交友的艺术。我眼下的处境正是如此，”我说，“因为，在我看来，手纹是看不出什么命运来的，握惯了镐把的手也没有留下什么命运线之类的东西。虽然你长了一个全纽约市最歪的鼻子，我怀疑所有那些以赚钱为生的算命先生女士能够从你身上榨出好运来。可是丹尼的手纹明明白白地指着您，所以我要帮帮他，用您来试一试，直到他确信您已经榨不出什么东西为止。”

听完这话，那人突然开口大笑。他靠着一个房角，哈哈大笑，然后，他拍拍我和托宾的背，抓住我俩一人一只胳膊。

“我弄错了。”他说。“我就要时来运转喽，还有什么比这更好，更让人激动呢？我差不多就要被人看作一钱不值，一无是处哪。附近就有，”他说，“一家咖啡馆，温暖舒适，适合各种人谈论各种奇闻怪事，咱们去哪儿喝一杯，一边喝，一边议论绝对事物的无法利用问题。”

他一边没着，一边迫使我和托宾走到一家酒吧的里间，要了酒，然后掏出钱来，放在桌上。他看看我和托宾，宛若我俩是他的亲兄弟，接着发给我和托宾一人一只“血加”。

“想必你们知道，”那位福星说，“我的职业是被叫着文学的那一种。我一到晚上就四处游荡，在人群中搜寻奇闻怪谈，以及天上的真理。你们碰巧遇见我的时候，我正在冥思苦想与月亮相连的高架路的含义。飞速的交通是诗，是艺术；月儿不过是沉闷、干涩的天体，机械地运行着。不过，这些可都是我私下的看法，因为，在文学这门行业中，情况刚好相反。我是希望写一本书，解释我在生活中发现的这些千奇百怪的事情。”

“你会把我也写进书里吧，”托宾厌恶地说；“你会把我写进书里么？”

“我不会，”那人说，“因为书中的内容已经太多，已经没有你的一席之地。不会的。我能做的，最多就是我自己来品尝你的故事，因为，消除印刷品的种种限制的时机尚未成熟。你这一类人会给人以异想天开的感受。这一杯快乐的美酒必

须由我独饮独享。不过，我谢谢你们，伙计；我真诚地表示感谢。”

“你说的那一套，”托宾一边说，一边忽哧忽哧地出气，吹得小胡子直颤悠，一只拳头砰地砸在桌上，“我听着实在不耐烦。你那只歪鼻子将会带来好运，可你却像大肚子桶一样自己开花结果。你和你的那些唠唠叨叨的书话像一阵大风呜呜的吹过一道裂缝，只会发出一声一声的怪叫。当然啦，现在，要不是那个黑鬼和白种女人已经应验，我也会认为我的手纹在撒谎，而且——”

“嘘！”高个儿男人又开了口；“难道你就让相法把你引向歧途不成？我的鼻子会尽力而为的。来，满斟，满斟，常给奇闻异事浇点水是好事儿，在干涸的道德氛围中它们会退化变质的。”

就这样，在我看来，这位弄文学的人补偿了我和托宾的损失，因为他付了酒钱，他快活，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被算命的预言搞得精疲力竭。然而托宾依然一脸愠怒，默默地喝酒，眼睛红红的。

不久，我们走出酒吧，在便道上站了一会儿，时间已是十一点。此后，那人说他必须回家，还邀我和托宾跟他一道走。我们走过两个街区，来到一条小巷，那里有一排砖房，全都建有高大的门廊和铁栅栏。那人在其中一幢房子前停下，抬头望着最上面的窗，他发现窗口黑古隆冬的，没点灯。

“这就是寒舍，”他说，“看情形，我感觉到我妻子已经睡了。因此，斗胆尽一点地主之谊。希望你们上地下室去，我们在那儿用餐，再适当吃点儿点心，喝点儿饮料，再来点儿

味道很不错的凉拌鸡，一点奶酪，一、两瓶淡啤酒。欢迎二位进去歇歇脚，我感谢二位让我今晚快活。”

这个建议很合我和托宾的胃和此时的感觉，尽管一想到几杯黄汤外加一顿冷餐居然可以代替手纹上说的好运，这可使满脑袋迷信的托宾着实不好受。

“顺着台阶下去，”歪鼻子男人给我们指着路，“我从上面的门进去，给你们开门。我去叫我们新雇的厨娘给你们熬一壶咖啡，喝了再走。咖啡味道很不错，是卡蒂·马霍纳煮的，这姑娘是三个月前才漂洋过海来到这儿的新手。请进，”那人说，“我叫她下来侍候二位。”

艺术加工

王友贵译

前几天去一个画展，看见一幅画，画已有买主，售价五千元。年轻的画家是西部来的二流货色，名叫克拉夫特。此人有一种最喜欢吃的食物，外加一套宠物理论。他的精神食粮是对天然生成的东西必须进行艺术加工的理论，他坚信这个理论永远正确。他的理论浇铸在一道菜做成的基础上，这道菜就是腌牛肉肉末炒土豆泥配水煮荷包蛋。这幅画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哩。想到这里，我于是打道回府，展纸拈管，信笔录下这个故事。克拉夫特的想法——不过，那可不是本故事的开头。

三年前，克拉夫特、比尔·贾金斯（一位诗人）和我在第八街的赛佛尔餐馆用膳。我说“用膳”。我们兜儿里有钱的时候。赛佛尔从我们这里把钱“拿走”，这可是他的原话。我们不赊帐；我们走进餐馆，开口叫吃的，然后吃掉送来的饭菜。我们要么付帐，要么不付。我们肯定会见到赛佛尔一脸的阴沉和闷在心头的凶狠。在他忧郁的灵魂深处，他抑或是个王子，抑或是个傻瓜，抑或是个艺术家。他坐在一张虫蛀的百孔千疮的办公桌前，桌上堆着一摞摞的帐单，帐单年深

日远，我敢打保票，最底下一张是亨利·哈得逊 吃完牡蛎后付的帐单。赛佛尔同拿破仑三世 和鼓眼鲈鱼一样，能突然使自己的眼睛蒙上一层膜，关闭这对心灵的窗户。有一次，我们信口胡诌一些不成借口的借口，没付饭钱就离开了餐馆，临离开时，我回头瞧了瞧，正好瞧见他躲在那层膜的后面无声地大笑着，笑得浑身乱颤。我们有时也把欠帐一笔勾销。

不过，赛佛尔餐馆最主要的东西还是要算米莉。米莉是个女堂倌。她可是克拉夫特艺术加工理论的极好典范。她在很大程度上天生属于跑堂这一行，就像密涅瓦 属于拆毁艺术，维纳斯属于严肃调情科学一样。倘若将她用铜铸成，装上座子，她本可以成为一座“腊肉炒猪肝令君生活回味无穷”的女神像，完全可以和她那些英雄姐妹中最高尚的相媲美。她属于赛佛尔餐馆。你盼望着瞧见她壮硕的身躯隐隐绰绰地闪现在油炸肥肉腾起的臭气熏天的蓝色烟雾中，恰如你盼望帕利塞德 在悠悠飘动的哈得逊河浓雾中显现一样。在餐馆里，米莉包裹在热气腾腾的炒菜冒出的热气、大量的“火腿”散发的蒸汽中，淹没在杯碟摔碎的声音、金属碰撞的

哈得逊（约 1550—1661），英国探险家，在寻找北美西北航道的航行中，他曾到哈得逊河探险。

拿破仑三世（1803—73），拿破仑一世之侄，原名路易·拿破伦，法国皇帝（1852—70）。

密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艺术、技艺和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芙娜。

指上文提到的密涅瓦、维纳斯诸女神。

美国纽约州及新泽西州沿哈得逊河西岸之绝壁。

响声、要“快餐”的尖声吆喝、肚子饿得咕咕叫的食客的哇哇乱叫、以及食客吃食时发出的所有令人恶心的喧哗与吵闹声中，四周飞舞着成群的法老传给我们的嗡嗡营营生了翅膀的野生动物，只见她优雅迷人地穿行其中，犹如一艘巨型客轮穿行于不停嚎叫的野蛮人乘坐的独木舟中。

我们这些究酸文人的女神其实只靠几行诗支撑着，这些诗行威严壮美，我们只得诚惶诚恐地跟随之。米莉的两只袖子总是高高卷在胳膊肘上。她可以用双手把我们三个滑膛枪手提起来，扔到窗外。她比我们谁都年轻，可她率性天然，如同夏娃一般，单纯得实在是无以伦比，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像妈妈一样呵护我们。她把塞佛尔餐馆能吃的东西一古脑儿地端出来喂我们，全不顾价格多么昂贵，份量多么多，仿佛餐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科纽考皮亚，她的声音象只大银铃一般悦耳动听；她很爱笑，一笑便露出大排白牙；她仿佛是刚刚升起在山巅的橘黄色朝阳，每次见到她我必定要想到约塞米蒂。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我很难想像她离开塞佛尔餐馆将怎样生存下去。老天爷把她搁在餐馆，她在那里生根，长得人高马大。她似乎蛮快活，每到礼拜六晚上，领到几块少得可怜的工钱，就活象一个意外收到红包的孩子一样快活得满脸通红。

我们三人中每人都暗藏一颗惴惴不安的心，第一个直言

指苍蝇。

科纽考皮亚 (Cornucopia)：希腊神话中象征丰饶的羊角。

美国加州中部地区，此地有约塞米蒂峡谷，有北美落差最大的瀑布。

道出这个担心的正是克拉夫特。当然，它是关于我们正潜心研究的一个艺术上的问题。我们当中有个人把存在于海顿交响乐和阿月浑子果仁冰激凌之间的和谐同米莉和塞佛尔餐馆之间的微妙的和谐相比较。

“米莉逃不脱某种命运，”克拉夫特说，“如果她屈服于命运，塞佛尔餐馆和我们就会失去她。”

“她会发胖么？”贾金斯战战兢兢地问。

“她会去上夜校，变得高雅起来么？”我急巴巴地冒出一句。

“是这样，”克拉夫特说，一根硬邦邦的食指蘸着一滩打翻的咖啡戳戳点点。

“凯撒的对头是布鲁图斯——棉花的对头是棉铃虫，歌剧合唱队女歌手的对头是匹兹堡人，暑期寄宿学校的学生的对头是毒长青藤，是英雄总会获得卡内基奖章，是艺术自有摩根巨头的支持，是玫瑰有——”

“说说看，”我心烦意乱地打断他，“你认为米莉不会嫁人么？”

“总有一天，”克拉夫特郑重其事地断言，“从威斯康星州有位腰缠百万金元的伐木工要来塞佛尔餐馆叫一盘豆子，娶米莉为妻者正是此人。”

费·约海顿（1732—1809），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凯撒（约公元前102—前44），古罗马军人，独裁者，后被手下爱将布鲁图的支持者所刺杀。

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美国钢铁巨头。裘尼·斯宾塞·摩根（1813—1890），美国金融巨头。

“决不！”贾金斯和我惊惧万分地大叫。

“伐木工呀。”克拉夫特嗓音嘶哑地重复道。

“一个腰缠万贯的伐木工啊！”我绝望地仰天长叹。

“从威斯康星来的！”贾金斯痛苦地呻吟。

我们一致认为，可怕的厄运似乎就要降临到她的头上。这种事太可能发生啦。米莉就像什么地方的一大片原始松树林，天生就要吸引伐木工的注意。我们很清楚那些威斯康星人，一旦交上好运，发了财的习惯作法。他们会快马加鞭直奔纽约，找一家廉价小饭馆吃豆子，哪个姑娘给他们上豆子，他们就把带去的货摆在姑娘的脚下。哎唷唷，事情本身就是这样开始的。纽约报纸星期版的戏单上，头牌红角的戏给他留着哩。

“娇艳的招待女招得乘龙快婿——骄傲的威斯康星樵夫阔佬。”

有一阵儿，我们觉得我们马上就要失去米莉了。

正是我们对于“永远正确的艺术加工”的理论的钟爱鼓舞了我们。我们不能把她拱手让给一个樵夫，他的百万家产和土头土脑愈发使他加倍可恶。一想到米莉嗓音变调，袖子不再高高卷起，却跑到一个砍伐树木的凶手的大理石圆锥形帐篷里斟茶倒水，我们一个个不寒而栗。不！她生来就属于塞佛尔餐馆，属于蒸肉的油烟，白菜的芳香，叮叮咚咚的大钢琴，扔来扔去的好象是铁矿石做的磁盘子和叭嗒叭嗒的投

此句原文每个词以“W”开头：“W inson W aitress W ins W ealthy W isconsin W oodsmen .”作者以此调侃那些暴发户。

掷者发出的声音汇合成的瓦格纳式的餐厅大合唱。

我们的担心不幸成了现实。那天晚上，从莽莽林海跑出来一个注定要没收米莉的家伙——就算我们支付的艺术加工和调整费吧。然而，承担这次来访重任的人不是从威斯康星来，而是来自阿拉斯加。

他快步走进餐馆，仿佛是坐在狗拉雪橇上，这时我们正好在用晚餐，吃炖牛肉和苹果干，我们的餐桌跟不少餐桌一样，狼藉一片。他一副随随便便的同性恋者忸怩作态的样子，强奸着我们的耳朵，宣布加入迷失在廉价餐馆的荒野中的男子汉队伍。我们把他当成一个怪人拥抱他，三分钟过后，我们已是相见恨晚，几乎已成莫逆之交。

他身材粗壮，一嘴络腮胡子，皮肤因长久风吹而干涩粗糙。他说，他刚刚在北江一个渡口前下了车。我想像我能看见奇尔库特的雪尘纷纷扬扬飘落到他的肩头的情景。接着他拿出从克朗代克发财归来的人带的金块、雪鸟标本、念珠、海豹皮、堆了满满一大桌，然后开始对我们神侃他的几百万财产。

“银行汇票二百万，”他开始算总帐，“我的那些采矿场一天能进一千块。嗯，现在，给我来点炖牛肉和罐筒蜜桃。打从我坐狗拉雪橇离开西雅图，我可一直没下过火车，现在我可饿了。普尔门式火车车厢里那些黑鬼端给你吃的东西不顶

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德国作曲家，一生作歌剧十四部。

克朗代克，加拿大育空地区西部一地名，1896年此地掀起黄金浪潮。

事，你们几位先生吃什么自己叫好了。”

接着，米莉隐隐绰绰地出现了，一只裸露的胳膊上层层叠叠地擦满盘子——像圣伊莱尔斯峰 伟岸雪白，面若桃花，令人敬畏地出现了，——像产金地的冲沟山洪暴发一般粲然一笑。只见克朗代克人象扔垃圾一般抛下一堆海豹皮和金块，阔口半张，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瞧。你几乎可以看见米莉头上的钻石头饰和手绣的真丝巴黎睡袍，那都是他打算替她买的東西。

终于，棉铃虫向棉花发起进攻——毒青藤伸出卷须缠住寄宿学校的暑期学生——腰缠百万的樵夫披着薄薄的阿拉斯加采矿人的伪装，眼看就要一口吞掉我们的米莉，把天生丽质的姑娘搅得心烦意乱啦。

克拉夫特首先采取行动。他一跃而起，捶打着克朗代克人的背。“嗨，出去喝一杯。”他嗷嗷大叫。“先喝酒，再吃饭。”贾金斯一把捉住他一只胳膊，我逮住另一只。我们拽着他，给他兜儿里塞满涂了防腐油的雪鸟标本和不能当饭吃的金块，嘻嘻哈哈，大喊大叫，像几个快活的哥儿们一样，不容分说地拖着他出了餐馆，来到一家咖啡馆。

在那里，他情绪蛮好地低声抗议。“她就是命中注定要来花我的钱的妞儿。”他宣布。“从今以后她可以一辈子吃我锅里的饭。啊呀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儿，我要回那边去，向她求婚。她要是看见我拥有的那些金粉，我想她再也不想在这家小饭馆里做女招待了吧。”

克拉夫特把他少得可怜的一点钱扔在酒吧，之后用极有魅力的眼神瞅了贾金斯和我一眼，结果我们俩只好慨然解囊，直到把最后一个角子花个精光，用来同我们的客人碰杯。

后来，我们都已弹尽粮绝，可克朗代克人仍有几分清醒，他又开始唠唠叨叨讲米莉，克拉夫特凑近他的耳朵大声嚷嚷着彬彬有礼的侮辱性的话，说的是有钱人如何如何一毛不拔，直弄得那个采矿人甩下大把大把的银币和钞票，叫来全世界的酒，清洗泼在身上的污泥。

就这样，大功告成。我们用他自己的枪炮把他逐出了战场，然后我们叫来一辆车，把他发配到一个遥远的小旅店，把他弄上床躺下，四周堆满他的金块和小海豹皮。

“他再也不会找到塞佛尔餐馆罗。”克拉夫特说。“明天，他会向他所看见的奶品店的第一位女招待求婚哩。而米莉——我指的天生丽质——就得救了！”

接着我们三人回到塞佛尔餐馆，发现餐馆里顾客稀少，于是我们手拉手把米莉围在当中，跳起一个印第安人舞蹈。

这件事，嗨，发生在三年前。大约就在那时候，我们开始有些转运，我们有能力买比塞佛尔餐馆价钱贵却不那么有益于健康的食品，此后我们各奔前程，我再没见过克拉夫特，也很少见到贾金斯。

然而，正如我先前说过的，前几天我看见一幅售价五千元画，画名叫《博迪西娅》，画里的人物似乎把户外的空间塞得满满的，不过，在那些怀着崇拜的心情站在面前欣赏画作的人当中，我相信我是唯一一个渴望博迪西娅昂然走出小画框，给我端来那道腌牛肉肉末炒土豆泥配水煮荷包蛋的。

我匆匆离开，去看望克拉夫特。他那双撒旦眼睛一点没变，头发还是乱蓬蓬的纠缠不清，只是更糟，不过他穿的衣服倒是裁缝缝制的。

“我可是一点不知情啊。”我告诉他。

“我们用那笔钱在布朗克斯 买下一幢小别墅。”他说。
“晚上七点来吧，哪天都行。”

“那么，”我说，“你领头带着我们跟那个伐木工作对——那个——克朗代克人——并不全是为了永远正确的艺术加工原则罗？”

“呃，不全是吧。”克拉夫特回答，咧嘴一笑。

黄狗自传

王友贵译

一篇动物写的文稿，请君一读，我想不至于因此毁掉你们人类吧。吉卜林先生和其他好多好多人已经证实，动物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且常常会因此得到回报；如今，任何一份杂志铁定要用一篇动物故事才会付印，唯一的例外是那些还在连载布赖恩和蒙特·佩利的恐怖连环画的月刊。

不过，您不必在拙文里东翻西找，寻什么丛林小说里的熊卵、熊、蛇卵、蛇、坦慕卵、老虎……之类的自以为是的文学。一只大半生都在纽约一套廉价寓所中虚度的黄狗，蜷缩在屋角，下面垫一件又旧又破的棉缎衬裙（就是在朗肖曼

约·鲁·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生于印度的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1860—1925)，美国民主党领袖，1895年担任《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编辑。

作者可能影射纽约市的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 Tammany”，也称“坦慕尼厅”。

女士的盛大宴会上被她泼过波特酒 的那件)，他是绝对不会花言巧语地糊弄人的。

我生下来就是只黄狗仔；什么出生日期、地点、身世及重量一概不知。我记得的第一桩事，是一个老太太把我装进篮子里，上百老汇和第二十三街街口，变着法儿地楞要把我卖给一个胖女人。哈伯德老母鼓动三寸不烂舌，天花乱坠地好一顿神吹，夸我叫声能胜过乐队，是货真价实的波美拉尼亚——汉布尔顿——红毛爱尔兰——交趾支那——贪吃的波吉斯猎狐犬。胖女人提着一个购物袋，里面装着一堆罗锻棉法兰绒样品；她在样品中穷追一张五元钞票，直到把钞票逼得走投无路方才作罢。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人的宠物——妈妈的心肝宝贝。哎，温文尔雅的读者哟，您是否经历过一个体重两百磅、呼气时嘴里喷出一股卡门伯特奶酪和西班牙牛皮味道的妇人，把你抱起来，用她的鼻子在您全身上下乱拱，不停地用爱玛·埃姆斯 的腔调说：“哦哦，oo'um ood-lum, doodlum, woodlum, toodlum, bitsywitsy skoodlums?”

成了“豪门”的黄狗仔后，我长成大狗，成了一只无名

波特酒——原指葡萄牙产的一种深红或白色葡萄酒。

波美拉尼亚——世称“波莫瑞”。旧地区名。西起施拉拉尔松（德国东部），东到维斯杜拉（波兰）的欧洲中部地区。

汉布尔顿——美国标准种驾车赛马，是当今大多数驾车赛马的祖先。

交趾支那——东南亚的原法属殖民地，位于越南南部。

爱玛·埃姆斯（1865—1962），美国抒情女高音歌唱家。

此处似为歌唱家与胖女人哄爱犬混杂一腔。

黄毛杂种狗，一眼瞧上去，活象安哥拉猫跟一盒柠檬配出来的杂种。可我的女主人从来没明白过来。她以为被挪亚 驱赶上方舟的那两只远古的狗仔正好是我祖先的一个旁系分支。因为我难看，警方要阻止她领我进入麦迪逊广场花园 参加西伯利亚猎犬大奖赛，为此警方派了两名警员才把她给拦住。

咱给您唠唠我住的那套房子吧。那幢房子在纽约属普通住房，门厅铺有巴黎的大理石，底楼上面铺着圆石。我们这套房有三间——不过嘛，没有楼梯。室内没什么家具陈设，我的女主人就这么把房子租了出去，房间里只摆着常见的东西……客厅里悬挂一块一九零三年的古色古香的挂毯，上面是一幅彩色石印画，内容是一间哈莱姆 的茶室里面有几个日本艺妓、一棵橡胶树和一个丈夫。

我的天！还有一个两足动物，咱可是为他难过。他五短身材，一头沙色头发，一脸很像我的毛的连鬓胡须。他怕老婆？——唉，他的身上伤痕累累，听任巨嘴鸟、火烈鸟和塘鹅的长喙阔嘴的啄击，他擦干吃饭的碟子盘子，聆听我的女主人呱呱絮叨她把廉价的破衣烂衫和松鼠皮大衣搁一块儿晾在二楼的晒衣绳上。每日夕阳西沉，她准备晚餐的时候，就吩咐他用一根带子套住我，牵我出去溜腿儿。

挪亚方舟——语出《圣经·创世纪》。据《创世纪》记载，上帝降洪水灭世，挪亚遵上帝旨意带全家及每种禽兽各一对避水。水退后挪亚一家及舟上的动物成为人类及动物的新始祖。

麦迪逊广场——在纽约市。

哈莱姆——纽约市一著名黑人聚居区。下文的画面不伦不类。

假如男人知道女人单独在家时是如何打发时间的话，男人是绝不肯结婚娶妻的。劳娜·利恩·吉比，她脖子上沾着松脆花生薄片糖，一点杏仁奶油，菜碟子脏乎乎的没洗就搁那儿，跟零售冰的小贩瞎聊半个钟头，翻读一大包猴年马月的信件，尝几块脆生生的泡菜，吃两瓶麦芽膏，跑到窗口遮光帘的一个破洞朝外偷窥，穿过天井窥瞧对面的那套房子——差不多就是这么些事儿。离他下班回家还有二十分钟，她赶紧把房间收拾停当，戴好假发，不让自己露馅儿，取出一大抱针线活儿，手忙脚乱地忙活十分钟，这可就唬住了她的丈夫。

我就在那个套间里过着狗的生活。差不多整个大白天，我躺在属于我的角落里，望着那个胖妇人就这样打发时光。我有时睡觉，也有过一些想入非非的计划，诸如像人所期望的一样，跑出去追猫玩，把猫们撵进地下室，朝着戴着黑色连指手套的上年纪的女士们汪汪乱叫。接着她就抓住什么卷毛狗胡扯淡的废话大作文章，絮絮叨叨地数落我一通，然后又亲亲我的鼻子——可我有什么办法？一只狗又不能咀嚼丁香叶不是。

我开始替哈比感到难过，如果我不能去撵猫，他就替我撵。我们长得太像了，我俩一出门，人们就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摩根的出租马车每天经过的大街上我们常结伴而行，把那一带搅得不得安宁；去年十二月，我们跑到穷人居住的街区，去爬那里一堆一堆的积雪。

一天傍晚，我们正这样洋洋得意地在街上溜弯儿，我一心想扮一只得了头奖的圣贝尔纳狗，哈比老头儿使出浑身本领，装得好像他决不可能谋害第一个在街头演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的手摇风琴师。我抬眼看看他，以狗独有的语言说：“为什么你看上去一脸的不高兴呢，你这个两面讨好的草包大笨蛋？她可不会亲你呀。你也用不着坐在她大腿上，强迫自己听她那些枯燥乏味的谈话嘛，那种谈话能让一部音乐喜剧听起来像埃庇克泰德式格言哩。你又不是狗，就为这你该感激不尽才是。打起精神来吧，本尼狄克，抛开那些忧伤吧。”

饱受不幸婚姻之苦的老头垂眼瞅瞅我，脸上几乎露出狗类的智慧。

“喂，小狗儿，”他说，“乖小狗儿。你看上去差不多像是能够开口讲话嘛。想说什么？小狗——猫？”

然而，他当然不可能明白。人类无法获得动物的语言能力。狗与人类能够交流的唯一共同点是在小说里。

大厅对面的房子里，住着一位女士，她养了一条杂毛狗。她丈夫每天傍晚给它套上皮带，牵着它出来，不过它总是欢欢喜喜地吹着口哨回家来。一天，我和杂毛狗在门厅碰了碰鼻子，我撞了他一下，要他作一个解释。

圣贝尔纳狗——一种役用狗。体壮，肌肉发达，头大而重，体高至少可达 65 厘米。三百年前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圣贝尔纳创建的救济院中担任引路和救济。

费·门德尔松 (F. Mendelssohn, 1809—1847)，德国作曲家。

埃庇克泰德 (Epictetus, 约公元 100 年)，古希腊哲学家。

“瞧这儿，欢欢，”我说，“你知道，男人生来就不愿意当着众人的面给狗做保姆。我从来没见过一条被人牵着的狗不想去舔别的瞧他一眼的人。但是你的主人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走进来，神采飞扬地带着你，活像一个正在变鸡蛋的业余魔术师哩。他怎么做到这点的呢？可别告诉我他喜欢这个。”

“他？”杂毛狗说。“噢，他的办法就是任其自然。他总是略带几分醉意。一开始我们出去的时候，他羞答答的，活像轮船上那个玩牌的家伙，每次他们累积一笔特大赌注，他都宁肯出彼得牌。我们一连去了八个酒吧，他已醉得不成样子，他根本不管跟在他身后是什么东西，管他是条狗呢？还是一条回鱼，他才不管呐。过旋转门的时候，我向前横跨一步，正要躲开转门，没想到居然给夹掉了两英寸尾巴哩。”

那条狗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沃德维尔请记录下来——我开始用脑子思考问题。

一天傍晚，大约六点左右，我的女主人吩咐他赶紧干活儿，带小情人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这名儿我一直隐瞒至今，不过她这就这么叫我来着。她管杂毛狗叫“吱吱”。我一想，就撵兔子而言，我胜它一筹，不管怎么说，“小情人”还算得上能让人趾高气扬的一个命名吧。

在一条安全的街上，有个静悄悄的地方，在一个迷人、高雅的酒吧门前，我拚命朝门前冲，弄得脖子上的皮带绷得紧

彼得牌——属于“全四”（高王牌、低王牌、王牌杰克或成局四种情况时可以得分）类牌戏中的王牌五。

紧的，活像一只狗在新闻电讯中一样发出呜呜的哀叫声，他是给全家报个信，小埃丽丝在溪边摘百合花的时候陷进泥沼里了。

“啊唷！该死的眼睛真不济事儿，”老头儿咧嘴一笑，说；“我那个用柠檬汁染过毛的黄毛孩子死乞百赖地拖我进去喝一杯哩。他们本来要把他的皮剥下来做皮鞋，是我把那皮留下来放在门口踏脚板上，我救了他的小命到底有多久哪？让我看看——，我想我要——”

我知道老头儿着了我的套。他坐在一张台前，呷着热苏格兰威士忌。约莫有一个钟头功夫，他不停地让服务生上坎贝尔公司 的罐头食品。我坐在他旁边，一边用尾巴啪啪敲打着，叫服务生来，一边享用免费午餐，妈妈在家里，用爸爸回家之前八分钟在一家熟食店买回来的半成品菜蔬做的饭菜是绝对无法与此相媲美的。

苏格兰的特产全都喝光了，只剩下黑面包，这时，老头儿替我松绑，把我从餐桌腿下解开，把我带到外面耍弄我，就像渔夫耍弄大马哈鱼。在那儿，他除掉我的领圈，把它们扔到马路上。

“可怜的小狗儿，”他说；“乖小狗儿。她再也不会用她的臭嘴来啃你啦。该死的，她可真叫人害臊。乖小狗儿，走吧，听天由命吧，叫马路上的车把你碾死吧，祝你快乐。”

我拒绝离开。我在老头儿腿边蹦蹦跳跳，撒着欢儿，就

坎贝尔公司——美国 1869 年成立的一家罐头食品制造公司。1922 年改组，成立坎贝尔羹汤公司。

像地毯上打滚撒欢的哈巴狗。

“好你个满头虱子的专追土拨鼠的老家伙，”我对他说，“好你个异想天开，就知道追野兔、偷鸡摸蛋的老绝户，难道你看不出我不想离开你吗？难道你看不出咱俩都是森林里的狗崽，女主人是残忍的家长，女主人是冷酷无情的当铺老板，成天不是挥舞着洗碟毛巾把你撵得鸡飞狗跳，就是给我打扮得怪模怪样，楞要给我涂防虱油吗。干吗不快刀斩乱麻，脱离苦海，咱俩一辈子做伴儿呢？”

也许，你会说他什么也不明白——也许他不懂。可是他紧紧抓住苏格兰威士忌不放，静立了一分钟，想事呢。

“小狗儿，”他终于开口，“我们今生今世可没有九条命好活，咱们中间很少有人能活过三百岁。如果我再看见那套房子，我就是笨伯，如果你回去，那你就更笨了；这可不是恭维你。我来打赌，咱们一块儿向西边跑，我准能赢你一个达克斯猎狗的距离；我输六十块，你输一块。

已经没有带子套住我，可我在主人腿前腿后跑来跑去，跟着他一直来到二十三街的渡口。沿途的猫们感到应该表示感谢，因为那四只对它们极有威胁的凶狠的爪子已被解除了攻击力。

到了泽西 一侧，主人对一个站着吃葡萄干面包的陌生

此处的房子和笨伯是同一个英语词“flat”。下文的“恭维”（fattery）是同一词根。作者在此玩文字游戏。

一种德国小猎狗。

纽约曼哈顿二十三街东面濒东河，西侧临哈得逊河，泽西城隔哈得逊河与曼哈顿相望。

人说：“我和我的小狗，我们要去洛基山。”

不过最让我快活的是老头儿使劲儿扯我的双耳，直扯得我汪汪叫起来，这时他说：“你这个不起眼的、瞎胡闹的、尾巴没毛的黄皮瘦骨的蹭鞋垫的狗崽儿，你可知道我会叫你什么？”

我想到“小情人”。因而我“喔喔”地哀声叫唤着。

“我就叫你皮特吧。”主人说。我就是长了五根尾巴，这时候也不够我摇的。

鞋

王友贵译

约翰·德·格拉芬里德·阿特伍德吃荷，连荷茎、莲藕跟荷花统统吞下肚。热带的气候把他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老饕。他埋头干活，拼命工作，为的是忘掉罗西娜。

如今，他们食荷很少单单吃荷一样，一般配一种只有魔鬼才喝的烈酒；酒是厨师自酿的，它在约翰尼的菜单上写作“白兰地”。夕阳西沉，他便和比利·基奥坐在小小领事馆的门廊上，中间搁一瓶酒，扯着脖子吼上几曲带劲的却有失身份的歌，直吼得当地人一边慌不择路地溜过去，一边耸耸肩，嘴里咕哝着“这些个魔鬼美国佬”。

一日，约翰尼的听差送来邮件，把信一古脑儿倾在桌上。约翰尼从吊床上探过身子，懊丧地抚弄着五、六封信。基奥屁股挂在桌沿儿上，一只蜈蚣在文具中蠕蠕爬行，他懒懒地用一把切纸刀切蜈蚣的腿。约翰尼眼下是百无聊赖，万事乏味，正处于贪图安逸的时期。

约翰的昵称。

原文系西班牙语。

“老一套！”他哼哼抱怨着。“一帮傻瓜写信来咨询这个国家的这个那个。他们什么都想知道，种果树啦，怎么样不干活儿就发财啦。写信的人有一半居然回信的邮票都不寄。他们以为领事馆除了写信就无事可干呐。替我把信拆了，伙计，瞧瞧他们想干什么。我现在头晕得不想动弹。”

已经适应本地气候，不受情绪影响的基奥把椅子拖到桌旁，淡粉红色的脸膛漾开顺从的微笑，开始拆信。有四封信是合众国各地公民写来的，他们视科拉里奥城 的领事馆为资讯百科全书。他们提出一长串的问题，问题一个个编了号，问气候了，物产了，各种可能性了，法律了，生意机会了，以及领事馆所在国的统计数字等等。

“请给他们回信，比利，”毫无生气的领事说，“就写一句，叫他们去查阅本领事馆那份最新报告。告诉他们，国务院很乐意提供宝贵的文字资料。签上我的名。可别让你的笔把纸给划破喽，比利；你那种沙沙钩破纸的声音搞得我睡不着。”

“可别打呼噜，”基奥语气和顺，“我来替你处理吧。无论如何，你需要一个军团的助手才行哩。没瞧见你是怎么发表报告的么。且慢，醒一醒！——这儿还有一封信哪——也是从你家乡寄来的——戴尔斯堡？”

“是吗？”约翰尼咕哝着，露出不大不小的尽义务性质的兴趣。“信上说些什么？”

“邮局局长写来的。”基奥解释说。“说本镇一公民想请你

无此地名。同下文“戴尔斯堡”一样，疑系作者虚构。

经查，美国无此地名。

提供一点事实和意见。说该公民打算来你处开一家鞋店。想知道你是否认为做这个生意能够赚钱。说他听说这一带沿海地区的一派繁荣兴旺，并且想捷足先登，抢占有利地盘。”

尽管天气炎热，肝火上升，约翰尼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吊床晃晃悠悠。基奥也扬声大笑；书橱顶层的那只猴子兴奋得吱吱乱叫，对那封戴城来信受此嘲笑深表同情。

“什么毛病？”领事哇哇大叫。“鞋店！真不知道他们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想，大概是裘衣厂吧。好吧，比利，咱们这儿 3000 个居民里头，有几个曾经穿过鞋呀？”

基奥一本正经地思量着。

“咱瞧瞧——有你和我，还有——”

“我不算。”约翰尼立刻但却不正确地说，抬起一只脚，脚上套着又脏又破的鹿皮鞋。“我可是好几个月不受穿鞋之苦罗。”

“可你总算有鞋呀。”基奥继续。“还有古德文、布良沙尔、格迪、老卢兹和多克·格雷格，还有那个替香蕉公司做代理的意大利人，还有老德尔加多——不对；他穿凉鞋来着。还有，哦，对啦，有沃里兹女士，‘靠什么来关理饭店哪’，前几天晚上在舞会上，她穿一双红拖鞋哩。还有帕萨小姐，她女儿在美国念书，她在鞋袜方面带回来一些文明观念。再有就是少校的妹妹，每逢过节就把脚丫子妆扮包裹一番，还有

原文是“W hat K apes T he hotel”，比利戏拟沃里兹女士不标准的发音，应为“W hat keeps the hotel”。

格迪太太，她穿一双卡斯蒂利亚式样的鞋——女士们穿鞋的大概就这些啦。咱瞧瞧——驻扎在兵营里的士兵中有些人不也——不对，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在行军时才准穿鞋。在兵营里，他们把小小的脚趾头全放出来吃草。”

“差不多吧。”领事表示同意。“三千人里头脚上穿过皮制东西的人不到二十个。哦，没错儿；在科拉里奥城开一家有魄力的鞋店正合适——一家不想把货卖出去的鞋店。真不知道老帕特森是不是想拿我逗乐儿！他总是一肚子他称之为玩笑的玩艺儿。给他回封信，比利。我口授。咱俩也逗逗他。”

基奥饱蘸墨水，按约翰尼的口授展纸写信。经过多少次烟雾沉沉的停顿和酒瓶酒杯五花八门地大旅行之后，给戴尔斯堡的恶作剧炮制出笼，回信内容如下：

奥巴代亚·帕特森先生

阿拉巴马，戴尔斯堡

亲爱的先生：

七月二日大札率悉，不胜荣幸之至。谨此作复。

依愚之见，世上凡有人居住之地，再无一处比科拉里奥城更为突出地显示开设一家鞋店之需要。本地居民三千，却无鞋店一间？求鞋若渴，不言而喻。这一带沿海地区正急速成为有魄力的商人所看好的热土宝地，但鞋类生意迄今被忽视、遗漏之，可叹，可惜。本地目下无鞋可穿之居

西班牙中部一地区，位于中部高原。

意即他们在兵营里赤脚。

民，数量委实可观。

此外，本地尚亟需酿酒厂一个，高等数学学院一所，煤场一间及干净、高品位滑稽木偶剧演出场一个。

您谦卑的朴人

美国驻科拉里奥领事

约翰·德·格拉夫里德·阿特伍德顿首

附言： 哈罗！奥巴代亚大叔。咱宾乡的老城咋样哪？戴城政府缺了你我咋办呢？当心，你很快会收到一只绿头鹦鹉和一串香蕉，它们来自你的老伙计——

约翰尼

“我随手添上那段附言。”领事解释道，“这样奥巴代亚大叔就不会为这封信一本正经的语气生气了。好啦，比利，把信封好，让潘乔把信送邮局。如果他们今天把水果装船的话，阿里亚德号明天就把邮件带走。”

科拉里奥城的夜生活一成不变，单调乏味。当地人的消遣是或者酣睡不起，或者无所事事，他们赤着脚，漫无目的地东游西荡，慢慢吞吞地讲话，抽抽雪茄或者香烟。俯视图镇上灯火幽暗的道路。你仿佛看见一串浅黑型女人的鬼魂组成的迷魂阵，与一队狂飞乱舞的萤火虫纠缠一团。一些房子里传出随意弹奏的吉它故作悲哀的琴声，平添了这悲哀夜晚的沉闷。硕大的树蛙在一簇簇叶子中发出格格的响声。音量宏大，俨如黑人剧团里站在一排演员两端大声巧辨的演员。晚九点，各条街一片死寂，几乎是阒无一人。

领事馆在晚上并不经常变换节目。基奥每天晚上来，因为科城的一个清凉世界便是那座官邸面海的小小门廊。

白兰地总是不停地流淌着；不到半夜，领事自我放逐的心中便翻腾起阵阵感伤。于是，他就会向基奥讲述他那段已经结束的罗曼史。每天晚上，基奥必然耐心地聆听那段故事，准备好捧出一颗永不疲倦的同情之心。

“可是难道你压根儿没想过”——约翰尼总是这样结束他那悲伤的叙述——“我是为那姑娘而伤心么，比利？我已经把她忘了。她再也不会进入我的大脑。即使她此时此刻走进那扇门，我的脉搏也决不会跳一下。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个？”基奥会回答。“当然喽，你已经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这就对了。她可真不该听信那些无端指摘，那个——嗯——丁克·波森不停地挑你的碴儿。”

“平克·道森！”——约翰尼的声气里会灌满鄙夷不屑——“白人中的可怜虫！他就是这么个穷光蛋。当然罗，他有五百顷地；这个当然算数。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有机会回去收拾他。道森家不过是些无名鼠辈。阿特伍德家的人在阿拉巴马州可是谁都认识。喂，比利——你过去知不知道我母亲娘家是德·格拉芬里德家族？”

“哎哟，不知道哇，”基奥回答；“是吗？”这句话他已经听过大约三百遍。

“本来嘛。汉考克县的德·格拉芬里德家族。不过我现在再也不去想那姑娘啦，对不，比利？”

“一点也不，伙计。”丘比特的征服者最后听到的总是这句话。

话到此时，约翰尼会轻轻滑入微睡之中，基奥便悠闲地踱入广场边葫芦树下他自己的小棚屋。

一、两天后，戴尔斯堡来信和回信这件事已经被客居戴城的两个流放者忘到九霄云外。可到了七月二十六日这天，种下的多事之树挂果了，是那封回信结出的果实。

这送瓜果的班轮安达多尔号缓缓驶入离岸不远的水域，停船抛锚。海滩上一溜儿立着看客，望着检疫医生和海关官员划船出去执行公务。

一小时后，比利·基奥穿一件亚麻布衬衫，拖着懒步走进领事馆，一副干净、凉爽的样子，活像一头开心的鲨鱼一样龇牙咧嘴地笑着。

“猜猜有什么”他朝无精打采躺在吊床上的约翰尼发问。

“太热，不想猜。”约翰尼懒腔懒调。

“你那位开鞋店的人驾到，”基奥说着，舌尖滚动着一块糖，“带来一大批货，足够供应本大陆直到火地岛的。他们正用车把一箱箱的货运往海关。搬上岸的货足足有满满六驳船呐，他们又划着小船去运剩下的货。哦，赞美圣哲吧！当他识破玩笑，和领事先生面谈的时候，说不定会看到一场好戏呢。只要能亲眼瞧瞧那个可乐的场面，在这热带鬼地方熬上九年也算值了。”

基奥最爱大大咧咧地享受快乐。他在铺着凉席的地方捡了个干净地方躺下来。墙壁因为他的快乐战战兢兢。约翰尼半转过脸，眨眨眼。

“可别告诉我，”他说，“有人傻到居然会煞有介事地拿着鸡毛当令箭呢。”

“四千元货哟！”基奥乐得气喘吁吁。“还谈论着要运煤去纽卡斯尔哩！他何不趁热打铁，索性运他一船棕榈树叶大扇子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呢？在海边瞧见那个怪老头儿来着。你可真该在场地，瞧瞧他怎么展示他带来的样品，怎么眯着眼瞧着站在他周围的五百来个赤脚大仙哩。”

“你说的可是真的，比利？”领事有气无力地问。

“可是真的？你真该瞧瞧那位受骗先生的千金小姐，他把她带来了。真美呵！她使那些肤色像砖粉的本地小姐们黯然失色，一个个活像涂了焦油的小妞儿。”

“说下去呀，”约翰尼说，“如果你能打住你那愚蠢的傻笑。我讨厌一个成年人这样笑个没完没了。”

“名叫赫姆斯特特尔。”基奥嘴没停住。“他是个——喂！怎么回事儿？”

约翰尼扭动着滚下吊床，一双套着软拖鞋的脚呼地一声戳在地板上。

“起来，好你个白痴，”他声色俱厉地命令道，“不然我就用这个墨水瓶架砸碎你的脑袋瓜儿。那就是罗西娜和她爹呀。天哪！老帕特森可真是胡说八道的白痴！起来，过来，比利·基奥，帮帮我。咱们究竟咋办呢？难道全世界都疯了不成？”

基奥起身，掸掸身上的尘埃。他使出浑身解数，使自己

纽卡斯尔 (Newcastle)，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东部城市，有大型煤矿，是澳钢铁制造中心。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Spitsbergen)，北冰洋内挪威群岛名，气候寒冷。

重新显得不嬉皮笑脸。

“既来之，则安之，约翰尼。”他说着，竭力要正经起来，他的努力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你要是不说，我简直没想过会是你那位姑娘哩。首先要做的，是替他们找个舒适的住处。你去海边听听海浪吧，我马上跑到古德文家去，瞧瞧古太太能不能接待他们。他们可是有全城最象样的房子。”

“上帝保佑你，比利！”领事说。“我就知道你不见死不救的。这个世界肯定会完蛋的，不过也许咱们可以拖延它一、两天呢。。”

基奥打着伞，出门直奔古德文家。约翰尼穿上外套，戴上礼帽。他拾起白兰地酒瓶，一口没喝又放下，勇敢地大踏步向海滩走去。

海关楼墙壁的背阴处，他找到了赫姆斯特特尔先生和罗西娜，他们被一群目瞪口呆的本地居民包围。海关官员闪躲着人群，拖着脚往后退，安达多尔号船长在解释新来的人是做什么买卖的。罗西娜看上去身体健康，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她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周围的陌生人。她和自己昔日的爱慕者问候时，圆圆的脸蛋儿上泛起淡淡的红晕。赫姆斯特特尔先生十分友好地和约翰尼握手。他有点上了年纪，是个不切实际的人——属于那种飘忽不定、行为乖僻的生意人，这类人数众多，永不满足，永远在寻求变化。

“见到你可真高兴，约翰——我可以叫你约翰吗？”他说。“我谢谢你很快答复了邮政局长的询函。是他自告奋勇替我给你写信的。我当时正在到处寻找机会，转行做点别的赚钱更多的买卖。我从报纸上注意到这一带沿海地区正是投资者的

热点。你建议我来这里，我真是十二万分感激。我把全部家当都卖光了，把换来的钱再换成鞋，北美能买到的各种各样漂亮的鞋。你们这座城市真是风景如画呀，约翰。你的信让我急急盼望的心吃了颗定心丸，但愿买卖会像信中说的那么好。”

基奥的到来使痛苦难熬的约翰尼缓过一口气。基奥急匆匆捎来一个消息，古德文太太非常高兴提供房间，听凭赫姆斯特特尔先生和他女儿使用。于是，赫姆斯特特尔先生和罗西娜被引领着离开那里去休息，以消除旅途的疲劳，西约翰尼则去察看那些装满鞋的货箱是否安全地存放在海关的仓库里，因为这期间海关官员得验货。基奥呢，像鲨鱼一样龇牙咧嘴地笑着，四下寻找古德文，要告诉他先别向赫姆斯特特尔先生透露科城鞋类市场的真相，以便让约翰尼有机会补救，挽回败局，如果可能的话。

当晚，领事馆微风拂拂的门廊上，领事和基奥孤注一掷，商讨对策。

“打发他们回家罗。”基奥一边揣测约翰尼的心思，一边开了口。

“我会的，”一阵沉默之后，约翰尼回答；“可我一直在对你撒谎，比利。”

“这个没什么。”基奥满嘴温良。

“我曾经给你说过几百遍，”约翰尼缓缓地说，“我已经忘掉那姑娘了，对不？”

“大约三百七十五遍吧。”耐心纪念碑回答。

“我是在撒谎，”领事重复道，“次次如此。我一刻也没有

忘记过她。就因为她有一次拒绝了我，我就像一头固执的蠢驴逃离了家乡。我是个高傲的傻瓜，是我身上的傲气不让我回去。今天晚上，我在古德文家同罗西娜谈了几分钟。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记得那个一直对她穷追不舍的乡巴佬不？”

“丁克·波森？”基奥问。

“平克·道森。啊哈，他在她心目中算不上什么。她说他说的那些贬低我的坏话，她连一个字儿也不信。可我现在完了，比利。咱俩发的那封大冒傻气的信把我的机会全毁了。一旦她发现她老爸被一个玩笑给坑了，她一定会瞧不起我的，因为一个体面、有教养的男孩是不会弄出这种恶作剧的。鞋呀！假如他在科拉里奥这里开店二十年，怎么就不能够卖掉二十双鞋呢。你把那些加勒比海人或黑不溜秋的西班牙孩子找一个来，替他穿上鞋，他会作何反应？头朝下，两脚朝天，尖叫一通，直到把鞋踢掉。他们谁也没穿过鞋，他们永远也不会穿。假如我把他俩送回国，我就必须实话实说，那她会怎么看我呢？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得到那姑娘，比利，如今她近在咫尺，我却永远失去了她，因为当温度计升到 102 度时我却想逗乐儿。”

“别不高兴。”生性乐观的基奥说。“让他们开店好啦。今儿个下午我一直在忙活。不管怎么说，咱们暂时可以掀起一阵鞋具热。等店一开张，我买它六双。我到处跑了跑，找了那些熟人，解释了咱俩闯下的这场大祸。他们可都要买鞋哩，好像他们是多脚蜈蚣。弗兰克·古德文要买几箱。格迪夫幻

想买大约十一双。克兰西打算把几个星期的积蓄都投进去，连老多克·格雷格也表示如果他们备有十美元一张的钞票的话，他要三双鳄鱼皮拖鞋哩。布朗沙尔瞧了赫姆斯特特尔小姐一眼；他是个法国佬，他得要不少于一打才行呐。”

“一打买主，”约翰尼说，“倒要消费价值四千元的东西！不行呀！这里有个大难题要解决。你回吧，比利，让我一人儿呆会儿。我得自己琢磨个办法，解决难题。把那瓶三星酒拿走吧——不，先生，合众国领事将滴酒不沾。今晚我要坐在这儿，打开思路，想出一个对策。假如能找到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傻瓜之乡，无论它在天涯海角，我都要踏上那块土地。要是找不着这种地方，美丽壮观的热带将增加一艘沉船。”

基奥走了，觉得他帮不上什么忙。约翰尼将一把雪茄放在桌上，然后舒展身子，靠在一张船用椅子上。当突如其来的曙光初露，给港口水面镀上一层银色的波纹之时，他依然坐在那里。接着，他站起身，吹着一支小调，洗澡去了。

九点，他走向肮脏窄小的电报室，在一份空白电文纸上磨蹭了半个钟头。末了，是支付三十三元钱，签名，然后发出的以下这份电报：

致平克尼·道森

阿拉巴马 戴尔斯堡

另函寄你 100 元汇票。请即发运 500 磅结实的干欧龙牙草。此地有新用，制作工艺品。市价每磅 20 先令，可考虑续订单，快。

沙勒罗瓦的复活

王友贵译

格朗德蒙·夏尔，克里奥耳人，小绅士，年方三十四，头顶有一块地寸草不生，举手投足颇有王子风范。白日里，他是一家棉花收购商行的小职员，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堤下面不远，有一大片冰冷而散发着恶臭的房屋，其中一幢就是商行。晚上，在古老的法国人住宅区一幢带家具的三层老宅里，他又成为夏尔家族最后一个男性后代。夏尔家族曾是法国显赫一时的贵族，曾面带微笑，机敏而不失王侯风度地将家族的势力扩展至路易斯安那，在路易斯安那早期辉煌的岁月里留下家族的业绩。近年来，夏尔家族慢慢过起了密西西比河畔优雅、闲适的种植园生活，一种更具共和色彩但保皇精神几乎不减的生活。也许格朗德蒙就是布拉舍侯爵呢。家

克里奥耳人 (Creole)，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早期法国或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

路易斯安那，历史上曾是法国殖民地（1699—1762），主要包括密西西比河三角洲。1803年法国将其卖给美国，1812年成为美国第18个州。

布拉舍侯爵乃格朗德蒙祖上的爵位。美国没有贵族，因此格朗德蒙也谈不上继承爵位。

族拥有这个爵位。不过可是个每月靠七十五元维持生计的侯爵大人！没错儿！而且实际上他每月的花销还不足此数。

格朗德蒙从薪水中攒下六百元钱。或许你会说，足够一个男人娶妻成家啦。所以，在婚姻问题上沉默两年之后，他打着马儿向阿黛尔·福基尔父亲的米德·多尔种植园而去，向他重提那个危险的问题。她的回答和十年来每次回答一模一样：“先找到我兄弟，夏尔先生。”

这一回，他站在她面前，也许因为如此漫长而无望的爱情竟取决于一个如此不合情理的偶然事件而感到沮丧，要求她简短干脆地回答他，她是否爱他。

阿黛尔直直地盯着他，灰色的眼睛让人捉摸不透，她语气略见柔和，答道：

“格朗德蒙，你没权利问这个问题，除非你满足我的要求。要么把维克多给我们找回来，要么证明他已经死了。”

尽管就这样五次遭拒绝，不知怎么地，他离开她的时候心情并不算很坏。她并没有否认她的爱。情感的小舟竟然能够在浅浅的小溪上漂荡不沉，或者我们用那句老话来暗示，三十四岁的人过的桥比二十四岁的人走的路还要多？

维克多·福基尔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回头。在他刚刚失踪的日子里，夏尔家还算殷实，格朗德蒙花钱如流水，一心想找回失踪的年轻人。即使在当时，他成功的希望渺茫，因为密西西比河常常滥施淫威，那油腻腻的树枝杂草丛中时不时地漂出一个受害者。

格朗德蒙千遍万遍地在脑海中细细梳理维克多消失的情景。每次阿黛尔执拗却又带着怜悯地找个借口拒绝他的求婚，

维克多消失的情景便愈发清晰地重现在他的脑海里。

小伙子是全家的宠儿，胆大，讨人喜欢，好动，不安份。他那不明智的脑袋不知哪根筋抽住了，竟拜倒在他家种植园里一个姑娘的石榴裙下。姑娘的父亲是种植园的监工。维克多一家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这段恋情。眼看那孩子肯定会给家里人带来痛苦，格朗德蒙使出手段，了断了这段私情，以免除维克多家人的痛苦。万能的金钱会扫清障碍。在日落日出之际，监工和女儿悄悄离去，去了一个他们愿意去的地方。格朗德蒙相信，此举准能使小伙子幡然醒悟。他策马往米德·多尔种植园，去和他谈谈。两人步出福基尔家，离开庭院，穿过大道，登上河堤，在宽阔的河堤上边走边谈。天上雷云密布，暴雨将临，不过雨点还没砸下来。格朗德蒙刚刚讲出他干预的经过，维克多便勃然大怒，向他猛扑过来。格朗德蒙虽说身材瘦小，却浑身肌肉似铁。面对雨点般砸来的拳头，他一把擒住对方两只手腕，把他向后压，倒在河堤上。俄顷，他怒气渐平，这才被允许站起来。他此刻情绪平静下来，可他胸中却埋藏着一座炸药库，与此相比，刚才的发作不过是发点小脾气而已，维克多伸手指着米德·多尔种植园的宅院，吼道：“你和他们合谋毁了我的幸福。你们谁也甭想再见到我啦。”

他转身飞快冲下河堤，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格朗德蒙拼命追赶，大声呼唤，可是没用。他东寻西找，搜寻了一个多钟头，唤着维克多的名字，下河堤，钻进河边树下密密匝匝的杂草丛中、柳枝下面，一直寻到河边。虽然有一次他觉得自己依稀听见从黑黝黝流淌的河水中传来咕噜咕噜冒泡的尖

叫声，但结果却一点回音也没有。接着，暴雨倾盆，他浑身透湿，垂头丧气地返回维克多家。

在那里，他清楚地向他们解释了孩子的出走，可没提那场导致孩子出走的扭打，他一心指望维克多气消后会回来。孩子扔下那句威吓人的话，之后他们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从那以后，他发现再难改变他对那天夜里的不幸所作的解释，别人谁也闹不清孩子失踪的原因，怎样失踪的，此事因此蒙上几分神秘。

也就是在那天夜里，每当阿黛尔瞅着他的时候，格朗德蒙在她的双瞳里第一次感觉到一种不曾见过的怪异的神情。从那以后，那眼神一直留在她的眼里。他无法读懂它，因为这是深藏在她心中的一个秘密，她守口如瓶，也不肯以别的方式泄露之。

也许，假如他知道在那个倒霉的夜晚，阿黛尔尾随他们出来，逡巡徘徊在大门口，一面等待弟弟和情人归来，一面心里纳闷：他俩为什么偏偏挑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时刻，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点谈事儿呢，假如他知道她借着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刚好看见维克多被他放倒，看见那场短促而凶猛的搏斗，他也许会把事情真相和盘托出，而她——

我不知道她会如何反应。但有一件事再清楚不过——除去她兄弟失踪这件事，还有某种东西阻止她应允嫁给他。十年过去了，她在那一刹那间所看到的情景一直印刻在她脑子里。她爱弟弟，可她是坚持弄清楚弟弟是死是活呢，还是坚持要“诚实”！众所周知，女人是十分看重诚实的，即便它只是个抽象的原则。据说，有些女人在感情问题上认为生命事

小，诚实事大。对此我一无所知。不过，我想知道，假如格朗德蒙跑在她脚下，沉痛忏悔是他亲手把维克多送进那条令人捉摸不透的大河河底，他再不能用谎言来玷污爱情，我想知道她是否——我不知道她会作何反应！

然而，格朗德蒙·夏尔，阿卡狄亚的小绅士，永远也猜不透阿黛尔的眼神；尽管他无法打动她的心，他还是最后一次问候她，然后骑着马儿离去，俨然一位荣誉和爱情的富翁，希望的贫者。

那是在九月间。在冬天的头一个月里，格朗德蒙想到了复活家族昨日的辉煌。既然他永远得不到阿黛尔，而没有了她，财富不过是无用之物，那他何苦要继续增添那笔慢慢攒下的金钱呢？他又何苦要留下那笔钱呢？

他坐在皇室街咖啡店里光滑如镜的小桌旁，一边琢磨一个计划，一边呷着葡萄酒。吸完数百只香烟之后，渐渐地，他想出一个周全的计划。毫无疑问，这项计划将花掉他全部的积蓄，但是——蜡烛虽短，倒也辉煌，他将重新尝尝做几个钟头沙勒罗瓦的贵族夏尔的滋味。一月十九日，那个对夏尔家族的兴衰意义特别的日子，将重新得到应有的关注。那一天，法国国王曾大宴宾客，让一位夏尔坐在他的身旁；那一天，布拉舍侯爵阿尔芒·夏尔宛若一颗耀眼夺目的流星，在新奥尔良登陆；那一天是他母亲出嫁的日子，也是格朗德蒙

阿卡狄亚(Arcadia)，希腊一高原地区，自古以来，本地居民以务农为生，过着田园式的生活。因此，阿卡狄亚成为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代名词。

原文如此。疑应为十二月。

的生日。自打格朗德蒙记事起，直到家族的衰败，每年这一天的周年纪念都是大宴宾客，盛情款待来宾，举行令人自豪的纪念活动。

沙勒罗瓦是这个古老家族的种植园的名字，沿河面下大约二十英里便是。这份家产的拥有者如云，多年前，家产被卖掉，以偿还众多拥有者所欠下的债务。后来，种植园又再度易主，如今这份家产惹起一场官司，因诉讼未决种植园尘封已久，霉迹斑斑。合法继承人的问题已提交法院裁决，沙勒罗瓦的老宅空无一人，惟有传说中夏尔家阴魂不散的死鬼，脸上搽着白粉，身上用带子杀紧，在老宅一间间死寂的房间里游荡。

格朗德蒙找到衡平法法院的法务官，法务官在法院尚未裁决前代为掌管着老宅的钥匙。他是家族久经考验的老友。格朗德蒙简短地说明，他打算租用老宅两三天。他想在自家的老屋宴请几位朋友，仅此而已。

“你要用，拿去用好啦，一个礼拜，一个月都成。”法务官说，“可别跟我说什么租呀租的。”他叹了一口气，最后说了一句，“我可在那儿吃过好多次宴席呀，我的孩子！”

运河街、查特街、圣查尔斯街和皇室街的许多老字号的家具店、瓷器店、银器店、装修店和室内用品店里来了个年轻人，话不多，头顶早谢，举止高贵，颇有内行眼光。他说

衡平法。在英美法中，衡平法指不属于普通法或制定法范围的法院的习惯法。过去衡平法只保护财产权利。

“我的孩子”原文为法语。

明了需要的东西：租全套餐厅、门厅、会客室、衣帽间的家具设备，要高雅考究。这批货要妥善包装，用船运往沙勒罗瓦码头，三、四天后归还。凡有损坏或遗失将当即赔偿。

那些老店主中有不少人跟格朗德蒙只是面熟，并不相识，和夏尔家上一辈有过交往。他们中有些人是克里奥耳人，得知这个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决意要用他的积蓄重新燃起哪怕是片刻祖先的荣耀之火，他们顿时为这个宏伟的轻率设想感到振奋并寄予同情。

“你需要啥，就拿啥。”他们这样回答他。“小心着点儿。注意破损赔偿清单价可别开高喽，租金也别太破费。”

接下来是去酒店；在这里，六百元给削掉一大块。能再一次亲手挑选那些珍藏的陈年佳酿，给格朗德蒙带来极大的快乐。一箱箱的香槟酒使他着迷，就像里面住着妖艳的美人儿，可是他只能硬着心肠走过，不敢问津。怀里揣着六百元站在一箱箱的香槟酒面前，如同一个只有一便士的孩子站在一个法国洋娃娃面前。不过，他还是老道而慎重地买了别的酒——沙布利白葡萄酒、摩泽尔酒、多尔的沙托酒、霍赫海默尔酒和其他与家族地位相配的葡萄酒。

菜式问题使他煞费苦心，直到他猛然想起安德烈——安德烈，他们家的老厨师长，他可是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最出色的克里奥耳菜式的烹调大师。也许他还住在种植园里某个地方。法务官曾经告诉他，根据诉讼当事人各方的一项妥协协议，种植园依然有人料理。

拿定主意后的那个星期天，格朗德蒙策马直奔沙勒罗瓦。那幢宽大、四四方方的宅院，两侧是长长的厢房，门窗通通

紧闭，显得空空荡荡，了无生气。

院子里的灌木乱蓬蓬的，疯长一气。小树林的落叶飘洒在小径上，门廊下。格朗德蒙顺着宅院这边下小路，径往种植园帮工屋而来。他瞧见帮工们从教堂鱼贯而出，他们穿着花哨的黄色、红色和蓝色衣服，大大咧咧，高高兴兴。

没错，安德烈还在那儿；他一头密密的短卷发更见花白，他的嘴还是那么又阔又大，还是那么爱哈哈大笑。格朗德蒙把计划跟他一说，老厨师长乐得晃动着身子。他松了一口气，心里明白他不用再操心，只需等待，等待晚宴开席就是，他慷慨地把一大笔钱放在安德烈手里，以作操办之资，全权委托安德烈去精心准备。

黑人雇工中，有一部分是家里的老家仆，有原家务总管阿布沙龙，有六、七个先前在厨房、冷菜间以及家里其他部门的招待和帮手，他们比阿布沙龙年轻些，他们齐齐地围拢过来见“格朗少爷”。阿布沙龙向他保证，一定安排一班信得过的伙计办好晚宴。

格朗德蒙慷慨解囊，赏赐那些忠诚不贰的家仆，然后心满意足地打马回城。还得考虑和准备很多琐碎杂事，不过计划最终十分周全，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向客人发请帖。

沿河而下，方圆二十英里，住着大约六、七户人家，他们与夏尔家素有往来，常举办豪华奢侈的宴会，你来我往，相互宴请。他们是古老的夏尔王国最为骄傲、最尊贵的朋友。夏尔家族与他们组成了一个上流人士小圈子，他们过从甚密，关系甚笃；他们轮流做东，总是以鲜有的热情和圈内人独有的丰盛来款待圆内的客人。格朗德蒙说，那些旧友应当重温旧

梦，再一次，哪怕以后不会再有，在一月十九日这天成为沙勒罗瓦夏尔家的座上宾，庆贺这个家族的大喜日子。

格朗德蒙请人精心刻印的请帖。请帖价格昂贵，但印制得十分精美。帖子上有一个细节可能会引起挑剔的客人的争议，但克里奥耳人的血统使他仍然对这昙花一现的辉煌感到骄傲。有了这一日的复活往日的辉煌，难道他不能够当一回“沙勒罗瓦的豪门世家、夏尔家族的格朗德蒙”么？一月初，他就把帖子早早地发出去，为的是确保客人们及时收到请帖。

十九号早上八点，从南面海边驶来的汽轮丽江号战战兢兢地靠拢沙勒罗瓦很久不用的码头。木板桥放下来，一群种植园的帮工踏着正在朽烂的码头，把一堆古里古怪、五花八门的货物搬上岸。大包大捆不知形状的货物用布裹着，用绳子扎住；一盆盆、一缸缸的棕榈树、常青树、各色热带花卉；各种桌子、镜子、椅子、长沙发、地毯以及绘画作品——全部一一仔细垫衬、包扎妥当，以防路上损坏。

这群人中间，格朗德蒙是最忙的一个。有些大篮筐外面贴有“小心轻放”的条子，他监督帮工们小心翼翼地搬运篮筐，里边可是装着易碎的瓷器和玻璃器皿。要是摔落一只篮筐，那可要花掉他一年多的积蓄哩。

最后一件货已经卸下，丽江号退离码头，继续她的航程。不到半个时辰，货物全部搬进屋。接下来是阿布沙龙的活儿，他吩咐帮工们摆放家具和器皿。来帮忙的人可真不少，因为这一天始终是沙勒罗瓦的节日，那些黑人不能容忍老规矩出半点差错。几乎帮工屋的全部人马都倾巢出动，自愿来帮忙。二十来个黑人孩子在清扫院里的落叶。后边大厨房里，安德

烈重振昔日雄威，指挥着一大群厨子和帮厨忙活着。百叶窗一个个推开了；厚厚的尘埃四处飞扬；老宅回荡着人声和杂沓纷乱的脚步声。王子回来了，沙勒罗瓦从悠长的沉睡中苏醒。

当晚，一轮盈月从河上兴起，她越过河堤向这边窥探，看见一个久违的景象。那个种植园的老宅里，每一个窗口射出柔和、诱人的灯光。老宅的四十个房间，只有四间装饰一新：宽敞的会客室、餐厅，还有两间小一些的房间供预期要光临的来宾使用。但每间屋的窗口都置有点燃的蜡烛，照得老宅灯火煌煌。

晚宴的杰作是餐厅。长长的餐桌，齐齐摆放着二十五套餐具，餐具熠熠放光，雪白的餐巾，瓷器，寒光微微的玻璃器皿，犹如一幅冬日风景画。餐厅的高雅、洁美使其无需多少装饰。烛光映照在光滑如玉的地板上，闪耀着红宝石般的光泽。富丽堂皇的护壁镶板足有半墙高。镶板上方，顺着镶板挂着几幅水果与鲜花的水彩写生，色彩轻盈活泼，使餐厅显得不单调。

会客室陈设简单，格调高雅。室内的摆设让人丝毫不感觉不出翌日这些房间又将空空如也，被遗弃给尘埃和蛛网。门厅摆放着棕榈树，蕨类植物，一支巨大的枝形烛架灯火煌煌，十分气派。

七点，格朗德蒙身穿晚礼服，内衬干净的亚麻布衬衫，戴着珍珠——这是家族的偏好——从某个地方出来了。请帖上特别说明晚上八点开宴。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门廊，一边抽烟，一边打盹儿。

月亮升起半个时辰高。离大门五十码，是一片壮观的灌木林，老宅掩映其中。门前一条大道伸向远方，其后是荒草丛生的河堤，再往后便是那条贪得无厌的大河。就在河堤顶端上方，一盏小红灯缓缓而下，一盏小绿灯缓缓而上。接着，过往的汽船鸣笛致意，嘶哑的喧闹声划破荒凉的低洼地的沉寂。那一带复归宁静，惟有夜晚轻轻的音响——猫头鹰的宣叙调，蟋蟀的随想曲，草丛中青蛙的协奏曲。帮工屋的黑孩子和无事的人给打发回他们自己的生活区域，白日的人群与忙乱让位给井然有序、颇有章法的静谧与安闲。六个黑人招待身着白上装，踩着猫步在餐桌周围走来走去，在一切就绪的餐桌旁假装张罗着。阿布沙龙穿一双光闪闪的浅口无带黑皮鞋，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踱来踱去，所到之处灯火通明，映照出他十足的派头。格朗德蒙安坐在椅子上，恭候客人光临。

他准是进入了黑甜乡，做了个奢侈的梦，梦见他当上了沙勒罗瓦的老爷，阿黛尔做了他的妻。此时此刻她正走出来的接他；他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他能感觉到她的手放在他的肩头——

“请原谅，格朗少爷，”——原来是阿布沙龙的手在碰他的肩头，是阿布萨龙的声音，说的是黑人的土话——“现在八点了。”

八点。格朗德蒙猛地跳起。借着月光，他能看见大门外一排七歪八倒的柱子。很久以前，客人们的马总是拴在那里。现在柱子立在那里，空荡荡的。

从安德烈的厨房传来愤怒的、单调重复的咆哮，一位天才当众蒙羞、遭受耻辱后正义的、愤懑的怒吼，整个宅院回

荡着节奏鲜明的抗议声。可惜那丰美的晚宴哟，席上的珍馐，餐桌上小巧玲珑、无与伦比的极品！

“他们不够守时。”格朗德蒙若无其事地说。“他们快要来了。告诉安德烈，推迟开席。问问他，是不是碰巧从牧场跑出来一头公牛，大吼大叫地闯进家里来了。”

他又坐下来吸烟。尽管他已经发话，但连他也很难相信，沙勒罗瓦那天晚上会高朋满座。有史以来第一回，夏尔家的请帖居然无人理睬。格朗德蒙对于礼节与荣誉的理解是如此单纯，也许他对家族的声望是如此深信不疑，结果他竟然压根儿没想到可能导致客人罢宴的原因。

沙勒罗瓦位于大道旁，每天别的种植园的人在大道上来来往往，他的请帖就发到那些人手上。毫无疑问，就在老宅突然复活的前一天，他们还赶着车经过这里，亲眼瞧见长久的荒芜和颓败的事实。他们曾目睹僵尸一般的沙勒罗瓦，后又见到格朗德蒙的请帖，尽管他们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儿，他们绞尽脑汁去琢磨这份请帖到底是一个索然无味的恶作剧，还是一个谜，或者其他什么意思，可他们不会傻到为了弄个明白真地光临那幢被遗弃的老宅。

月儿爬到灌木丛上，院子里一部分被外泄的柔和烛光照亮，大部分隐没在浓浓的阴影中，斑驳一片。河上吹来冰冷的风，预示着夜深时可能有霜冻。台阶一侧的草丛中斑斑点点，散落着格朗德蒙扔掉的白色烟头。这位棉花收购商行的职员坐在椅子上，头上香烟缭绕升腾。我怀疑他曾经想到过他已经虚掷掉他那微薄的财产。或许，就这样坐在沙勒罗瓦，重享几个失落的时辰，对他已经是足够的补偿吧。他的思绪

漫无目的地在千奇百怪的往事中出出进进。《圣经》里一句经过诠释的话飘入他的脑子里，他暗暗笑了：“某个穷人大摆宴席。”

他听见阿布沙龙在咳嗽，发出召唤的信号。格朗德蒙动了一动。这一次他没有进入梦乡，只是打打瞌睡而已。

“九点，格朗少爷。”阿布沙龙若无其事地说，那是一种丝毫不夹杂个人感情的训练有素的仆人的声音。

格朗德蒙站起来。夏尔家族的所有成员在他们一生中都已经受过考验，他们即便作输家，也输得潇洒，不失骑士风度。

“上菜。”他镇定自如地吩咐。说完，他仔细打量阿布沙龙执行命令的一举一动，因为此时有什么东西把大门门栓弄得咔哒咔哒响，那东西顺着通向老宅这条道走过来。那东西拖着脚步，一边走，一边自顾自地嘟哝着。走在台阶下面，停在一束光柱中，用全世界的乞丐那种千篇一律的哀诉声开了口。

“行行好，先生，请给一个倒霉透顶的饿坏了的穷光蛋一点儿吃的吧！再赏一个能过夜的杓晃儿吧！因为——它结尾的一段话毫不相干——我现在可以睡觉啦。大山夜里不会跳里尔舞啦；铜壶全都擦得贼亮贼亮。铁箍箍还套在我脚踝上，还有一环铁链哩，您要愿意，还可以用铁链子把我锁上呀。”

它抬起一只脚，踏上台阶，撩开披挂在腿上的破布。那只七歪八翘、沾满尘土的破鞋上方，他们照见那节铁链和铁

箍。流浪汉的衣服经过日晒雨淋和穿得太久，烂成了一堆花搭搭的碎布条儿。一头褐色的纠缠不清的头发和络腮胡子掩住他的头脸，一双眼睛穿过乱蓬蓬的毛发和胡须心烦意乱地张望着。格朗德蒙注意到他一只手上拿着一张白色方卡片。

“那是什么？”他问。

“我捡到的，先生，就是大路这边。”流浪汉把卡片递给格朗德蒙。“就一点点吃的，先生。一点儿玉米糊，一块托蒂亚饼，或者一把豆子什么的。山羊肉我可不能吃。我割断它们的喉咙的时候，它们叫得可真像孩子哪。”

格朗德蒙拿起那张卡片。是一张他发出去的请帖。无疑，是谁坐车来到沙勒罗瓦，亲眼看见空无一人的老宅之后，把它扔掉的。“把他们从栅栏后面、大路上都叫来哦。”他柔柔一笑，自言自语说。然后他吩咐阿布沙龙：“叫路易来。”路易过去是他的贴身仆人，穿着白上衣的他立刻来了。

“这位先生，”格朗德蒙吩咐道，“要和我一道用餐。带他去洗个澡，换一身衣裳。二十分钟后把他打扮停当，宴会开始。”

路易以对待沙勒罗瓦的客人应有的讨好神情朝这位肮脏邋遢的客人走去，迅速而神秘地把他带到里边去了。

很快，二十分钟后，阿布沙龙宣布晚宴开始。少顷，客人被领进餐厅，格朗德蒙站在桌首，等候他的到来。路易的殷勤侍候使陌生人改头换面，焕然一新，有些像只彬彬有礼的动物。从城里借来的一件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一套旧晚礼

物原准备装备一个招待，现在套在陌生人身上，配上他的外表，竟也生出奇迹。那一头乱草经过梳理部分地俯首贴耳。现在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加入那些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奇形怪状、装腔作势的艺术家和音乐家的行列之中。他朝餐桌走来的时候，他的外表和举止看不出丝毫的笨拙和不习惯，仿佛他从未经历过一场《一千零一夜》似的摇身一变。他听任阿布沙龙侍候他坐在格朗德蒙的右边，举止老练，习惯于被人侍候。

“每次都不得不和客人互通姓名，”格朗德蒙开了口，“真叫我不好受。我姓夏尔。”

“在山里，”浪迹天涯的人说，“他们叫我格林戈。在大路沿线，他们管我叫杰克。”

“我喜欢后一个名字。”格朗德蒙说。“来杯酒吧，杰克先生。”

多得出奇的侍者一道接一道地上菜。安德烈精湛的厨艺，他自己亲手挑选的几种酒，引得格朗德蒙兴致大发，他成了一位标准的主人，侃侃而谈，措辞妙趣横生，和蔼可亲。客人在谈话中忽而清醒，忽而迷糊。他的大脑仿佛正持续经历一阵阵的痴呆发作，每次发作之后便是短暂的、相对的清醒。因为最近一场热病，他的目光呆滞得发亮。长时间的热病一定弄得他憔悴，衰弱，精神错乱，那张脸甚至连风吹日晒、饱经风霜都遮不住一脸的呆板苍白。

“夏利，”他对格朗德蒙说——他似乎就这样解释他的名字——“你从来没瞧见过大山跳舞吧？”

“没有，杰克先生，”格朗德蒙语气沉重地回答，“我一直没机会。不过，相信我，我能够理解看大山跳舞一定很有趣

思。那些大山，你知道，山顶白雪皑皑——袒胸露肩，我们不妨这样形容它们，跳着华尔兹舞。”

“你先把壶擦得亮亮的，”杰克先生说，激动地探身，朝他凑过来，“好在早上用它们煮豆子，然后你躺下来，睡在毛毯上，一动不动。然后它们出来了，为你翩翩起舞。你想出去，和它们一块儿跳，可你每天夜里都被一条链子锁在帐篷中间的柱子上。你相信大山跳舞，是吗，夏利？”

“游客讲的故事，我不反驳。”格朗德蒙微笑着回答。

杰克先生扬声大笑。他压低嗓门，改用一种亲密的耳语说。

“你要是信了，你可就是大傻瓜喽。它们其实不跳舞。是你的脑袋在发烧。是干活太累，水太差闹的。你一病就是好几个星期，压根儿没药哇。热病每天傍晚发作，接着你就壮得好像两个人似的。一天夜里，同伴们唱了麦斯卡尔酒，醉成一团，横躺在那里，他们诈骗得手，弄回来一袋袋的银元，于是他们喝酒庆祝。夜深人静，你用锉刀把铁链锉断，是下山来。你步行很多英里——数百英里吧。慢慢地，山不见了，你到了大草原。草原晚上可不跳舞；草原心肠挺好，于是你蒙头大睡。然后你来到这条河，它给你唠嗑儿哩。你跟着它，往下游走呀，走呀，可你怎么也找不到你要找的东西。”

杰克先生身子回靠，在椅子上坐正，眼睛缓缓地闭上。佳

原文系法文。

指大山。

麦斯卡尔酒（mescal），用暗绿龙舌兰蒸馏酿制的酒。

肴美酒，使他浑身舒泰。脸上极度的紧张已被抹去。酒足饭饱，反倒使他昏昏欲睡。他迷迷糊糊地开了口。

“在餐桌上睡觉，——我知道——可不礼貌——可是——今晚的饭菜——太好吃啦——格朗，老伙计。”

格朗！名字的主人惊了一跳，放下酒杯。他请来坐在宴席上的这个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家伙，这个活像个哈里发的人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

初始他闹不明白，可是不久，他渐渐起了疑心，虽然他的疑心很是离谱，不合情理。他往外掏怀表，双手不住地哆嗦，差点儿连表都掏不出来。他打开怀表后面的小盒。盒子里有一张人像——里层夹着一张照片。

格朗德蒙站起来，抓住杰克先生的肩摇晃着。一脸倦容的客人睁开眼。格朗德蒙举起表。

“瞧瞧这张像，杰克先生。你是否——”

“我姐姐阿黛尔！”

流浪汉猛不丁的大叫响彻餐厅。他惊讶得突然跳起，可是格朗德蒙一把抱住了他，一边唤着“维克多！——维克多·福基尔！谢谢，谢谢，我的天！”

失踪的人那天晚上实在太疲倦，没法谈下去。几天之后，他的热带热病退了热，他所讲述的凌乱破碎的片断已经按先后顺序整理、补充成完整的故事。他诉说了他愤而出逃，在海上和沿岸地区遭受的种种磨难和灾难，在南美国家的走运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之称号。

此句原文系法文。

和倒霉，以及他最近一次历险，当时他被掳，给弄到墨西哥索诺拉山一个土匪要塞里做奴仆；还讲述了他怎样在那里染上热病，逃跑，神智昏迷，发病时迷迷糊糊地迷了路，怎样凭着或许是某种奇异的本能回到生他养他的密西西比河畔的故事；还述说了他血液中那份自尊和执拗，它们使他这么多年一直默默忍受名誉遭诽谤——尽管他明白自己是清白的——忍受着两颗相爱的心被迫长相分离。“爱情真是不可思议！”你会这么说。如果我同意此说，你一定会对我说：“自尊真是不可思议！”

维克多躺在会客室的一张长沙发上，在他睡意浓浓的眼睛里有一种省悟，他那变得柔和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安详。阿布沙龙正收拾着一张躺椅，那是为沙勒罗瓦这短暂的东家准备的，明天，他又将成为棉花商行的小职员，不过也——

“明天，”格朗德蒙立在客人睡的长沙发旁边，说话时脸上煜煜闪光，当以利亚的马车夫朗声宣布天国之旅的无上荣耀时，他的脸上一定也是这样煜煜放光吧，他说——

“明天我带你去见她。”

以利亚(Elijah)，《圣经》故事人物，犹太教奉为最大先知。据《圣经·列王记(下)》记载，“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乘旋风升天而去。”

原文的“她”系大写。英语在这种情况下大写人称代词有“上帝”的意味。据《圣经·列王记(上)》，耶和华指示以利亚寄居一寡妇家。寡妇儿子病重，身无气息。以利亚求耶和华使孩子复活，然后将复活的孩子送还母亲。

藏匿的黑比尔

龚雪萍译 黄新渠校

一个长头发、红脸膛、健壮的人坐在络什皮恩诺斯车站的月台上前后晃动着腿。他长着威灵顿式的嘴，小而犀利的眼睛因为淡黄的睫毛而变得温和了。他的旁边坐着另外一个人，胖而忧郁，衣衫褴褛，好像是他的朋友。从他们的外表来看，生活似乎是一件两面穿的衣服——两面都有缝。

“四年多没有看见你，赫姆，”衣衫褴褛的说，“你到哪儿去了？”

“德克萨斯，”红脸膛的说，“我觉得阿拉斯加太冷，德克萨斯暖和。哎，我告诉你我在那段热天经历的一件事。”

“那天早上，我醒来后便离开了国际大厦的储水池，还它没有流浪汉在周围徘徊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牧区，离家出走的流浪者比纽约城多。在这里，彼此的居住地相隔 20 来里，而不是那种窗户和窗户之间只隔 2 英寸的楼群，因此你闻不出人们在做些什么好吃的。

“没有路，我步行穿过乡村。草只有脚背深。牧豆树林桃园一样，就像是一个绅士的私人庄园，每分钟都有可能有一窝凶狗出来咬你。我走了 20 来里路——一定有 20 里路，才

看见一间牧场房子，是一间小房子，差不多就是高架铁路车站那么大。

“一个矮小个子的人，身穿白衬衣、工装裤，脖子上系着一条粉红色手巾在门前树下卷着烟。

“‘你好，’我说，‘有什么喝的吗？什么都行，给钱还是为您打工’？”

“‘呵，进来，’他用一种过于讲究的音调说，‘请坐在那个凳子上。我没有听见您的马蹄声。’‘马还没有到，我是走来的。我不想麻烦您，只想知道能否从这儿得到几加仑水’。

“‘你风尘仆仆，’他说，‘但是，洗澡已经安排——’

‘我只需要喝水，’我说，‘衣服上的灰尘没关系。’

“他从一个吊着的红坛子里舀了一长勺水给我，继续说：“你要找一份工作？”

‘暂时需要，’我说，‘这是一个很安静的乡村，对不对？’

“‘是的，’他说，‘有时——人们告诉我——几周也不见一个行人。我到这里一个月了。我是从一个要迁往达西的当地人手中买下这个牧场的。’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说，‘有时安静和松弛对一个人来说是很不错的。我需要一份工作，我能够照料酒吧，盐矿，安排演讲，漂放木材，或在中等规模的足球赛中搞点犯规动作，我还会弹钢琴。’

“‘你会放羊吗？’矮个子牧场主问。

“‘你是问我放没放过羊？’我问。

“‘你能放吗——放一群羊？’他问。

“‘呵，’我说，‘现在我清楚了，你要我赶羊，像牧羊犬

一样对着羊叫。好，我做得好。’我说，‘我从未真正放过羊，但是我从车子的玻璃窗里看见过它们吃草，它们是温顺的动物。’

“‘我要找一个放羊的，’牧场主说，‘墨西哥人是绝对靠不住的，我只有两群羊。如果你愿意，每天早上你可以把羊群赶出去放，只有 800 只。每月报酬 12 个美元，管吃。你的营地就在羊群生活的大草原上。你得自己煮饭，有人给你送木材和水。这是一份很简单的工作。’

“‘好，我同意了，’我说，‘尽管我不太喜欢像图片上画的牧童那样举着牧羊钩，衣着不整，吹着牧笛。我还是决定接受这份工作。’

“于是，第二天早晨，这个矮子个牧场主和我一道把羊群从畜栏赶到两里外的草原上的小山上放牧。他叮咛又叮咛，不要让羊离开羊群啦，中午把它们赶到水坑喝水啦等等。

“‘天黑以前我用四轮马车把你的帐篷，扎营工具和食物给你送来。’他说。

“‘好，’我说，‘不要忘记带食物，不要忘记带扎营工具，记住带帐篷。你叫卓里可夫，对吗？’

“‘我叫亨利·欧格登。’

“‘行，欧格登先生，’我说，‘您叫我帕什沃·赛恩特·克勒尔先生。’

“在然可其癸托牧场放牧五天后，我的头脑里装的全是羊毛。我的牧羊生活理所当然地使我跟大自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比鲁滨逊的羊还要孤独。我现在才明白有许多人陪伴你要比许多羊陪伴你有趣多了。每天晚上，我得把他们赶回

畜栏关好，然后做玉米面包，煮羊排，熬咖啡，然后躺在桌布大小的帐篷里，听着营盘周围狼的叫声以及牧羊人为自己壮胆的歌声。

“‘第五天晚上，当我咽下价格昂贵但并不好吃的羊排后，我走进了牧场主的住宅。

“‘欧格登先生，我和你需要有更多的交往。羊群能点缀大地，羊毛能为人类提供 8 美元一件的棉衣，但对于桌面交谈和火炉边的同伴，它们也就只能和 5 点钟的茶点一道端上桌子。喂，如果您有一副纸牌，或者……，或者文化人的游戏。我必须做点读书人做的事，要是能使我感到精疲力竭就好了。’

“这位亨利·欧格登是一个很特别的牧场主。他的手上戴着戒指，手腕上戴着一支大金表，脖子上整齐地打着领带。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鼻子上的眼镜总是很亮。我曾经在马什科齐看见一个犯法的人的照片，他杀了六个人，这个杀人犯和欧格登像极了，但我在阿肯色见到过一个传教士，你一定会以为这个传教士也和欧格登相像得就像两兄弟一样。总之，他究竟像哪一个，我没有认真去想，我需要的是伙伴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管是和圣人还是和逃犯——只要不是羊就行。

“‘赛恩特·克勒尔，’他放下正在读的书说，‘我想，刚开始这个阶段你一定觉得相当孤独，我不否认这种生活对我来说也单调。你确信你把羊都赶进畜栏关好了，不会跑出来吧？’关得就像监狱里关押杀害百万富翁的谋杀犯一样紧，而且我很快就回去和它们呆在一块儿，它们需要受过训练的人

照顾。’”

“于是，欧格登翻出一幅牌，我们玩卡西诺。在过了五天五夜的野营牧羊生活后，这时简直就像在百老汇痛饮。当我摸到一块大牌时，我激动得就像在新尼梯赚了一百万一样。欧格登变得较松愉快起来，他讲了在普尔曼小车上一个女士的故事，我笑了五分钟。’

“这说明生活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事物啊！一个人见过太多世面之后，再让他经受长途跋涉之苦去拜谒韦伯或者去看亚德里亚海，哪怕给他三百万美元，他也不屑一顾。而让他来牧羊，他倒会为一句‘科尔弗今晚不会来电话了’之类的话笑断腰，也或者会专心专意地和小姐玩玩牌。

“后来，欧格登拿出一瓶细颈的威士忌烈酒，我们就完完全全地把羊忘记了。

“‘你记不记得一个月以前报上报道过这么一件事，’他说，‘五月份凯特号列车被抢劫的事？运货代理人被枪打穿了肩膀，大概有 15,000 现金被抢走了。而且据说这一切只是一个人干的。’

“‘这倒有些像我干的事。’我说，‘但这些事经常发生，德克萨斯人很快就会忘记。他们追赶逮住这个抢劫犯没有？或者说有没有线索？’

“‘他逃走了，’欧格登说，‘今天我刚在报纸上读到警察已追踪到了我们这个乡村。强盗弄到的钱好像都是伊斯宾满沙城第二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所以，警察根据这些钞票流散的路线追到这里来了。’

“欧格登又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把酒瓶推给我。

“‘我猜想，’猛喝了一口高档酒，我说，‘一个车匪路霸跑到这样的乡村来躲藏一阵子是完全可能的。牧羊场现在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谁会到这样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来搜寻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人呢？顺便问一句，’上下打量了一下欧格登，我问，‘报纸上提到了这个独来独往的罪犯的外貌了吗？他的特征、高度、胖瘦，有无假牙或者他的衣服？’

“‘没有，’欧格登说，‘因为他们说没有一个人看清过他，他老戴着面罩。但他们知道他是车匪，名叫黑比尔，因为他在快车上掉下了块有他名字的手巾。’

“‘呵，我觉得黑比尔跑到牧羊场是正确的，我想他们不会找到他。’

“‘抓住他，会有一千美元的奖赏。’欧格登说。

“‘我不要这种钱，’我说，对直望着牧羊先生的眼睛，‘您每月付给我 12 美元尽够了。我需要休整。我可以把钱存起来直到够我回特卡坎那，我那寡妇母亲住在那里。如果黑比尔，’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继续说，‘到这儿来了——就是说，一个月以前——买了一个规模不大的牧羊场，而且——。’

“‘不要说了，’欧格登从椅子上站起来，显得很凶恶，‘你是不是暗示——’

“‘不，我什么也没有暗示。我在假设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例子。我是说，如果黑比尔到这儿来了，买了一个牧羊场，雇我为牧童，而且公平友好地待我，就如你待我一样，他完全不必防备我。不管他跟羊还是跟火车有过什么难解的关系，他都是个人。现在你该清楚我的态度了。’

欧格登的脸色有好一会儿就像野营时饮的咖啡一样黑，

然后他笑了，打趣地说：“‘行，赛恩特·克勒尔，如果我是黑比尔，我一定会信任你。今晚我们来打一、两局‘七点’，就是说，如果你敢和车匪打牌的话。’”

“‘我已经向您口头表示过了，警察没有任何线索。’”

“第一局打完后，我洗牌的时候，装着无意的样子问欧格登他是从哪儿来的。”

“‘呵，从密西西比谷。’”

“‘那是一个可爱的小地方，’我说，‘我经常到那儿去。但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在那里，被单总有些发潮，吃的东西很差。这次，我从太平洋坡地来。您在那儿住过吗？’”

“‘那里又太干燥了，’欧格登说，‘但是，如果在中西部，只要提到我的名字，人们会热情待你，给你送取暖器，你还能喝到美妙的流滴咖啡。’”

“‘好了，’我说，‘我不是真要打听您的私人电话号码，也不是要打听您那能自如对付卡门伯兰德地长老会牧师的姑妈的名字，那些没有意义。我只是想让您知道，和您的牧童在一起，您是安全的。喂，不要把红桃打成黑桃了，您不要紧张。’”

“‘你老是唠叨，’欧格登笑了，问我，‘你想到没有，如果我是黑比尔，而且知道你在怀疑我，我会把温彻斯特的子弹射进你的大脑，使自己解除紧张，如果我真的紧张的话，’”

“‘您不会这样干的。一个老在担心火车上的那个罪犯会不会被抓的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我是一个流浪惯了的人，非常了解流浪汉，他们很重友谊。现在我不能声称是您的朋友，欧格登先生，’我说，‘现在我只是您雇的牧童，但在

更紧急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是朋友。’

“‘暂时忘掉羊吧，我请求你，’欧格登说，‘别谈这码事了。’

“大约过了四天，中午，羊在水坑边饮水，我专心致志地在煮一壶咖啡，一个神秘的人物，穿着能显示自己身份的制服，在草地上骑着马慢慢地朝我走来。他的穿着既像堪萨斯的大侦探布法罗·比尔，又像巴吞鲁日的棒球手。他的下巴和眼睛不是打仗人的那种，于是，我相信，他只是一个侦探。

“‘放羊？’他问我。

“‘喂，’我说，‘对于你们这种到处惹是生非的人，我可没有精神告诉你我是在装饰古迹青铜器还是在给自行车的链条上油。’

“‘我看你说话和你长相都不像牧童。’他说。

“‘但是我听你说话就跟你外表给人的印象一样。’我说。

“然后，他问我为谁放羊，我用手指了一下两里路外的小山荫底下的然可其癸托牧场，他告诉我说他是代理司法长官。

“‘有一个叫做黑比尔的车匪可能跑到这一带来了，’侦探说，‘警察一直追到圣安托尼奥，或许还要远些。这一个月以来您在这儿见过什么陌生人吗？’

“‘没有，’我说，‘只是在露明斯牧场墨西哥人居住地听到过一个人的传闻，关于弗莱奥的。’

“‘您知道他一些什么事？’代理司法长官问。

“‘他出生刚三天。’我说。

“‘那么您的主人是个什么长相的人？’他问，‘这个地方还是属于老乔治雷麦吗？他管理这个牧场已有十年了，但从

来没有成功过。’

“‘这个老人早卖了这个牧场西行了。’我告诉他，‘另外一个牧羊行家在一个月前买下了他的整个牧场。’

“‘他长得什么样？’司法长官问。

“‘呵，一个高个、肥胖的荷兰人。长着络腮胡，戴蓝色眼镜。我想他连羊和松鼠都分不清，我猜老乔治在这笔生意上大大地敲了他一笔。’

“这个侦探在很不经意的交谈中获得了他需要的情报并分享了我的一大半晚餐，便骑上马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欧格登。

“‘有关黑比尔的任何支甲片鳞，他们都要收集，’我说。然后，我把那个司法长官的情况、我怎样向他描述以及司法长官对这件事说了什么都告诉了欧格登。

“‘好了，’欧格登说，‘我们别管黑比尔的事，我们自己还有好些事要做。从橱柜里把酒拿出来，让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如果，’他说，咯咯笑了一声，‘你对这车匪没有偏见的话。’

“‘我愿意为任何以朋友的态度待我的人干杯。我相信黑比尔，’我继续说道，‘就是这样的人。为黑比尔，干！祝他好运。’

“我们两个都一饮而尽。

“两周后，剪羊毛的时间到了。得把羊群赶到牧场，许多肮脏的墨西哥人将用剃剪把羊毛从羊身上剃下来。下午，在这些理发师到来之前，我逼赶着我那些还未长大的羊翻过山，越过谷，顺着小溪朝北走，一直到了牧场。我把它关进畜

栏，就像每天晚上那样，跟它们道了声‘晚安’。

“我从畜栏走到房子里，找到了亨利·欧格登先生，他还躺在小帆布床上熟睡着。我想，要么他昨夜失眠，要么嗜睡，再要么就是牧场的事太多累病了。他的嘴大张着，背心敞开，呼吸就象一部旧自行车的打气筒。我看着他，头脑里开始冥想。‘凯撒大帝就是这样睡觉，不过凯撒可能会闭上嘴，免得风灌进肚里。’

“一个人熟睡的景象就是天使也一定会感动不已。他的智慧、肉体、内在、神情、感化力以及血缘联系都显现得多么真实啊！就连他的敌人也会怜悯他，更不用说他的朋友了。这一幅景象就像上午 12 点半斜靠在大都会剧院旁边的出租马车的马梦见了阿拉伯半岛的平原那么动人悦目。然而，对一个熟睡的女人，你的想法就不同了，不管她长得怎么样，你都会觉得这是男人们占她便宜的好时候。

“我喝了一杯酒，也为欧格登准备了一杯。我开始感觉舒服些了，而他还没有醒。桌上放着自然学科的书，诸如《日本》，《排水》，《体育》——还有烟叶，显得不协调。

“我抽了一会儿烟，听着欧格登那像踩缝纫机般的呼吸声。当我碰巧从窗户向外望时，只见剪羊毛的畜栏处，有一条似路非路的小径通往远处另一条似路非路的小径，这条小径跨越了一条似小河又非小河的小水湾。

“有五个人从这条路的小径上骑马朝牧场走来。他们的马鞍上都横放着枪，那天在营地和我谈话的那个司法长官就在其中。

“他们谨慎地骑到房子跟前，成散开的队形，手里端着枪，

通过观察，我辨出了这五个执行法令的骑兵中那个专门惹事生非的人是头。

“‘晚上好，先生们，’我说，‘你们要溜溜马？’

“‘那个头儿骑上前来，挥舞着枪，枪口似乎要抵住我的整个前额了。

“‘不准动，除非你好好地回答我问你的所有问题。’

“‘我会的。我既不聋又不哑，因此，用不着不服从您的命令。’

“‘我们在搜寻黑比尔，五月份在凯特号大车上抢劫了15,000美元。我们要搜查所有的牧场和牧场里的每一个人。你叫什么名字，在牧场干什么？’

“‘长官，我的职业是帕什沃·塞恩特·克勒尔，我的名字叫牧童，今晚上我的一群小牛犊——不，羊——关在这里。羊毛的追求者们明天来给它们理发——我想还会伴着‘咩，咩’的叫声。

“‘牧场的老板在哪儿？’头儿问我。

“‘等等，长官，’我说，‘刚才您是不是说谁举报那个丧心病狂的人，谁就会得到一笔赏钱？’

“‘一千美元的奖赏，’长官回答说，‘但指的是俘获或确定能抓住，报告传闻的人大约是不可能得到这笔钱的。’

“‘这一两天看来要下雨，’我抬头看着蓝色的天空，疲倦地说。

“‘如果你知道黑比尔在这儿的住处，藏身地或者其他秘密而不报，’他语气严肃地说，‘你就犯了法。’

“‘我听见一个修栅栏的工人说，’我用一种漫不经心的

语气；他听见一个墨西哥人告诉鲁以西斯牧场那边毕兴仓库附近一个叫作杰克的放牛娃，两周以前，在马他莫诺斯有一个牧羊人看见过黑比尔。’

“‘听着，闭上你的嘴，’头儿用生意人的眼光上下打量我后说，‘如果你的消息能使我们抢先抓住黑比尔，我从自己的——从我们五个人的口袋里掏一百美元给你。这是够大方的了，’他说，‘怎么样？其他奖赏就没有你的份儿了。’

“‘现在就付现金？’我问。

“头儿转过去和他的助手们嘀嘀咕咕商量了一阵，他们盘称着从各自的口袋里掏出钱，总共有 102 美元 30 美分现金和价值 31 美分的扁形烟草块。

“‘走近一点，长官先生，’我说，‘您听我说，’他向前跨了一步。

“‘我是世界上最穷、最微不足道的人。我每月挣十二个美元，我的工作是把一群只想东奔西跑的动物赶到一块儿。虽然，’我说，‘我的自我感觉比在南达科他州好，对于一个在这之前只知道羊排而不知道羊的人来说毕竟是社会地位的大败落。我现在所处的地位已经和我那化为泡影的远大理想、和朗姆酒、鸡尾酒离得很远了。那种鸡尾酒是宾夕法尼亚州至罗德艾兰州沿河都生产的那种，远道从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市运到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市来的——用于杜松子、法国苦艾酒、酸橙榨汁和适量的苦桔汁渗合而成的。如果您遇到这种酒，一定要尝一尝。另外，我还要告诉您，我还从未背叛过朋友。当他们富有的时候，我和他们在一起，当灾难降临我的时候，我也从不遗弃他们。

“‘但是，十二美元一个月的工资是不太够朋友的，只称点头之交的工钱，黑豆和玉米面包的食物不能称是友谊。我是一个穷人，我有一个守寡的母亲住在特卡坎那，’我说，‘你们可以在这座房里靠您右手边的一间屋子里找到黑比尔，他躺在一张帆布床上睡觉。我从他说的话和跟我摆谈中知道他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他待我还是算不错，’我说明道，‘如果我过着以前那样的生活，就是拿贡达那矿的全部财产来引诱我，我也不会出卖他。但是，’我说，‘每周他给我黑豆有一半是虫蛀过的，野营牧羊需要的柴禾也不够烧。

“‘先生们，最好小心一点，’我说，‘有时他很暴躁，你们进去时要想到他上次的专门本领——如果他突然出现在谁面前，谁就只有倒霉了。’

“于是，这一群人下了马，把马拴好，从马背上取下枪和子弹，惦着脚尖走进了屋。我跟在后面，就象德里拉把逊参出卖给菲里普一样。

“头儿摇醒了欧格登，他跳了起来，但两个被收买了的猎人抓住了他。他那瘦小的个子强硬地反击着这一群人。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扭打。

“‘你们要干什么？’欧格登被他们抓住后问。

“‘你被我们抓住了，黑比尔先生，就是这么回事，’头儿说。

“‘简直是暴行！’欧格登更疯狂了。

“‘是暴行，’心情愉快的头儿说，‘凯特号列车放过了你，但法律不会放过一个抢劫列车的人。’

“他坐在欧格登胸口上，仔细地、有目的地搜查着他的口

袋。

“‘我要你为此付出代价，’欧格登流着汗说，‘我要让你明白我是什么人。’

“‘我现在就向你证明你是什么人，’头儿从欧格登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把伊斯宾诺沙市第二国家银行发行的新钞票。‘你那刻有名字的周二——周五定期访问卡不能比摆在这儿的现金钞票更说明问题。现在你起来，准备和我们一道走，去服你的罪行。’

“欧格登站了起来，整理好领带。他们从他身上搜出钱后他再没说什么。

“‘一个美得醉人的主意，’司法长官钦佩地说，‘溜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买一个小牧场，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藏身之处。’

“这五个人中的一个人走到剪羊毛的地方找了一个牧民，名叫约翰·赛力斯的墨西哥人，让他给欧格登的马装上鞍。这五个人都骑上了马，手里端着枪，紧紧地围住欧格登，准备带他上路。

“临行前，欧格登把牧场托付给约翰·赛力斯，给他交待剪羊毛的有关事宜以及该在什么地方去牧羊，好像几天后他就会回来似的。两小时以后，人们看见帕什沃·赛恩特·克勒尔，这个然可其癸牧场的前牧民，口袋里装着一百九十个美元——他的工资和出卖欧格登换来的，骑着属于然可其癸托牧场的另外一匹马，朝南走了。”

红脸膛的人闭上了嘴，听着山谷里回荡着从远处呼啸而来的货车的隆隆声。

坐在他旁边，衣衫褴褛的胖子吸着鼻子，神情轻视地慢慢摇着他那肮脏的头。

“怎么啦？长嘴鸟，”红脸膛问，“又伤感了？”

“不，我没有。”衣衫褴褛的又吸了吸鼻子说，“但是，我不喜欢你的行为。你我是多年的朋友了，断断续续的，已有十五年了吧。我还从不知道或从未听说过你向法律出卖过什么人——一个都没有过。而对于这样一个人，你吃他的小苏打面包，和他在桌子上玩纸牌游戏——就算叫做卡西诺游戏的话。你却向警察告密，因为出卖他而换得钱。这决不像你干的事。”

“这个欧格登，”红脸膛继续说，“找了一个律师，通过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和其他法律手段的裁定，证明无罪，获得了自由。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他没有遭受什么苦。真的，他待我不错，我本不愿意出卖他的。”

“那他们在他的口袋里搜到的钞票又得怎么回事？”衣衫褴褛的人问。

“‘在他熟睡时，我看见一群人骑着马朝着房子走来，我就把钞票塞进了他的口袋。’红脸膛说，“黑比尔其实就是我。瞧！长嘴鸟，火车来了，等它加水时，我们从保险杆爬上去。”

龙 牙 草

龚雪萍译 黄新渠校

赫姆士泰特先生在科尼格兰德街装修了一家既悦目而又实惠的商店，只花了一周时间就全部完工，而且连赫姆士泰特牌鞋子都陈列到了架子上。房租既公道又便宜，白色鞋盒整齐地陈列在架子上，很引人注目。

琼尼的朋友兼助手凯渥夫忠实地站在他旁边。鞋店开张的第一天，差不多每一个小时凯渥夫就会轻松愉快地踱进鞋店买一次鞋。当他把各类鞋底的新增产品，诸如高帮松紧鞋、轻便鞋、底帮小牛皮鞋、练功鞋、雨靴、各种鞣皮鞋、网球鞋、绣花鞋和拖鞋都买了一双后，他发现除了他已经买的外，凡是他所问到的鞋子的名称，琼尼都能迅速回答。当地的其他英国人也常来鞋店买走自己喜爱而又与他们身份相符的鞋子。凯渥夫是慷慨大方而又会做生意的人，他把所买的鞋分送给鞋店的老主雇，因此，接连几天鞋店都保持着销售的良好状态。

赫姆士泰特先生对此非常感激，但他对土著人不穿鞋的落后习惯却大为不解。

“他们是不好意思穿鞋，”琼尼擦着额头的汗，忙着解释，

“他们会很快丢掉这个习惯，一旦他们开始穿鞋，买鞋的人会蜂拥而至。”

一天下午，凯渥夫走进经理琼尼的办公室若有所思地叼着一只没有点燃的雪茄。

“有办法了吗？”他问琼尼，“如果有办法就赶快拿出来。或者如果你知道谁能想法使这些卖不出去的货有销路，你就干脆地讲出来。男孩子都买那种足以穿上十年的球鞋。所以，鞋店伙计除了悠哉悠哉别无他法。刚才我进门的时候，看见你那些忠实得令人肃然起敬的小伙计站在门边，眼睛紧紧盯着一双双经过商店门口的赤脚，好像要把那一双双赤脚看穿。这里的土著人确实都有些神经质。今早上克朗什和我花了两小时谈了 18 笔意向性生意，结果全天只做成了一笔，卖了一双鞋。当布朗查德看见赫姆斯特小姐在商店买了一双圆毛皮边的室内拖鞋，他也就买了一双，但是后来我看见他把鞋丢进了咸水湖。”

“明后天有一艘运载水果的莫拜里号轮船要来，琼尼说：“轮船来了我们就有办法了。”

“你有什么计划——你能把存货变成抢手货？”

“你不懂政治经济，”经理不客气地说：“虽然不能变成抢手货，但你可以创造把存货变成抢手货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我要做的。”

经理的电报发出去两周后，一艘运载水果的轮船运来了——一大捆稀奇古怪，谁也不知道的绿色货物。琼尼凭着他跟海关的关系，毫不费力地就使这捆货免检到了他的手里。他让人把这捆货搬进经理室，谨慎地堆放在后屋里。

那天晚上，他扯开货捆的一只角捧出一棒龙牙草仔细查看，就像一个骑士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去决斗前检验自己的武器一样的仔细。龙牙草 8 月份成熟，像榛子一样硬，一根根刺直立起就像针一样又硬又尖。琼尼轻轻地吹着一只小调的口哨，出去找比尼·凯渥夫。

深夜，当全科拉利欧沉浸在睡梦之中后，琼尼和比尼·凯渥夫穿着象气球一样鼓起的衣服走上了空无一人的街，他们把整条科尼格兰德街两旁和沉睡着的房屋间的草地上都撒上了这种坚硬的草，并且小心翼翼地让它和泥沙混在一块儿，没有任何人撞见他们，接着又把小街小道上也撒上了这种草。凡是男女老少可能走到的地方无一遗漏。

这种藏在泥沙里的细草使赤脚走在上面的人感到针刺般的疼痛。他们一直干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回家安安稳稳地睡下，就像一个伟大的将军改变了战略战术制定出一套稳操胜券的作战计划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一夜的劳动就像撒旦播撒稗子，保罗植树造林一样，其效果不可估量。

太阳升起的时候，水果摊，肉摊一个接一个摆满了市场内外。市场位于小城镇的底端，靠近海边，琼尼他们没有在那里撒草，开市的时候早已过点，还没有一个人来买东西，小商贩开始惊讶，相互询问：“出了什么事？”

平时，各种肤色的妇女：黑皮肤，棕色皮肤，黄皮肤，也不管是暗褐色，浅黄色，深褐色，无论她们是住在棕榈棚，住茅草屋或是住在阴暗低矮的屋，都会不约而同地从各种样式的住房里悄然而至。购买木薯、大蕉、肉禽、生玉米饼等家庭所需。她们是市场最早的买主。她们装束简单，赤臂、赤

脚、穿一条过膝的裙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表情迟钝，从自家的门口走上狭窄的人行道或街边柔软的草地。

最先踏上路面的人发出奇怪的尖叫，紧接着便抬起脚，再走一步就实在不行了。她们坐在地上惊叫，用手去拈刺在脚上，从未见过但咬得很痛的小虫。“这些咬人的小恶魔。”她们街对街地尖叫着。有些人探着脚走草地，一样被奇怪的小刺团儿刺咬得猛坐在草地上，和沙地人行道上的姐妹们一道哀叫，整条街都听得见女人们叽叽喳喳地叫骂声，而市场上的小商贩却全然不知，仍在惊讶地等待着。

然后，老少爷儿们来了。他们也不例外，开始是单脚跳、双脚跳，跛着走，接着便骂人。他们傻乎乎地站着，或弯着腰拔扯刺脚踝的瘟神。有人大声宣称这种害虫是一种叫不出名的有毒的蜘蛛。

最后，娃娃们在清晨的阳光中跑出来嘻笑玩耍，立刻，叫骂声中又加进了孩提尖利的嚎哭声，每一分钟都在增加着新的受难者。

玛丽·卡斯提娜·布恩芬德那什卡太太，她体面地从家门口走出来，到街对面的面包房去买新烤出来的面包，这是她每天的习惯。她穿着一条黄色花缎裙，打褶的亚麻布无袖女衬衫，顶着西班牙织造的紫色薄头罩。她那黄脚，啊！竟然光着。她步态庄重。玛丽卡斯提娜布恩德那什卡太太在天鹅绒般柔软的草地上走了三步，高贵的腿便踏上琼尼撒的草籽。她发出野猫一样的嚎叫，立刻向后转，手和膝都放在地上——呀，就像荒野里的野兽爬向她体面的门槛。

艾德弗索·费德瑞可·沃达热基日·德拉帕什先生体重

280 磅，急于把货运到广场一角的水果店好去喝早茶。他没有穿鞋的脚刚踏上凉爽的草就踩上了暗藏的地雷，他像崩溃的教堂一样颓然倒在地上，大叫他被要命的蝎子咬了。赤脚的人被一夜之间降临的毒虫子骚扰着，有的人单脚跳着走，有的人跌跌撞撞地走，有的跛着脚走，有的停在路边用手去拔扯。

第一个接受解除痛苦药方的人是一个理发师，这是一个受过教育，喜欢旅游的人，他坐在石头上，拨出脚趾上的草籽，发表演讲说：“看，朋友，这种可恶的臭虫，我非常熟悉。他们像鸽子一样一窝蜂从天上飞来，昨天夜里掉下来的这些都是死虫子，在约喀坦，我见过的这种虫有广柑那么大，不错，就是它，在约喀坦那里，它们发出蛇一样的嘶嘶声，翅膀像蝙蝠，只有穿鞋的人们，只有穿鞋才能走路——这是最有效的防止。

伊斯特班跛着脚走到赫姆斯泰特先生的鞋店买鞋，出来的时候，就昂首阔步不再受罪了，但嘴里还大声谩骂着该死的虫子。脚被刺的人或坐着，或站在一只足上看着这个懂得免疫的理发师，男女老少都叫起来：“有效，真有效！”

买鞋的必要性终于显现出来了，买鞋的人越来越多。那一天，赫姆斯泰特先生就卖了三百双。

“真令人吃惊，”他对琼尼说。琼尼是晚上来帮他整理存货的。“生意的转机竟这么快。昨天只卖了三双。”

“我给你说过，只要他们一开始买就会接连接不断地来买。”经理说。

“我想，我要再订十几件货免得存货接不上。”赫姆斯泰

特先生说，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光。

“我看暂不忙订货。”琼尼劝说道，“还是等一等，看看生意发展情况再说。”

每天晚上，琼尼和凯渥夫播下种子，白天就收进这些种子带来的美元。到了第十天，三分之二的存货都卖出去了；龙牙草也快撒完了，琼尼给皮因克·朵森拍了一份电报又订了5000磅龙牙草，和以前一样，每磅20美分。赫姆斯泰特在谨慎考虑之后，起草了一份向北方公司订购1500美元鞋子的货单。琼尼在这份货单送往邮局之前一直在商店里游逛了解销售情况，终于在这份货单送往邮局之前，他及时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制止了订货单的成行。

那天晚上，他把罗姗带到古得文家门廊旁的芒果树下，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你是一个很邪恶的人。我要跟爸爸离开你。你说这是一个玩笑，我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但是半小时之后，他们的谈话就转到另外一个题目上了。他们在考虑结婚后用什么颜色的纸来装饰墙壁，是用老一辈殖民主义者爱特屋兹家在戴勒斯堡修建大楼的那种淡蓝色纸好还是粉红色纸好。

第二天，琼尼向赫姆斯泰特先生承认自己对剩下的货无能为力。鞋商戴上眼镜，从镜片后看着他说：“你像一个最坏的小流氓一样打击我，如果我不是用我生意人的健全头脑来经营管理这个企业，我的全部存货就会彻底损失掉现在，你打算怎样处理剩下的三分之一？”

当第二批龙牙草运到后，琼尼把这些草籽及剩下的三分

之一存货装上帆船便顺流而下到了亚拿森。

在那里，用同样见不得人的恶魔般的伎俩，他又一次成功了，回来的时候，他带着许许多多的钱，卖掉了带去的全部存货，连一根鞋带也没有剩。

回来后，他即恳求他的大叔赫姆斯泰特先生接受他的辞呈和他一道告别这个乡镇小地，退居幕后。因为，这里已没有任何东西，包括罗姗，能再吸引他，他渴望戴勒斯堡的波菜和芹菜。

威廉·特伦斯·凯渥夫经讨论之后被提任为业务经理，琼尼和赫姆斯泰特一家回到了英国。

琼尼离开后的第四天，两艘帆布船朝着科拉利欧驰来，不一会儿，其中的一艘放下一只小船，一个脸膛黑红的年轻人上了岸。这个人有一双精明能干的眼睛。他惊奇地注视着眼前的不熟悉的一切，然后他步态有点紧张地朝着经理办公室去了。

凯渥夫伸着腿懒散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在一叠办公纸上画着他叔叔的人头像。他抬起头看着来访者。

“琼尼·爱特屋兹在哪儿？”红脸膛的年轻人问，一种淡淡的口吻。

“走了。”凯渥夫认真整理着山姆牌领结。

“他真是这种人，”黑红脸膛的人靠在桌边说，“他总是到处游荡而不专心做生意。他会很快回来吗？”

“我想不会，”凯渥夫想了好一会儿说。

“大概是干什么蠢事去了，”来客用笃信道德的口气猜测说，“琼尼从不能把什么事坚持到成功，我奇怪他怎么能管理

他在这儿的企业，他从不亲自照管。”

“我刚接手这件工作，”经讨论后被任命的业务经理承认说。

“你？——那么，哎，工厂在哪儿？”

“什么工厂？”凯渥夫温文而雅，满有兴趣地问。

“喂，就是用龙牙草作原料的工厂。不知道他们用龙牙草生产什么！我运了两船龙牙草来。这批货我便宜点卖给你。我在戴勒斯堡附近雇了不少工，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采集，大家都说我疯了。他们那些地方要一个月后龙牙草才成熟。我雇了两艘船运来了。好了，每磅十五美分卖给你，包帮你搬运，如果你还要货，我想老亚拿巴马人会继续为你采集。琼尼离开家时告诉过我，如果他在这儿找到了任何能赚钱的事，他就让我跟他一道发财。我把船驶进港靠岸好吗？”

凯渥夫脸上露出喜出望外，甚至不敢深信的神情，他丢下铅笔，转向来客，眼睛里喜悦混合着担忧，他害怕他的惊喜只是一个梦。

“上帝，告诉我，”凯渥夫说，神情专注，“你是皮因客·朵森吗？”

“我的名字叫皮因客尼·朵森。”龙牙草市场的垄断者说。

“比尼·凯渥夫大喜而文雅地从他的座位上一步滑到这个从船上下来现在还站在地上等着接待的人，这正是他在盼望的人。

闷热的下午，科拉尼欧没有什么闹声。在不多的喧闹声中，刺耳的声音是那个精疲力竭的爱尔兰美国人发出的狂喜而不道德的笑声，黑红脸膛的年轻人张着精明的眼睛，惊奇

而不解地望着他。街道外面，“啪”“啪”“啪”正响着很多穿着鞋走路脚步声，浪花依旧孤独地拍打冲刷着古老的西班牙海岸。

哈格雷夫斯的骗局

李学术译 綦国英校

莫比尔的彭德尔顿·塔尔博特少校先生和他的女儿莉迪娅·塔尔博特小姐来华盛顿安身时，在一条最为僻静的大街背后五十码的地方选定了一家寄宿处。这是一幢老式的砖混建筑，有一条由高高的白色廊柱支撑着的门廊。院子里槐榆成荫，一棵当令的梓树花儿盛开，粉红的、白色的花瓣儿落满草地。围栏边，行道旁高耸出排排黄杨。就是这种南方风貌让塔尔博特父女一见便喜欢上了它。

他们在这个赏心悦目的私人寄宿舍订了几个房间，其中一间用作塔尔博特少校的书房，他要在这里完成他的著作《亚拉巴马军队·法院及律师业的回忆与见闻录》的最后几章。

塔尔博特少校属于古老的南方。在他眼里，现今的一切都枯燥乏味、一无是处。他的心灵还生活在内战以前。那时，塔尔博特家拥有成千上万亩优质棉田，有大量农奴在田里耕耘；那时，他们的府第里高朋满座，南方的贵族纷至沓来。他身上带着那个时期的一切：那种陈旧的对名誉的自豪和顾虑，那循规蹈矩的礼仪，还有（你会想到）那个时期的服饰。

这种服装肯定有五十年没有人制做了。少校本来很高，可是每当他行那种他称之为鞠躬的精彩而古老的曲膝礼时，他那礼服总会扫到地板。就是在华盛顿，在这个对南方议员的长袍和宽边礼帽已经习以为常的地方，他那种外套还是令人惊诧。有一位寄宿者给它命名为“哈伯德老爹”，那外套确实是腰身短而下摆宽。

虽然少校衣着古怪：衬衣胸部镶着大块皱褶和须边，小小的黑色蝴蝶结领带的领结总是滑到一边；但在对选择客人挑剔的瓦德曼太太的寄宿舍里，房客们依然喜欢他，对他笑脸相迎。如一些年轻的机关职员所说，他们常常会“赚他”，逗他讲述那个他最珍视的主题——他敬爱的南国的传统和历史。讲述时，他常常随意引用《回忆与见闻录》中的内容。不过，他们都非常小心，注意不让他看出他们的设计。因为，虽然他已六十八岁高龄，却依然可以让他们中最大胆的人在他那犀利的灰色眼睛的注视下感到不舒服。

莉迪娅小姐三十五岁，是个胖胖的小个头老处女。一头梳得光光的，盘得紧紧的头发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大。她也是一身过时打扮；不过却不象少校那样流露着内战前的自豪。她是个懂得节俭的人，管理着家里的财务，处理支付着所有帐单。少校认为寄宿费和洗涤费是不足挂齿的，令人厌烦的。因为这类帐单总是不断地拿来。少校想知道，为什么不能把它们放在那里，等到方便的时候——比如说等到他的《回忆与见闻录》出版拿到稿费时，再一次付清呢？莉迪娅小姐总会一边平静地做着她的针线活，一边说：“只要我们还有钱支付，我们就随时支付，到没钱支付时，他们恐怕就只好

宽容点了。”

瓦德曼太太的大多数房客都是机关职员和生意人，他们白天都要出去。不过，有一个人却从早到晚成天呆在店里。这是一个名叫亨利·霍普金斯·哈格雷夫斯的年轻人，寄宿舍里的人都用全名称呼他，他应聘于一家通俗轻喜剧院。近几年来，轻喜剧的地位逐年上升，已开始受到人们的尊重，哈格雷夫斯先生又是一个谦恭而且举止文雅的人，瓦德曼太太自然就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为她的房客了。

在剧院里，哈格雷夫斯被公认为多才多艺的方言喜剧演员，具有扮演德国人、爱尔兰人、瑞典人以及黑人的特长。可是，哈格雷夫斯雄心勃勃，经常表达出想在正统喜剧领域取得成功的愿望。

这个年轻人好像特别迷恋塔尔博特少校。无论何时，只要那位先生开始他的南方回忆，或是重复某些最为生动的轶事的时候，哈格雷夫斯总会在场，而且是最专注的听众。

有段时间，少校真有让这个“戏子”止步不前的趋势；不过，这个年轻人很快就以他那招人喜爱的举止及其对这位老绅士的故事的不容置疑的欣赏态度完全赢得了他的欢心。

没有多长时间，这两个人就形同莫逆之交了。少校腾出每天下午的时间把自己的书稿读给哈格雷夫斯听。在读那些轶事的时候，哈格雷夫斯从来没有在该笑的地方不笑。少校大为感动。有一天，他对莉迪娅小姐说，年轻的哈格雷夫斯对旧制度有着惊人的理解和令人满意的尊重。而且，只要塔尔博特少校乐意谈，他什么时候谈起那些往昔的日子，哈格雷夫斯先生都会听得入迷。

像差不多所有的老人一样，少校在谈论往事的时候也喜欢纠缠细节。在描绘老种植园主那些灿烂辉煌的昔日的时候，他老会支支吾吾，直到记起那个为他牵马的黑人的名字，或是某件小事发生的确切日期，或是这样的一年里所生产的棉花的包数才肯罢休。不过，哈格雷夫斯却从来没有不耐烦或是失去兴趣。相反，他总是针对与那段时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大量主题提出一些问题，当然他也总是得到了圆满的回答。

追猎狐狸，负鼠晚餐，黑人居住区的舞会和民歌，方圆五十里的贵族都受到邀请的种植园府第大厅里的盛宴；与临近地区贵族偶然结下的世仇；少校与拉思伯恩·卡伯特森为了争夺后来嫁了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恩韦特的人的基蒂·查默斯而进行的决斗；在莫比尔海滨举行的奖金金额巨大的私人游艇赛；老奴们离奇的信念，不顾将来的习惯，以及他们忠实的美德——这一切都是时常使少校和哈格雷夫斯两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的话题。

有的晚上，哈格雷夫斯在剧团演完戏回来上楼回房的时候，少校会在他自己的书房门口诡秘地打手势招唤他。进了书房，哈格雷夫斯看到的总会是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只细颈小瓶、一只糖碗、一些水果和一大束新鲜的嫩薄荷。

“我想到，”少校总是这样开始——他总是讲究礼仪——“哈格雷夫斯先生，处于您的职业位置，您恐怕已经发现，要想能够很好地欣赏诗人在写‘疲乏的上苍的香甜解乏剂’——我们南方冷饭的一种——时，他心中所构思的东西，您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对于哈格雷夫斯来说，观看少校调制这种饮料是件迷人

的事。他从来不改变调制的程式，瞧他那一举一动，简直就是一位艺术家。他那捣薄荷的动作多么灵巧；他对原材料的估算多么精细；他用红果对制成的混合物的覆盖多么讲究。再看那红果在暗绿色的毛边衬托下正泛着红光呢！接着，他把精选的燕麦吸管投进去后，就殷勤而优雅地把它端给客人。

在华盛顿住了四个月之后，有天早上莉迪娅发现他们的钱差不多全用完了。《回忆和见闻录》已经完成，但是出版商们并没有争先接受这部汇集了亚拉巴马观念与妙语的珍品。他们在莫比尔的那幢小房子的租金已被拖欠了两个月，可是他们这个月的住宿费再过三天就该到期了。莉迪娅小姐只得找她父亲来商量一下。

“没钱了？”他一脸吃惊相。“经常为这些小笔款项被打扰真是烦人。说实在的，我——”

少校掏了阵衣兜，结果只掏出一张两美元的票子，又把它塞回了上衣口袋。

“我得马上注意这个问题，莉迪娅，”他说。“请把我的伞拿来，我马上到商业区去一趟。我们地区来的议员富勒姆将军几天前曾向我保证，他将以其影响促使我的书早日出版。我马上去他住的饭店看看有什么安排没有。”

莉迪娅带着一丝忧伤的微笑看着他扣上他的“哈伯德老爹”后向外走去。和往常一样，他在门口停了一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天晚上擦黑的时候，他回来了。好像富勒姆议员已经见过正在审阅少校手稿的那位出版商，那人说书中从头到尾浸透了地方和阶级偏见，如果把书中的轶事等仔细地删掉一

半，去除其中的那些偏见，那么他可以考虑它的出版。

少校气得不行，但他的处世准则使他一见到莉迪娅小姐就又恢复了平静。

“我们得有钱，”莉迪娅小姐说，鼻子上方略为皱了一下。“把那两元钱给我，我今晚打电话去找拉尔夫叔叔借点。”

少校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信封，把它扔到桌子上。

“可能是不明智的，”他温和地说，“不过这笔钱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用它买了今晚的戏票。是一出描述战争的新戏。莉迪娅，我想，能够看到它在华盛顿的首场演出，你一定会高兴的。听说在戏中，南方得到极为公正的处理。我承认是我自己想去看这场戏。”

莉迪娅失望了，无声地举了举双手。

不过，票既然买了，就该拿去用。因此，那天晚上，当他们坐在剧场里听着欢快的序曲的时候，就连莉迪娅小姐也暂时把他们的烦恼放到了第二位。少校身着整洁的亚麻衬衫，外套也只是由于扣得严严实实才有些与众不同，加上一头精心梳成拱状的银发，着实显得超凡脱俗。《马格诺利亚之花》第一幕幕启的时候，舞台上展现出一副典型的南方种植园风光。塔尔博特少校流露出一定的兴趣。

“嗨，您看！”莉迪娅小姐用手肘轻推了一下他的胳膊，指着节目单提醒道。

少校戴上眼镜，看着演员表上她手指指着的那一行。

韦伯斯特·卡尔霍恩上校……亨利·霍普金斯·哈格雷夫斯。

“是我们那儿的哈格雷夫斯，”莉迪娅小姐说。“这一定是

他第一次在他所说的‘正剧’里露面。我真为他高兴。”

直到第二幕韦伯斯特·卡尔霍恩上校才登台。他出场的时候，塔尔博特少校猛吸了一口气，直盯着他，仿佛冻硬了似的。莉迪娅小姐含含糊糊地轻声惊叫了一声，手里不住地揉搓着那张节目单。卡尔霍恩上校的扮象与塔尔博特少校简直是两颗豌豆——难以分辨。稀疏的银白长发，发端自然卷曲；贵族气十足的鹰钩鼻；宽大而饰满褶皱与须边的衬衫前胸；蝴蝶结领带的领结几乎滑到了一边的耳朵下面；这一切都几乎是精确的复制。其次，为了紧扣形象，他身着一件不均衡的外套，这外套简直可以说是少校那件举世无双的外套的孪生兄弟。高领，肥大，短腰身，宽下摆，前片长一英尺而不是后片长，这外套的设计不可能参照了任何别的式样。那以后，少校和莉迪娅小姐坐在那儿着了迷，他们看到一场虚假的演出把一个高贵的塔尔博特“拖进了”如少校后来所说，“一个堕落的舞台上的无事生非的泥潭。”

哈格雷夫斯先生很好地把握了他的机会。他完全抓住了少校言谈、方音、语调以及夸大的显贵气派中的那些细微特质。而且，为了舞台表演的需要，全都进行了夸张。当他表演出那个少校天真地设想为一切致意场合典型的精彩鞠躬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开心的掌声。莉迪娅小姐一动不动地坐着，她不敢扫视她的父亲。尽管竭力克制，她有时还是会用靠近他的那只手遮住她那边的面颊，仿佛要掩饰她那不能完全抑制住的微笑。

哈格雷夫斯放肆的模仿的高潮发生在第三幕。背景是卡尔霍恩上校在他的“窝”里款待几位临近庄园的种植园主。

他站在舞台中央的一张桌子旁边，朋友们都聚在他的周围。就在他熟练地为大家调制冷饮的同时，他道出了《玛格诺利亚之花》中那前所未有的、著名的、漫谈式的人物独白。

塔尔博特少校静静地坐着。但是，听到他最好的故事被复述，看到他最拿手的理论和嗜好被发展、被扩充，看到《回忆与见闻录》中的梦想被演出、被夸张、甚至被篡改，他的脸都气白了。他最得意的记叙——他与拉什伯恩、卡伯特森的决斗——也没有删除，而且比少校自己讲的火药味还更浓，自我中心还更加突出，还更加有味道。

独白以美妙、离奇且机智的调制威士忌冷饮的艺术的短小演说为结，并辅以动作说明。在这里，塔尔博特少校那精妙却带几分炫耀的科学被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从他讲究地处理芳香的薄荷——“一粒粮食的千分之一部分的压力过大的话，先生们，你从这种天赐的植物里榨出的就是苦涩而不是香汁。”——到他对燕麦杆的极为讲究的选择。

那一幕结束的时候，观众席上响起了一阵激动的赏识呼声。典型的刻画是那么确切，那么有把握，那么彻底全面，以至剧中其他主要人物竟然都被忘记了。经过再三要求，哈格雷夫斯来到幕前向大家鞠躬致意，他那张还挂着点孩子气的脸蛋彤红，显示着获悉成功后的喜悦。

莉迪娅小姐终于转过头去看了少校。他那狭窄的鼻孔这会儿正像鱼腮一样扇动着，一双颤抖的手抓住座椅的扶手，正想要站起来。

“我们走，莉迪娅，”他说，声音哽噎。“这是可恶的亵渎。”

他还没站起来，莉迪娅小姐又把他按回到他的座位上。

“我们要把戏看完，”她明确表示说。“难道你想通过展示原装来为复制品做广告？”因此，他们就一直坐到戏演完才离开。

哈格雷夫斯的成功一定使他那天晚上睡得很晚，因为第二天早餐、午餐都没人见他露面。

下午，大约三点左右，他敲响了塔尔博特少校书房的门。少校开了门，哈格雷夫斯手里拿着一大把当天的早报走了进去——他完全沉醉在他的成功之中，一点也没注意到少校的言谈举止有什么异样。

“昨天晚上我获得很大的成功，少校，”哈格雷夫斯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的话题。“我是到了击球的机会，而且，我想，还得了分。这是邮报的评论。”

“他的观念以及他对旧时期南方上校的刻画——他那近乎荒唐的夸张，古怪的服饰，古雅的成语和习用语，过时的家庭自豪感，实在善良的心地，难于满足的荣誉感以及他那可爱的单纯——是当今舞台上人物角色处理得最好的。卡尔霍恩上校身着的外套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演化。哈格雷夫斯先生赢得了他的观众。

“您觉得对于一个首演戏剧中的演员来说，这篇评论怎么样？”

“昨天晚上，”少校的声音听起来有种不祥的冷淡，“我有幸见识了您那非常出色的表演，先生。”

哈格雷夫斯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

“您在那儿？我简直不知道您——我不知道您还喜欢戏剧。哦，我说，塔尔博特少校，”他坦率地说道，“您不会生

我的气吧！我承认我确实从您身上得到许多点子，它们帮助我成功地完成了我的角色。但是，那是一种典型，您知道——不是个体。观众理解的程度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个剧团的资助人中有一半是南方人，他们都认可了它。”

“哈格雷夫斯先生，”少校还依然站着说，“你对我进行了不可饶恕的侮辱。你滑稽地讽刺了我的人格，野蛮地出卖了我向你吐露的心里话，滥用了我对你的厚待。要是我以前感到你对什么是一个绅士的签名，或什么是恰当的签名，有一丁点的理解，我就会和你拼命，先生，虽然我老了。我要请你离开这个房间，先生。”

这位演员似乎有点糊涂了，他似乎难于完全理解那位老绅士的话的意思。

“惹你生气，我确实很抱歉，”他后悔地说。“我们这里的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和你们那里的人不一样。我知道，人们为了把他们的人格搬上舞台以博得公众的认可，他们是会倾其所有的。

“他们不是亚拉巴马人，先生，”少校轻蔑地说。

“也许不是。我的记忆相当好，少校；让我引用您书中的几句话。在米利奇维尔的一次宴会上向一个祝酒辞致答辞的时候，我相信，您说过，而且还希望把下面这些话打印出来：

“北方人完全没有感情或热情，除非感情能变成他自己的商业财富。他坦然地忍受任何对他本人的名誉或对他所爱的人不造成特别损失的诋毁。在慈善方面，他出手大方，但那必须是为了宣传，必须要能流传青史。

“您觉得这副画像比昨天晚上所看到的卡尔霍恩上校的

画像描绘得更公正吗？”

“那个描绘，”少校皱了皱眉头说，“不是没有依据。在公开演讲中必须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夸张自由。”

“在公开演出中也是，”哈格雷夫斯回敬道。

“那不同，”少校毫不退让地坚持说。“那是对个人的讽刺。我是绝对不会宽容的，先生。”

“塔尔博特少校，”哈格雷夫斯带着一种迷人的微笑说，“我希望您能理解我。我希望您明白，我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要侮辱您。干我这一行，一切生活都属于我。我从中选取我需要，而且能够选取的，再把它再现到舞台上。现在，如果您愿意，就让我们谈论到此为止吧。我来找您是为了另一件事。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是要好的朋友，现在我要再次冒得罪您的危险。我知道您目前手头有些紧——不要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寄宿舍里是不可能保住这类密的——我希望您能让我帮助您渡过这个难关。我本人也时常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季度我的收入一直不错，因此也存了点钱。两百，或更多一些，您尽管用就是了，等您拿到——”

“住口！”少校一扬手臂命令说。“看来我的书真没说错。你以为你的金钱安慰就能治愈所有的荣誉创伤。我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只有点头之交的人的借款；至于你嘛，先生，你宁愿饿死也不会考虑我们刚才讨论的那种侮辱人的经济补偿。我再次重申，请你离开这个房间。”

哈格雷夫斯不再说什么就离开了那里，而且就在当天离开了那个寄宿舍。据瓦德曼太太在晚饭桌上说，他搬到商业区的那家剧团附近去了，《玛格诺利亚之花》定了要在那里上

演一个星期。

塔尔博特少校和莉迪娅小姐的境况很不妙。少校的矜持使他在华盛顿找不到任何可以借款的人。莉迪娅小姐给拉尔夫叔叔写了封信。但是，很难说那位财力枯竭的亲戚就有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少校只好就迟付寄宿费一事向瓦德曼太太表示歉意，并解释说原因是由于别人拖欠了他的房租，是由于汇款未到。他解释的言辞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解救来自于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渠道。

一天下午，天已经很晚了，看门的女佣进来通报说有一个老黑人想要见见塔尔博特少校。少校让把他带到他的书房去。很快，一个年老的黑人出现在门道里。他手里拿着帽子，鞠着躬，一只脚还不自然地木地板上擦着。他的衣着非常体面，一件宽松的黑色外套，一双做工粗糙的大皮鞋擦得油光锃亮，一头浓密的短卷发已经灰白——差不多全白了。过了中年，一个黑人的年龄就很难估摸了。这位所经历过的岁月或许和塔尔博特少校所经历过的差不多长久。

“我肯定您不认识我，彭德尔顿老爷，”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少校站起身，走上前来以那种贯常的老方式打着招呼。毫无疑问，这是种植园里的那些老黑仔之一；不过，那些人都早已各奔东西，他记不起那声音，也记不得那张脸了。

“我确实不认得你了，”他和气地说——“除非你帮助我回忆一下。”

“您还记得辛迪的莫斯吗，彭德尔顿老爷？就是战争一结束就搬走了的那个。”

“等等，”少校说，同时用手指尖揉着自己的前额。他喜欢回顾与那些可爱的日子有关联的每一件事。“辛迪的莫斯，”他思考了一阵说。“你在马场干活，对了，是训练小马。对，我现在记起来了。南方投降后，你取名为——不要提醒我——米切尔，然后去了西部——去了内布拉斯加。”

“是的先生，是的先生，”老人脸上露出了舒心的微笑——“就是，对啊。内布拉斯加。是我——莫斯·米切尔。莫斯·米切尔大伯，他们这会儿都这样叫我。老老爷，你爸，在我离开那里的时候，给了我一对小骠驹以作旅途之用。您还记得那对骠驹吗，彭德尔顿老爷？”

“我好像记不得那骠驹了，”少校说。“你知道战争的头一年我就结了婚而且住在老福林斯比那边。但是，你坐下，坐下，莫斯大伯。我很高兴看到你。我希望你已经发达了。”

莫斯大伯落了座，小心地把帽子放在椅子边的地板上。

“是的先生；近来我干得很不错。我刚到内布拉斯加的时候，当地人都到我那里去看那小骠驹。他们在内布拉斯加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骡子。我把骡子卖了三百元。是的先生——三百元。”

“后来我开了一家铁匠铺，哈，赚了些钱，还买了些土地。我和我老婆生了七个娃，两个死了，其他的都不错。四年前有条铁路修了过来，而且在紧靠我的土地的地方开始修建居民区，而且，哈，彭德尔顿老爷，莫斯大伯的钱、财产和土地已经价值万元。”

“听到这些真替你高兴，”少校由衷地说。“真替你高兴。”

“您那个小宝贝呢，彭德尔顿老爷——就是您叫作莉迪小

姐的那个——我肯定那小丫头一定出落得没有人认得出了。”

少校走到门边叫道：“莉迪娅，亲爱的，过来一下好吗？”

莉迪娅小姐从她的房间里走了过来。看起来她是完全长大成熟了，脸上还带着那么点焦虑。

“呀！我跟您怎么说来着？我就知道这宝贝着实成熟了。你不记得莫斯大伯了吗，孩子？”

“这是辛迪大婶的莫斯，莉迪娅，”少校解释说。“他离开森尼米德去西部的时候，你才两岁呢。”

“喔，”莉迪娅小姐说，“在那么个年龄，我恐怕不大可能还记得您，莫斯大伯。而且如您所说，我是‘着实成熟了’，不过，很久以前我也曾是幸福快乐的。尽管我记不得您了，见到您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她确实很高兴。少校也确实高兴。某种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把他们与幸福的过去联结在一起了。三个人坐下来谈论着往昔的日子，少校和莫斯大伯回顾着种植园里的情景和日子，他们相互纠正，相互提醒着对方。

少校问老人，大老远的离家到这里来做啥。

“莫斯大伯是个代表，”他解释说，“到这个城市来参加大洗礼大会。我从来没有做过祷告，不过倒是那个地区教会里的长者，而且又能够自己支付费用，所以他们就派我来了。”

“那您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华盛顿的？”莉迪娅小姐问道。

“有个从莫比尔来的黑人老乡在我歇脚的那家旅馆里做工。他告诉我说，有天早晨他看见彭德尔顿老爷从这家寄宿舍里出来。”

“我来这里的目的，”莫斯大伯继续说，同时把手伸进他

的衣袋——“除了看看老家的乡亲以外——就是来归还我所欠彭德尔顿老爷的帐。”

“欠我？”少校惊讶地说。

“是的先生——三百元。”他递给少校一卷票子。“在我离开的时候，老老爷对我说：‘带上这对骡驹，莫斯，等到将来你有能力的时候，再归还吧。’是的先生——这就是他的话。战争让老老爷不幸离开了我们。老老爷去世已经很久了，这笔帐就该由彭德尔顿老爷来收。三百元。莫斯大伯现在完全有能力还这笔帐了。您点点钱，彭德尔顿老爷。这就是我卖骡子的钱。是的先生。”

塔尔博特热泪盈眶，他一手拉着莫斯大伯的手，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我亲爱的、忠诚的老仆，”他用一种不稳定的声音说道，“不瞒你说，‘彭德尔顿老爷’一星期前就已花光了他的最后一个子儿。莫斯大伯，既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还帐，我们就收下这笔钱，收下这旧时期的忠诚的象征。莉迪娅，亲爱的，你把这钱收起来。你比我更懂得该怎么开销它。”

“拿去吧，宝贝，”莫斯大伯说。“这钱属于你们。这是塔尔博特的钱。”

莫斯大伯走了之后，莉迪娅小姐痛哭了一场——是高兴的；少校把脸转向墙角，狠命地抽着他那陶土烟斗。

以后的日子里，塔尔博特又恢复了他的平静与悠闲。莉迪娅小姐的脸上也不再挂着那分忧虑。少校穿了一件新做的长礼服，看起来就像一尊标志着他的黄金岁月的蜡像。另一

位读了《回忆与见闻录》手稿的出版商认为，只要对书中最精彩的部分稍加润饰，口气稍微缓和一点，这本书就可以成为一本非常出色而且畅销的书。总的说来，形势是喜人的，比已经到来的赐福更为甜蜜的希望不是一点也没有的。

约在他们那次好运的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一个女佣把一封寄给莉迪娅小姐的信送到了她的房间里。邮戳说明信是从纽约来的。莉迪娅小姐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她想不出在那里有什么认识的人。她在桌子旁坐下来，用剪刀剪开了这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塔尔博特小姐：

我想您大概会为获悉我的好运而高兴吧。我收到并接受了纽约演出公司的聘请，在《玛格诺利亚之花》中扮演卡尔霍恩上校，报酬是每星期两百元。

还有件事我想让您知道。我想你最好不要告诉塔尔博特少校。我非常希望能够对他给予我的极大帮助有所补偿。是他帮助我熟悉了过去，为此，他的情绪很不好。他拒绝让我补偿他，因此我想方设法作了补偿。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省出那三百元。

您诚挚的

亨利·霍普金斯·哈格雷夫斯

又附：我的莫斯大伯演得怎么样？

塔尔博特少校经过过厅的时候看见莉迪娅小姐的房门开着，就停了下来。

“今天早晨有我们的邮件吗，莉迪娅，亲爱的？”他问道。

莉迪娅小姐赶紧把那封信塞到她衣服的一个褶层下面。

“莫比尔纪事报来了，”她迅速地说。“在您书房里的桌子上。”

红酋的赎金

石发林译 李学术校

那看来是一件好事情，不过，请听下文。当我们想出绑票这个主意的时候，我们，比尔·德里斯科尔和我本人，正在阿拉巴马南部沿海地区。正如后来比尔所说的那样，那是“一时鬼迷心窍”，可是到我明白过来时，已经为时过迟了。

沿海一带，有个叫萨米特的小镇，小镇地势平坦，如烤饼。小镇的居民是清一色的农民，他们就像曾经围着五朔节花柱舞蹈的人一样彼此相安无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比尔和我两个人约有六百美元的资本，需再有二千美元就可以在西伊利诺斯某地实现订购一份不动产的计划。在一家旅店前的台阶上，我们谈起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在半城市化的社区，父母溺爱子女尤甚。有鉴于此，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在那儿绑票的把握要大，要比在到处派记者微服私访鼓动民众谈论这类事情的报纸活动圈内好办得多。我们知道，萨米特居民对我们的攻击最多不过是来几个警察，或许还有些装模作样的警犬，还有就是在《农场主预算周刊》上

节庆时人们常绕着此柱舞蹈游戏。

刊登一两篇谩骂的文章。因此，绑票看来可行。

我们看准了埃比尼泽·多赛特的独生子。多赛特在当地是一位有名望的人，体面但是小气，是个抵押迷但是很苛刻，是个诚实的募捐盘传递者但又是个截留者。小家伙是个十岁男孩，满脸雀斑，头发的颜色就像当你想乘火车在报摊上买的旧杂志的封面一般。比尔和我揣测，为了这二千美元的赎金，埃比尼泽会变卖家产直到最后一个铜子儿。

离萨米特约两英里的地方有一小山，山上满是浓密的雪松，在后山腰有一山洞，我们在洞里存足了粮食。

日落后的一个黄昏，我们赶着一辆轻便的马车驶过老多赛特的住处。这孩子正好在街上，向对面栅栏上的一只小猫扔石块。

“喂，小家伙！”比尔说，“想不想吃糖块，跟我们上车玩？”

这孩子顺手拾起一块砖，一下把比尔的眼睛打个正着。

“得让这老家伙再破费五百美元，”比尔一边说，一边下车。

这孩子拼命反抗，就像一头善出重拳的棕熊。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在马车下抓住了他，然后赶车离去。我们把他架上山洞，我把马拴在雪松林里。天黑后，我赶着车驶向离这儿三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子（我们在那儿雇的车）。然后步行回到山上。

比尔正在用院子里那种灰泥往脸上的伤处涂抹。在山洞口的一块大岩石后面，一堆火正在熊熊燃烧。这孩子一边瞧着煮咖啡的锅子，一边用两支鹧鸪尾羽粘在他的头发上，我进洞的时候，他用一根棍子指着我，说：

“哈！该死的白种人，你敢进平原煞星红酋的营帐吗？”

“他现在不捣蛋了，”比尔一边说，一边卷起裤腿查看胫上的伤痕。“我们正在扮印第安人，我们把水牛比尔的表演弄得象在市镇厅里巴勒斯坦的幻灯片一样。我是捕兽者老汉克，红酋的俘虏，在明天拂晓，我将要被剥掉头皮，凭吉诺尼莫起誓！那孩子可踢得真恨。”

说真的，列位，那孩子似乎正过得有滋有味呢。在山洞中露宿的乐趣使他忘了他自己也是个俘虏。他立马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蛇眼间谍，随后宣布，他的勇气从征途中一恢复，我就要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被绑在树桩上剥掉头皮。

接着，我们吃晚饭；他塞了满满一嘴咸肉，面包和肉汁，然后开始说话，他有板有眼地作晚餐演讲：

“我很喜欢这里。我从来没有露宿过，我曾有一只宝贝负鼠，我去年过的九岁生日。我讨厌上学，老鼠吃掉了杰尔，塔尔特波的大婶的十六只有斑点的母鸡的鸡蛋。在这些林子里，真的有印第安人吗？我再要点肉汁。移动的树会使风吹动吗？我过去有五只小狗。什么使你的鼻子那么红，汉克？我父亲很有钱。星星会发热吗？星期六，我鞭打了艾德，沃克两次。公牛会弄出响声吗？为什么橘子是圆的？在这个洞里，你们有床睡觉吗？我不喜欢小妞。除非你有绳子才敢捉蟾蜍。艾莫斯·默里有六个脚趾头。鹦鹉会说话，但猴子或鱼却不会。多少才等于十二？”

全名科迪·威廉·弗雷德里克。美国人，以表演骑射轰动一时。

印第安部落一酋长，生于1829年，1909年卒。

每隔几分钟，他总会想起自己是一个烦恼的印第安人。于是他拾起木来复枪，蹑手蹑脚地走向洞口窥探以监视可憎的白种人。时而不时地，他会发出一声战争般的呐喊，这喊声使捕兽者老汉克不寒而栗。那孩子从一开始就使比尔怕得要命。

“红酋，”我对这孩子说，“你想回家吗？”

“噢，为什么？”他说，“家里一点都不好玩。我讨厌上学。我喜欢露宿。你别把我带回家，蛇眼，好吗？”

“现在还不，”我说，“我们还要在洞里呆一阵子。”

“太棒啦！”他说，“那太好了，我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快乐过。”

约十一点，我们上床睡觉。我们铺了几床宽毛毯和被子，把红酋夹在我们中间睡。我们不怕他跑。他把我们弄得三小时无法入睡。他充分发挥着他的想象力，假想听到了树枝的折断声和树叶的沙沙声，而且认为那声响是一伙匪徒偷偷向我们靠近时弄出的，于是就跳起来抓起他的来复枪，对着比尔和我的耳朵高声尖叫，“喂，伙计们！”最后，我陷入了纷乱的睡眠之中，梦见自己被一个凶残的红发海盗绑架，而且被铁链拴在一棵树上。

天刚拂晓，我被一连串从比尔那里传来的可怕的尖叫声惊醒。这不是叫喊，嚎叫，呼喊，呐喊或叫嚷，就像你想听见从男人的声音器官中发出的声音，这简直是可憎的，恐怖的，羞辱性的尖叫，就像女人看见魔鬼或毛毛虫时发出的声音。黎明时分在一个山洞里听到一个强壮而肥胖的男人绝望地失声叫喊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我跃身而起才发现是怎么回事。红酋正坐在比尔胸口上，一只手拧着比尔的头发，另一只手握着我们用来切咸肉的一把锋利的餐刀；他拼命地想要拨下比尔的头发，他是要执行头天晚上宣布的对比尔的判决。

我从那小家伙手上夺下刀，让他继续躺下。但是，从那一刻起，比尔的精神崩溃了。他侧身躺在床上，但只要那孩子同我们在一起，他再也不敢闭上一只眼睡觉。我打了一会儿盹。可是，将近日出的时候，我想起了红酋曾说过的话，在日出的时候，我就要被绑在树桩上烧死。我倒不紧张、害怕；我坐起身点上烟斗，斜靠在一块岩石上。

“你干嘛起这么早，山姆？”比尔问。

“我嘛？”我说，“噢，我肩膀有点疼，我想坐着会减轻一些疼痛。”

“你撒谎！”比尔说。“你害怕了。你在日出的时候就要被烧死，你害怕他烧死你。要是他找得到火柴，他会那么干的。太可怕了，山姆，是吗？你认为会有人像那样付钱把这个淘气鬼赎回去吗？”

“当然，”我说，“这样粗暴的小家伙就是父母给宠的。好啦，你和酋长起来做早饭吧，我到山顶上去侦察一下。”

我爬上山顶，环视了一下附近地区。举目向萨米特望去，我希望看见村里膀大腰圆的自耕农手上拿着长柄大镰刀和干草叉在乡村各处搜寻这些怯懦的绑架者。但是，我看见的却是一番宁静的景象：一个农夫正吆喝着一头暗褐色的骡子犁地。没有人趟过小河；远近没有邮差匆匆经过，给丧魂落魄的父母带来了点儿消息。外表看来展现在我眼前的阿拉巴马

的这一部分还是一派昏睡的乡村景象。“也许，”我自语道，“人们还没有发觉，狼已经从羊栏中叼走了娇嫩的羔羊。老天爷救救狼吧！”我说着，下山吃早饭。

在我到山洞的时候，发现比尔正背朝天地靠在洞的一边，喘着粗气；这孩子正用一块有半个椰子果那么大的岩石威胁着要砸死比尔。

“他把一块煮得滚烫的土豆放在我的背上，”比尔解释说，“然后，用脚蹂碎；我打了他几记耳光，你带枪了吗，山姆？”

我从这孩子手中夺下石块，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我要以牙还牙。”小家伙对比尔说，“还没有人敢碰我红酋，除非他为此付出代价。你放明白点儿！”

早饭后，这孩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用绳子裹着的橡皮。他走出山洞，解开绳子。

“现在他忙什么？”比尔焦急地问。“你认为他不会跑吗？山姆？”

“不怕他跑，”我说，“看来他并不是一个以家庭为生活中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有关赎金的计划。由于他的失踪，在萨米特周围似乎还没有引起多大骚动；不过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已经失踪了。他的家人可能认为他在珍妮姨妈或某个邻居家过夜。不管怎么样，今天人们会发现他不在家。今天晚上，我们得给他父亲通个消息，要他出二千美元赎回他。”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几声战争般的呐喊，就像大卫

击倒冠军高利阿斯 时发出的声音。这声音是红酋从包里掏出来的弹弓发出的，他正把弹弓绕着头飞速旋转。

我躲闪着，听到砰的一声，紧接着从比尔那里传来几声叹息，这声音就像你松开马鞍子马发出的叫声，鸡蛋大那么一块黑圆石正好打在比尔的左耳后。他整个地瘫软下去，倒在火中，火上架着一锅洗盘子用的开水。我把他拖出来，用冷水泼在他的头上，足足泼了半个小时。

不久以后，比尔坐起来摸着耳朵，说：“山姆，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圣经人物是谁吗？”

“别急，”我说，“过一会儿你就会清醒的。”

“哈罗得王，”他说，“你不会抛下我单独离开吧，山姆？”我出去抓住那孩子，摇得他脸上的雀斑格格作响。

“如果你不规矩的话，”我说，“就马上送你回家，你倒底淘不淘气？”

“我只是开个玩笑，”他沉闷地说，“我并不想伤害他。可他为什么打我？如果你不送我回家，让我扮黑童子军，我会规矩的，蛇眼。”

“我没玩过这个游戏，”我说，“玩不玩由你和比尔先生决定，他同你玩了一天了，我有事出去一会儿，好了，你进来，跟他做朋友吧，你伤害了他，对他说声抱歉，否则你马上回家。”

我要他和比尔握手，然后把比尔叫到一边，告诉他我要

《圣经》人物，菲利士巨人，为大卫王用石弹击中而死。

《圣经》人物，生卒不详。

到一个离这儿三英里的小村子白杨林去打探一下萨米特居民究竟是怎么看待这次绑架的。我也想到最好当天给老多赛特寄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求赎金并且命令他应该怎样付款。

“你知道，山姆，”比尔说，“在地震，水灾，洪水中，在扑克牌游戏，甘油炸药炸伤，警察搜捕，火车抢劫和旋风中，我总是站在你一边，连眼都不眨一下。直到我们绑架那个两腿行走如高空探测火箭般快的小家伙，我才神经紧张的。他已经把我惹火了，你别把他跟我留在一起太久，好吗，山姆？”

“我今天下午某个时候就回来，”我说，“在我返回之前，你得让这个小孩子开心、安静。眼下我要给老多赛特写封信。”

比尔和我找来纸、笔，开始写信，而身上裹着一块毛毯的红酋却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监视着洞口。比尔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恳求我只要赎金一千五百美元而不是二千美元。

“我并不是想要，”他说，“在道德方面，贬低父母的情感。但是我们正在同人打交道。任何人花二千美元换一个四十磅重满脸雀斑的野猫是不可理喻的。我愿意在一千五百美元上碰碰运气。我们怎样分成由你说了算。”

结果，为了安慰比尔，我让了步。我们俩合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埃比尼泽·多赛特先生：

我们把您的儿子藏在一个离萨米特很远的地方。您或最有经验的侦探想找到他是徒劳的，废话少说，我们把他交还给您的唯一条件是，我们要一千五百美元大额钞票才放人，钱于今晚子时放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盒子里作为答复（下文详述）。如果你同意这些条件，就派

一个人而且只能是一个人于今晚八点半将您的书面答复送到那儿，在通向白杨林的路上，穿过泉溪后有三棵大树，相隔约一百码，靠近右手边大麦田的围栏。在第三棵树对面的围栏杆底下会找到一个小纸板盒。送信人把复信放在这个盒子里后立即返回萨米特。

如果您想要耍花招或者不遵守我们的上述要求，您就再也见不到您的儿子了。

如果你按上述要求付这笔钱，三小时内，他就会安然无恙地回到您身边。条件就是这些，要是您不答应这些条件，那么就到此为止。

两个绝望的人。

我把信写好后放进衣袋，在我正打算动身的时候，这个小家伙走近我，说：

“噢，蛇眼，你说你走后我可以扮黑童子军吗？”

“当然可以，”我说。“比尔先生会同你玩，这是什么样的游戏？”

“我扮黑童子军，”红酋说，“我得骑马到俘虏拘留营去警告那些居民，印第安人就要来了。我扮腻了印第安人，我想扮黑童子军。”

“好吧，”我说，“听起来对我无妨。我想比尔先生会助你一臂之力挫败那些可怕的野人的。”

“我扮什么角色？”比尔一边问，一边满是疑惑地看着这个小家伙。

“你扮马，”黑童子军说，“把你的两手，双膝着地。不骑马，我怎么到俘虏拘留营那里去呢？”

“你最好依他，”我说，“直到我们实现这个计划为止。放松点吧。”

比尔四脚着地，眼中流露的神色就像一只你在陷井中捉住的兔子一般。

“到俘虏拘留营那里有多远，小家伙？”他沙哑地问。

“九十英里，”黑童子军说，“你得弓起背驮着我准时到达那儿，现在，停下！”

黑童子军跳上比尔的背，用脚后跟戳比尔的肋骨。

“看在上天的份上，”比尔说，“快点回来，山姆。要是我们不使赎金超过一千美元该多好啊。哎唷，别踢我了。不然我要起来揍你个臭死。”

我翻山越岭到了白杨林，坐在邮局和商店周围，同那些来这里做生意，满口嚼着咸肉的人闲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说，由于多赛特的儿子丢失或者被偷走这事，听说整个萨米特都翻了天，那正是我想知道的。我买了些烟草，漫不经心地打听黑眼豌豆的价格，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信投进邮筒，转身就走。邮政局长说一个小时后邮差会来把邮件送到萨米特去。

在我回到山洞的时候，发现比尔和那个孩子不见了。我探查了山洞的附近，大起胆子用常声和假声喊了一、二声，可是没有回音。

于是，我点燃烟斗，坐在青苔丛生的石埂上，等待事态的发展。

大约半小时后，我听到丛林沙沙作响，比尔颤巍巍地出来，走进山洞前的一块小空地。这个小家伙像一个侦察兵不

声不响地跟在他后面。脸上笑嘻嘻的。比尔停下来，脱下帽子，用一方红手绢揩脸。这个小家伙站在他后面约八英寸的地方。

“山姆，”比尔说，“我猜你会把我当作叛徒，可我真受不了。我是个看重男子气的成年人，具有自卫的习惯，但是在你离开这段时间，我们所有的优势感和自我中心体系都失去了作用。这孩子走了。我把他送回家了。一切都完了。古时候有些殉道者，”比尔继续说，“他们宁愿受死也不愿意放弃到手的浮财。他们之中还没有任何人遭受过我现在遭受过的这种非人的折磨。我曾尽量想忠实于我们劫掠的初衷。但那也得有个限度。

“怎么啦，比尔？”我问他。

“我被当马骑了，”比尔说，“九十英里到俘虏拘留营地，连一英寸都没停过。接着，在救了这些居民之后，就给我喂燕麦，但沙子可不是美味的替代物。再者，我不得不给他解释一个小时为什么山洞里什么也没有，一条路怎样才能向两边延伸，什么使草变成绿色。我告诉你，山姆，一个人也就只能忍受这么多了。我抓着他的衣领子，拖他下山。在路上，他踢得我膝盖下面的小腿青一块紫一块的，我的大拇指被咬了二、三口，手也被烫了。”

“可是，他已经走了，”比尔继续说，“回家了，我给他指了回萨米特的路，而且我一脚踢了他约八英尺远，差一点就到那儿了。我们丢了这笔赎金，我很抱歉。但是，要么那孩子进疯人院，要么我比尔·德利斯科尔进疯人院。”

比尔正扑哧扑哧地吹气，但是在他粉红色的脸上有一种

无以言表的平静和渐渐满足的神情。

“比尔，”我说，“难道你们家有人患心脏病吗？”

“没有，”比尔说，“除了疟疾和意外事故外，连慢性病都没有。为什么？”

“你不妨回过头来，”我说，“看一看你后面。”

比尔回头看那孩子。他面无人色，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开始无目的地抓住草和小树枝。一个小时之内，我都害怕他发疯。随后，我告诉他，我计划马上把这件事办妥，得到这笔赎金，如果老多赛特同意我们的建议，到今晚子时我们就带上钱溜之大吉。于是，比尔勉强打起精神，向这孩子微弱地一笑，并且答应只要他身体好一些，就同他玩在日俄战争中他扮俄国人的游戏。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得到那笔赎金而又不冒被施反计的人捉住的危险，而且又可以给职业绑架者留下好印象。放在树下的答复以及后来放的这笔钱应该靠近周围有大片空田的路边栅栏。如果一帮警察要观察有人来取纸条的话，他们会在很远的地方看见他穿过田野或马路。但千万别这样啊，先生！在八点半，我爬上树像一只树蛙那样一动不动地藏起来，等候送信人的到来。

很准时的，一个半大男孩骑着自行车上了这条路，在栅栏根下找出纸板盒，把一张叠好的纸条放进去，然后踩着车离开这儿朝萨米特驰去。

我等了一个钟头，断定此事万无一失了才从树上滑下来，取出纸条，沿着栅栏溜走一直到了树林子才停下来，又过了半小时终于回到山洞。我打开纸条，靠近油灯，读给比尔听，

字是用钢笔写的，很难辨认。信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致两位绝望的先生。

阁下，关于你们要求赎金交换小儿一事，本人今日已收到来信，我认为你们的要求有点过高，因此提出相反意见，建议你们接受勿拒。你们带约翰尼回家，付给我现金二百五十美元，我同意接受他。你们最好天黑来，因为邻居们知道他丢了，要是他们看见有人带他回来，他们会干什么我就不负责任了。

埃比尼泽·多赛特胸意

“彭赞斯 大海盗，”我说，“真是厚颜无耻——”

但是，我扫视了一下比尔，犹豫不决。他的眼中有一种令人哀怜的神色——我曾经在哑巴和会表情的畜牲脸上看见过。

“山姆，”他说，“不就二百五十美元吗？我们有这笔钱。要是再留这小家伙一夜，干脆把我送到疯人院的床上去。多赛特先生向我们报了优惠价，我认为他不仅是个十足的君子，而且还是一个挥霍浪费者。你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好吗？”

“说老实话，比尔，”我说，“他的这个掌上明珠多少也伤了我的脑筋，我们就送他回家，付这笔赎金，然后开溜。”

当天晚上，我们带他回家。我们诓他回去说，他的父亲给他买了一枝嵌银的来复枪和一双鹿皮鞋，我们打算第二天约他去猎熊。

我们敲响埃比尼泽家前门的时候正好晚上十二点。根据

原来的建议，此时我本该从树下的盒子里取出一千五百美元，可倒霉的是比尔正把二百五十美元点给多赛特。

当这个小家伙发现我们要把他留在家时，他开始像蒸汽风琴一样哀嚎，而且如水蛭一般紧紧地缠住比尔的腿。他父亲慢慢地剥开他，就像剥一块多孔橡皮膏一样。

“你能管住他多久？”比尔问。

“我没有过去那么强壮了，”老多赛特说，“但我想可以答应你们十分钟。”

“足够了，”比尔说，“十分钟后我就穿过了中部，南部以及中西部各州，然后正轻快地奔向加拿大边界。”

虽然天很黑，虽然比尔很胖，虽然我跑得很快，在我赶上他的时候，他已足足跑出萨米特一里半了。

黑槲的卖主

王晋华译

杨西·戈锐律师事务所里最为丢人现眼的，就是戈锐自己本人了，他整日无所事事地躺在吱吱作响的扶手椅里捱着时光。他的这间用红砖盖成的歪歪斜斜的小小事务所，位于贝塞尔镇的主要大街上，也显得自惭形秽。

贝塞尔镇座落在布鲁山脊脚下的山坡上。在它的上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它的紧底部，是浊浑的卡塔巴河，沿着阴郁的河谷，闪耀着黄色的光在流淌。

这是六月天里最闷热的时辰。贝塞尔镇在山峰的阴影里打着瞌睡。生意人也早已歇息了。周围非常的寂静，戈锐斜靠在他的椅子上，能清楚地听到主陪审团房间里传来的钱币的响声，在那里“法院的五人帮”正在玩扑克赌钱。从事务所敞开着的后门那边，有一条在草地上已踏践成的小径弯弯曲曲地通向法院。就是踏足于这条小径上，使得戈锐倾了家，荡了产——先是输掉了几千美元的遗产，跟着就是老家的房子，后来是他还残存的自尊和大丈夫气概。“五人帮”把他撵了出来。输得精光的他便堕落为酒鬼和寄生虫；终于他挨到了这一天，把他榨干了的那帮人不准他再上赌桌了。他的许

诺发誓已经没有人再听。每日的牌局还是照常进行，只是他已经被谪贬为不光彩的旁观者了。法院院长，县府书记员，喜欢开玩笑的法院帮办，乐天派的律师和一个脸色苍白的“山里来的人”轮流坐赌。身上的毛被剪光了的戈锐，则是很策略地被劝说离开，待毛长丰满了再来。

不久，戈锐便厌烦了这一旁观者的角色，动身回到自己的事务所去，一边踉踉跄跄地走在这条倒楣的小路上，一边对自己咕哝着什么。在喝下一瓶从桌子底下拿出的玉米酿制的威士忌酒之后，他将身子倒在了椅子上，开始用一种既感伤又冷漠的神情，呆视着外面浸在夏日雾霭中的山峦。他现在看到的在黑槲这边山坡上的那一小块白色的地块，就是劳雷尔村，他便是在那附近出生和长大的。那里也是戈锐家族和科尔特伦家族之间的世仇的诞生地。时至今日，戈锐家族还活着的直接继承人，就唯有这个被拔光了羽毛和被烧烫过的可怜的东西了。科尔特伦家族这方面，也只剩下了一个男性继承人——阿布纳·科尔特伦上校，他是一个有钱有身份的人，是州议会议员，与戈锐的父亲同辈。他们两家的世仇是这一地区非常典型的那一种，它留下了仇恨、冤屈和杀戮的血淋淋的记录。

不过，杨西·戈锐这时候想着的可不是家族的仇恨。他那不听使唤的脑袋里，只是在无望地转着如何才能维持以后的生计和他的这些倒楣嗜好的念头。近来，他家族的一些老朋友为他解决了食宿的地方，可是他们不愿意买下威士忌酒叫他灌，而他呢却是已经离不开酒了。他的律师业务已经没戏了。两年来，他没有能接到一桩诉讼案，全靠借贷和乞讨

过日子。他没有沦落得更糟，只是因为时候还没到。只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对自己说——只要他有钱能再下一次赌注，他想他就会赢了；然而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东西，他的声名也已经糟得不能再糟。

即便是在他现在的悲惨境遇中，当他想起六个月前买下了他的家宅的那个人时，仍然禁不住会笑了起来。买主是两个来自“深山老林”里的古怪人，派克·加维和他的妻子。山里人一提到“深山老林”时，总是把手一挥指向那山峦叠嶂的纵深处，意指那最偏远的要塞之地，那深不可测的峡谷，那匪盗的出没之地，狼和熊的巢穴。在黑榭山脊的一个高岭上立着一间小木房，这一对古怪的夫妻就在这最蛮荒的偏远之地已经住了二十个年头。他们既没有狗也没有孩子，替他们减轻这大山里的千年寂寞。派克·加维鲜为当地人们所知晓，可是但凡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像个疯子”。他没有任何职业，除了他自己声称的他是个打松鼠的猎人，不过作为消遣，他偶尔也“贩运点私酒”。有一次“税务官”曾把他从他的老巢里拖了出来，任凭他像一条猎狗默不做声地死死挣扎，他还是在州立监狱里住了两年。获释后，他像一只被触怒了黄鼠狼，又急急地溜回到他的老巢中去了。

幸运之神逾过了许多个急切的追求者们，倒恶作剧似地飞到黑榭的丛林腹地中来，向着派克和他的忠实伴侣投过去她的微笑。

有一天，一伙戴着眼镜、穿着灯笼裤的勘探队员们意想不到地闯到了加维小木屋的附近。派克从挂钩上取下他打松鼠用的来复枪，远远地朝他们开了一枪，担心是“税务官”又

来了。他幸好没有击中，等这些毫无察觉的幸运者们走向前来时，他才发现出他们和类似与法律的东西毫不沾边。后来，他们提出用一大笔崭新的钞票来买下加维家的这片已开垦出的三十英亩地，为了给这一发狂的行为做个解释，他们说了一大堆无关而又令人费解的话，硬说这笔钱是用来买下这块地底下的云母矿层的。

在加维夫妇俩得到了他们数也数不清的这许多钱以后，黑槲地生活中的不足便逐渐地变得明显了，派克开始提到买新鞋子，给他的来复枪买个新板机，并且说要买桶烟草放在屋角；他还把玛蒂拉带到这边山坡上的一个关口处，指给她看如果在这儿摆上一挺机枪——他们当然买得起了——控制和封锁了这条通往小木屋的唯一通路，便可以永远地把那些带来麻烦的税务官和多事的陌生人阻挡在他们的领地之外了。

但是亚当哪里知道夏娃的心事。对加维来说，这些东西便代表了他财富的力量了，谁知于他这肮脏的小木屋里，还蛰伏着一个远远高出这些原始欲求的夙愿。在加维太太的胸房里还留存着一一点儿女性的东西，就是二十年的黑槲地生活也没能将其泯灭掉。几十年来，她白天耳朵里听到的是斑驳的树皮剥落时发出的声响，晚上听到的是狼群在山崖上的嚎叫，这足以把她那女人的虚荣心给祛除殆尽了。她早已变得肥胖，皮肤发黄，沉郁悲戚。可当有了享受的条件以后，她觉她那想要满足其女性欲求的愿望又重新被点燃了起来——她想到茶亭里去品茶；想买锦衣靓饰；想把丑陋的现实生活用典仪礼节粉饰粉饰。于是她断然否定了派克想要加固他们

宅地的方案，宣称他们应该下山回到人世间去，活动斡旋于社交场合之中。

这件事就这样被最后定了下来，并且付诸实行了。因为加维太太喜欢住到一个大一点的山镇上去，而派克仍然希望过一种原始的孤寂生活，为了调解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两人选择了劳雷尔村。劳雷尔村里至少时断时续地举行着一些起码的社会活动，这与玛蒂拉的心愿是相吻合的，对派克来说，住在这儿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因为它与大山毗邻，万一对这一时髦的社会生活过不惯，他们也能及时地隐退。

他们要下来定居于劳雷尔村的时候，正好是杨西·戈锐不顾一切地想要把财产转换为现金的时候，他们买下了这座戈锐家族的住宅，将四千美金的现钞交到了这个败家子的颤巍巍的手中。

就这样，当戈锐家族的这个不肖子孙被赢光了他的财产的赌友们赶了出来、无精打采地横卧在他那倒楣的事务所里的时候，两个陌生人却住到了他的祖辈们的大堂上。

一团灰尘在酷热的街面上慢慢地升腾滚动过来，尘土中间有什么东西在移动着。一阵微风把飞尘吹到了一边，显现出了由一匹老灰马拉着的颜色鲜艳的崭新轻便大车。快到戈锐的事务所时，大车行离了街的中央，停在了戈锐门前的水沟旁。

马车的前面坐着一个瘦高挑的男人，穿着一身黑色呢子衣服，一双笨拙的大手上戴着一副黄色的羊皮手套。马车的后座上是一位能泰然面对这六月炎热天气的妇人。她那肥大的身子穿着紧身的丝绸衣服。这衣服看上去是由不断变化着

的各种颜色组成的，因而被称之为“变色服”。她直直地坐着，手里摇着一把太多藻饰的扇子，一双眼睛呆滞地盯着街道的远处。不管玛蒂拉对其新生活的舒适怡人感到怎样的欣悦，黑榭地却已经完全改变了她的外表。它将她的面容已经镌刻成了一副空洞呆板的模样；已经用它那巉岩的冥顽和它腹地的寂寥深深地浸染了她。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她耳朵里听到的，好像总是树皮掉落滚下山去的啪嗒声。她总能感觉到，黑榭地在那静谧夜晚的可怕寂寞，仍然追随着她。

戈锐没有多大兴趣地望着这辆堂而皇之的马车行到了他的门前。只是在那个瘦高个的赶车人把缰绳绕在马鞭上，笨手笨脚地下了车子走进到事务所里时，他才认出这位焕然一新、刚刚回到文明世界里来的人是派克·加维，于是他摇摇晃晃地立起身迎了上去。

这位山里人坐在了戈锐给他递过来的椅子上。那些怀疑加维的脑子是七成子的人们，从此人的面部表情上便可得到印证。他的脸长得太长，脸色颇似一朵番红花，而且面上毫无表情，宛如一尊石像。一双没有睫毛，眨也不眨巴一下的灰蓝色的圆眼睛，给他那可怕的面孔又添上了几分怪诞。

“你在劳雷尔村一切都好吗，加维先生？”戈锐问。

“一切都好，先生，加维太太和我对买下的房子非常满意。加维太太喜欢你的那所老房子，也喜欢那儿的邻居们。她认为她需要的是社交生活，现在她已经得到了。罗杰斯家，普古德家，普拉特家和特洛伊家都已经来拜访过加维太太，她也已经到大多数人家吃过饭了。一些村里最富有最有身份的人还请她参加了他们的各种活动。戈锐先生，我不能说这些

东西也适合我——对我来说，我更习惯山那边的生活。”加维把戴着黄手套的大手朝大山那边挥动了一下。“那儿才是我愿意呆得地方，我愿意生活在野蜂和狗熊的中间。不过，我来这儿不是要说这些事的，戈锐先生。我和加维太太来是想买下你还有的一样东西。”

“买东西！”戈锐喊，“跟我？”说着他厉声大笑起来。“我想你是弄错了。正如你说的那样，‘连锁子，农具，水桶’我都买给你们了。我现在甚至连一根桶枪用的通条都没有留下。”

“你有的，而且我们也需要。‘把钱拿上，’加维太太对我说，‘去公公平平地把它买下。’”

戈锐抱着头说，“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们有的是钱，”这位山里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说，“有很多很多。以前我们穷得像负鼠，现在我们阔得可以天天宴请宾客。加维太太说，连村子里最上等的人也认可我们啦。可是我们还短一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她说它本该是开在买房子时的那个清单上的。但是却忘了没有给列上。‘那么我们就带上钱，’她说，‘去公公平平地买下它吧。’”

“你有话就快说，”戈锐那早已受够折磨的神经有点耐不住了。

加维此时把他的垂边帽往桌子上一丢，身子向前倾过来，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住了戈锐。

“这是一桩早已存在的世仇，”他清楚而又缓慢地说，“是你的家族和科尔特伦家族之间的。”

戈锐颇感不悦地蹙了蹙眉头。将他自己的世仇说给一个

好争雄斗狠的人听，这是对山区礼规的一种严重违背。“深山老林”里的这个人和律师一样清楚这条戒律。

“不必生气，”他继续道，“这纯粹是一桩买卖。加维太太研究了有关世仇的所有情况。山区里大多数有身份的人家都有世仇。塞特尔家族和戈福斯家族，兰金斯家族和博伊德家族，赛勒家族和加洛韦家族之间都有世仇，它们持继的时间大都在二十年到一百年之间。你叔叔佩斯莱·戈锐法官是最近一个进行复仇的人，他在休庭后从法官席上开枪打死了莱恩·科尔特伦。加维太太和我都是一贫如洗的穷苦人家出身。没有人会找我们这些没有家系的人来报世仇。加维太太说，‘拿上钱，公公平平地吧戈锐先生的世仇买下来。’”

这位打松鼠的猎人伸直了一条长长的腿，掏出一迭子钞票扔在了桌子上。

“这是两百块钱，戈锐先生，用它来买下你们家族那一历史已不算短的世仇，可以说是一个公道价了吧。你的家族只剩下了你一个，叫你一个人干，那太苦了你啦。我将从你的手中接过这世仇，这样一来，我和加维太太便可以排列在有身份的人们中间啦。这是给你的钱。”

那丢在桌子上的一卷钞票在它的叠褶展开了来时，在桌子上抖动着，跳跃着。在加维话音落后的一阵子沉默里，法院那边又传来清晰可辨的硬币的响声。戈锐知道那是院长大人又赢了一局，因为他赢钱后的叫声，尽管是压低了嗓门，还是随着热浪逾过广场传了过来。戈锐的额头此时渗出了豆粒大的汗珠。他俯身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细长颈的酒瓶，斟上了满满的一杯。

“来点玉米酒吗，加维先生？你当然是在跟我开玩笑了一——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又开出了一个新价，不是吗？我相信我以前听你说过，最高的世仇价是 250—300 块，稍逊色一点的是 200 块，不是这样吗，加维先生？”

戈锐大笑起来，可笑得并不自在。

山里人接过戈锐给他的那一杯，连眼皮也没有眨巴一下便一饮而尽。对他的这种豪饮，律师投过赞叹艳羡的目光。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像个酒鬼似地品呷着，酒的香气和味道使得他轻微地颤栗着。

“就这两百块钱，”加维又说了一遍。

“戈锐心头突然感到一阵愤怒，使劲用拳头砸到了桌子上。一张钞票被弹了起来，碰到了他的手。他像是被什么东西蜇着了似的，瑟缩了一下。

“难道你跑到我这儿来，”他喊道，“就是特意要提出这愚蠢的要求来奚落和侮辱我吗？”

“这是一桩公平合理的交易，”打松鼠的猎人说，可他的手却伸了出来，似乎要把钱取回去了；此时的戈锐突然意识到，他之所以发火，并非是因为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是在生自己的气，因为他知道他就要经不住诱惑迈到更深的泥淖中去了。于是，他从一个被触怒了绅士，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急于要抛出自己商品的卖主了。

“别忙，加维，”他满脸绯红结结巴巴地说。“我接受你提出的条——件，虽然二百块钱是——太——便宜了一点。只要买卖双方满意，交易——也就——算成了。”

加维站了起来，兴奋地抖了抖他的黑呢子衣服。“加维太

太会很高兴的。现在你已经摆脱干系了，世仇已是科尔特伦和我加维之间的事了。不过，还需写个字据，戈锐先生，因为你是律师，表示我们已经成交了。”

戈锐伸手抓过了纸笔。钱就握在他的另一只湿漉漉的手中。突然之间，别的一切事情似乎都对他变得无足轻重了。

“是的有个出售凭据。‘权益，名称，买卖双方’……‘永远有效以及——’不，加维，我们还是略去‘保护’这一条吧，”戈锐大声笑着说，“你须自己来护卫这一名称。”

山里人接过这张他根本不懂的条子，煞是郑重其事地将它折叠起来，然后很小心地装进了他的衣袋里。

戈锐这时正站在靠近窗户的地方。“请过这边来，”他抬起他的手指说，“让我指给你看你刚刚买下的这个仇敌。他走过来了，你瞧，就在街道的那一边。”

山里人躬下他那长长的身躯，朝戈锐所指的方向从窗户上望出去。阿布纳·科尔特伦上校正正在对面人行道上走着，只见他身子笔挺，相貌堂堂，大约五十岁开外，身上穿南方议员们总是穿着的长长的双排扣大礼服，头上戴着一顶老式丝绸礼帽。在加维注视着的当儿，戈锐偷偷地瞥了他一眼。假如世界上真有什么黄脸狼的话，那么加维便是它的范本了。在他那冷酷的眼睛追随着那个移动着的人的当儿，加维嗥嗥地叫着，露出了他长长的琥珀色的尖牙。

“那就是他吗？哼，也就是这个人曾经把我送进了监狱！”

“他以前是这一地区的检查长，”戈锐漫不经心地说。“哦，顺便告诉你，他可是一位第一流的射手呢。”

“我可以在一百码之外射中松鼠的眼睛，”加维说。“原来

这个人就是科尔特伦！我这笔买卖算是做对啦。戈锐先生，这件事我会比你干得漂亮得多的！”

加维朝门口走去，可是在门口他又停住了，脸上露出了些许的难色。

“你今天还要买别的东西吗？”戈锐带着戏嬉的嘲讽口吻问。“祖宗的规条，先辈们的鬼魂，或者是柜子里的遗骨？我可以按最低的价钱卖给你。”

“加维太太还想到了另一件事，”站在门口的猎人说。“我对这件事没啥兴趣，只是她特别的想要我问一下，如果你愿意，她说就‘公公平平地把它买下。’她说的是一块坟地，你知道，戈锐先生，就是宅院后面雪松下面的那块墓地。那儿埋着你们家族里被科尔特伦家杀死的人。墓碑上都有他们的名字。加维太太说家族的墓地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她说我们既然买下了世仇，另一件东西也就变得必要了。现在墓碑上的姓是‘戈锐’，但是可以把它改为我们的——”

“滚！滚出去！”面色气得紫青的戈锐尖声喊道。他朝加维那边挥动着双手，他的手指勾曲着，颤抖着。“滚，你这个魔鬼！就是个支那人也会保护他家的祖坟的——滚！”

打松鼠的猎人悻悻地迈出了门槛，朝马车走去。在他上到马车上时，戈锐正把他撒落到地上的钱仓惶惶地搂了起来。在马车慢慢地拐过了弯儿的时候，戈锐这个又长出了新毛的羊，又匆匆忙忙地沿着那条小径窜到法院那边去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喝得酩酊大醉、输得精光的戈锐送回到了他的办公室。法院院长，喜欢开玩笑的法院帮办，县政府书记员，和那个乐天派的律师抬着戈锐，那

个面色苍白“山里来”的人在后面作护卫。

“放在桌上，”其中的一个说，于是他们把他放在了乱堆着书本和文件的桌子上。

“杨西酒喝得多了后，总是惦着那个倒楣的两点，”法院院长若有所思地叹息道。

“是的，”乐天派的律师说。”像他那样喝醉了酒的人，本就不该来玩牌赌钱。我不知道他今晚输了有多少。”

“差不多二百块吧。我真奇怪他从哪儿弄到的钱。据我所知，他已有一个多月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也许碰上了一个诉讼委托人，赚了一笔。哦，还是让我们趁天亮前回家去吧。他醒来后就会没事了，除了头感觉到会有些嗡嗡作响外。”

这“五人帮”在朦胧的曙色里悄悄地溜走了。后来是早晨把它的阳光投射在了可怜的戈锐身上。它透过没拉帘子的窗户，起初以一片淡淡的金光抚弄着睡觉的人，不久便用烤人耀眼的夏日的光芒，倾泻在他那有着斑斑红点的皮肤上了。戈锐在桌上的狼藉中迷迷糊糊地动了动身子，把他的脸转开了窗子那边。他这一动把一本厚厚的法律书砰地一声碰到了地板上。睁开眼睛，他看到一个身穿黑礼服的男子正俯身向着他。他再往上瞧，看见了一顶旧了的丝绸礼帽，帽子下面是阿布纳·科尔特伦上校慈祥光润的面庞。

上校拿不准这次见面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因此等待着对方表示出某种愿意再相识的迹象。有二十年了，这两个家族的男人们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面的相遇。在戈锐使劲地把他模模糊糊的视线投向这个来人的时候，他的眼睛眯缝了起来，未

了他安详地笑了。

“你把斯特拉和露西也带来玩了吗？”他平静地说。

“你认识我吗，杨西？”科尔特伦问。

“当然认识。你送给过我一根头上带哨的鞭子。”

二十四年前，他给过杨西；那时杨西的父亲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戈锐的眼睛在屋子里四下瞅着。上校明白了他的意思。“躺着别动，我去给你弄点来，”他说。后面的院子里有一台水泵，戈锐闭上了眼睛，无限欢欣地倾听水泵手柄发出的卡嗒声和涓涓的流水声。科尔特伦拿回一罐清凉的水，端着给他喝。戈锐很快地坐了起来——一副穷愁潦倒的样子，他的亚麻布的衬衫又绉又脏，头发蓬乱，昏沉沉的脑袋还晃晃摇摇的，他费力地将一只手朝上校挥了挥。

“对——不起，你能原谅这一切吗？”他说。“我昨晚一定是喝了太多的酒，然后就在桌子上睡着了。”他的眉头颇为困惑地锁结在了一起。

“和年轻人们一起出去了？”科尔特伦友好地问。

“不，我哪儿也没去。这两个月来，我连一块钱也没得花。我想，又是像往常一样，喝得太多了吧。”

科尔特伦上校把手抚在了他的肩膀上。

“杨西，刚才你问我是不是把斯特拉和露西也带来玩了，”上校这样开始道。“那时你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你一定是又梦见了你小的时候。现在你全醒了，我希望你能好好听着。我就是从斯特拉和露西他俩那儿来的。来寻找他们儿时的伙伴，寻找我老朋友儿子。他们俩都知道，我这次来是准备带你

回去的，你会发现他们还像从前那样的欢迎你。我想接你到我家去住，住到你的身心完全复元了的时候，你只要愿意就一直往下去。我们听说你现在处境潦倒，在困惑中间颓唐了下去，我们都希望你能再到我们家玩。你愿意来吗？孩子？你愿意丢开我们两个家庭的过去的纠纷，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纠纷！”戈锐睁大了眼睛诧异地说。“在我们之间，我不记得有过任何的纷争。我相信我们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不过，上校，我怎么能够到你们家去呢，像我现在的这付样子——一个可怜的酒鬼，一个可悲的败家子，一个堕落的赌棍——”

他从桌子上溜下来踉踉跄跄地坐到了扶手椅子上，开始伤心地啜泣起来，这泪水里掺杂着他真正的悔恨和愧疚。科尔特伦一直娓娓耐心地劝说着他，使他缅怀起了他曾经是那么喜欢过的山间的淳朴和欢乐，并向他解释说他对他的邀请是真心诚意的。

后来，科尔特伦说起他想靠他的帮助，搞成一套运输装置，以把大批砍伐下来的木材从高山上送到下面运木的水道里。他知道戈锐曾经发明出过一种这样的东西——一系列的滑道和斜槽装置——戈锐曾为此而感到十分的自豪。他的这一诱劝奏效了。可怜的戈锐觉得自己还能对别人有用，便变得高兴起来，他很快地把一张纸铺在桌子上，用颤巍巍的手急速地画着他打算要怎么做的示意草图。

戈锐已经厌倦了无所事事的生活，他那浪荡的心又朝着山区那边复苏了。他的头脑还不是那么太灵活，他的各种思想和记忆只是在逐个地回到他的脑子里来，就像信鸽在暴风

雨的海面上极力寻找着它的航线一样。纵便是这样，科尔特伦还是对他的这一进步感到了满意。

那天下午，当科尔特伦和戈锐家族的这两个人友好地骑着马走过镇子里的时候，贝塞尔镇上的人都感到惊奇了。他们俩肩并肩地骑着马，穿过了灰尘飞扬的街道和立定呆看着他们的市民，跨过了溪上的小桥，朝山那边走去。这个浪子已经给自己梳洗了一番，显得整洁得多了，只是他坐在马背上还有点儿摇摇晃晃，心里面也好像有什么很重的心事似的。科尔特伦没去打搅他，指望着这改变了的环境会给他以影响，叫他恢复其心理上的平和。

有一次，戈锐突然发起痉挛，差点儿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不得不下马在路边休息了一会儿。上校早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事先为戈锐带了一小瓶威士忌酒，可是当上校把酒递给他时，戈锐却几近于是愠怒地拒绝了，并且说他以后再也不沾一滴酒了。慢慢地他恢复过来，他们又骑上马默默地走了有一二里路的光景。临了，他突然勒住了缰绳说：

“昨天晚上我玩牌输了二百块钱。哦，那些钱我是从哪儿弄到的呢？”

“不要胡思乱想了，杨西。山里清新的空气很快会使你的心境平静下来的。我们回去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到平纳柯瀑布钓鱼，那儿的鲮鱼多得像牛蛙一样在水面上乱跳。我们也叫斯特拉和露西一块儿去，到老鹰岩那儿野餐。杨西，你没有忘记吧，那用夹核桃木熏过的火腿面包，对饥肠辘辘的钓鱼人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显然上校并不相信他真有过这二百块钱；于是，戈锐又

回到了他的沉思之中。

从贝塞尔到劳雷尔村有 12 英里，到晚晌时分他们已经走了十英里。离劳雷尔村半英里的地方是戈锐的祖宅。过了劳雷尔村再往前走一两英里住着科尔特伦一家。现在的路径虽然变得陡峭、走起来也较为吃力，可周围赏心悦目的景致却给了他们诸多的补偿。林间崎岖的小路边枝叶繁茂，鸟语花香，沁人心扉的新鲜空气使一切景物变得黯然失色。小路两旁的荫翳处长满了地衣苔藓，一条明静的小溪在蕨类植物和月桂树中间潺潺地流淌。他们站在稍低一点儿的地方，从掩映着的树叶中间望过去，只见远处山谷在乳白色的云霭雾霏中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图画。

科尔特伦高兴地看到，他的同伴沉浸到山林的迷人心魄的景色中去了。现在他们只需绕过画家岩，跨过埃尔德溪，爬上对面的小山，戈锐便能看到已被他卖掉的祖宅了。他对现在走过的每一块岩石，每一棵树，每一条路径，都变得十分熟悉起来。虽然他以前曾忘掉过这里的林木，它们此时却使他变得激奋起来，正像“家乡，可爱的家乡”那首乐曲叫他激动不已一样。

他们绕过了画家岩，步到了埃尔德溪水边，停下来让马儿在湍急的流水里喝饮洗浴。河的右侧有一道栅栏，顺着山路和溪流的方向延伸到远处。这围着的就是他们家的一个老苹果园；他家的祖宅就在那个陡峭的山坡后面。沿着栅栏的内侧长着茂密的商陆树，接骨木树，黄护树和黄樟树。随着那边枝叶中传出的一阵响动声，戈锐和科尔特伦都抬眼望了过去，见栅栏上面有一张像狼一样狠的黄黄的长脸，脸上的

那双浅灰色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瞧着他们两个。那张脸很快就消失了；接着是一个细长的身影朝着那所房子的方向，在果园的林子里左躲右闪地奔跑。

“那个人叫加维，”科尔特伦说，“你的房子就是他买去了。这个人的脑子肯定是有些不正常。几年前，我曾经因为贩酒的事把他送进过监狱，尽管我也知道那件事主要不是他的责任。哦，杨西，你怎么啦？”

戈锐擦着额上的汗珠，脸色变得苍白。“我的样子是不是有点怪？”他勉强地笑着问。“我现在记起了几件事情。”他的酒现在已经醒了好多。“我想起我的二百块钱是怎么得来的了。”

“不要再想着它了，”科尔特伦和悦地说。“以后，我们会把一切都弄清楚的。”

他们骑上马离开了埃尔德溪。在他们到了山脚下时，戈锐又停住了。

“上校，你从前是不是以为，我是一个很爱虚荣的人呢？”他问。

“我的那一对衣饰外表的过分讲究？”

上校的眼睛此时不愿意看到戈锐那穿着邋遢的亚麻布衣服和戴着褪了色的帽子的身上去，免得叫他难受。

“我好像还记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当年的英姿，”上校虽然感到奇怪，可还是顺着他的意思说，“在布鲁岭一带，衣服穿得最得体的，头发梳得最光溜最时髦的，马骑得最矫健的，就是那个小伙子啦。”

“你算是说对了，”戈锐急忙接着话茬说。“现在的我在心

里还是那么爱虚荣，尽管它没有表现在面上。噢，我现在仍然像火鸡一样爱讲漂亮，像魔鬼撒旦一样爱显荣耀。眼下我想求你一件小事，来满足我的这一癖好。”

“你尽管说出来，杨西。只要你愿意和喜欢，我们可以封你为劳雷尔的公爵和布鲁岭的男爵；愿意为你从斯特拉的孔雀尾上拔下匹翎子，装饰在你的帽子上。”

“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我是郑重其事的。几分钟后我们就要经过山坡上的那所房子了，我出生在那儿，我的祖辈们一直在那儿生活了一个世纪。现在却是由陌生的人们住在那里了——再瞧瞧我的模样！我将会让他们看到我这付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败家子和乞丐的样子。科尔特伦上校，我为这样见人感到羞愧。我想请你让我穿上你的衣帽，待他们看不见咱们时，再还给你。我知道你会认为我这念头是多么的愚蠢，可是我那样子走过我从前的家时，就能显得体面多了。”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科尔特伦对自己说，因为他实在无法把同伴现在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举止与他提出的这个奇怪的请求联系起来。不过上校已经欣然同意，动手解开了衣服的钮扣，仿佛戈锐的这一念头一点儿也不奇怪似的。

上衣和帽子戈锐穿戴上都非常合适。他用一副满意和神气的神情扣好了外套的扣子。戈锐和科尔特伦差不多是同样的身材——也许后者更伟岸和挺拔一些。虽然他们相差二十五岁，可是从相貌上看，他们就像是兄弟俩一样。戈锐显老，他的脸雍肿而且生出了皱纹；上校面色光润，脾性适中。他穿上了戈锐的那件很不体面的亚麻布旧衣衫，戴上了那顶褪了色的软边呢帽。

“现在，”戈锐拉住了缰绳说，“我穿戴好了。上校，我希望你走在我的后面，离开我大约十英尺的距离，这样他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了。他们将看出我不是那种再也提不起来的人，一点儿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一次要好好地露露脸儿。咱们走吧。”

他策马缓缓地向山上跑去，上校照他说的落开距离跟在后面。

戈锐挺直地坐在马鞍上，头高高地昂着，可是他的眼睛却在朝右边望着，急速地扫过那一旧宅院子里的每一片树丛、每一个旮旯处和隐蔽的地方。他曾经有一刻对自己说，“那个疯狂愚蠢的家伙果真会干这种事吗，还是我自己在胡猜乱想呢？”

就在他走到他家那片坟地的对面时，他看到了他正在寻找的东西——一缕白色的硝烟从一处浓密的灌木丛中漂了出来。他的身体朝左边慢慢地倒下去，这时科尔特伦已驱马赶到了那一边，用手臂扶住了他。

打松鼠的猎人没有对他的枪法吹牛。他把子弹射向了他想要打到的那一部位，也是戈锐早已料到子弹会穿透的地方——它穿过了艾布纳·科尔特伦黑呢上衣的前胸。

戈锐重重地依偎着科尔特伦的身体，他并没有倒下去。两匹马儿并排走着，上校的手臂托着他仍然稳稳地坐在马背上。透过掩映的树林，可以看见劳雷尔村落里白色的小房子就在不远处闪烁着。戈锐伸出了一只手，向这边摸索着，直到它抚在了科尔特伦握着缰绳的手上。

“你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此一句道出了他现在心中涌

动着的感情。

就这样，杨西·戈锐在经过他的旧宅时，尽他最大的力量显示出了他尚有的体面和尊严。

耗费钱财的情人

王晋华译

比格斯特百货大楼里有三千名女售货员。玛西尔便是她们中间的一个。她年方十八，在男士手套部站柜台。就是在这三尺柜台前，她熟悉了人类两大性别中的各色各样的人——到商店里来买手套的先生们，和为先生买手套的女士们。除了对社会上的各路人的这一广泛的了解，玛西尔还获得了别的知识。她把其他 2999 个姑娘的智慧训诫也都听到了耳朵里，并且像马尔他猫那样，悄然而又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也许是预见到了她日后会缺少良师的指点，造物主在赐与她美丽的同时，也给了她救助自己的聪明禀性，正像造物主在赋予银狐别的动物所没有的珍贵皮毛时，也赐给了它狡黠和机敏一样。

因为玛西尔的确是个不多见的美人儿。她金发碧眼，娇艳欲滴，又有一副那种在窗前烧烤黄油饼的女人们的泰然和平静的神情。她站在比格斯特商店的手套柜台前；当你伸出手让人家量你的手套尺寸时，你会想到是赫比——正站在你的

赫比：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

面前；当你抬眼再一次看她时，你会奇怪她如何长得了一双密涅瓦^① 的充满灵气的眸子。

商场巡视员不在看着时，玛西尔便嚼她的蜜饯果；在他转到了这边来时，她就仰面凝望，好像是在看着天上的云彩似的，脸上是一副遐想甜蜜的笑容。

这便是女店员的那种特有的微笑，我奉劝你还是极力避开它，除非是你具有铁石似的心肠，愚钝的感觉，和类似于丘比特^② 的戏嬉感情的本领。对于玛西尔来说，她总是在她闲暇的时间里而不是在柜台前，才操起这种微笑；当然，巡视员也一定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种笑颜。他们是商场中的夏洛克^③，他们到处的转悠是为了找寻罚款的机会。当他们看到漂亮姑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可就再也看不到别的地方去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巡视员们都是如此。就在几天前，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则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这一方面的风流事。

有一天，欧文·卡特，一位画家，百万富翁，旅行家，诗人兼汽车收藏家，碰巧来到了比格斯特百货大楼。替他讲句公道话，他的逛商店可不是他自己情愿的。他的母亲要在这儿的青铜和石膏塑像制品中观赏一番，出于孝顺，他只得跟了进来。

卡特朝对面的手套柜走了过去，想在那儿逛上一会。他倒是真的需要买上一付，因为出门时他忘了带手套。既然他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丘比特：罗马神话的爱神，裸体，有双翅，手持弓箭的美男孩。

沙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从前从来也不曾听说过手套柜台前的调情事儿，他的这一行为几乎就没有什么不妥的了。

在他就要走到他的目的地时，他犹豫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丘比特的戏嬉调情的那一面，就正在他的面前展开着，这样的事儿他从前还从不知晓。

三四个穿着扎眼，举止轻浮的小伙子正倚在柜台前，硬撑着要戴进去中号的手套，柜台里的几个姑娘们一副逗乐的神情，有的甚至已经在跟那个领头的调情卖俏起来。卡特本想退回去走开，可他已经走得太近了。柜台里的玛西尔已在面对面地望着他，她那双含着诘问神情的眼睛，是那么的美丽，湛蓝，而又透出冷冷的光，恰似南海的浮冰映着夏日的太阳所发出的那种熠熠的光亮。

此时，作为画家和百万富翁的欧文·卡特，感觉到他那富于贵族特征的苍白的脸庞上，热辣辣地泛起一片红晕。这并非是他缺乏自信而胆怯了。他脸红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什么。他很快觉得，他已和追逐着柜台前的咯咯发笑的姑娘们的毛头小伙子们为伍了。他自己现在也正像丘比特幽会于栎木树下那般，依偎在柜台前，真心希望能得到卖手套的姑娘的青睐，他和比尔、杰克、米基之流并不再有什么区别了。于是，他突然觉得这帮年轻人的冒失行为倒是情有可恕了，他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对他所受的传统礼仪的蔑视，和要把这个完美的尤物拥为己有的坚定决心。

在手套包好，也付过了钱后，卡特又逗留了一会儿。玛

西尔红红的嘴角边上的酒窝显得更深更美了。所有来这儿买手套的男人们，都要这样子逗留一会儿的。她弯起一只胳膊，透过她那宽松的短罩衫，她的像普赛克那样的秀臂显露了出来，末了她将胳膊肘支在了柜台边上。

卡特以前从没有碰到过他不能自如对付的场面。可是现在，他比比尔、杰克或是米基那样的年轻人显得更为尴尬，他没有机会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中碰到这位漂亮的姑娘。他在脑子里极力搜寻着他从前读过或是听到过的有关售货女郎的天性和习惯的内容。后来他也不知怎么地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她们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十分严格地坚持，非通过正式的介绍才能彼此认识不可。一想到他要邀这位可爱贞洁的姑娘进行一次非常的会晤，卡特的心便怦怦地跳了起来。然而他胸中涌动着的激情给了他勇气。

在泛泛地说了几句友好的寒暄话以后，他把他的名片放在了柜台上靠近她的手的地方。

“你能原谅我吗？”他说，“如果你认为我这样做太卤莽的话；不过，我可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让我有幸再次见到你的。名片上有我的名字；我向你保证，我是怀着最诚挚的敬意来请求做你的一个朋友——相认的。我能希望自己得到这一殊荣吗？”

玛西尔当然了解男人——尤其是来买手套的男人。她坦率而又笑咪咪地望着他，毫不踌躇地说道：

“当然可以。我以为你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尽管

我一般是不和陌生男人一块出去的。这不像是淑女的作为。你想在什么时候再见到我呢？”

“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卡特说。“倘若你允许我到你家造访，我将——”

玛西尔动听地大笑起来，“噢，哎唷，那不行！”她末了郑重其事地说，“你只要看上一眼我们的单元房，你就再也不愿意去了！我们三间小房里住着五个人，如果我带个男朋友去到我家，我就该看我妈妈的脸色了。”

“那么，”已经着了迷的卡特说，“任何一个你觉得方便的地方都成。”

“哦，我看，”玛西尔桃红色的脸庞上显出了有了一个好主意的神情，“星期四晚上就挺合适的，你能在7点半到第八大道和48大街的交叉拐角处来吗？我就住在那个拐角的附近。不过一到十一点钟，我就得回去。我妈妈从来也不准我们十一点以后还呆在外面。”

卡特非常感激地答应他将准时去赴约会，临了就赶紧到他母亲那儿去了，因为母亲正在四下找他，想让他给鉴定一下她要买的戴安娜青铜塑像。

这时，长着一双小眼睛和扁平鼻子的售货姑娘，走到了玛西尔这边来，满含意味地看了她一眼。“你跟他搭上线了吗，玛西尔？”这位姑娘显得很近乎地问。

“那位先生想让我同意他到我家来看我，”玛西尔神气十足地回答说，一边将卡特的名片揣进她的宽罩衫里。

“去家里访问！”这位小眼睛的姑娘忍俊不住地笑着重复道。“他说没说在沃尔多夫请你吃饭，然后乘他的车兜风的事儿？”

“啊，甭提你的这一套啦！”玛西尔有些不耐烦地说。“你总是喜欢那些艳俗的事儿，自从那位消防队的水管车司机带你出去吃了一顿炒杂碎以后，你就觉得了不得的了。不，他根本没有提到沃尔多夫；可在他的名片上有第五大道 的地址，如果他要请我吃顿晚餐，我敢打赌绝不会是在那种廉价便宜的中国餐馆里。”

当卡特开着他的电动小轿车和母亲一块离开了比格斯特百货大楼的时候，他用牙咬着他的下嘴唇，心头感到了些许痛楚。他知道在他所度过的二十九年的生涯中，爱情第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爱上的人儿竟然会这么痛快地便答应了在街头和他会面，虽说这是实现他的愿望的第一步，可随之也产生了许多颇费他思考的误解。

卡特对售货的姑娘并不了解。他不清楚她的家是不是那种几乎小的住不下人的房子，或者是不是家里常常亲朋满座，多得放也放不下。也许，街道的拐角处便是她的客厅，街心花园便是她的起居间，街道便是她花园里的散步的小径；然而，她于它们中间的不受人侮辱，大体上正如我的爱人待在她的富丽堂皇的美室中一样。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两个星期以后的一个傍晚，卡特和玛西尔手挽手地走进了一个灯光暗淡的小公园里。他们在一

处有树荫掩蔽的僻静地方，找到了一条长凳坐了下来。

第一次他用手臂轻轻地搂住了她那婀娜的腰身。她也把一头金黄色的秀发轻轻地枕在了他的肩头。

“唔！”玛西尔惬意地舒了口气。“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儿想到这样做呢？”

“玛西尔，”卡特恳切地说，“你一定知道我是爱你的。我真心地请求你能嫁给我。到现在你已经对我有了足够的了解，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吧。我希望得到你，我必须拥有你。我对我们俩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一点也不在乎。”

“什么差别呢？”玛西尔好奇地问。

“哦，根本没有什么，”卡特很快地说，“只是一些愚蠢的人们才这样认为，我有能力让你过一种奢华的生活。我的社会地位是公认的，我的财富是充裕的。”

“他们也都是这么说，”玛西尔答道。“这只是他们骗你的话儿罢了。我猜想你真正的工作只不过是个熟食店里的伙计，或者只是以赌赛马为生。我可不像我看起来那么的单纯好哄。”

“我能提供出你所需要的一切证据来叫你相信，”卡特轻柔地说。“我需要你，玛西尔。我第一次看到你，便爱上了你。”

“他们也都是如此，”玛西尔听了禁不住笑着说，“至少他们嘴上都是这么说的。如果我能碰到一个第三次见到我才爱上我的人儿，我想我可能就会也爱上他啦。”

“请不要这么说，”卡特恳求道，“相信我的话，亲爱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起，你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所爱着的女人了。”

“噢，你是个骗人精！”玛西尔笑着说。“你已经跟多少个女孩子讲过这样的话了？”

可是卡特仍然坚持着诉他的表情。最后，他终于触动了深藏在这位售货小姐酥胸下面的那颗难以开启捕捉的心灵。他的话儿渗透到了她的心田里，这轻浮调笑可本来是她最安全的一道防线的。她用动了真情的眸子望着他。一片暖暖的红晕出现在她那冷冷的脸颊上。颤巍巍地，笨拙地，她像蛾子那样收拢着她的羽翼，她似乎就要准备落在这爱情的花朵上了。于她三尺柜台之外的那个世界中的生活之晨曦及其诸种美好的憧憬，已经在烛照着她的心扉了。卡特感觉到了她感情上的这一变化，于是迫不及待地想去抓住这个机会。

“嫁给我吧，玛西尔，”他温柔地低语道，“我们将远离这座丑陋的城市，到美丽如画的都市里去。我们将忘掉工作和生意，生活将会是一个过不完的节日。我知道我应该带你到什么地方去——我以前常到那儿去。你只要想像一下，在那里的海岸边永远是夏天，海水的波浪总是轻轻地拍打着可爱的沙滩，人们像孩子那般快乐和自由自在。我们将乘船到别的海岸上去观光。你可以想在那儿待多久就待多久。于这些遥远的城市中，其中有一个在它的城区里布满了宏伟华美的宫殿和高塔，它们里面珍藏着美丽的图画和雕像。那个城市的街道便是环绕着它的河流，人们外出靠的是——”

原文是“flimsy, fluttering little soul”直译无法表达出原文的含义，译者采取了意译。

“我晓得，”玛西尔突然坐直了身子说。“靠的是平底船。”

“是的，”卡特笑着说。

“我早就想到你要说什么了，”玛西尔说。

“然后，”卡特继续道，“我们将继续旅行，去游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欧洲的城市游完之后，我们将访问印度，观光那儿的古老城市，骑上大象，参观印度和婆罗门的令人叹服的庙宇，到波斯去看骆驼长队和战车比赛，还有一切其他国家的奇妙风光。难道你会不喜欢这一切吗，玛西尔？”

玛西尔这时站了起来。

“我看我们最好还是回家吧，”她冷淡地说。“时候已经不早啦。”

卡特依从了她。他已经对她那变化无常的情绪有所了解，要想反对它们是没用的。不过，他还是为了他的胜利而感到些许的得意。有一刻的工夫他毕竟牵系住了他的这个桀骜不驯的普赛克的心，尽管只是一条像丝一样细的线。他心中的希望加强了。她曾有一次合起了她的羽翼，将她的手轻轻地抚在了他的手上。

第二天在比格斯特百货大楼里，玛西尔的好朋友卢露在柜台边拦住了她。

“你和那位恋着你的朋友进展的如何呢？”卢露问。

“哦，他？”玛西尔拂着她头侧的卷发说。“他已经不再和我有任何关系了。喂，卢露，你知道那个家伙想叫我干什么

吗？”

“让你当演员？”卢露屏住呼吸猜测道。

“不对；他的趣味太低俗了，还够不上那个格呢。他想叫我嫁给他，然后到科尼艾兰岛去度蜜月！”

仲夏骑士梦

董清林译

“骑士已死；
剑已锈蚀。
遗漏的几位，
匆忙岁岁
总想扬起死灰。”

亲爱的读者：现在是夏季。太阳怒目俯视着城市，眼光凶狠，没有同情心。既要太阳毒辣，同时又要它表现出内疚，难啦。气温是——哦，让温度计见鬼去吧！——不管怎么说，谁在为标准测量操心？天气如此炎热，以至于——

屋顶花园餐厅派上了如此之多的额外侍者，以至于你现在可以指望得到你的杜松子汽酒——一旦其他人都得到了他们的那一份。医院在为旁观者加进额外的病床。这是因为，当绒毛小狗伸出舌头，向叮它们的跳蚤“汪，汪！”乱叫，神经紧张，穿着黑色细斜纹衣服的老太太尖叫起“疯狗！”，警察拔枪射击时，有人将受伤的缘故。这个在七月里总穿着外套的男人，来自新泽西州的庞波顿。他曾出现在百老汇的一家

饭店里，一边喝着热的苏格兰威士忌，一边享受着一年一度钙的辐射乐趣。慈善家们正在请愿，请求立法机关通过一个法案，命令建筑商把经济公寓的太平梯建得更宽敞些，这样的话，一家一家的人或许会死于暑热，而不是死掉一个或两个。在公寓的承租人回到城里，向费心照料房子的人表示谢意之后，好多好多的男人向你说起他们每天洗澡的次数，于是你感到惊讶：他们是如何活过来的。还是在那家餐馆，还是那位年轻人，他提高嗓门叫着冷牛肉和冰镇啤酒，声明拒付烤仔鸡和勃艮第红葡萄酒的钱，他真的到了难以忍受这种天气的地步，只要他遇上你的眼睛，他就脸红，因为整个冬天你都听到过他用不高不低的声音，叫着相同的苦行者才吃的食品。汤越来越淡，皮夹子越来越瘪，连衣裙越来越薄，男演员越来越瘦，棒球运动的理由越来越不令人信服。不错，现在是夏天。

一个男人站在三十四大街，等着他去商业区的车。一个四十岁的男人，长着灰色的头发，红脸膛，精明，情绪容易波动，衣着朴素，眼睛中带着忧郁的神色。当一个像出门的胖男人停下同他说话时，他边擦额头边大声笑起来。

“不，先生，”他傲慢轻蔑地叫道。“你们那些蚊子追逐的老沼泽，没一个是我修建的，你们那些摩肩接踵的摩天楼，没一部电梯是我准备的。当我想躲避炎热的天气时，我知道如何行事。先生，在这个国家里，纽约是最好的避暑胜地。呆在荫凉里，望着你们的饮食，别离电风扇太远。聊你们的阿迪朗达克和你们的卡茨基尔群山去吧！曼哈顿地区的舒适比全国其他地区的加在一起还实在些。不，先生！没有攀援

峭壁的沉重脚步声，清晨四点不会被上百万的苍蝇弄醒，吃的是直接来自这座城市，为我准备的罐头。有点陈旧的纽约将接受几个精选出来的度夏客；像在家里一样舒服方便——这是广告，也是我每天的回答。”

“你需要休假，”胖子说，仔细瞧着对方。“你有些年头没离开过城市了。不管怎么说，你最好跟我离开两周。现在，比弗基尔的鲟鱼正欢蹦乱蹦，扑向凡像苍蝇的东西。哈丁来信说，上周他钓到一条三磅重的鲟鱼。”

“废话！”对方嚷道。“如果你喜欢，你就穿起橡胶高统鞋，绞尽脑汁笨手笨脚地去抓鱼，去呀。我想吃鱼时，我就去家凉爽的餐馆预定一条。一想到你们在这个国家的炎热中东奔西转，还自己为过得愉快，我就笑你们这号人。我嘛，就喜欢纽约祖先创下的农场，它几乎没什么变化，宽大的林荫道穿过它的中心。”

胖子为他的朋友无比痛惜，自个儿走了。这位把纽约认作是全国最伟大的避暑胜地的人，上了车，吱吱地驶向他的办公室。在行驶中，他扔掉报纸，抬头看着屋顶上空边缘参差不齐的一片天。

“三磅！”他出神地咕哝道。“哈丁不会说谎。我相信，要是我能——但这不可能——他们必须有另一个月——至少另一个月。”

在办公室里，赞成在城市过仲夏的人高兴地一头扎进公务的游泳池中。他的文书阿德金斯进来，添上一叠信件、备忘录和电报。

下午五点，这位忙人仰靠在他办公室的椅子上，若有所

思地嚷道：“我想知道哈丁用了什么诱饵。”

那天她一身雪白，康普顿因而赌输了，盖恩斯赢了。康普顿曾打赌，她将一身淡蓝，因为她知道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而且，康普顿是位百万富翁的儿子，这几乎是挑明了，他在为谁赢的打赌下注。然而，白色是她的选择，盖恩斯昂着头，一幅二十五美分硬币的高傲神气。

那一年，山区里的度夏小旅馆迎来了一群充满活力的客人。两三个从大学来的年轻男子和几位艺术家，还有位年轻的海军军官组成了一方。为了与喻他们为“一群”上流富豪的背景相符，年轻女士中的美女多得足以组成了另一方。然而，玛丽、休厄尔是群星托起的月亮。每一位年轻男士都切盼着无事找事，以便自己能支付她头饰用品的帐单，给火炉加足燃料，使她把名字中的“休厄尔”部分永远熔化掉。那些只能呆一两周的人，暗施一两箭之后，心灰意冷地走了。可是，康普顿留了下来，像群山本身一样，因为他付得起钱。盖恩斯也留了下来，因为他是个好斗的人，不怕百万富翁的儿子，还有——嗯，他崇拜这个国家。

“你感觉怎么样，玛丽小姐？”有一次他说。“我认识纽约的一个笨蛋，他扬言说喜欢它的夏天。还说你在那儿比在森林里更能保持凉爽。他可不是傻透了？我认为，六月一日之后，我在百老汇恐怕难于呼吸。”

“妈妈想下周之后就回去，”玛丽小姐说，可爱地皱着眉头。

“不过，当你想念城市的时候，”盖恩斯说，“夏天的城市

里还是有很多令人愉快的地方。屋顶花园，你知道，还有——
嗯——屋顶花园。”

这一天，湖水湛蓝得到了极点——就在这一天，他们模仿了一场中世纪骑士的马上比武，男士们骑着农场上笨拙的马，围着林中的一块空地在奔跑，争抢着长矛尖上的响铃、多么有趣！

在成荫的森林里，空气凉爽干燥，就像美酒。森林下边有道山谷，透过乳白的雾霭，看上去美极了。在峡谷半腰，一片白雾从看不见的瀑布中腾起，模糊了一掌宽的绿色树梢。青年们和充满朝气的夏天手携手，尽情欢乐。百老汇绝没有这样的事。

村民们聚在一起，看着城里人追逐着他们疯狂古怪的闹剧。小淘气，水泉女神和幽灵的笑声响彻树林。盖恩斯抢到的响铃最多，因此，他享有给比武大会的女王加冕的特权。他是得胜的骑士——就抢到的响铃而言。他的手臂上缠着一条白围巾。康普顿缠的是淡蓝色的。她曾宣布她偏爱蓝色，但她这天穿得雪白。

盖恩斯四下打量，寻找着女王，要给她加冕。他听到了她欢乐的笑声，但那笑声仿佛来自云霄。她消消溜走了，爬上了希姆尼巨石——一道小小的花岗岩峭壁，她站在那儿，月桂枝叶中的一位白色仙子，高过众人之头十五英尺。

他和康普顿立刻接受了不言而喻的挑战。从后面爬上峭壁很容易，而正面拱手攀脚踏的支撑点很少。每个人很快就选择了自己的路线，开始上爬。一条裂缝，一丛灌木，一点凸出的石壁，一根藤子或树枝——所有这些都被视作竞赛中

的外援。这真是蠢举——没有奖金；但这里边有青春，有争胜负的对手，有轻松的心情，还有克莱小姐写得如此有魅力的什么东西。

盖恩斯抓住一条月桂树的根，使轻一拉，就把自己拖到了玛丽小姐的脚边。他的臂上挎着玫瑰花环；在下边村民们和度夏客人们的欢叫掌声中，他把花环戴在了女王的头上。

“你是位英勇的骑士，”玛丽小姐说。

“要是我永远是你真正的骑士该有多好，”盖恩斯开始说，而玛丽小姐在笑他的愚钝，因为康普顿爬上了岩边，只晚了一分钟。

当他们驱车回旅馆时，黄昏多美好！峡谷的乳白色渐渐变紫，暗色的树林环绕着如镜的湖水，令人精神振奋的空气搅得人心旌摇荡。最早升起在群峰上空的星星显得苍白，空中还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光亮——

“对不起，盖恩斯先生，”阿德金斯说。

这个相信纽约是世界上最好的避暑胜地的人，睁开眼睛，踢翻了桌上的胶水瓶。

“我——我相信自己睡着了，”他说。

“这都是由于天热，”阿德金斯说，“这些时候城里有些叫人难过——”

“废话！”对方说。“夏天，城里胜过乡下十倍。傻瓜才会在泥泞的溪中趟来趟去，弄得精疲力尽的，想方设法去抓仅有你手指头那么点长的小鱼。呆在城里，保持舒适——这就是我的观点。”

“刚收到几封信，”阿德金斯说。“我想你兴许要在离开前

过过目。”

让我们从他的肩上瞅过去，仅读其中一封信上的几行：

我亲爱的，亲爱的丈夫：

刚收到你命令我们再呆一个月的信……丽塔的咳嗽差不多好了。……约翰尼简直变野了，像个印第安儿童……这会使两个孩子都变野的……工作如此艰辛，我知道你的生意很难负担让我们在这儿呆这么久的时间……曾经是最好的男人……你总装出你喜欢夏天的城市……过去你多喜欢钓鳟鱼……都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得好，生活得快乐……如果不是对孩子没什么好处，就到你那儿去……昨晚我站在希姆尼巨石之上，恰好就站在你把玫瑰花戴在我头上的那个地点……这么些年过去了……当你说你将是我真正的骑士……十五年前，亲爱的，想想吧！……一直那样待我……永远永远。

玛丽

说他认为纽约是全国最好的避暑胜地的这个人，在回家的路上顺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在电扇下喝了一杯啤酒。

“真不明白，哈丁用的是什么样的钓钩，”他自言自语地说。

浪费掉的混合物

董清林译

由于酒吧得到神职人员的祈神赐福，鸡尾酒成了特殊阶层的正餐开胃品，一个人就可以开口提起酒馆。如果绝对戒酒主义者不想听，他们就不听；总有那样的投币自动售货机的馆子，在那儿，把一毛钱的硬币投进冷冰冰的清汤口，一杯干马提尼酒就会流出来。

在基尼利的咖啡馆里，康·兰特里在酒吧光线暗淡的一侧干活。在另一侧，你我像鹅一样一只脚踩在地上，情愿破产，放弃我们的周薪。康在对面忙着，他干净，温和，有头脑，懂礼貌，穿着白色的外衣，工作守时，可靠，年轻，有责任心，还拿了我们的钱。

这家馆子（是否是该赐福的或是该诅咒的）座落在一个“广场”，这些小小的广场呈平行四边形，而不是街道，一家家的洗衣店，穷困潦倒的纽约人家，还有不属于上述两者的波希米亚人，就住在这样的广场。

基尼利和他家里的人就住在咖啡馆楼上。他的女儿凯瑟琳长着一对黑黑的爱尔兰人的眼睛——但干嘛该告诉你这些？同你的杰拉尔丁或伊莱扎·安在一块，你就该心满意足

啦。因为康渴望得到她；当她在后面楼梯脚边呀声呀气地要罐佐餐的啤酒时，他的心儿就会象瓶中的乳酒一样摇摇荡荡。穿着整齐合身是浪漫的原则；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最后一先令扔在卖酒的柜台上要威士忌，那么，酒保就会收下它，再娶老板的女儿，纯洁无私的意图就将从中生处。

不过，康不是这么个人。因为在异性面前，他张口结舌，脸羞得绯红。他会用他的眼睛镇住被暗紫红色潘趣酒燥得嗓音宏亮圆润的年轻人，或者用柠檬榨汁器平息喧闹，或者把那些坏脾气的家伙摔到臭水沟里，连一道皱纹也不会爬上他白色的上等细麻布领带，不过，当他站在一个女人面前时，他会说不出话，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就像被埋在了羞怯和苦难的猛烈雪崩之下。那么，他在凯瑟琳面前如何呢？一个哆嗦的人，一个无话可说的人，一块不善花言巧语的石头，一个在他的女神面前老是唠叨天气的沉默情人。

两个晒得黑黑的男人，赖利和麦奎尔克来到基尼利的咖啡馆。他们同基尼利先进行了协商，然后，他们占了后边一间屋，屋里摆满了瓶子、虹吸管，大壶和医生的量杯。酒馆里有的物品和液体，在他们屋里应有尽有，但他们不纵酒。这两个人整天在屋里大干得汗水淋漓，把从他们储存的溶液中搞出来的无名混合物和煎剂倒过来倒过去，摇摇拌拌。赖利受过教育，他在一大堆纸上计算，把加仑减到盎司，把夸脱减到液量打兰。麦奎尔克，一个红眼睛的坏脾气男人，把混合后而不成功的液体泼进污水管，边干边轻轻地、嘶哑地、愤愤地诅咒。他们干得挺卖劲，孜孜不倦地要兑出神秘溶液，就像两位炼丹术士努力要从元素中分解出金子来。

一天晚上，当康值完班后，他迈着从容的步子走进了这间后屋。这两位难以理解的酒保，在他俩的酒吧里又没人喝酒，却天天都要消费基尼利贮藏的溶液，以便满足他们的挥霍心和毫无成果的实验，这引起了他的职业好奇心。

凯瑟琳从后面楼梯下来时，脸上的微笑就像格温巴拉海湾的日出。

“晚上好，兰特里先生，”她说，“今天有什么新闻吗，如果你愿意讲讲？”

“天气像要下——下雨，”害羞的一位结结巴巴地说，退向墙壁。

“那太好不过了，”凯瑟琳说，“我正在想，有点水该有多好啊。”在后面的屋子里，赖利和麦奎尔克正俯在奇怪的复合物上，像两位具髯毛的巫婆，苦苦地劳作着。根据赖利的计算，他们把五十只酒瓶中的液体抽出来，经仔细量过之后倒进一只大玻璃器皿，再整体摇动。后来，麦奎尔克满脸愁容，一边嘴里不干不净，一边泼掉溶液，于是，他们又将开始新一轮实验。

“请坐，”赖利对康说，“我要告诉你。”

“去年夏天，我和蒂姆推断，在尼加拉瓜开家美国酒吧将会赢利。那儿有个城市，位于海滨，城里除了奎宁外没有任何吃的，除了朗姆酒外没有任何喝的。当地人和外国人躺下时冷得打抖，爬起来时却在发烧；对诸如此类的热带麻烦来说，上乘的混合饮料是大脑自然疗剂。

“于是我们先在纽约储备了大量的酒类，还有酒吧设备和玻璃器皿，然后我们乘一条肥料船驶向那座圣帕尔马城。旅

途中，我和蒂姆观赏着飞鱼，同船长和乘务员玩着七分牌戏，已经有了南北回归线间高杯酒王的感觉。

“当我们进入那个国家的水域五个小时之后，我们正要介绍大杯饮料和少给找头时，船长把我们叫到右舷罗经柜旁，回忆起几件事。

“‘我忘了告诉你们，牌友，’他说，‘尼加拉瓜科以百分之四十八的进口关税，并从上个月起，对所有的瓶装货实行限价。总统错把一瓶辛辛那提生发水当成了塔巴斯科辣沙司，所以他要算这笔帐。桶装货免税。’”

“‘对不起，你早些时候可没提这事，’我们说。我们向船长买了二百四十二加仑容量的桶，把我们所有的酒瓶全开了，瓶中物给统统倾进了一只大桶。那百分之四十八会毁了我们；因此，我们冒险勾兑了一千二百美元的鸡尾酒，而不是把瓶中物白白扔了。

“唔，当我们登岸时，我们开了一只桶。那混合物变成了令人心碎的某种东西。它的颜色就像纽约鲍威里街一盆豌豆汤的颜色，它的味道尝起来就像咖啡代用品——你遭到亏损时，你大妈为治你的心脏病而让你服的那一种。我们给了一个黑人桶深为四指宽的酒，让他尝一尝，结果他在一棵椰子树下伸伸展展地躺了三天，拒绝在推荐书上签字。

“天啦，瞧瞧另一只桶！我说，酒保，戴着黄色缎带环饰的草帽，同一位美丽的姑娘在一个汽球里往上飘，同时口袋里装着八百万美元，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就是那个桶中三十滴溶液带给你的感觉。两指宽深的这种酒下肚，你就会把你的脸埋进你的双手里哭起来，因为此刻在你的身边，没

什么能同舔小吉姆·吉弗里斯相提并论。是的，先生，第二只桶里的内容是成功提纯的精华，是钱和上层社会豪华的生活。它呈金色，像玻璃一样透明。天黑之后，它仍光明闪亮，仿佛阳光还驻在里边。再过一千年，为了喝上那样的东西，你也会跨过柜台的。

“唔，我们以这种喝的东西开始了我们的生意，这就够了。那个国家的杂色上层人物们就像一群喧闹忙碌的蜜蜂，迷上了它。要是那只桶取之不尽的话，那么，那个国家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当我们上午开业时，由将军、上校、御任的总统和革命党人排起的长龙有一个街区那么长，等着要喝的。开始时，我们每杯卖五毛银币。最后十加仑，价钱轻松地涨到五无一口。那是奇妙无比的东西。它赋于一个人勇气和雄心，而又绝不要他施展一举一动；与此同时，他不介意他的钱是烂掉了，或是从冰托拉斯又重新得到了。当那桶东西销去一半时，尼加拉瓜拒绝清偿国债，取消烟税，准备向美国和英格兰宣战。

“全靠一场意外，我们发现了酒中之王，如果我们再搞出这种东西，我们就将交上好运，十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试验，每次都是小量的，但加起来已有好多桶了，就酒这一行而言，已知的所有有害成分我们都试过了。你或许储藏了十个酒吧的威士忌、白兰地、露酒、苦啤酒、杜松子酒和白酒，我和蒂姆就浪费了这么多。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如此上乘的酒。这是件悲痛的事，是钱的损失。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将会欢迎这样的杯中物，并为之付钱。”

根据最新的铅笔配方，赖利发令，麦奎尔克则一直在仔

细地比量各种各样的小杯烈酒，然后把它们掺和在一起。配出来的混合物是又脏又杂的巧克力色。麦奎尔克尝了尝，边骂骂咧咧边把它倒进了污水池。

“真是奇闻，即使有这样的事，”康说。“我现在要去吃晚饭了。”

“来喝一杯，”赖利说。“除了浪费掉的混合物之外，所有喝的我们应有尽有。”

“我从不喝，”康说，“比水更有刺激性的东西。我刚在楼梯边碰见凯瑟琳小姐。她说了一句真话，‘没什么东西，’她说，‘比一点水更好。’”

当康离开之后，赖利一掌打在麦奎尔克背上，险些把他打倒。

“你听到了吗？”他叫道。“我们两个傻瓜。我们在那只船上有六打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你亲自开的瓶——你把它们倒进了哪一只桶——哪只桶？你这废物。”

“我记得，”麦奎尔克慢吞吞地说，“倒进了我们开的第二只桶。我记得在那只桶的侧面贴着一张蓝纸。”

“我们成功了，”赖利叫道。“我们就缺那东西。奥妙在矿泉水。此外我们的配方一点问题也没有。快快，伙计，去酒吧拿两瓶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来，我就用铅笔算出混合的比例。”

过了一小时，康沿着人行道走回基尼利的咖啡馆。那两位雇工如此兢兢业业，以至于在他们休闲的时间里，由于受某种神奇瑰力的吸引，他俩还在咖啡馆里卖劲地干着。

一辆警察的囚车停在门口。三个能干的警察又拖又拽，正把赖利和麦奎尔克弄上囚车的后排。每个人的眼睛都又肿又青，脸上是一道道血口子，一付不肯罢休的神气。不过，他俩都奇怪地冲着警察和他们疯狂好斗留下的残迹欢叫着。

“在后面的房间里双方开始打起来，”基尼利对康解释说。“同时还在唱！真是糟透了。什么东西都给打得粉碎。但他们是好人。他们将赔偿一切。他们正在试验，要发明一种新的鸡尾酒。明天早晨我会看见他们乖乖地出来。”

康从容地走向后屋，去察看现场。当他穿过大厅时，凯瑟琳正好从楼上下来。

“再次祝你晚上好，兰特里先生，”她说。“天气没什么新变化吧？”

“仍怕要——要下雨，”康说，羞红从他又光又白的脸颊上划过。

赖利和麦奎尔克确实进行了一场凶猛而友好的搏斗。破碎的酒瓶和酒杯到处都是，房间里充满了酒气。地板因一滩一滩的酒而显得色彩斑驳。

桌上有一只标有三十二盎司刻度的杯子。杯底有两大汤匙溶液——一种发亮的金色溶液，在它金灿灿的深处，阳光似乎是它的俘虏。

康闻了闻，尝了尝，一口喝了。

当他退回来穿过大厅时，凯瑟琳正好要上楼。

“还没有新闻吗，兰特里先生？”她挑逗地笑着问。

他一把把她提到空中，顺势抱紧她。

“新闻是，”他说，“我们将要结婚。”

“放我下来，先生！”她愤怒地叫道，“否则我将——啊，康，啊，你开口的勇气是从哪儿来的？”

来自都市的报告

董洪川译

城市都春风得意
这一座倚山而立
那一座背临海洋
他们正相互挑战

——拉·吉卜林

想一想，如果有一部小说是描写芝加哥或布法罗的，或者说，是关于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的！美国只有三座大城市是“故事城”——当然有纽约，还有新奥尔良，最为重要的要数旧金山。

——弗·诺里斯

照加利福尼亚人的说法，东方是东方，西方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人不仅仅是同居住在一州，而是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是西部的南方人。现在，芝加哥人对自己城市的忠诚也并不逊色。但当你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时，他们总是吞吞吐吐，提到湖鱼和新修的共济会大楼。而加利福尼亚人谈起来却就头

头是道。

当然，一说到气候，他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上半小时，尽管你现在正在考虑你的煤炭开支和厚内衣。当他们把你的沉默误以为是信服的表示时，他们就忘乎所以，竟把金门城描绘成新世界的巴格达。说这些，只是意见分歧的问题，没辩论的必要。但是，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都同属于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在这个城市，根本不可能有传奇故事——这儿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有谁指着地图发这个问，那将是十分轻率的。的确，用一个简单的句子就否定了历史、传奇故事以及兰德——麦克利纳，那实在是一种鲁莽，草率的行为。

纳什维尔——一座城市，一个输出港口，田纳西州的首府。它位于坎伯兰河畔，并有芝——圣铁路和路——纳铁路在此交汇。这个城市被认为是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晚上八点，我下了火车。由于词典上查不到恰当的形容词来修辞，我只得另用配方来作比喻了。

假设伦敦雾算三成，疟疾算一成，漏的煤气算两成，黎明时分砖地上聚集的露珠算两成半，忍冬草味算一成半，然后，揉在一起搅拌混合。

这混合物可为你提供个纳什维尔毛毛细雨的大概概念。它没有樟脑丸那样香，也没有豆汤那么浓，但这已足够了——够你享用的。

我乘一辆老式马车去旅馆。我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控制住自己，使自己没模仿西德尼·卡顿那样爬上马车上。拉车的畜牲都是些过了旧的家伙，而赶车的却是个解放了的自由的黑人。

我又困又倦。因而，一到旅馆我就急匆匆地付了他五毛钱（当然适当地给了一点小费，敢保证是如此）。我知道他们的德性，我不想听到关于他们过去的主人或战前发生的事。

旅馆是一个被人们描述为“翻了新”的那种。“翻新”不外乎就是指花了两万元美金添置了大理石柱，瓷砖和电灯，休息室里添置了铜痰盂，楼上的大房间里都贴了一张路——纳铁路的时刻表及一张观山图的石印画。旅馆的管理无可责备，招待也是极富南方的细致和殷勤，而且像瑞普·凡·温克尔那般乐天；只是慢得如蜗牛爬行。这里的饭菜确实值得跑一千里路专门来品尝。在世界上任何其它旅馆你都不可能找到这样美味的烤鸡肝。

吃饭时，我问一位黑人招待，城里有没有什么消遣的。他很严肃地思考了片刻，然后回答说：“哦，老板，我实在想不出日落西山之后还有什么好消遣的。”

太阳已落山了，它早已被淹没在毛毛细雨之中。因此，那景致是与我无缘的了。尽管如此，我还冒着细雨朝街上走去，想看看可能有些什么？

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人物，他替容貌与他相似的人上了断头台。——译注

华盛顿·欧文笔下的一个性格温和，知天乐命的人物。

这座城市建在起伏不平的地面上，街道有电灯照明，每年照明费用是三万二千四百七十美元。

在我离开旅馆时，那时发生了种族骚乱。一群自由人朝我冲来，或是阿拉伯人，或是祖鲁人，都是武装起来的——还好，我看见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来复枪，而是马鞭，我松了口气。我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一队黑色的笨重的车辆；听到他们那让人感到惶恐的叫喊：“老板，送你去本城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五毛钱。”我暗忖自己仅是被当着“乘客”，而不会是牺牲品。

我走过长长的大街，这些大街都是通向山上的。我实在想不出这些街道又怎么再折下来的；也许，除非被“筑平”，它们根本就折不下来。在少数几条“主街”上，我不时看见店里有灯光，看见电车载着可敬的市民开去开来，看见人们津津有味地交谈着，走来走去；还听到了一家卖苏打水和冰淇淋的店里传出近乎于活泼的笑声。其它一些不是“主道”的大街仿佛是把和平和安详的房子诱引到了它们的两旁来。从许多房子的谨慎地拉好的窗帘里，诱出一些光亮，还有少数几幢房子里传出整齐优美无可挑剔的钢琴声。事实上，确实没什么可“消遣”。我自己要是在太阳落山以前就到了该都多么好啊！想到这里，我就转身回旅馆了。

1864年11月，南部联军的胡德将军朝纳什维尔方向推进。在纳地他包围了托马斯将军统率的一支北部联邦军。托马斯将军发动攻势，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击败了南邦联军。

对于南方嚼烟草的人在和平时期的射击术，我早已有所闻，而且心中十分钦佩，我还曾有幸目睹过。但在我的旅馆，却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即将发生。在宽敞的休息室里，有十二只亮光光新崭崭的铜痰盂，又漂亮又高大。高得可称作瓮；口子很大，女子垒球队的最佳投手在五步之外肯定可把球掷投进去。然而，尽管经历了恐怖的战争，并且战斗仍在进行，敌方并无多大损伤。它们摆在那里，锃亮、崭新、美观、宽大、干净。可是，不幸的杰斐逊·布里克啊！那瓷砖地——那堂皇华丽的瓷砖地！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纳什维尔战役，而且，按照自己有些愚笨的习惯，希望能得出关于遗传的射击术的推论。

在这里，我初次遇到了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这个称谓恐怕太客气了）。我在目光不幸落在他身上的那瞬间就明白了他是那样一种人。耗子不择地方。我的老朋友，阿·丁尼生曾如是说，他在其它方面一样语辞精辟，见解独到：

先知啊，诅咒那搬弄是非的耗子吧，

诅咒不列颠的害物——耗子。

我们可以把“不列颠”这词随意更换，可耗子永远也是耗子。

这男人在休息室里晃来晃去，仿佛如一只饿狗忘了自己刚才在B何处理过一根骨头似的。他又有一张硕大的脸，又

红又雍肿，表情如菩萨，迷迷糊糊却心定神稳。他只有一个优点——胡子刮着很干净。人身上的兽性特征并非是不可消除的，除非他不修边幅就到处跑。我想，他如果不用刮胡刀，他来找我搭讪，我是不会理他的。那么，世界的犯罪记录上就会少一桩谋杀案。

当卡斯韦尔向一个痰盂开火时，我站的地方凑巧离那痰盂不到五英尺。我十分机警，看到进攻者用的不是打松鼠的来复枪而是格林机关枪，我便飞快地闪到旁边。少校抓住这机会向一位非战斗人员道歉。他的嘴很会说。仅四分钟，他就成了我的朋友，把我拖到了酒吧。

我想在这里插一句话。我是南方人，但并不是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不喜欢用窄领带，不喜欢戴垂边帽，不喜欢穿大礼服，也不爱谈论谢尔曼毁了我多少件棉花包；还有，不喜欢嚼烟草。乐队演奏《狄克西》时，我也不喝彩。我在皮制椅上坐矮一点，哎，再要一杯啤酒，希望朗斯里特（内战时一著名将领——译注）曾经……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

卡斯韦尔少校用拳头在酒吧桌子上猛地一击，响起了萨姆普特堡第一炮的回音。当他开了阿波马扎克斯的最后一炮时，我开始充满希望。但是，紧接着他开始谈起卡斯韦尔家族谱来，说亚当只不过是其家族一支旁系的远房兄弟。扯完家族谱以后，他又聊起了自家私事，这让我十分厌恶。他讲到他的妻子，把她的上代追溯到夏娃，还愤愤地否认了关于他的妻子可能与该隐有点沾边亲戚的谣传。

这时，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想用唠叨来冲淡他要了酒的事实，把我弄糊涂，好帮他付帐。然后，酒送上来后，他却啪的一声放了一枚银币在柜台上。这一来，再要一巡酒是势在必行了。我付了第二巡酒钱，很不礼貌地离开了他，因为，我实在不想和他在一起。但就在我离开他之前，他还大声地谈着他妻子的收入，并随手抓出一把银币给大家看。

我在服务台取钥匙时，旅馆服务员很礼貌地对我说，“如果那个叫卡斯韦尔的人惹烦了您，如果您想申诉，我们可以把他轰出去。他是个讨厌鬼，一个游手好闲之辈。虽然他好像时常手头有些钱，可他并没有什么可靠正常收入。我们似乎没能找到什么合法的理由把他撵出去。”

“哎，”我思考片刻后说，“我也没有找到清楚的申诉理由。但我正式声明，我不想同他来往。”我接着说，“你们的城市，好像很平静。可你们有什么消遣呢？或者有什么新奇和兴奋的事情可供跨入你们边界的陌生人消遣呢？”

“嗯，先生，”服务员说，“这里下周四有一场表演。它是由——让我一会儿查一下，把海报同冰水一块儿送到您楼上的房间去。晚安。”

我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向窗外望去，那时只是大约十点钟左右，但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万籁俱静的都市。细雨淅淅沥沥。稀疏的街灯在昏暗的街上隐隐可见。街灯稀疏得如妇女义卖市场出售的蛋糕里的葡萄干。

“多么安静的城市啊！”我自言自语道，把鞋脱下扔在地板上，“这里的生活不像东部或西部那样绚丽多彩。这只是一个很不错的，普普通通的，有点沉闷的商业城市。”

纳什维尔是这个国家制造业中心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它的皮鞋和皮靴产量在美国居第五；是南方最大的生产糖果饼干的都市；同时在呢绒、食品和药品的贸易数额也相当可观。

我得给你交待一下我怎么会来纳什维尔。我这些离题话肯定使你不耐烦，正如我自己也觉得讨厌一样。我本是因有点私事去另一地方的，但北方的一家文学杂志社委托我专程绕道来这里停留一下，和它的一个撰稿人取得联系。撰稿人名叫阿扎里亚·阿戴尔。

阿戴尔（除了手迹之外，其人我一无所知）寄去了一些散文（失传了的艺术！）以及一些诗。这些作品使编辑们在一点钟吃午饭时连口称赞。因而，他们委托我来找上面提到的这人，要求在别的出版商给他以每字一毛或两毛的稿酬之前，以每字两分钱的价格与他（她）签一个合同，把其稿子收买下来。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吃过了烤鸡肝之后（如果你找得到那一家旅馆，你可试试），我走出去，走进绵绵的细雨。这雨已下了好久，仿佛无休无止。在街道的第一拐弯处我遇到了凯撒大叔。他是一个健壮的黑人，论岁数比金字塔都大；他头发灰白卷曲；他的面孔使人想起布鲁特斯，转眼又仿佛觉得他像已故的塞蒂瓦约皇帝。他穿着一件大衣，十分漂亮别致，我以前从未见过，今后也别望见到这般漂亮的大衣。大衣拖到脚裸处，灰颜色，如以前南部邦联军大衣的颜色。然而，由于日晒雨淋、年深月久，颜色已经斑驳不堪。如果约

瑟的彩衣放在旁边，也必将相形见绌，一变得如一幅毫无生气的单色画。这件大衣，我还得多说几句，因为他与这故事有联系——这故事半天没有进展。你本来就不应该期望在纳什维尔这地方发生什么的！

这件大衣，一定曾是一位军官的官用大衣。披肩已经不见了，在大衣的前襟原来是缀满漂亮的盘花横条和流苏，但现在这些已没有了。而是一些用普通麻线巧妙地串在一起的新的盘花横条，然后，用线细心地缝上去的（我估计可能是某人“黑人妈妈”做的）。连这些麻线也磨破了，乱蓬蓬的。这些肯定是为了代替昔日的华耀而补缀上去的。做工细致，缝纫者不厌其烦，因为这些线路都是十分严格地按照早已消失的盘花横条的痕迹。还有，使大衣更加悲哀和滑稽的是，除了顺数下来的第二颗外，其余钮扣都全落光了，大衣是另外用一些麻线穿过钮孔和对襟上粗糙地戳通的洞孔系起来的。从没见过这样装饰稀奇古怪、颜色斑驳不堪的大衣。剩下的唯一钮扣有半个银元大小，用棕黄色牛角制做的，同样也用粗糙的麻线缝起的。

那个黑人站在一辆非常破旧的马车旁边。马车旧得好像是汉姆（《旧约》中挪亚之子，常作为黑人的代称）离开方舟之后，用了两匹牲口套上车子，并用来出租做过生意的。当我走近马车时，他啪的一下打开了车门，取下一把鸡毛掸子虚晃了几下，用深沉、浑厚的声音说道：

“快请上车吧，先生，车子一点灰尘也没有——刚从出丧返回的，先生。”

我推测，在这种隆重的场合，马车都要彻底清扫一次。我

朝街上四处望了一周，在排在人行道上的出租马车中，确实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我摸出记事本，查看了一下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地址。

“我要去杰萨明街 861 号，”我说，一边准备踏上马车。但立刻被那黑人的又粗又长的，猩猩般的手臂拦住了。他那宽大结实、阴沉忧郁的脸上突然闪现出一种怀疑与敌视的表情。接着，他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以讨好的口气问道：“老板，你在那里干什么？”

“与你有何相干？”我的语气有些尖刻。

“没相干，先生，真的没相干。只是，那是本城一块僻静之处，很少有人去那里办事。请上车吧。车很干净——刚从送丧返回，先生。”

到达终点肯定有一英里半的路程。一路上，除了老式马车那轮子在崎岖不平的砖道上发出令人心惊胆颤的卡哒声外，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除了沥沥细雨的气息外，再也闻不到什么气味。现在细雨中又夹杂着煤烟以及像是柏油和夹竹桃花混合起来的气味。透过淌着雨水的车窗，我仅看到两排黑魆魆的房子。

这座城市面积为 10 平方英里，有 181 英里街道，其中 137 英里是铺修过的；水道系统造价两百万元，水管总长度为 77 英里。

杰萨米街 861 号是一幢褪色的老住宅。它在街后约 30 码远的地方，矗立在苍翠欲滴的树林和未经修剪的灌木丛之中。

一排枝叶蔓披的长春藤几乎把朽败的围墙遮得看不见。大门关着，是用一根绳子在门柱上绕了几圈然后同门边的第一根篱笆桩扣起来的。但当你步入 861 号时，你便会发现它只是一个空壳，一个影子，一个昔日辉煌和显赫的幽灵。不过，按故事发展，我还不该进入这幢房子里面。

在马车的卡哒声停止后，疲惫的牲口也得以休息。我递给车夫五毛钱，外加两角钱的小费。交给他时，我心里为自己的慷慨感到一阵自豪。他却拒绝了。

“该两块钱，先生。”他说。

“怎么回事？”我问道，“我明明听到你在旅馆门口喊的是‘五毛角，随便你到本城什么地方’。”

“该两块钱，先生。”他十分固执地重复道，“旅馆到这儿好长一段路呢。”

“这地方也在城市内，绝对在城内。”我争辩着说，别以为他搭的是一个傻瓜北方佬。“你看见那边那些山了吗？”我继续说道，用手指着东方（由于雨朦朦的，我自己也看不清）；“告诉你，我就生长在山那边。你这傻瓜老黑鬼，你难道连什么样的人儿也分辨不出吗？”

塞蒂瓦约皇帝那阴沉的脸变得温和起来。“这么说来，你是南方人罗，先生？我想大概是你那双鞋把我弄糊涂了。像你那鞋头，南方人是不会穿的。”

“好了，五角钱该够了？”我毫不让步地说。

他脸上又恢复了先前那贪婪和充满敌意的表情。不过，只有约十秒钟就消失了。

“老板，”他说，“五毛钱该够了，但我需要两块钱，先生；

我必须要有两块钱。现在，我知道你是南方人，就不再要两块钱了，先生。我只是想说，我今晚非得需两块钱，而生意又很不好。”

他那宽大结实的面孔显得安详而自信。他的运气比他希望的还要好。虽说他接搭的乘客不是傻瓜北方佬，可他却遇到了一位大施主。

“你这个该死的老东西，”我说，一边伸手去摸口袋，“该把你交给警察。”

我第一次看见他露出了笑容。他料到了。他料到了。他早料到了。

我给他两张一元的钞票。当我递给他时，我发现其中一张皱巴巴的，右上角撕落了，中间也是撕断后接的。一条蓝色的纱纸带把断裂处粘住，维持了其流通性。

关于这个非洲强盗，就写到这里。我离开了他，留给他以满足。我拉起那根绳子，打开了那扇吱嘎直响的大门。

我上面已经说过，这房子是一个空壳。有二十年的时间没人刷它一下了。直到我看到那些簇拥着在它周围的树子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这幢房子居然没有被一阵大风像掀翻一幢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掀翻。那些曾目睹过纳什维尔战役的老树用自己的枝丫紧紧护着它，为它抵御着风暴，敌人和寒冷。

阿扎里亚·阿戴尔接待了我。她五十开外，头发灰白，身体虚弱——如同她住的这幢房子，出身名门。她身着我平生见过的最干净，最便宜的衣服，那质朴气派，宛如皇后。

会客室空空荡荡，仿佛有一平方英里。里面家具很少。有

的只是几排书放在没漆过的书架上，一张有裂纹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条破毛毯，一个光秃秃的马鬃沙发和两把椅子。哦，还有墙上挂有一幅画，是一幅三色堇的彩色蜡笔画。我环顾四周，想找安德鲁·杰克逊的画像和松果桂蓝，但这儿并没有。

阿扎尼亚·阿戴尔和我举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内容的一少部分将给你转述。她是南方传统的产物，是在荫底下细心培育出来的。她的知识面并不广。但在其狭小的知识范围内，她却很深邃，很有见解。她是在家里接受的知识，她对世界的认识仅从推论和灵感中获得。这便是造就那一小群可贵的散文家的环境。她同我谈话时，我不停地拂手指，试图，不自觉地，拂去从兰姆·乔叟、赫兹利特、马格斯·奥雷斯乌斯、蒙田和胡德著作的小牛皮书封面上揩来的灰尘——其实并不存在。她是一个奇迹，是个可贵的发现。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得太多——噢，实在太多了——关于现实生活。

我清楚地意识到阿扎尼亚·阿戴尔很穷。我揣想，她除了房子和穿的衣服之外，别无其它财产了。因此，在我对杂志的责任和我对一位曾与托马斯将军一起在坎伯兰河谷战斗过的散文家和诗人的忠诚之间，我感到为难。带着这种不安心情，我细心地倾听着她那细美如琴声的谈话。合同的事，我发现实在不能开口。在九位缪斯女神和三位格雷斯女神面

前，你不好意思把话题转到每字两分钱的稿酬上。恐怕还得进行一次谈话，我才能恢复商业习惯。但我最终还是讲出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约定在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的城市，”我准备起身告辞时说（这时候可说些轻松的话了），“仿佛是一个静谧的地方。我应该说，这是一个住家的城市。在这里除了日常生活外，很少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

在火炉和器皿方面，它和西部、南部进行了大批的贸易。而且，它的面粉厂有日产二千桶的生产能力。

阿扎里亚·阿戴尔似乎沉入了沉思。

“我自己从没那样想过它。”她说，带着一种仿佛只属于她自己的那种诚挚专注的神情。“静谧的地方不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吗？我猜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可从窗口探出头去，听到他在堆砌永恒不变的山丘时，泥刀溅起泥块的声音。世界上最热闹的工程——我指的是建设通天塔——最后结果如何呢？不外乎《北美评论》上面多了一页半篇幅的世界语罢了。”

“表面如此，”阿扎里亚·阿戴尔说，“我曾乘着展开双翼（书与梦）的金色飞船多次周游了世界。我亲眼看见（在我一次想象旅行之中）土耳其的苏丹用自己的手把他的一位妻子绞死，因为她在广众之前露开了面纱。我又看见了纳什维尔的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戏票撕得粉碎，因为他的老婆准备蒙住脸外出——用米面粉。在旧金山的中国城，我看见了一名叫辛宜的婢女被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浸入瀑开滚烫的杏仁

油里，逼她发誓一辈子也不再与她的美国情人会面。当油淹到她膝盖上面三英寸时，她屈服了。另一个晚上，在东纳什维尔的纸牌会上，我看见基蒂·莫干由于嫁给了一位漆匠而被她的同学好友拍绝相认的情景。滚烫的油吱吱地响，如她的心翻腾。但我希望你能看见她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时那脸上露出的美丽动人的微笑。哦，是呵，这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城市。不外乎就是几英里的红砖房和泥土、商店、木料场。

有人在后门敲门，发出空空的回响声。阿扎里亚·阿戴尔轻言细语地道了歉，便出去看看什么事。三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里闪着光茫；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仿佛年轻了十岁。

“你得喝杯茶，吃点点心再走。”她说。

她伸手拿起一个小铁铃，摇了几下，踢踢绊绊走进来一位黑人小姑娘，约十二岁，赤着脚，衣着不整洁。她口含着大拇指，鼓起眼睛，直盯着我。

阿扎里亚·阿戴尔打开一个破旧的小钱袋，掏出一张一元的钞票。钞票的右上角缺掉了；钞票是撕碎后又用一条蓝色的纱纸带粘起来。这正是我给那强盗黑鬼的钞票中的一张，绝对没错。

“去那拐弯处贝克先生的铺子里一趟，英比。”她说。然后递给那姑娘那张美钞。“买二两茶叶回来——买平常他送我的那种——然后买一毛钱的点心，好了，快去快回。家里的茶叶正好用完了。”她向我解释道。

英比是从后门出去的。她赤脚的踢踏声还没有在后廊里

消失，一声狂叫——我确信是英比的声音——就在空荡的房子里响起。接着是一个愤怒男人低沉、模糊的声音，和那小姑娘不断的尖叫声和分辨不表的话语混杂在一起。

阿扎里亚·阿戴尔站起来，一点儿也不惊慌，毫无表情地走了出去。我听见那男人粗野的吼声大约持续了两分钟；紧接着好象是一阵咒骂声和轻微的扭打。然后，她十分平静地回来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这房子很大，”她说，“我有一房客租用了一部分。真是抱歉，我只好收回请茶点的邀请。在店里不可能买到平常我用的那种。也许明天贝克先生能给我一些。”

我敢肯定英比还没有时间离开这房子。我询问了一下电车线路便起身告辞了。出了门好远一段路，我才记起我还没有问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姓氏。但明天会有机会的。

就在那一天，我就已开始了罪恶的行为——这个不平静的城市强加给我的。我在这个城市才呆两天，但我已经可耻地在电报上撒了谎，而且成了一件谋杀案的“事后同谋”——如果这个术语是正确的法律名词。

当我拐过旅馆附近的街角时，那个穿着五颜六色，花花哨哨的非洲马车夫拖住了我。啪的一声打开了那似活棺材的牢门；晃动着他的毛掸子，又开始念他那一套：“请快上车，老板。马车很干净——刚刚出丧返回来。五角钱可送你到任何——”

接着，他认出了我，便咧嘴大笑起来。“请原谅，老板。你就是今天早晨与我分手的那位先生吧。真是谢谢你了，先生。”

“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还要去 861 号。”我说，“如果你再来，我还是坐你的车。看来你认识阿戴尔小姐？”想到那张钞票，我最后又补充问了一句。

“我本来是随从她父亲阿戴尔法官的，先生。”他回答道。

“我看她很穷吧，”我问，“她可能说不上有什么钱，对吧？”

忽然间，我又看到了塞蒂瓦约皇帝的凶相，但转眼他又变回了那个敲竹杠的老黑鬼马车夫。

“她不会挨饿的，先生。”他慢吞吞地说，“她有人接济，先生，她有人接济的。”

“我下趟付你五角钱。”我说。

“那个绝对没错，先生。”他样子显得很谦卑。“我只是今天早晨非得要那两元钱，老板。”

我回了旅馆，在电报上撒了谎。电文是：“阿扎里亚·阿戴尔坚持要每字 8 分钱。”

回电是：“立即按她意办。笨蛋。”

就在要开晚饭时，温特沃恩·卡斯韦尔“少校”冲我走来，象是多久不见的老朋友那样给我打招呼。我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令我厌恶而又很难摆脱的人。当他直冲我跑来时，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酒吧边。因此我不能在他面前说不喝酒。我本来十分乐意地付了酒钱，希望因此而免掉再喝一巡。然而，他却是那种卑鄙的，喜欢大叫大闹，自吹自擂的酒徒，每次荒唐地花掉一分钱都必须有铜管乐队和鞭炮来伴奏。

他从口袋里摸出两张一元的钞票，那架势像掏出了百万美钞，把其中的一张扔在桌子上。我再一次地看到了那张缺掉右上角，中间撕断后又用蓝色纱纸条粘起来的钞票。又是

我那一块钱。不可能有错。绝对的是。

我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座南方城市的绵绵细雨以及其平淡、枯燥、单调使我感到困倦，没有精神。我记得，就在上床前，我迷迷糊糊地对自己说：“好像这里有许多人都是马车夫托斯特的股东，分红也挺快的。我不明白——”这才得把那张神秘的钞票抛之脑后，接着，我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塞蒂瓦约皇帝还在那老地方。他驾车飞快地把我送到 861 号。我办理完事后，他又在老地方等我，又很快地将我送回。

阿扎里亚·阿戴尔比起前一天更加整洁，也更加苍白和脆弱。当在每字 8 分钱的合同上签完字后，她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并且又开始从椅子上溜下去。我没费什么劲就把她扶起来，扶上那张古老的马鬃沙发。然后我飞快地跑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吩咐那咖啡色肤色的海盗去叫医生。我知道他有这种智慧。他丢下马车，徒步快速朝街上奔去。他知道速度的价值。约十分钟的时间，他领来一位面色庄重，头发灰白，精明能干的医师。我几句话（每个字远不止值 8 分钱）向他解释了我来到这个充满神秘味的空荡房间的缘由。他神情严肃地点头，表示明白。然后，他转身面对那老黑鬼。

“凯撒大叔，”他镇静地说，“快去我家，请露西小姐给你满满一罐新鲜牛奶和半杯葡萄酒。快赶回来，不要开车，跑步去。我要你这周内抽个时间再来。”

我揣想梅里曼医师也不太信任那个陆地海盗那马匹的速度。凯撒大叔走了。虽然动作不敏捷，但也不慢。他朝街上跑去。医师十分礼貌地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心里觉得我还是

可信任的。

“这仅是营养不良的一个病例。”他说，“换句话说，这是贫穷、自尊和饥饿的恶果。卡斯韦尔太太有很多忠诚的朋友，他们都乐意帮助她。但除了那个老黑人凯撒大叔外，她什么也不接受。凯撒大叔曾在她家里做事。”

“卡斯韦尔太太！”我吃惊地重复道。后来，我看看合同，发现她的签名是：“阿扎里亚·阿戴尔·卡斯韦尔。”

“我还以为她姓阿戴尔呢。”我说。

“她嫁给了一个没有出息，游手好闲的酒鬼，先生，”医师说。“据说甚至连她的老仆人送来接济她的一点儿钱，他也给抢去了。”

当牛奶和酒送来以后，医师很快就使阿戴尔苏醒过来。她坐起来，谈起秋叶的美丽。那时正值秋季时令，树叶色彩鲜艳浓丽。她轻描淡写地说她刚才昏倒的原因是由于心悸的老毛病。当她躺在沙发上时，英比给她打扇。医师应求要去别处。我一直把他送到门口。我告诉他，我有这个权利，也十分愿意酌情把稿酬预支一些给阿戴尔。他听了好像很满意。

“顺便告诉你，”他说，“你或许愿意知道，你的马车夫是皇家亲戚。老凯撒的祖父曾是刚果的皇帝。凯撒本人也有皇家气派，这你可能早就察觉到了。”

当医师离开时，我听见屋里传来凯撒大叔的声音：“他把你那两块钱都拿走了吗，阿扎里亚小姐？”

“是的，凯撒。”我听见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回答，声音很弱。然后，我进屋去与杂志的作者了结稿酬洽谈。我主张给她提前支付她五十元稿酬，作为巩固合同的一种必要形式。

然后，凯撒大叔开车送我回旅馆。

我能作为见证人的故事至此就全结束了。下面的就全是些事实的陈述。

大约六点左右，我出去散步。凯撒大叔仍在那街拐角处。他又是啪的一声打开车门，不停地晃动那鸡毛掸子，又开始了他那枯燥乏味的老一套叫喊：“快上来吧，先生。只要五角钱，送你到本城的随便什么地方——马车干净得很，先生——刚刚送丧返回来。”

紧接着，他认出是我。我看他的视力下降了。他的那件大衣又多了几块褪色的地方，麻线更加蓬乱和破烂，最后的一颗钮扣——那颗牛角钮扣——也不见了。衣衫如此破烂的凯撒大叔，居然还是皇帝的后代。”

约两小时后，我看见一群激动的人群围在药铺子前面。在一个没有任何刺激事件发生的沙漠里，这真是天赐大好良机。因此，我挤了进去。在一张由空箱子和椅子搭起的卧榻上，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的皮囊伸直躺在上面。一位医师正在检查他是否已断气。他的结论是显然已断气了。

有人发现这位昔日的少校死在一条漆黑的街巷里，一些好奇和无聊的居民把他抬进了这家店子。这位已故的人死前曾与人狠狠打了一架——种种迹象表明如此。尽管他曾是无赖恶棍，游手好闲之辈；他确也是一条勇猛顽强的汉子。但他打败了。他的手仍捏得很紧以致于掰都掰不开。他生前相识的一些好心人站在两旁，搜肠刮肚地尽量寻找一些赞美之辞来赞扬他。一个看上去十分面善的男人想了半天后说道：

“当卡斯韦尔十四岁左右时，他是当时学校拼写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当我站在那儿时，死者那垂掉在白松木板箱旁边的右手松开了；从手里掉下一样东西，落在我的脚旁。我悄悄地用脚把它踩住。隔了一会儿，我弯身捡起来放进口袋里。我想在他最后殊死的搏斗中，他的手无意抓住了那东西，并死死捏住不放。

那天晚上，在旅馆里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除了偶尔谈到政治和禁酒之外，就是关于卡斯韦尔少校的死。我听见一个人对大家说：

“先生们，依我看，卡斯韦尔是被那些混蛋黑鬼为谋取其钱财而害死的。今天下午，他给许多人看过他有五十元钱。当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钱已经不见了。”

第二天早晨九点，我离开了那座城市。当火车驶过坎伯兰河上的大桥时，我从口袋里摸出那东西——一个棕黄色的牛角大衣钮扣，半元银币大小，上面连着散乱的粗麻线节。我把它抛进窗外桥下面那条缓缓流动的浑浊的河水里。

我很想知道，布法罗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伯爵与婚礼上的来客

董洪川译

一天晚上，安迪·多拉万在其寄宿处第二大街进餐时，司各特夫人给他介绍了一位新来的寄宿者。她是位年轻的女人，名叫康韦。康韦属于小个儿，没什么引人注目之处。她穿一套素淡的棕黄色衣服，无精打彩地埋头盯着自己的菜盘。她抬起头，朝多拉万先投去清楚的审视的一瞥，目光中带着羞怯。她十分礼貌地小声地询问他尊姓大名。之后她又埋头吃自己的羊肉。多拉万先生斯文地点点头，脸上露出微笑。这一举动立即使他的社会、政治身份抬高了许多，而把那位穿棕黄色套服的姑娘拒之千里之外。

两周后，安迪正坐在门前石级上悠然自得地抽着烟。他身后高处传来一阵柔和的沙沙声，安迪转过头去——把头调了过去。

是康韦，刚刚出门。她身着黑色套装——薄薄的黑纱。她的帽子也是黑色的。帽子上搭一块乌黑的面纱，薄如蜘蛛网。她站在最高的石级上，戴上一双黑色的手套。她的衣服上没有一点白色或任何别的颜色。她那浓密的金发笔直梳下，没有一点卷纹，在脖子上打一个结，光滑、润泽、发亮。她容

貌平平，说不上美丽。但现在她那双大眼睛凝视着街对面房子的上空，脸上表情忧郁感人；这表情使那张面孔几乎接近美丽动人了。

总的印象是，姑娘——着一身黑纱，你知道，喜欢黑色——噢，黑纱——就这个。着一身黑衣，还有那极目远望，忧郁悲伤的神情；还有那黑面纱下乌黑发亮的头发（你当然该是位金发女郎罗。）；而且似乎在极力给别人一种感觉，就是尽管你年轻的生命已饱尝挫折之苦，似乎将象进行三级跳远一样而一越生命之门。但去公园里散散步会于你有好处，而且就是此时此刻，在户外随便走一走，还有——噢，对她们而言，随时这样做都有好处的。然而这太残忍了，看我，多么庸俗世故，是吗？居然这样谈论服丧。

多拉万先生突然又把康韦小姐列入了他心中考虑之列。他扔掉手上那仍还有 $1\frac{1}{4}$ 英寸的香烟。这烟本来还可供他足够地享受八分钟。他迅速地把注意重心转到他低开口的膝皮鞋。

“真是一个美丽、晴朗的傍晚，康韦小姐。”他说，而且如果气象局能听到他那语调中的那信心十足的强调口吻，恐怕会绞起那块方的白色的信号旗，并将它钉在柱杆上。

“对于那些有心欣赏的人而言，天气确实不错。多拉万先生。”康韦小姐说道，叹了一口气。

多拉万先生在心里暗暗骂这好天气。真是不解人意的天气呵！应该下冰雹、下雪、刮风、下雨这才与康韦小姐的心情一致呀！

“我希望你的亲戚没有——我希望你没有蒙受任何不幸？”多拉万大着胆子探路。

“死神已经降临，”康韦小姐说，后犹豫了一会——“不是亲戚，而是一个——但我不愿让我的痛苦来打扰你的生活，多拉万先生。”

“打扰？”多拉万反问一句，“为什么这样说呢？康韦小姐，我会很乐意的，我的意思是，我将会很同情——我是想说，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真心地同情你的遭遇了。”

康韦小姐脸上浮出一丝笑意。哦，这笑比她的沉默更加令人伤心。

“你笑，世界与你同笑；你哭，世界也送给你笑。”她引用了一句名言。“我知道这道理，先生。在这个城市，我举目无亲，但你对我真好。我内心十分感激你。”

在饭桌上，他曾两次递给她胡椒粉。

“在纽约，举目无亲是寸步难行的——这是肯定的。”多拉万先生说，“但，话说回来——当这个古老的小城友善起来，不再紧张，那恐怕就要完了。你去公园散散步，康韦小姐——难道你不认为这样去散散步会使你感觉好些吗？假如你允许我——”

“谢谢你，多拉万先生。如果你认为一个心情忧郁悲伤的人还能给你一点愉快的话，我十分乐意接受你的陪伴。”

他们并肩而行，穿过敞开的，破旧的铁门，步入市中央的公园。这里曾是特权集团游玩之地。在公园里，他们找到了一块幽静之处——一条长凳。

青年人的忧伤与老年人的忧伤不同；青年人的忧伤会因

别人的分享而减少，而老年人却可尽量分给别人，但那忧伤丝毫不解。

“他是我的未婚夫，”一个小时过去了，康韦终于吐露出心中秘密。“我们打算明年春天结婚。我不想让你认为我在捉弄你。但，多拉万先生，他是一个真正的伯爵。他在意大利有财产和一座城堡。他叫弗兰多·马齐尼伯爵。我从未发现他身上有一点雅味。父亲反对，当然罗，而且我们曾私奔，但父亲把我们截了回来。我暗地想，父亲和弗兰多会发生一场激战。父亲有一个特别的服装公司——在蒲基比，你知道这地方。”

“最终，父亲同意了，好了，他说我们可在明年完婚。弗兰多给父亲出示头衔证明和财产证明，然后他回意大利去为我们完婚打理城堡。父亲心中很高兴。当弗兰多想给我几千美金买嫁妆时，父亲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顿。父亲甚至不允许我接受弗兰多的一枚戒指或其它任何礼物。当他启航回意大利后，我便动身来到这个城市，想找份工作，结果在一家糖果店干出纳。

“三天前，我收到一封意大利来信，由蒲基比转来的。信中说，弗兰多在一次沉船事故中遇难。”

“这便是我穿丧服的原因。我的心，多拉万先生，将永远随他葬入坟墓。我知道自己是位不称职的陪伴，多拉万先生，可我实在无法对任何人产生兴趣。我不应该剥夺你的欢乐，使你离开那些满脸笑容给你愉快的朋友。也许你还是宁愿返回住处去吧？”

告诉你们吧，年轻的姑娘们，如果你想亲眼看看一个青

年男子肩扛铁镐铁铲冲锋陷阵的话，请告诉他你的心已在另一个男人的坟墓里。青年男人是天生的“盗墓者”，不信可随便问一位寡妇。必须得想方设法替那位穿黑丧衣的天使修复那失去的器官才行。无论从那方面讲，死人必然是最倒霉的。

“我万分遗憾。”多拉万先生说，声音很温柔。“不，我们还不该回住处去。康韦小姐，千万别说你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我非常遗憾。我希望你相信，我就是你的朋友，我内心为你深感遗憾。”

“在我项链下的金属盒里有他的照片。”康韦小姐边说边用手帕擦着眼睛。“我从未给任何人看过，但我愿给你看看，多拉万先生。因为我相信你是真正的朋友。”

康韦打开盒子，多拉万先生怀着极大的兴趣久久地望着那照片。马齐尼伯爵有一张充满魅力的脸，和蔼、机智、聪明，几乎说得上潇洒——这是一张属于强悍，欢乐的男人的面孔。他或许该是个头目。

“我还有一张更大的，镶在镜框里放在家中。”康韦小姐说，“当我们回去时，我拿给你看。这便是我所拥有的能让我记起弗兰多的一切东西。尽管如此，他将永远活在我心中，这一点千真万确。”

多拉万先生面临一个精细而微妙的工作——那便是把不幸的伯爵从康韦小姐心中挤出去。干这个，是出于对康韦小姐的倾慕。但这项巨大的工作并未使他感到沉重。一个充满同情心而又让人愉快的朋友正是他所要扮演的角色；而且他扮演的是如此的成功以致于半小时后他们已经对面而坐，在两盒冰淇淋的陪伴下深情地相互倾吐心里话了，虽然康韦小

姐那双灰褐色大眼睛里面的忧郁丝毫未减。

那天晚上，他们在大厅里分手之前，她急步跑上楼去抱下那幅更大的照片。照片镶在镜框里，用一条白色的丝绸围巾精心地裹在镜框周围；多拉万先生仔细看着这照片，眼里露出迷惘的神情。

“这是他去意大利之前的那个晚上留给我的。”康韦小姐说，“我的金盒子里的那张就是由这张缩洗出来的。”

“一位潇洒的男子汉。”多拉万亲切地说道，“康韦小姐，下星期天下午陪我去趟康莱怎样？”

一个月后，他们向司各特太太和其它寄宿者宣布他们已定婚。康韦小姐仍然穿着一身黑色衣服。

这是他们宣布定婚一周后，两人坐在城市中央公园那一条长凳上。月光下，摇曳的树叶在地上投下昏暗不清的影子。多拉万脸上整天都挂着一副莫名其妙的沮丧像。今夜他是一言不发，弄得他的情人实在憋不住涌上心头的疑问：

“怎啦？安迪？你今晚怎么这样严肃？怎么这样多怨气呢？”

“没事儿，玛吉。”

“骗不了我，我难道这都看不出来吗？你以前从来都不像这个样子。到底怎么回事？”

“无关紧要的，玛吉。”

“有关紧要。不管什么，我都想知道。我敢打赌你一定在想其它女孩子。不过没关系。如果你想她，你为什么不去找她？如果你愿意，请把手臂拿开。”

“好吧，我讲给你听。”安迪机灵一动，说道，“但我猜你是不会完全明白的。你一定听说过麦克·萨利万，是吗？”大

麦克·萨利万。大家都这样称他。”

“没有，我从没听说过，”玛吉说，“我也不愿意听到这个名字，如果是它使你变得这样的话。他是谁？”

“他是整个纽约市最魁梧的男人。”安迪说道，口气几乎接近恭敬。和坦慕尼协会或政界的任何一个古老势力一起，他想干什么就可干什么。他身材高大，肩宽若伊斯特河。你如果说了他的坏话，两秒钟之内你就会遭到百万人的攻击。不是么，他访问了一个古老的部落，片刻回来，首领们就像兔子一样乖乖地躲进了自己的洞里。

“告诉你吧，大麦克是鄙人的一个朋友。虽然我个头小，也没什么影响，但麦克对小个头或穷人与个大个头或富人完全一样。今天我在波法立碰见他。你猜他干啥？走过来与我紧紧握手！‘安迪’，他说，‘我一直都在打听你的情况，你现在已四处都有些影响了，我为此十分骄傲。你喝点什么？’他摸出一支香烟，我来了一杯威士忌。我告诉他我将在两周后结婚。”“安迪，”他说，“请送一份请柬给我。这样我才会放在心上，不会忘记。我将来参加你的婚礼。”这是麦克对我讲的，而他是一个十分遵守诺言的人。

“你不明白的，玛吉，但我愿为麦克来参加我的婚礼而砍下一只手。这必将是我终身最为辉煌的日子。如果麦克去参加一个男人的婚礼，就意味着这个男人结婚成家后该过平静的生活。哦，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或许我显得有些沮丧的缘故……。”

“那你为什么不请他呢？如果他对于今后的家庭平静生活是这般重要。”玛吉说，声音很轻很轻。

“我不请他，有原因的。”安迪伤心地说，“他绝对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是有缘由的，别再追问了，实在无可奉告。”

“噢，我不会介意的，”玛吉说，“那肯定是一些与政治相关的事。但这不是你对我板着面孔的理由。”

安迪脱口而出：“玛吉，在你的心目中，我和你的——和马齐尼伯爵有同等重要吗？”

他等了好长一段时间。然而，玛吉却没有回答。突然，她仰头靠着他的肩膀，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整个身体都在抽搐、不停地颤抖。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泪水淌下双颊，湿透了她的黑丧服。

“好啦！好啦！别这样。”安迪安慰道，把自己的苦恼抛在一边。“现在好些了吗？”

“安迪，”玛吉抽泣着说，“我在你面前撒了谎，你永远也不会娶我的了，也不会再爱我了。但是，我想我该把事情给你讲清楚。其实，安迪，伯爵是根本连一根小指头都没有的事。在我一生中也从没有过相好的异性，而其它女孩子都有过；并且她们都常常把那些事挂在嘴边；好像这样会使男人更加爱她们。还有，安迪，我穿着黑衣服看上去有些气派——这你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去了一家照像馆，买了那张照片；又专门为了小金盒缩制了那张小的。自己又编造了一个关于一位伯爵以及他被害的故事。这样我才可全身穿黑色套服。我知道，没有人会爱一个撒谎者，你一定会抛弃我。安迪，我会为此耻辱而去死。上帝，在这世上，我唯有曾经爱过你一

个男人——就这些。”

但是，她发现不但没被摊开，反而被安迪的手臂搂得更紧了。她抬起头来，望着他。只见他脸上疑云已散，堆满笑容了。

“你，你能原谅我吗，安迪？”

“当然能，”安迪毫不含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身穿黑衣为纪念去世的伯爵，你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玛吉。我满怀希望。希望你在婚礼前把一切都处理好，宝贝。”

“安迪，”玛吉说，笑得有些腼腆，她已完全确信对方原谅了她。“你还相信关于伯爵的全部故事吗？”

“噢，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安迪边说边伸手去摸烟盒，“因为你那小金盒子里的照片正是大麦克·萨利万的。”

合卺的五月

刘捷译 江家骏校

当诗人要向你歌颂五月的时候，请狠狠地揍他的眼睛。胡闹和疯狂的妖精主宰着五月，小淘气和轻浮之徒时常出没于萌春的树林；帕克和他的侏儒队伍在城市忙忙碌碌。

五月，大自然向我们竖起一根责备的指头，要我们记住，我们不是神，而是她大家庭中过于自负的成员。她提醒我们，我们是海鲜杂烩汤命数中的蛤蜊和驴子的兄弟，同性恋男子和黑猩猩的直系后代，不是咕咕叫的鸽子，呱呱叫的鸭子，女仆和公园里警察的嫡表兄弟。

五月，丘比特盲目发箭——百万富翁娶了速记员；聪明的教授向快餐柜台后系着白围裙，嚼着口香糖的人求婚；学校的女教师搞得年龄较大的坏孩子放学后忘记了回家；情人悄悄架起飞越草坪的梯子，朱丽叶等在格子窗里边，作好了私奔的准备；年轻的情侣外出散步，回到家之前就结了婚；老小伙穿着白罩鞋，在师范学校附近溜达；甚至已婚的男人，也变得反常地温柔和伤感，恶狠狠地将拳脚落在其配偶的背上，

英国中世纪民谣中的一个恶作剧的精灵。

愤愤不平地抱怨：“你可好？老婆子？”

这个五月，谁也不是女神，而是妖婆喀耳刻，在夏天为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举办的盛大庆祝舞会上，戴着面具，以便使我们大家却步。

库尔森先生轻轻哼了声，在病人椅上挺直身子。他一只脚患有严重的痛风。他在格兰梅塞公园旁有幢房子，还有百万美元一半的钱，还有个女儿。此外，他还有个女管家，叫威德普夫人。一事一名都值得一书，这可一点也不冤枉谁。

当五月扑打着库尔森先生时，他变成了恋人的老大。窗子里是一盆盆长寿花，风信子，天竺葵花和圆三色堇花，他倚窗而坐。微风把花香送进屋里，顿时，花的气息和痛风药水发出的刺人薰鼻的臭气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在花儿给库尔森老先生的鼻子一拳之后，臭气轻易取胜。无情无信的妖冶五月，干了件蠢事。

另一些明确、典型、受版权保护的春天气息——单单属于地铁之上的大都市——跨过公园，挤进库尔森先生的嗅觉器官，诸如热沥青、地洞、汽油、广藿香、橙皮、下水道排出的气体，奥尔巴尼的大商店，埃及卷烟，砂浆和报纸上油墨未干等等之类的气味。但空气的主要成份又甜又暖。户外到处听得见麻雀欢叫的喳喳声。绝不能信任五月。

库尔森先生捻着雪白的髯尖，咒骂着他的脚，重重地按了下身边桌子上的铃。

威德普夫人走进来。她长得好看，四十岁，体态诱人，颇有些心神不宁。

“希金斯出去了，先生，”她说，带着微笑，使人联想到

振动的按摩。“他出去寄信。我能为你做什么吗，先生？”

“是我服乌头的时候了，”库尔森老先生说。“给我倒药。瓶子在那儿。三滴。兑水。倒——就是说，该死的希金斯！我需要照顾，这房子里没人关心我，哪怕我死在这张椅子上。”

威德普夫人深深叹了口气。

“可别这么说，先生，”她说。“大家会照顾你的，比任何人知道的都更尽心。先生，你说十三滴？”

“三滴，”库尔森先生说。

服过药之后，他握住威德普夫人的手。她脸红了。嗯，是的，可以这么做。屏住你的呼息，缩紧隔膜。

“威德普夫人，”库尔森先生说，“春天洋溢在我们身上。”

“这不好吗？”威德普夫人说。“空气真的暖和了。每个街角都在叫卖啤酒。公园里到处给花儿染得黄红碧蓝；我的两只脚和身子好不痛苦。”

“在春天，”库尔森先生吟诵道，同时用手卷着胡髯，“一个青——就是说，一个男人的——想象悄悄转向爱的思想。”

“天哪！啊呀！够了！”威德普夫人叫起来；“那不好吗？春意盎然。”

“在春天，”库尔森先生在继续，“鲜艳的彩虹映照着莹莹白鸽。”

“他们的确可爱，爱尔兰人，”威德普夫人心事重重地叹道。

“威德普夫人，”库尔森先生说，对自己痛风脚带来的痛苦扮了个鬼脸，“如果没有你，这房子将寂寞。我是个——就是说，我是个老人——但我值一大笔钱。如果百万美元的一

半等于政府的债券，那么，一颗真情的心，尽管它不再奔涌着青年的初恋激情，可它仍能搏动，有着真诚的——”

隔壁房间门帘边椅子打翻的猛烈响声，阻止了五月令人崇敬的牺牲品行将上钩。

范·米克·康斯坦蒂亚·库尔森小姐高视阔步而进。她瘦削，结实，高大，高鼻子，冷漠，知书识礼，三十五岁，与格兰梅塞公园近邻之谓相符。她戴着一副长柄眼镜。威德普夫人匆忙俯身，给库尔森先生的痛风脚绕上绷带。

“我以为希金斯在你身边，”范·米克·康斯坦蒂亚小姐说。

“希金斯出去了，”她父亲解释说，“是威德普夫人应的铃。现在好多了，威德普夫人，谢谢你。不，没事了，我就需要这些。”

在库尔森小姐冷淡探询的目光逼视下，女管家红着脸退下。

“春天的气候很可爱，对吧，女儿？”老人不自然且有意地问。

“就这么回事儿，”范·米克·康斯坦蒂亚·库尔森小姐的回答有些晦涩。“爸爸，威德普夫人什么时候开始休假？”

“我相信她说过一周之后，”库尔森先生说。

范·米克·康斯坦蒂亚小姐在窗边站了一分钟，打量着洒满下午温暖阳光的乖巧公园。她用植物学家的目光审视着花儿——阴险的五月里杀伤力最强的武器。握着同类贞女的从容不迫，她顶住了扑朔迷离的温和进攻。一道道给人快乐的阳光退却了，从她死一般平静的心中，冰冷的盔甲放出的

光芒冷若冰霜。在她冬眠之心的原始深处，花香没有唤醒温柔的感情。麻雀的吱吱喳喳给她痛苦。她嘲笑五月。

尽管库尔森小姐是反对这个季节的明证，但她还是积极地去估价它的能量。她知道，上了年纪的男人们和腰杆又粗又肥的女人们就像五月荒谬列车上受过训练的跳蚤一样不安分——季节的滑稽嘲弄者。以前她听说过愚蠢的老绅士娶了女管家的事。总之，把这种感情叫做爱情是件多么羞人的事！

第二天早晨八点，卖冰人来访，厨子告诉他库尔森小姐想在地下室见他。

“哎，我又不是奥尔科特 和迪普，怎么连个名字都不提一提？”卖冰人自我欣赏地说。

作为让步，他放下衣袖，把冰钩搁在一株山梅花上，然后朝回走。当范·米克·康斯坦蒂亚·库尔森小姐向他讲话时，他摘掉帽子。

“地下室有道后门，”库尔森小姐说，“从门边的空地可以进来，他们正在空地上挖基修房子。我要你两小时内从那道门搬一千磅冰进来。你或许得带一两个人帮助你。我会告诉你把冰放在哪儿。此外，我每天还要一千磅冰，从同一条道运进来，从明天起，连续四天。你的公司可以把冰钱记在我们定期支付的帐单上。这是你额外费力的代价。”

库尔森小姐给了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卖冰人点头哈腰，双

奥尔科特：1860—1932，美国演员，歌唱家。

迪普：1834—1928，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善于演说，1888年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退出竞选，支持哈里森当选。

手拿着帽子，背在身后。

“嗯，要是你能原谅我就好了，小姐。能为你效力，不管什么事，只要能使你高兴，那就太好了。”

哎呀，为了五月！

大约午时，库尔森先生打翻了桌上的两只玻璃杯，弄断了铃的弹簧，同时叫喊着希金斯。

“带只斧子来，”库尔森先生嘲讽地命令道，“或者派人去取一夸脱氢氰酸来，或让警察来毙了我。那也比冻死我好受。”

“的确像冷起来了，先生，”希金斯说。“以前我没留心过天气。我就关上窗子，先生。”

“快去，”库尔森先生说。“他们把这种天气叫春天，是不是？如果天气再这样下去，我就回到棕榈滩去。这房子给人的感觉就像停尸房。”

稍后，库尔森小姐恭顺地进来询问痛风好点没有。

“斯坦蒂亚，”老人问，“外边天气怎样？”

“晴朗，”库尔森小姐答道，“但冷飕飕的。”

“我觉得像是要命的冬天，”库尔森先生说。

“一个实例，”康斯坦蒂亚说，目光空空地盯着窗外，“‘冬天在春的膝上徘徊，’尽管这隐喻领略起来不是最美的。”

过了不久，她从小花园旁走过，向西去百老汇，要美美地买一阵子。

又过了一会儿，威德普夫人走进病人的房间。

“你按铃了吗，先生？”她问，满脸笑靥。“我让希金斯去了药店，我想我听到了你的铃声。”

“我没按铃，”库尔森先生说。

“我怕，”威德普夫人说，“我打断了你，先生，昨天当你要说什么的时候。”

“我发现这房子里真冷，这是怎么回事，威德普夫人？”库尔森老人严厉地问。

“冷？先生？”女管家说，“为什么，嗯，你说冷，这房间的确感觉冷。但外边就像六月一样暖和，先生。这天气好得让一个人的心差不多就要蹦出女衬衣，先生。房子侧墙上的常春藤都长叶片了，大人们在玩手摇风琴，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跳舞——现在是说出心里话的美妙时刻。昨天你要说，先生——”

“放浪！”库尔森先生吼道；“你这个笨蛋。我出工钱让你管好这房子。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快给冻死了，而你却进来给我喋喋不休地唠叨什么常春藤和手摇风琴。马上给我披件大衣。看看下边的门窗关好没有。又老，又肥，又不负责任，像你这样的歪嘴家伙在隆冬之中游说春天和花儿！希金斯一回来，就叫他给我送杯烫过的朗姆潘趣酒来。马上出去！”

但谁将羞辱五月的俏脸？尽管她放肆，搅扰了神志健全的男人的宁静，但是，要使她在季节的光明星系中低头，无论是童贞女的诡诈或是冰库，都办不到。

啊，是的，故事还远没有完。

一个夜晚过去了，早晨，希金斯帮库尔森老人坐到窗边的椅子上。房间的寒冷消失了。无比美好的花香和甜蜜的温柔涌了进来。

威德普夫人匆匆进来，站在他的椅子旁。库尔森先生伸出瘦削的手，抓住她圆滚滚的手。

“威德普夫人，”他说，“如果没有你，这房子不会是个家。我有百万美元的一半。如果连这再加上一颗心的真情，尽管这颗心不再是青春壮年，但仍没有冷，它将——”

“我查出了房子寒冷的原因，”威德普夫人说，倚在他的椅子上。“是冰——好多吨冰——在地下室里，在暖气炉间里，到处都有。我关闭了把寒冷送进你房间来的气门，库尔森先生，可怜的人！现在时光又是五月了。”

“一颗真心，”库尔森先生继续说，有些恍惚，“春天又带回了生命，还有——但是，我女儿会怎么说呢，威德普夫人？”

“别担心，先生，”威德普夫人兴高采烈地说，“库尔森小姐嘛，她昨夜同那个卖冰人一起私奔了，先生！”

生活的陀螺

刘捷译 江家骏校

治安法官贝内加·威德普坐在办公室门口，抽着接骨木杆烟斗。坎伯兰之巅高耸入云，在午后的雾霭中，山腰呈现出蓝绿色。一只花斑母鸡沿着“殖民地”的大街大摇大摆地走着，傻头傻脑地咯咯咯叫个不停。

路的另一头传来车轴的吱吱声，接着是缓缓的一蓬土尘，然后是辆牛车，车上坐着兰西·比尔布罗和他的女人。牛车在治安官的门边停住，两人爬下车。兰西是个六英尺高的瘦个子，土褐色的皮肤和黄头发。山区的严峻像副盔甲披挂在他身上。女人穿着白棉布衣服，身子佝偻，牙上有残留的烟草粉末，说不清的渴望使她疲惫不堪。这一切无不忽闪着对青春遭欺骗，并在无意识中失落的抗议。

为了尊严，治安法官的双脚滑进鞋子，挪开身让他俩进门。

“我们俩，”女人说，声音像吹过松枝的风，“想离婚。”她瞅着兰西，看他是否要说她所陈述的两人情况有缺陷、含糊、隐瞒、偏心、或者自我偏袒。

“离婚，”兰西重复道，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我们俩口子

一点也合不来。生活在山区，即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和好好，那也冷清得够呛。何况在小木屋里她不是像野猫那么凶就是像号桌一样赌气，一个男人干嘛要跟她一起过。”

“他是个没用的家伙，”女人毫不动情地说，“只晓得同一帮无赖和违法酒贩东游西荡，一灌玉米酒就挺尸，丢下一群烦人的饿狗闹食！”

“她老是摔锅盖，”兰西对数起来，“把滚烫的开水泼在坎伯兰地区最好的猎浣熊狗身上，宁肯坐着也不给男人煮吃的，男人做什么挨骂，夜夜吵得人睡不着觉！”

“他总抗税，在山里挣了个痞子才有的恶名，晚上谁还能睡觉？”

治安法官不慌不忙地开始履行公务。他把一张椅子和一条木凳给了两位离婚申请人，打开桌上的《法规汇编》，浏览索引。不一会儿，他擦擦眼镜，挪了挪墨水瓶。

“法律和法规，”他说，“就本庭的司法权而论，没提出离婚的问题。但是，根据衡平法，宪法和为人准则，来而不往不是生意经。如果治安官能为两口子证婚，很清楚，那他也将能让他们离婚。本庭可以颁布离婚令，并由最高法院核准它的效力。”

兰西·比尔布罗从裤兜里掏出一只小烟草袋，还从兜里抖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到桌上。“一张熊皮和两张狐皮卖的钱，”他声明说，“这就是我们全部的钱。”

“本庭办理离婚的固定价格，”治安法官说，“是五美元。”他摆出满不在乎的神气，把钞票塞进土布马甲上的口袋。在体力和脑力上经历了好大的痛苦，他才在半页纸上写完离婚

令，然后又抄到另外半页上。兰西·比尔布罗和他的女人听着他宣读将给他们自由的文件：

本文件的当事人兰西·比尔布罗及其妻阿里娜·比尔布罗，今日亲临本官，双方议定如下：他们不再互敬互爱，不再彼此相从，无论祸福。当事人神志身体健康，根据本州的治安和尊严，准予离婚请求。今后各不相涉，上帝鉴诸。

田纳西州比德蒙特县
治安法官贝内加·威德普

治安法官正要把一张离婚证递给兰西，阿里娜的声音推迟了递交。两个男人盯着她。他们的愚钝男性遇到了这个女人身上突如其来、始料不及的什么事。

“法官，你先别给他那张纸。无论如何，事情还没完全了结。首先，我得要求我的权利。我得有赡养费。男人离掉老婆，不给她分文生活费，这可不成一回事。我打算去雀格巴克山里，到埃德兄弟家去住。我要双鞋子，一些鼻烟和其它东西。兰西既然能付离婚的费用，就让他给我赡养费。”

兰西·比尔布罗惊得目瞪口呆。以前根本就没提过赡养费。女人总是生出些叫人吃惊，想也想不到的话题来。

治安法官贝内加·威德普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法庭的决定。《法规汇编》上也没有说到赡养费这个问题。但是，这女人光着两只脚。去霍格巴克山的小路陡峭，布满燧石。

“阿里娜·比尔布罗，”他打着官腔问，“在本案中，你认

为多少赡养费才够数合理？当着本官讲。”

“我认为，”她答道，“买鞋等等，就说五美元吧。这笔赡养费不算多，但我掐算这笔钱可以维持我到埃德兄弟家了。”

“这个数目，”治安官说，“不能说不合理。兰西·比尔布罗，本庭命令你付给原告五美元，之后再发离婚证。”

“我再也没钱了，”兰西沉重地喘息。“所有的钱我都给了你。”

“如果拒付，”治安法官从眼镜上方威严地盯着兰西，“你就是藐视法庭。”

“我想你让我等到明天，”丈夫请求说，“我兴许能东拼西凑起这笔钱。我从没想过要给什么赡养费。”

“本案休庭，”贝内加·威德普说，“明天继续。你们俩明天到庭听候宣判。宣判之后，发给离婚证。”他在门口坐下，开始解鞋带。

“我们还是可以去齐亚叔叔家，”兰西拿定主意，“度过这一夜。”他从一侧爬上牛车，阿里娜从另一侧爬上去。他一抖缰绳，小红牛踩着缰绳的指引转过弯，牛车在车轮带起的尘土中爬走了。

治安法官贝内加·威德普抽起他的接骨木杆烟斗。傍晚，他收到周报，一直读到暮色使字迹模糊不清的时候。于是他点起桌子上的蜡烛，继续读到月亮升起——这是他晚饭时刻的记号。他住在山坡上的一间双层原木的小屋里，靠近剥皮杨树。回家吃晚饭时，他穿过一条小岔道，月桂树丛把小岔道捂得暗森森的。一个黑魆魆的人影从月桂树中跨出来，用步枪对着他的胸膛。那人的帽子拉得低低的，什么东西盖住

了大半张脸。

“我要你的钱，”黑影说，“少费话。我神经紧张，我的手指在扳机上颤动。”

“我只有五——五——美元。”治安法官说着，从马甲袋里掏出钱。

“卷起来，”对方发出命令，“把它塞进枪口。”

票子又挺又新。尽管手指不灵活，在发抖，但要把它卷成筒塞进枪口并不难，但也不太容易。

“嗯，我想你该走开了，”强盗说。

治安法官一溜烟跑掉了。

第二天，小红牛拖着牛车来到办公室门口。治安法官贝内加·威德普因为知道有人要来，所以穿着鞋子。当着他的面，兰西·比尔布罗把一张五美元的票子递给他女人。治安法官目光锐利地盯着票子。它看起来卷过，仿佛曾给卷起来塞进过枪口。但治安法官忍着没吭气。别的票子也可能给弄卷，这是真的。他给每人一份离婚证。两人尴尬地站着，说不出话，慢慢地折起那自由的保证书。女人十分拘束，向兰西投去怯生生的一瞥。

“我想你要随牛车回木屋。”她说，“架子上的铁皮盒子里有面包。我把咸肉搁在锅里，以防狗吃。今晚别忘了给钟上发条。”

“你去你兄弟埃德家？”兰西问，一副十足的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打算天黑前赶到那儿。我没说他们会忙着欢迎我，但

除此以外，我没地方去。路很长，我想我最好上路。就是说，我要说再见了，兰西——要是你也愿意说。”

“如果有谁连再见都不肯说，那简直成了畜生，”兰西用一个殉难者的声音说，“除非你急着上路，不想让我说。”

阿里娜没搭腔。她小心地折好五美元的票子和离婚证，然后放进怀里。贝内加·威德普从眼镜后用悲伤的两眼望着钞票消失。

他随之说出的话（正如他奔涌的思潮），要么使他同世上一大群富有同情心的人们并列在一起，要么使他同寥寥无几的金融大亨们分个座次。

“今晚的小屋将相当冷清，兰西，”他说。

兰西·比尔布罗望着坎伯兰群山，在阳光下，群山一片蔚蓝。

“我知道小屋会冷清，”他说，“但人家发疯要离婚，你不能留住人家呀。”

“是别人要离婚，”阿里娜对着木凳说。“还有，没人要人家留下。”

“没人说过不让人留下。”

“从没有人说过让人留下。我想我最好就上路，上埃德兄弟家去。”

“没人给那只旧钟上发条。”

“要我跟你坐牛车去替你给钟上发条吗，兰西？”

山里人的脸上没有流露出情感。但他伸出一只大手，攥住阿里娜褐色的小手。她的灵魂在木然的脸上一闪，这张脸变得神圣起来。

“那些狗将不再给你添麻烦了，”兰西说。“我想我过去是没出息，不长进。阿里娜，你给钟上发条吧。”

“我的心老是在那间木屋里，兰西，”她悄声说，“跟你在一起。我不会再发脾气了。我们走吧，兰西，太阳落山前，我们就能到家。”

当他俩向门口走去时，治安法官贝内加·威德普行使权力进行干预。这两口子竟忘记了他还在场。

“凭田纳西州的名义，”他说，“我不许你们俩公然蔑视本州的法律和法令。看见不和与误会的浓云从两颗相爱的心上飘走，这不仅是本庭的愿望，而且是本庭的极大愉快。但是，维护本州的道德和廉正是本庭的责任。本庭提醒你们，离婚已经正式判决，你们不再是夫妻，在此情况下，你们不再享有婚姻状况下的一切权益。”

阿里娜抓住兰西的胳膊。他们刚刚从生活中接受了教训，难道这些话是说她此刻还须失去他吗？

“不过，”治安法官继续说，“本庭准备着撤销离婚判决造成的障碍。本庭随时承办结婚的庄重仪式，准备着一切，以便使本案的双方能恢复那光荣高尚的婚姻状况，如愿以偿。说起仪式的承办费，将是，就本案而论，是五美元。”

阿里娜抓住他话中的希望。她的手飞快地伸进怀里。那张钞票就像一只从天而降的鸽子，自由地拍打着翅膀，落在治安法官的案头上。当她同兰西手拉手站着，听着重新结合的诺言时，她灰黄色的脸上泛起了血色。

兰西先扶她上了车，然后才爬上去坐在她身边。小红牛又一次转过弯，他们手握手，开始向群山进发。

治安法官贝内加·威德普在门口坐下，脱掉鞋子。他又一次伸手抚摸着塞在马甲口袋里的钞票，又一次抽起那只接骨木杆的烟斗。那只花斑母鸡又一次沿着“殖民地”的大街大摇大摆地走着，傻头傻脑地咯咯咯叫个不停。

使圆成方

刘捷译

冒着使青年厌烦的危险，在叙述这个情感灼人的故事之前，几句关于几何的话必须先说一说。

大自然作的是圆周运动；艺术是直线运动。自然之物呈圆状，人工之物则有棱有角。在雪地上迷路的人，不由自主转出的圆圈完美无缺；城里人的脚，由于被长方形的街道和地板改变了自然属性，使一个人不再是他自己。

儿童的圆眼睛代表着天真；卖俏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线，这证明是艺术的侵袭。水平的嘴巴是决心诡诈的符号；谁没在为了真诚的吻而圆起的嘴唇上读过大自然最动人的抒情诗？

美是圆满的自然；圆是它的主要属性。请看看一轮满月，令人陶醉的金球，瑰丽庙宇的圆顶，黑果馅饼，结婚戒指，马戏圈子，使唤侍者的铃，还有斟酒时的“巡”。

另一方面，直线说明自然已被歪曲。想想维纳斯的紧身褀竟给改成了“直线罩衫”！

当我们沿着直线运动，转过一个个急弯，我们的天性就开始改变。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是，由于自然比艺术更具有适应性，所以，自然总是试图适应更为严格的规则。其结果常

常是相当古怪的产物——例如：甲等奖的菊花，木醇威士忌，共和党的密苏里州，脆皮花菜和纽约人。

在大城市，自然失落得最快。原因在几何学方面，不是道德问题。街道和建筑的一条条直线，法律和社会风俗的垂直性，不偏离正道的人行道，僵硬、苛刻、令人沮丧、呆板的城市生活方式——甚至包括它的娱乐和体育运动——都在不友好地表达对自然曲线的讥讽和蔑视。

因此，可以这么说，大城市证明了使圆成方的几何难题。或许还可以补充说，这个数学方面的创新，走在了肯塔基一个世仇故事的前面。世仇故事输入城市，城市有习惯使它的舶来品适应其角度。

这个世仇始于坎伯兰山区里的福尔威尔和哈克尼斯两个家族之间。持续血仇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比尔·哈克斯的一只猎负鼠的狗。哈克尼斯家族则杀掉福尔威尔族的首领来扯平这个悲惨的损失。福尔威尔一家立刻还击。他们擦亮小口径步枪，使比尔·哈克尼斯合情合理地跟随他的狗去了另一个国度，那儿用不着挥动斧子，爬上树负鼠就跌下来了。

这个世仇肆虐了四十年。哈克尼斯家的人，或在耕地时，或在家里窗前灯下，或在野营布道会的归途上，或在睡梦中，或在决斗时，或在酒醒酒醉时，一个人独处或和家族成员相聚时，有备无备时，一个一个遭枪杀了。正如当地所规定并许可的传统，福尔威尔家的人也在同样的方式下，像树木遇到修枝，家族给一枝一枝砍掉了。

修枝再修枝，两个家族都只剩下了单传成员。也许，无穷无尽的冲突将给世仇增添鲜明的个人特征，于是，在这番

忖度下，卡尔·哈克尼斯突然离开了坎伯兰山区，以避开福尔威尔家族中最敌对的传人——山姆的复仇之手。坎伯兰山区如释重负。

一年之后山姆得悉，他尚未伏命的敌人住在纽约城里。山姆在院子里把铁的大浸槽翻过来，刮下些煤烟灰，拌上猪油，然后用这种混合物擦亮靴子。他穿上那套买来时是淡棕色，现在染成黑色的衣服，还有白衬衫和白领子，在拎毯手提包中塞了几件粗制的亚麻布内衣。他从挂钩上取下小口径步枪，可又把它放回原处，叹了口气。这种习惯在坎伯兰山区是合符规矩和令人喝采的，不过，也许纽约不会接受他在沿百老汇的高楼大厦间寻猎松鼠的姿态。他从衣柜抽屉里翻出一只左轮手枪，虽然枪已很旧，但还能用，在大都市冒险和复仇，这枪似乎是件最好的武器。山姆把它和一把套在皮鞘里的猎刀放进提包。当他坐在骡子背上，向山下的火车站走去时，这个福尔威尔家族中的最后成员从鞍上回过头，不屈不挠地凝视着雪松林中一小丛五针松板条，那就是福尔威尔家族的墓地标志。

山姆·福尔威尔到达纽约时已经入夜。他仍在自然的自由圆周中运动和生活，没有觉察到大都市那些可怕、无情、凶狠的棱角等候在暗中，正从各个方向向他圆圆的心脏和头颅包围过来，要把他压进千千万万个矫形牺牲品的模子。正如山姆常常从一堆随风摆布的秋叶中挑出一颗坚果一样，一辆出租马车把他从眩晕中挑出，飞快地把他送到一家同他的靴子和拎毯手提包相称的旅馆。

第二天上午，福尔威尔家族中的最后一员向庇护哈克尼

斯家族中最后一员的城市发动突袭。左轮手枪插在外衣下，为了安全起见，又上面拴了条窄窄的皮带；猎刀挂在他的肩胛骨之间，刀柄离外衣领子仅有一英寸。卡尔·哈克尼斯在这座城市里的某个地方驾驶快运马车，他，山姆·福尔威尔，来此要杀掉他——他就知道这些。当他踏上人行道时，他的眼睛红了，世仇之恨涌上心头。

市中心几条大街上的吵吵闹闹把他吸引了过去。他几乎期望着看见卡尔沿街而来，只穿着衬衫，手里拿着鞭子吆喝着，如同他会在法兰克福或劳雷尔城碰上卡尔一样。但是，一小时过去了，卡尔没有露面。也许他正等着，埋伏着，将从一扇门或一只窗子后向他开枪。有那么一阵子，山姆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一扇扇门，一只只窗。

午时左右，城市腻烦了同它耗子的玩耍，突然用它的一道道直线挤压他。

山姆·福尔威尔站在两条笔直的城市干道交叉口。他打量着四方通途，看到世界被甩出了轨道，被水准仪和皮尺裁剪成了有边有角的平面。生活中的一切，或根据秩序，或在一定的界限里，都机械地沿着轨迹运行。生命之根是立方根；存在的尺度是面积度量单位。人们的流动像平头潮；可怕的喧嚣和狂闹弄得他呆若木鸡。

山姆斜靠在一幢石头建筑的锋利拐角上。成千上万张脸从他身旁经过，但没有一张转过来朝着他。一阵突如其来的愚蠢担心：他已经死了，变成了一个幽灵，他们看不见他，抓不着他。城市因而令他感到孤独不已。

一个胖子从人流中漏出来，站在几英尺外等他的小汽车。

山姆蹑手蹑脚挨到他旁边，对着他的耳朵，用压过喧闹的噪音叫道：

“兰金斯家的猪头头都比我们那群肥，不过他们那边的猪草比我们这边好——”

胖子阴悄悄走开去买炒栗子，以掩饰其惊慌。

山姆觉得需要一滴山露。就在街的对面，人们在双开式弹簧门里进进出出。粗略一瞥，你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酒吧和酒吧的华丽装饰。这个复仇的人穿过街道，打算进去。艺术再次抹消了熟悉的圆形。山姆的手找不到门把——他的手在一块长方形的黄铜门牌和抛光的橡木上徒然地滑动，连别针头那样能使他手指握住的东西也没有。

害臊了，脸红了，心碎了，他从没用的门旁走开，坐在石梯上。一根警棍状的东西在他的肋间搔了搔痒。

“到别处去遛遛吧，”警察说。“你这一带闲荡得够久的了。”

在下一个拐弯的地方，一声尖锐刺耳的口哨在山姆的耳朵里响起。他扭过身，看见一部热气腾腾的机器，机器上堆着花生，花生上边是个满面怒容的家伙，正恶狠狠地冲着他。一堆庞大的机器，没带骡群就在转动，象牛在叫，散发着冒烟的油灯才有的气味，擦着他的膝盖呼呼而过。一个马车夫用轮毂撞了他一下，并对他解释说，亲切的话语是为别的场合发明使用的。一个电车司机发狂似地打着铃，他这一生中就这一次证实了马车夫的理论。一个穿着闪光丝绸背心的胖太太用肘拐碰碰他的背，一个报童一边忧心忡忡地向他猛扔香蕉皮，一边咕哝：“我讨厌这么做——但是，如果有人愿意

我这么做，我又有什么办法！”

卡尔·哈克尼斯干完了一天的工作，存放好他的快运马车，然后转过建筑物的锋利边缘。由于建筑师的不敬想象力，所以建筑才设计成了安全剃刀形状。在三码之外，他的眼睛从匆忙的人群中挑出了那位幸存的、散发着血腥味的、不共戴天的、世世代代的仇人。

他猛地站住，犹豫了一刹那，因为没带武器，又如此突然。但山姆·福尔威尔，这个山里人的锐利眼睛辨认出了他。

在行云流水般的人群中，有突发的一振，有一圈涟漪，还有山姆的喊声：“你好，卡尔！见到你真高兴。”

在百老汇第五大道和第二十三号街的拐角处，坎伯兰的宿怨冤家握手言和了。

桃源过客

刘捷译 江家骏校

在百老汇大街上，有家不为避暑胜地迷发现的饭店。它横宽纵深，凉爽，房间四壁精美地装饰着低温暗栎木。油然而生的轻风和碧绿的灌木给它带来悦人感，却又没有阿迪朗达克山的不便。你能沿着宽宽的楼梯上楼，或在穿着黄铜钮扣制服的服务生护送下，乘空中电梯轻飘飘地上滑，心境之安详愉悦，决非阿尔卑斯山的攀登者所能企及。厨房里配有大师傅，他将为你准备下令怀特山货逊色的美洲红点鲑，还有会令旧康复特角——“天啦，哇！”——相形见绌的海味，还有会融化渔猎执法法官公职心的缅因鹿肉。

在曼哈顿七月的沙漠上，几个人发现了这块绿洲。你会看到，本月客流锐减，在凉爽微明的豪华餐厅里，寥寥无几的客人气派地点缀在里边，隔着一大片雪白的空桌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默默地在打招呼。

多得有余的侍者，全神贯注，如气如流，左右守候，在你开口之前，一一奉上。温度恒守在四月。天花板上涂着水彩，模仿着夏日的天空，淡淡的云朵飘逸而过，可又不消失，不像自然界中的那样令我们遗憾。

百老汇那讨人喜欢而遥远的喧声，在幸福客人的想象中，变成了瀑布之音，瀑布注入森林时，少不了给人宁静的音韵。但一有不熟悉的脚步声响起，客人们便转动焦急不安的耳朵，唯恐自己的遁世被那些寻乐而好动的人所发现扰乱，那些人对猎物有股穷追不舍、直至巢底的劲头。

于是，在这炎热的季节，一小群有眼力的人来到这家客人稀少的饭店，小心地隐蔽着自己，极度地享受着要在高山或海滨才能享受的愉快。高山或海滨是艺术和技巧的总汇，为人服务。

就在这个七月，一位夫人来到这家饭店，她把名片递给接待员，登记的名字是“埃洛伊兹·达西·博蒙夫人”。

博蒙夫人正是莲花饭店喜欢的那种客人。她有上流社会的高贵模样，和蔼亲切更使她温柔尔雅，以至于饭店雇员成了她的奴隶。青年侍者们争先恐后应她之召；接待员们，要不是所有权碍事，也许已经把饭店和饭店里的一切统统送给了她；在其他旅客的眼中，女性之所以独特、美丽，她是决定性的一笔，正是这一笔才使其同类完美无缺。

这位超级贵宾难得离开饭店。她的习惯同莲花饭店爱挑剔的老主顾们的习惯一样。要享受客栈之乐，你必须忘掉城市，就当它远着呢。晚上，小走几步至附近房舍，费时少又宜人；但在酷热的白天，你得留在僻静生荫的饭店里，就像一条鲑鱼，静静伏在清澈透明的神圣水宫中，守着自己钟情的潭子。

虽然博蒙夫人在莲花饭店里显得孤单，但却保持着女王的地位，女王的位置本来就只有一个。她十点吃早饭，一个

从容、温柔、悠闲、娇贵的人儿，在幽暗中柔光熠熠，如薄暮中的一朵茉莉。

但夫人的辉煌在就餐时达到顶峰。她穿着晚礼服，美丽得就像山谷中看不见的巨大瀑布托起的一片薄雾，飘飘如仙。晚礼服的名称远非舞文弄墨的人所能猜想。朵朵淡红的玫瑰总是恬适地靠在镶着饰带的前胸。这是件领班用尊敬的目光看待，并在门口迎送的礼服。你一看见它就会想到巴黎，也许会想到神秘的伯爵夫人，肯定还有凡尔赛和十八世纪流行于法国的无刃轻剑，还有菲斯克夫人 和红与黑纸牌。在莲花饭店里，难以追查的传闻说，夫人是位世界公民，说她正用雪白纤细的十指，在各国间施展个人影响，以支持俄罗斯。作为世界上道路最平坦的女公民，在这炎热的仲夏，她竟敏锐地认出，在美国要找到一块静谧的逗留之地，最令人心旌向往的非莲花饭店优雅的圈子莫属。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

在博蒙夫人住进饭店的第三天，一位年轻男子进来登记客宿。他的穿着——依通常顺序论其特征——式样得体，五官匀称，谈吐自如，味同社会上老于世故的人。他告诉接待员他将住上三四天，并打听有关欧洲轮船的航班情况，然后就沉浸在完美饭店的乐而忘忧的氛围中，一副满足的样子，好像一个旅行的人找到了他最喜爱的饭店。

这个年轻人——别管登记的真实性——叫哈罗尔·法林顿。住下之后，他飘飘绕绕融进了莲花孤高平静的生活之流，

菲斯克（1865—1932），美国女演员，5岁首次登台，1897年因饰演《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而成名，后以善演易卜生戏剧著称。

如此圆滑老练，不声不响，以至于没有荡起丁点涟漪，引来那些待人以群分态度的旅客们的警觉。他吃在莲花饭店，有什么尽管吃，同别的幸运客一起被诱进了乐不可支的安宁。一天之内，他得到了他的桌子和侍者，还有忧虑，唯恐气喘吁吁的猎人逼近百老汇，在歇息之后猛扑过来，毁掉这毗邻而隐蔽的天堂。

哈罗尔·法林顿到来的第二天，博蒙夫人在就餐后离开时丢了手帕。法林顿先生找到手帕后还给她时，没有表现出初识后一个拾主的殷勤。

也许在莲花饭店挑剔的客人中有种神秘的默契。也许在百老汇的一家饭店里找到避暑胜地之泰是他们共同的好运，这个好运又把他们一个因为一个联结在一起。这两个人都有那一套繁文缛节，为了礼貌，说话时斯斯文文，离开时粘粘绵绵。于是，仿佛在一个真正的避暑胜地，在这个适宜的环境中，相识加深了，开花了，结出了果实，犹如巫师的神秘禾苗一样。有那么一阵子，他俩站在走廊尽头的阳台上，把羽毛似的话题抛来抛去。

“一个人厌倦了缺乏新鲜感的避暑胜地，”博蒙夫人说，脸上挂着隐隐甜甜的微笑。“要想躲避嘈杂和混乱，即使飞到高山或海滨，如果有那些登山临海的人们跟着咱们，那又有什么用？”

“即便在海上，”法林顿伤心地说，“你也摆脱不掉那些平庸之辈。最高级的轮船变得跟渡船差不多。当避暑胜地的常客发现莲花到百老汇的距离比到千岛群岛或麦基诺水道更远时，我们只有祈求老天的帮助了。”

“不过，我希望我们的秘密能保守一周，”夫人说，叹了口气，莞尔一笑。“如果他们突然涌至亲爱的莲花，我真不知该去哪儿。我知道只有一个地方在夏天很开心，那就是波林斯基伯爵城堡，在乌拉尔群山中。”

“我听说巴登——巴登和夏纳在这个季节几乎阒无一人，”法林顿说。“一年又一年，那些老牌的度假胜地声名狼藉。也许不少人，像我们一样，挑选着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的安静而隐藏的地方。”

“我答应自己，这愉快的休息将再持续三天，”博蒙夫人说。“星期一塞德里克号轮将启航。”

哈罗尔·法林顿的双眼流露出遗憾。“星期一我也必须离开，”他说，“但我不去国外。”

博蒙夫人以外国人的姿势耸了耸一只圆肩。

“尽管这儿可能有魅力，但一个人不能永远藏在这儿。一个多月前庄园就在为我作准备。你还须举办那些庄园招待会——多烦人的事！但我将绝不忘记在莲花饭店度过的一周。”

“我也是，”法林顿低沉地说，“而且我将绝不宽恕塞德里克号轮。”

三天后的星期天晚上，这两个人坐在同一个阳台上的小桌旁。一个训练有素的侍者送来冰淇淋和小杯的冰镇红酒混合饮料。

博蒙夫人仍穿着那件漂亮的晚礼服，每天吃饭时她都穿着它。她好像心事重重。庄园女主人式的小钱包，放在桌上她的手边。吃完冰淇淋后，她打开钱包，掏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

“法林顿先生，”她说，脸上挂着曾经赢得莲花饭店的微笑，“我有话对你说。明晨早餐前我将离开，因为我得回去上班。我在凯西大商场的针织品柜台工作，我的假期明天上午八点结束。在我下个星期六晚上领到八美元工资前，这张纸钞是最后的一点点钱。你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好，在离开前，我想告诉你。”

“我从工资中省出钱来，存了一年，就为了这个假期。我想像贵妇人那样过一周，唉，我决不会再有这样的假期了。我高兴起床时才起床，而不是每天早晨七点就得爬起来；我想像阔佬们一样，生活优越，有人侍候，需要什么就按下铃。现在我做到了，我始终盼望着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到了。我将回去上班，小小的走廊卧室将陪我度过又一个年头。我想告诉你这些，法林顿先生，因为我——我想你有点喜欢我，我——我喜欢你。但是，唉，我不忍此刻还瞒着你，因为这一切对我就像一个童话。于是，我谈到欧洲，还有我谈过的有关外国的事儿，使你以为我是个了不起的贵妇人。”

“我穿的这件礼服——我拥有的唯一合身的衣服——是从奥多德·莱文斯凯用分期付款办法买的。”

“价钱是七十五美元，十分合体。我付了十元定金，他们将每周收一元，至到付清。这就是我要说的，法林顿先生，此外，我叫玛米·西维特，不是博蒙夫人，我感谢你的心意。明天是礼服分期付款的期限，这钱得付出去。我想我现在该上我房间去了。”

哈罗尔·法林顿听着莲花最可爱的客人的坦白，一副无动于衷、镇定自如的样子。当她说完后，他上衣口袋里抽

出像支票簿的本子。他用一截铅笔头在本子里的一页空白表格上写着，然后扯下来，信手丢给同伴，收起纸钞。

“我也得去上班，或明早，”他说，“或现在，我也可以开始。那是一元分期付款的收据。作为收款员，我已经在奥多德·莱文斯凯干了三年。你我两人抱着同样的想法来度假，怪有趣的，是不是？我一直想到高级饭店住住，从每周二十美元的薪水中省出钱存起来，我实现了夙愿。喂，玛米，星期六晚上乘船到科尼岛转转——怎么样？”

冒牌的埃洛伊兹·达西·博蒙夫人面露喜色。

“啊，当然我去，法林顿先生。星期六商场十二点关门。我估计，即使我们同阔佬们呆了一周，科尼岛也称心如意。”

在阳台下，闷热的城市在七月的夜色中发出低沉的嘈杂之声。在莲花饭店里，处处是安静、凉爽的阴影。精心的侍者疾步奔到低低的窗户边，准备向夫人和他的男伴点头致意。

在电梯门口，法林顿告辞了，博蒙夫人乘电梯最后一次上行。在他俩走到无声的电梯梯厢时，他说：“忘掉那个‘哈罗尔·法林顿’，好吗？——麦克马纳斯是我的名字——詹姆斯·麦克马纳斯。有人叫我吉米。”

“晚安，吉米。”夫人说。

黑鹰的消逝

刘捷译

有一年，一个凶恶的歹徒一连数月骚扰着得克萨斯州边境到里奥格兰德一带的地区。这个劣迹昭彰的强盗对视觉神经尤有威慑力量。他的个性为他赢得了这样一个称号：“黑鹰，边境大害。”不少有关他和他党徒的劣迹传闻令人生畏，一一记录在案。出人意料的是，在一秒钟之内，黑鹰从地球上消逝了，从此再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即使他麾下的匪徒们也绝对解不开他消失之谜。边境大牧场和小村落都害怕他会重新纵马而来，洗劫格兰马草平地。但他没再出现。这篇故事写下来之际，就是公开黑鹰命运之时。

圣路易斯的一位酒吧间侍者，以他的脚法提供了本故事的开端。当他正勉强地小口吃着免费午餐时，他贪婪的目光落在契肯·拉格尔斯的外表上。契肯是个“流浪汉”。他有一副像鸡喙的长鼻子，有对家禽无节制的胃口，还有不破一文满足这个胃口的习惯，这些正是他流浪汉同伙们给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医生们一致认为，吃饭时喝酒不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习惯。酒吧卫生学却唱着反调。契肯忽略了要买一杯来下饭。那

位侍者就绕过柜台，用一只柠檬榨汁器抓住考虑不周的就餐者的一只耳朵，把他揪到门口，一脚把他踢到了街上。

就因如此，契肯的脑筋才被引去认识冬天来临的种种征兆。夜是寒冷的；星星放射出不体贴的光芒；人们在街上形成两股只顾自己、推推搡搡的人流，来去匆匆。男人们已经穿上大衣，契肯百分之百地清楚，要从那些钮扣朝里的大口袋里哄出几文来，难度增大了，他一年一度移居南方的时间已经到了。

一个小男孩，五岁或六岁大吧，一双眼睛盯着甜食师傅的橱窗，垂涎欲滴地站着，他的一只小手握着一个两盎司容量的空小瓶，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又扁又圆的什么东西，它的抛光周缘亮亮的。此情此景为契肯的天才和冒险精神提供了相宜的施展天地。他扫视了一遍四周，确信没有官方竞争对手在附近巡行之后，便暗暗地潜近他的猎物。那男孩早就受着用极端怀疑的态度去看待利他主义勾引的家教，冷冷地抵挡着对方的提示。

于是契肯明白了，他必须使那些绝望的、落魄的人中的一员去挺身投机，财富有时有赖于那些争得财富宠爱的人。五分钱是他的本钱，他必须用它去冒险，争取赢得那小孩胖乎乎的手中紧紧捏着的東西。这是可怕的抽彩，契肯知道。但他必须用策略达到目的，因为他完全害怕用武力抢掠儿童。曾经有一回，在公园里，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对一瓶属于一架婴儿车主人的脉化婴儿食品实施了攻击。那个愤慨的婴儿如此迅速地张开嘴巴，按下了同苍穹交流的按钮，援兵到了，结果契肯在一个温暖舒适的笼子里呆了三十天。为此他是这么

说的，“溜神孩子。”

他开始巧妙地问起这个孩子要选择什么甜食，一步一步地掏出他要的情况。妈妈告诉他去药店找卖药的人买一毛钱的止痛剂装到瓶子里；他要把那一元钱一直捏在掌心里；在街上他一定不要同任何一个人说话；他一定要让药店里的人包好零钱，再放进裤子口袋里。一点不错，裤子有口袋——两只口袋！他最喜欢奶油巧克力甜食。

契肯走进商店，开始投机。他把全部的资本投在糖果股票上，纯粹是为其后去冒更大的风险而铺路。

他把糖给了孩子，因意识到亲密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而心满意足。在此之后，要得到远征的领导权就容易了，于是他手里握着投资的财产，把它引向位于同一街区他所熟悉的一家不错的药店。在药店里，契肯一副家长的神气，把那元钱递过去，喊着拿药来，与此同时，那小孩嘎吱嘎吱地咬嚼着糖，为有人替他负责买药而高兴。接着，这位投资者翻遍他的口袋，找到了一只大衣钮扣——他冬天包袱的一部分——并把它小心仔细地包好，把这貌似真实的找头放进深信不疑的孩子的口袋里。他使孩子脸朝回家的方向，和蔼地拍拍他的背——因为契肯的心肠就像他长毛的同名物的心肠一样软——这个投机分子在离开市场时，用他的投机资本赚到了百分之一千七百的红利。

两小时后，一台铁山货运列车的机车费力地开出调车场，准备驶向得克萨斯，机车后拖着一列空空的货车车厢。在一

节运牛的货厢里，契肯半埋在细刨花里，舒舒服服地躺着。一瓶容量为一夸脱的廉价威士忌连同一纸袋的面包和奶酪就在他身边的安乐窝里。拉格尔斯先生在他的专用车厢里正向南方旅行，以避冬季。

在一周的时间里，火车被沉重地牵引向南，有移动、有短暂停留，全部车辆控制自明，不过，契肯坚持呆在车上，只有在他的饥饿和口渴需要满足之时才离开它。他知道，火车必须南行至牛区，圣安东尼奥是它的核心，也是他的目的地。在那儿，空气有益于健康且暖和；人们宽厚而长期受苦。那儿的酒吧间侍者不会踢他。如果他吃的的时间太长或在一个地方出现得太频繁，他们会咒骂他，那骂声就像是缺乏激情的背经。他们如此地拖声拖气，在丰富的一腔一调吐完之前，他们很少停顿，以至于契肯常常在辱骂禁律的空当吞食下上顿美餐。在那儿，时令总像春天；购物区的夜晚令人愉快，有音乐和欢乐：除了一段不常有的略有点寒冷的天气之外，一个人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户外，也许室内应该是不好客的。

在特克萨卡纳，他的车厢转上了国际大北铁路公司的轨道，然后继续朝南进发，直到最终爬过位于奥斯丁的科罗拉多大桥，像离弦的箭一样奔向圣安东尼奥。

当火车在这座城市停下时，契肯正睡得昏沉沉的。十分钟之后，火车又离站开向拉罗多，铁路的终点。那些空空的牛车车厢沿途分散在大牧牛场装运其牲畜的一个个装运点上。

契肯醒来时，他的车厢一动不动。从板条间望出去，他看到的是一个晴朗、月光照耀下的夜晚。他爬出去，看到他

的车厢和另外三节车厢被甩在一条小岔线上，周围是荒凉寂静的乡野。在轨道一侧，有个牛栏和一条牲畜通道。铁路把辽阔朦胧的草原大洋一分为二，契肯和他微不足道的全部车辆就在它的中央，他一筹莫展，就像鲁滨逊和他的内陆船所处的境况一样。

在铁路旁有根白色的标桩。契肯走上前去，看到上边写着：圣安东尼奥，90。南方有多深，拉罗多就差不多有多远。他距无论那个城镇都几乎有一百英里远。在他四周的神秘海洋中，丛林狼开始尖声急叫。契肯感到孤单。他生活在波士顿时，没受过教育，在芝加哥没紧张过，在费城没睡觉的地方，在纽约没喝过酒，在匹兹堡没醉过，然而，他可从没像现在这样经受过如此的孤独。

在万籁俱寂中，他突然听到一匹马的嘶鸣声。那声音从铁路一侧向东而来，契肯开始战战兢兢地向那个方向探望。他踏着波浪状的格兰马草登高，因为在这荒漠中，凡可能有的东西都令他害怕——蛇啦，鼠啦，强盗啦，百脚啦，蜃景啦，牛仔啦，方丹戈舞啦，蜘蛛啦，玉米粉蒸肉啦——他曾在故事书里读过这些。当马受惊时，一声喷鼻声和一阵雷震般的猛冲，吓得他恐怖得浑身哆嗦，围着一丛高高竖着它奇形怪状和气势汹汹的一排圆脑袋的仙人果团团打转。马跳开约五十码，然后又重新开始啃草。不过，在荒漠里，有一样东西契肯不怕。他在一个农场里被抚养长大，他管过马，理解它们，还能骑马。

他跟在这个动物后边，慢慢靠近它，说着安慰话。这匹马在起初的一驰之后，看上去很温和，保护着拖在身后草地

上的二十英尺长的套索绳头。他需要的仅仅是一点点时间，学着墨西哥骑士的样，把连着巧妙设计的马笼头的绳子弄到手。不一会儿，他已骑在马背上，任凭马儿自由选择方向，迈着闲适的步子离开了。“它将把我带到某个地方，”契肯自言自语地说。

在月光照耀下纵马在大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即使对厌恶努力的契肯来说，这也该算得上是件幸事，但他的心不在此。他头痛；他越来越感到口渴；给他带来幸运的坐骑或许会把它带到一个前途未卜的什么地方，“某个地方”充满着令人忧郁的猜想。

现在，他注意到这匹马正奔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一带草原平坦，马保持着直线行进，就如一只箭射向东方。绕过山丘或旱谷或行不通、长满棘的灌木丛，凭着它一贯正确的本能的指引，它又快速奔跑起来。最后，在一个缓坡一侧，它突然慢下来，大模大样地踏着步子。投石之距以外，有一小丛序纓树；树下是间泥满墙茅屋，就像墨西哥人的建筑——垂直木桩撑起的独间房，墙上抹着泥，房顶盖着革或芦苇。凡有经验的眼睛都会看见，这儿是一个小小的牧羊场的指挥中心。在月光下，近旁围栏里的草地被羊蹄的细碎印子碾得平平的。与此地相关的物品随随便便地扔得到处都是——绳子啦，马笼头啦，马鞍啦，羊皮啦，羊毛袋啦，饲料糟啦，以及营地杂物等等。在靠近门的双马马车的车尾，有只饮水水桶。挽具乱七八糟地堆在马车的辕杆上，吸收着露气。

契肯下了马，把马拴到一棵树上。他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嘿嘿”声，可马仍保持着安静。房门是开着的，他十分小心

地走进。光亮还不错，足以使他看清屋里没有人。他划了根火柴，点燃桌上的油灯。这正是单身牧人的那种房间，主人满足于生活的必须品。契肯熟练地细细搜查起来，直到找到他几乎不敢希望的东西——一只棕色小壶，壶里仍装着差不多一夸脱他渴望的东西。

半小时之后，契肯——此刻，一个好斗的游戏对手——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走出房子。他穿上了不在家的牧羊人的全副装束，换下了自己破破烂烂的一身。他身着一套粗糙的棕色衣服，披着不落俗套的西班牙男短上衣，非常时髦。他穿上了靴子和靴刺，每动一步就嗡嗡地响。一根皮带扣在他的腰上，皮带上填满了子弹，还有两个手枪皮套，每个皮套里都有一只左轮大手枪。

他四下搜寻，找到几床毯子，一付马鞍和马笼头，他把这些东西披挂在他的战马上。他跨上马，急驰而去，同时大声唱着一支不入调的歌。

由亡命之徒，逃犯，牛马盗贼组成的巴德·金匪帮营居在弗里奥河岸上一个隐蔽的地方。在里奥格兰德县，他们的狂掠远近闻名，何曾有人能与他们的狗胆相提并论？于是，金尼中尉的巡警队奉命前来搜剿这帮家伙。巴德·金，这个聪明的头领，不是为执法者劈出一条紧紧追踪的道路，而是像他的追随者们希望的那样，随之暂时撤退到弗里奥那遥远而偏僻的多刺山谷中去了。

虽然这次撤退是小心翼翼的，但同巴德著名的勇气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在匪帮成员中引起了争论。事实上，当他们如此不光彩地隐伏在灌木中时，巴德·金的追随者们就

关起门来，在某种程度上就他作为领导人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了争论。此前，巴德的能力或本领从没招致过批评；但他的光荣在一颗新星的光芒下变得暗淡了（这正是光荣的命运）。这伙人的情绪具体化为一种意见，即黑鹰能领导他们走向更大的光荣，更大的利益，和更好的礼遇。

这个黑鹰——又名“边境恐怖大害”——加入到这伙人中来才三个月左右。

一天夜里，当他们正在圣米格尔河水洼上的营地时，一个骑手跨着一匹标准的烈马单骑冲进他们中间。新来的人外貌奇特，令人震惊。一只鹰钩鼻，带着掠夺成性的曲线，从一大堆又硬又粗、深蓝色的胡须中伸出。他的眼窝很深，目光凶狠。他身着马刺、阔边帽、靴子，装备着左轮手枪，醉薰薰的，丝毫无惧。在布拉沃河浇灌下的这个县，几乎没人会愿意侵犯巴德·金的营地。但这只猛鸟无畏地撞进他们中间，嚷着拿吃的东西来。

在茫茫草原上，好客是通常的事。即使你的敌人从你的地皮上经过，在你向他开枪之前，你也得让他吃饱。你必须先空你的食物，填满他的肚子，然后才空你的子弹。所以，不速之客被安排坐下，享用一桌盛宴。

他是个滔滔不绝的家伙，满嘴尽是些最不可思议的惊险故事和英勇传奇，他用的语言间或晦涩，但趣味无穷。对巴德·金那些很难遇到什么新类型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新的刺激。他们兴高采烈，倾听着他的自吹自擂，他那下流陌生的行话，他对生活、世界、遥远地方的通晓和蔑视，以及他用以表达他的思想情操的放肆坦白。

同他们的客人相比，这帮逃犯简直就是一群土包子，正如他在农舍后门口哄饭吃时的胡言乱语，这帮家伙就是他玩的木偶。的确不错，他的愚昧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西南部的“坏人”不会走极端。这些强盗或许有充分的理由，被送去参加全都是由和气的乡巴佬参加的小小的炸鱼宴会，或山核桃集会。举止文雅，行走无精打采，声音有气无力，穿戴没个样；他们之中没一个人拿得出证据，以证明他们挣过无法无天的成绩。

这个光彩夺目的来客在营地里被大宴款待了两天。接着，在大家的赞同下，他被邀请加入这个匪帮。他同意，把“蒙特雷索上尉”这个惊人的名字作为注册名字。这立刻遭到匪徒们的拒绝，这个名字给换成了“皮格”，以作为对其主人可怕而欲壑难填的胃口的恭维。

以后的三个月，巴德·金像往常一样经营着生意，避免同司法官员照面，对过得去的红利心满意足。在里奥格兰德的对岸，暴徒们平安地从牧场上偷了些极好的马匹和几群又肥大壮的牛，然后把它们换成了相当的钱。暴徒们常常骑马冲进小村子和墨西哥人聚居点，恐吓居民，劫掠他们所需的供给和弹药。正是在这些不流血的劫掠过程之中，皮格的凶恶外貌和骇人的声音为他挣得的声名，远比那些柔声柔气，表情忧郁的暴徒终身才得到的声名更响更亮。

最擅长命名的墨西哥人，首先把他叫做墨鹰。这些墨西哥人往往为了吓唬孩子，就讲起令人感到恐怖的一个强盗的故事，说他用他的长喙叼走小孩，以此来吓吓小孩。不久，这个名字就传开了，黑鹰，边境恐怖大害，成了报纸上夸张报

导和牧场闲聊中的认可因素。

从努埃塞斯到里奥格兰德河一带，是荒凉而肥沃的大片原野，其中分布着一个又一个牛羊放牧场。牧场面积没有限制；居民寥寥无几；法律主要是个字母，在得意扬扬，穿着花哨的皮格给这伙暴徒做过多的广告宣传之前，劫掠几乎没遇到过抵抗。接着，金尼的巡警队开向界域，巴德·金明白，这意味着残酷和突发的交战，或者暂时的退却。他认为冒险是不必要的，于是就把匪帮拉到弗里奥河岸上的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地方，因而才有上文所说的暴徒中有不满情绪。弹劾巴德的行动是预先策划好的，黑鹰的继任获得了普遍的支持。巴德·金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把卡克图斯·泰勒，他信任的中尉，叫到一边来商量此事。

“如果伙计们，”巴德说，“对我不满意，我愿意下台。他们反对我对他们的指挥。特别是，因为我决定在萨姆·金尼的大队人马逼近时，我们就藏进丛林地带。我要他们免遭子弹或避免按国法去坐牢，他们却起而攻之，说我不好。”

“没那么严重，”卡克图斯解释说，“他们对皮格简直疯了，就这么回事儿。他们要把他们的八字胡和他的鼻子拿去抵挡巡警队先锋的挺进。”

“皮格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巴德沉思着说。“我从没看见他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表现来说明他算得上是号什么东西。他颇能吼叫，他跨着马留在你置马的地方。不过，从没有人揭露过他。你知道，卡克图斯，自从他跟随我们以来，我们不曾争吵过。吓唬吓唬墨西哥小子，毁掉十字路口的店铺，对这些事皮格还行。我想他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听装牡蛎海盗

和奶酪海盗，但是，他打仗的胃口如何呢？我知道，你或许会认为有的公民渴望着一场严重的消化不良的麻烦，他们得服一剂药：子弹。”

“他老说那些，”卡克图斯说，“他叉腿出去如何如何地诈骗，声称见过大象，听过猫头鹰的叫声。”

“我知道，”巴德用牛仔的那种意味深长的怀疑短语回嘴说，“不过，那是在向我挑战！”

这场对话发生在营地里的一个晚上，与此同时，匪帮中的其他成员——数目是八字——伸开四肢躺着围在火旁，慢慢地吃着晚饭。当巴德和卡克图斯谈完时，他们听到皮格正用可怕的声音滔滔不绝地对其他人进行说教，像通常一样，他同时也忙着填充他那贪婪的胃口，尽管从没填满过。

“有什么用，”他正说着，“兜上成千上万英里，就为了追逐那些小红牛和马？真没意思。骑马穿过灌木丛和刺丛，一天的渴啊，就是一个啤酒厂也止不住，更莫说吃饭！哎呀！如果我是这群人的头儿，你们知道我会干什么吗？我会去抢火车。我会让特快列车开花，搞到硬邦邦的美元，你们从中也少不了好处。你们的干法令我厌倦。像逮牛这样便宜的消遣使我痛苦。”

后来，一个代表团等着巴德。他们一只脚踩在地上，嚼着格兰马草的嫩枝，说话时拐弯抹角，因为他们不愿伤害他的感情。巴德预先知道他们的意思，于是没有为难他们。更大的冒险和更丰厚的红利，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皮格关于抢火车的建议，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增添了他们对教唆犯的贿赂和斗胆的崇敬。他们这群丛林匪徒，竟如

此地愚钝，不谙世故，遵守习惯，以至于以前他们从没想到过要伸展他们的习惯，突破偷盗牲畜和枪杀他们的熟人就算卷入冒险的惯例。

巴德“真诚”地表示，黑鹰应该接受一次担当领导的考验，同意在此之后在匪帮中坐第二把交椅。

经过反反复复的查阅、研究火车时刻表，并深入讨论了区域地形之后，实施雄心勃勃的事业的时间和地点被确定下来。到那时，墨西哥将闹饲料饥荒，美国的某一部分将害牛荒，而国际贸易将十分活跃。连接着两个共和国的铁路运送着好多好多的钱。大家一致认为，预期的抢劫地点，最有可为的是埃斯皮纳，那是国际大北铁路上的一个小站，在拉罗多以北大约四十里英以外。火车在那儿要停一分钟；那周围的原野荒凉，没有人烟；车站也就是一幢代理人住的房子。

黑鹰乘着夜色，率领着匪帮骑马出发了。当他们到达埃斯皮纳附近时，从早到晚，他们驻马躲在一个灌木丛中，这儿离车站不过几英里。

火车预定夜里十点半到达埃斯皮纳。他们可以抢劫火车，在第二天天亮之前，带着他们的赃物远远地越过墨西哥边境。

说句公道话，他对授予他的责任重大的荣誉，没有显露出任何畏缩。

他谨慎地把他的人分派到各个岗位上，精确地向他们布置任务。在铁路两侧的荆棘丛中，每侧都埋伏着四名暴徒。戈齐尼·罗杰斯去抢车站代理人。布朗科·查理埋伏在一侧，黑鹰自己埋伏在另一侧。他俩将先发制服火车司机和司炉工，迫使他们下车到车尾去。然后，特快旅客列车将被洗劫，接着

就是逃跑。在黑鹰鸣枪发出信号之前，任何人都不许动。这个计划完美无缺。

离火车到站还有十分钟时，每个暴徒各就各位，全然藏进了长得几乎与铁轨一般高的浓密荆棘丛。夜黑漆漆的，阴沉沉的，海湾飘来的流云洒着毛毛细雨。黑夜蜷伏在距铁路不足五码的一丛灌木后面，两只左轮枪拴在他的皮带上。他偶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的大瓶子，举到嘴上。

一颗星星出现在铁路的一头，不一会儿就变大变亮，变成了驶近火车的前灯。火车越驶越近，吼声越来越猛；火车头射出炫目的光芒，呼啸着向埋伏的匪徒们逼近，就像复仇的怪兽来把他们送上受审的法庭。黑鹰紧紧地贴在地上。同他们的估计相反，火车头没在他和巴德·金之间的埋伏点停下，而是向前冲了足有四十码之后才停住。

这个匪首从地上爬起来，绕过灌木丛费力地窥探着。他们的人全都静静地伏着，等待着信号。与黑鹰恰恰相对的一样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不是一趟定期的旅客列车，而是一趟客货混合列车。在他前面是节棚车车厢，不知怎地，车厢的门留着一道缝。黑鹰走上前去，把门推开一些。一种气味扑面而来——一种潮湿、酸臭、亲切、霉臭、醉人、钟爱的气味，强烈地呼唤着对那些过去的欢乎日子和愉快旅行的回忆。黑鹰嗅着这有诱惑力的气味，就像回家的流浪汉闻着环生在童年时的家乡小屋周围的玫瑰。乡愁支配着他。他把手伸进去，细细的刨木花——又干，又有弹性，又卷又软，又迷人，盖在地板上。外边的毛毛细雨已经变成了寒飕飕的雨点。

车铃叮叮叮地响起。匪首解开他的皮带扣，把它连同左轮手枪一块儿扔到地上，接着是他的马刺和阔边帽。黑鹰在换羽。火车轻轻一震，启动了。前边境恐怖大害爬进棚车车厢，拉上门，舒舒服服地伸直四肢躺在细刨花上，黑瓶子紧紧地贴着胸口。他的双眼合上了，愚蠢、幸福的微笑挂在他那张可怕的脸上。契肯·拉格尔斯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胆大妄为的一帮匪徒们一动不动地爬着，等待着进攻的信号。火车秋毫未损，开出了埃斯皮纳站。随着车速加快，一丛丛黑森森的荆棘飕飕地从车厢两侧一划而过，这位特快列车的信使点燃他的烟斗，从窗口望出去，颇动情地说：

“一个顶呱呱的抢劫地点！”

重见良知

刘捷译

在监狱的鞋店里，吉米·瓦伦丁正一丝不苟地缝着鞋帮，一个看守走过去，把他带到前面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监狱长把州长当天上午才签发的赦免状递给吉米。吉米有些厌烦地接过来。在四年的徒刑中，他服刑已差不多十个月了。他曾希望最多在里边呆三个月左右。如果一个像吉米·瓦伦丁这样在外边有那么多朋友的人被收进“监狱”，他难得在里边呆到下次理发的时候。

“现在，瓦伦丁，”监狱长说，“明天早上你就出去。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从本质上说你不是一个坏人。别再去砸保险柜了，体面地生活。”

“我？”吉米吃惊地说。“干嘛，我一生中从没砸过保险柜。”

“哦，不，”监狱长笑起来。“当然没有。现在让咱们看看。你碰巧对斯普林菲尔德的活儿尽职而被送进了监狱，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你害怕连累某个社会地位高尚得不得了的人而不能证明你不在犯罪现场？或者这仅仅是又恶又昏的陪审团总是与你过不去的一个例子？你们中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总要成为清白的牺牲品。”

“我？”吉米说，仍是一副纯粹有德性的样子。“干嘛，我一生中从没去过斯普林菲尔德！”

“把他带回去，克罗宁，”监狱长微笑着，“给他一身出去的衣服。早晨七点放他，让他回牢房去。最好想想我的忠告，瓦伦丁。”

第二天早晨七点一刻，吉米站在监狱长在外边的办公室里。他穿着一身适合流氓的现成衣服，还有一双硬邦邦、吱嘎吱嘎响的鞋子，这是政府发给它释放的强制性客人的。

书记员把一张火车票和五美元的钞票发给他，法律希望他改造重生，做个好公民，好好地生活。监狱长给了他一只雪茄烟，还同他握了手。瓦伦丁，9762，载入了“州长特赦”名录，詹姆斯·瓦伦丁先生向外走进了阳光。

小鸟的歌唱，绿树的摇曳，花儿的芬芳，这些都顾不上，他径直走到一家饭店。在饭店里，他首先从一只烤鸡和一瓶白酒中尝到了自由的甜蜜和欢乐——然后是一只雪茄烟，那等级胜过监狱长给他的那一只。从饭店出来，他悠闲地走向火车站。他把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扔进坐在门口的一位盲人的帽子，登上火车。三小时使他在靠近州界的一个小镇下了车。他走到一个叫迈克·多兰的咖啡馆，同独自坐在柜台后的迈克握了握手。

“对不起，我们没能办得更快，吉米，我的伙计，”迈克说。“不过，我们遭到了斯普林菲尔德一方的反对抗议，州长都险些动摇了。感觉还好吗？”

“好，”吉米说，“还留着我的钥匙吗？”

他拿起钥匙爬上楼，打开后面一间屋的门。每件东西就

像他离开时的一样。本·普赖斯的领扣仍在地板上，那是他们制伏吉米，逮捕他时从出色的侦探的衬衣衬布上扯下来的。

吉米从墙边挪开折叠床，移开一块护墙板，然后拖出一只扑满灰的小提箱。他打开箱子，充满感情地盯着东部地区最好的一套盗劫工具。

这是一整套工具。是用特殊的回火钢按最新设计制造的，其中有钻头、打孔器、手摇曲柄钻、撬棍、夹钳、螺旋钻，还有吉米引以为荣的两三件新工具，因为这是他的发明。制造这些工具花了他九百多美元，是在——一个专为这一行制造这些东西的地方。

半小时后，吉米下楼穿过咖啡厅。现在，他穿着雅致合身的衣服，手里拎着那只擦掉灰后干干净净的小提箱。

“又忙上了？”迈克亲切地问。

“我？”吉米用一种迷惑的口吻应到。“我不明白。我代表纽约松脆饼干暨薄脆饼干和磨麦公司。”

这番话把迈克乐得不得了，以至于吉米不得不马上喝一杯掺奶汽水。他从不沾“硬”饮料。

在释放了瓦伦丁 9762 一周之后，在印第安纳州的里士满，出了一桩保险柜盗窃案，行窃干干净净，作案的人没留下任何线索。保险柜里放着近八百美元。此后又过了两周，一个受专利保护、经过改进的防盗保险柜在洛根斯波特像一粒锦葵给嗑开了，丢失货币达一千五百美元；有价证券和白银完好无损。这些引起了捕捉罪犯的人的兴趣。接着在杰弗逊城，一只旧式银行保险柜活跃起来，将近五千美元的钞票从它的焊口中喷出。现在，这些损失大得被当回事而挤进本·

普赖斯的职业等级。比较各个现场的记录，盗窃的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引起了注意。本·普赖斯调查了各次盗窃案的现场，有人听到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丹迪·吉姆·瓦伦丁的真迹。他又在重操旧业。瞧瞧这只暗码锁的球形柄——蓦地一抽，就像湿天气里拔萝卜一样容易。只有他才有能力做这活儿的夹钳。看看这些制拴上打的孔眼有多光！吉米不得不钻孔的话，那也就一个孔。不错，我想我要的是瓦伦丁先生。下次他将尽他的本分，而不需提前释放或愚蠢的仁慈宽厚。”

本·普赖斯知道吉米的习性。他是在调查斯普林菲尔德一案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些习性的。长距离作案，逃跑快，没有共犯，对上流社会感兴趣——这些方方面面使瓦伦丁先生以成功逃脱惩罚而闻名。有消息传说，本·普赖斯已经发现了逃跑中的保险柜撬窃犯的踪迹，那些有防盗保险柜的人因而感到轻松多了。

一个下午，吉米·瓦伦丁和他的小提箱爬出了埃尔摩的邮车。这是一个小镇，离铁路五英里，铁路向阿肯色的黑黏土地区。吉米，看上去就像一位从大学回家的强壮年轻的四年级学生，顺着宽宽的人行道走向一家旅馆。

一位年轻女士家过街道，在拐角处从他身旁经过，走进了一扇门，门上方的牌子上写着：“埃尔摩银行。”吉米·瓦伦丁盯着她的眼睛，忘记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垂下双眼，脸微微一红。在埃尔摩，有吉米这样风度和外貌的年轻男子并不多见。

吉米抓住一个正在银行台阶上闲逛的小孩的领口，仿佛

他是一位股东，开始问起有关这个镇的情况，不时塞给他几枚小钱。不一会儿那位年轻女士走出来，一副对这个拎着小提箱的年轻男子根本不在乎的样子。

“那位年轻女士是波利·辛普森小姐吗？”吉米似是而非地诈道。

“不，”小孩答道。“她叫安纳贝尔·亚当斯。她爸爸是这家银行的老板。你到埃尔摩来有什么事吗？那是条金表链吗？我要买条叭儿狗。再给点钱？”

吉米走进普兰特旅馆订了一个房间，登记的名字是拉尔夫·D·斯潘塞。他倚在服务台上，向服务员宣布他的政纲。他说，他到埃尔摩来是为了找个做生意的场所。现在镇子里的鞋业生意怎么样？他想过做鞋业生意。这儿有这方面的机会吗？

服务员的注意力全在吉米的服装和举止上。对埃尔摩一文不名的阔气青年来说，他自己就是时髦的某种类型，但现在他觉察到了自己的缺点。他一边竭力要搞懂吉米打活结领带的方法，一边热情友好地有问必答。

不错，就鞋业这一行来看，这儿应该有很好的机会。此地没有专营鞋业的商店。纺织品店和一般商店经销鞋子。各行各业的生意都相当兴隆。希望斯潘塞先生能拿定主意，在埃尔摩定点开店。他会发现，这是个生活起来令人愉快的镇子，人们非常好交际。

斯潘塞先生认为，他可能在该镇逗留几天，察看一下情况。不，服务员不必叫侍者来。他可以自己提箱子；箱子并不太重。

拉尔夫·斯潘塞先生，从吉米·瓦伦丁灰烬中升起的长生鸟——爱情那突发的、非此即彼的进攻火焰留下的灰烬——留在了埃尔摩，一切顺利。他开了家鞋店，买卖还挺不错。

在社交方面，他同样是个成功的人，他交了不少朋友。他实现了他的心愿。他认识了安纳贝尔·亚当斯，她的魅力使他越来越着迷。

一年就快过去了，拉尔夫·斯潘塞先生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赢得了社区的尊敬，他的鞋店生意兴隆，他和安纳贝尔订了婚，两周之后就要结婚。亚当斯先生，这位典型的、行动沉重缓慢的乡间银行家，称许斯潘塞。安纳内尔对他的爱，几乎就像她为他而自豪的程度一样深。他呆在亚当斯先生家中的时间，就像安纳贝尔出嫁的姐姐在家中的时间一样多，仿佛他已经是家庭成员之一。

一天，吉米坐在他的房间里写下了这封信，他把此信寄到了一个安全的地址，是给他在圣路易斯的一位老朋友的：

亲爱的老友：

我要你下星期三晚上九点去小石城沙利文那儿。我要你去为我料理些小事。还有，我要把我的成套工具当作礼物送给你。我知道你将乐于收下它们——即使花上一千美元，你也不可能复制整套工具。我说，比利，我已经抛弃旧业——一年以前。我有家不错的商店。我过着诚实的生活，从现在算起，两周以后我就要娶世界上最好的姑娘。这是最好的生活，比利——体体面面地生

活。现在我不会去碰别人的钱，管它一美元还是一百万美元。在我结婚以后，我将出盘，然后去西部，那儿不会有什么向我讨宿帐的危险。我告诉你，比利，她是个天使。她信任我；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做一件不正当的事了。务必去沙利那儿，因为我得见到你。我将随身带来工具。

你的老友 吉米

在吉米写这封信后的星期一晚上，本·普赖斯坐着出租车，不引人注目地慢慢走进了埃尔摩。他不吭声地在镇子里逛来逛去，直到发现了他想知道的情况。从斯潘塞鞋店街对面的药店，他清楚地看见了拉尔夫·D·斯潘塞。

“就要娶银行家的女儿，是吗，吉米？”本轻轻地自言自语。“唔，我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吉米在亚当斯家吃早饭。当天他要去小石城订做他的结婚礼服，还要给安纳贝尔买好东西。自从来到埃尔摩之后，这将是第一次离开这个镇。从上次那几件职业“工作”算起，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多，他想他可以安全地大胆旅行。

早饭过后，一家人的大队人马一齐开向镇里——亚当斯先生，安纳贝尔，吉米，安纳贝尔出嫁的姐姐，以及姐姐的两个小女孩，一个五岁，一个九岁。他们走到吉米仍在搭伙寄宿的旅馆，他跑向他的房间，取回小提箱随身带着。然后他们继续走向银行。吉米的马、马车和将把他送到火车站的马车夫站在那儿。

大家走进高高的雕花栎木栏杆，走进银行营业厅——其

中有吉米，因为亚当斯先生未来的女婿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受到这位英俊、讨人喜欢、就要娶安纳贝尔小姐的年轻人的招呼，职员们心里乐滋滋的。吉米放下小提箱。心中荡漾着幸福和青春活力的安纳贝尔，戴上吉米的帽子，提起小提箱。“难道我不像出色的旅行推销员吗？”安纳贝尔说。“哎呀！这箱子多重啊。让人感到里边好像填满了金砖。”

“里边装着不少镀镍的鞋拔，”吉米从容地说，“我要把它们退掉。我想我最好带着它们，节省快递费。我正变得非常非常的节俭。”

埃尔摩银行刚置进了一台新的保险柜和金库。亚当斯先生为此十分得意，一定要每个人检阅一次。金库不大，但它有受专利保护的新门。一只把手同时扳动三根实心的钢栓把它锁得牢牢的，而且它还有一把定时锁。亚当斯先生欣喜地向斯潘塞先生解释它是如何工作的，后者显得彬彬有礼，但没流露出太大的领会兴趣。两个孩子，梅和阿加莎，被光亮的金属，还有古怪的钟和球形柄惹得非常高兴。

当他们正忙着那一头时，本·普赖斯慢步进去，身子倚着肘部，从栏杆间漫不经心地望进去。他告诉出纳员，他什么都不要；他只是在等他认识的一个人。

突然，里边响起女士们的一两声尖叫，接着是一阵骚动。大人们没有注意到，梅，九岁的女孩，在玩得开心时，把阿加莎关进了金库。接着，她门上钢栓，学着她看见亚当斯做的样子，转动了暗码锁的球形柄。

老银行家跳向单手把手，用力拉了一阵。“门不可能给打开，”他呻吟道。“钟还没上发条，暗码锁也没拔准号码。”

阿加莎的母亲又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嘘！”亚当斯先生吱了一声，抬起他颤抖的手。“大家安静一会儿。阿加莎！”他尽可能大声地喊到。“听我说。”在接着的一片安静中，他们刚好能听到孩子在漆黑的金库中恐慌害怕得使劲尖叫的微弱声音。

“我的宝贝孩子！”母亲呜咽着。“她会吓死的！开开门呀！哦，砸开它！你们这些男人就不能做些什么？”

“小石城以近没一个人能打开这门，”亚当斯先生用颤抖的声音说。“天啦！斯潘塞，我们能做什么？那孩子——她在里边忍不了多久，里边没有足够的空气，再说，她会给吓疯的。”

阿加莎的母亲，此刻发狂了，双手扑打着金库的门。有人轻率地建议用炸药。安纳贝尔转身面对着吉米，两只大眼睛充满了痛苦，但还没有绝望，在一个女人面前，就她所崇拜的男人的能量而言，好像没有什么完全不可能的事。

“你就束手无策吗，拉尔夫——试一试，可以吗？”

他看着她，一种异常、宽厚的微笑浮现在他的双唇上和深情的眼睛里。

“安纳贝尔，”他说，“把你戴着的那朵玫瑰给我，可以吗？”

她几乎不敢相信她是否听错了他说的话，她从胸前的衣服上解下那朵蓓蕾，放在他的手上。吉米把花塞进马甲口袋，甩掉外衣，挽起衬衫袖子。随着这些动作，拉尔夫·D·斯潘塞消逝了，代之而现的是吉米·瓦伦丁。

“所有你们这些人，统统到门外去，”他简洁地命令。

他把小提箱放到桌上，打开摊平。从此时此刻起，他好

像没有意识到有任何其他人存在。他一边迅速地把那些亮闪闪、奇形怪状的工具摆得整整齐齐的，一边轻轻地对着自己吹着口哨，就像他通常工作时做的一样。其他人在一片死寂和一动不动中，像被妖术迷住了一般望着他。

一分钟之后，吉米的宝贝钻头平稳地穿进钢门。十分钟之内——这打破了他自己的盗窃记录——他拔回钢栓，打开了门。

阿加莎，几乎虚脱，但没有危险，被捧回了母亲的怀抱。

吉米·瓦伦丁披上外衣，步出栏杆走向前门。当他正走出去时，他以为他听见了曾经相识的一个遥远声音喊着“拉尔夫！”但他丝毫没有犹豫。

在门口，一个大个头男人差点挡住了他的路。

“你好，本！”吉米招呼着，脸上仍挂着异常的微笑。“你终于胜了，是吧？唔，我们走吧。现在我知道，这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區別。”

紧接着，本·普赖斯的所作所为相当古怪。

“想必是你搞错了，斯潘塞先生，”他说。“别认为我认识你。你的马车正等着你，难道不是吗？”

说完，本·普赖斯转身沿着街道信步而去。

被剪亮的灯盏

刘捷译

当然，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让我们看看另一个问题吧。我们常常听人说起“商店女郎”。这种人是不存在的。商店有售货的女郎。他们以此为生。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职业弄成个形容词呢？我们得讲公道。我们可没把住在第五大道的姑娘称作“结婚女郎”。

卢和南希是好朋友。他们来这个大城市找活儿干，因为家里都吃不饱。南希十九岁；卢二十岁。两人都是漂亮、活跃的乡下姑娘，都没有当演员的雄心。

有高天关注着他们的小天使，指点他们住进了一幢便宜且体面的寄宿舍。两人都找到了工作，成了靠工资为生的人。他们仍是好朋友。六个月就快过去了，我才愿请你上前，给他们介绍介绍。好事的读者：这两位是我的女朋友，南希小姐和卢小姐。在你握手的时候，请注意他们的衣服——谨慎些。对，谨慎些；因为他们如同马匹展览会上坐在包厢里的贵妇人一样。对别人的注视会迅速作出忿恨的反应。

卢在一家手工洗衣店做计件熨衣工。她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紫色衣服，帽饰也过多地长出了四英寸；但她的白鼬手

筒和围巾花了二十五元，在这个季节之后，类似的商品在橱窗里的标价将是七元九毛八。她的脸颊红红的，淡蓝的眼睛亮亮的。她浑身放射出心满意足的光芒。

南希就是你所说的商店女郎——因为你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没有这种分类；但任性的一代总在寻找一个类型，那么这就该是个类型。她梳着高卷式发型，外表夸张地整齐。她的裙子质料廉价，但却是正宗的喇叭形。她没有皮大衣抵御料峭的春寒，但她穿着绒面呢短夹克，就当那是波斯羔羊皮装一样时髦。那些不屈不挠要寻找类型的人啊，在她的脸上和眼睛里，就是典型的商店女郎的表情。这是一种对欺骗少女的无言而轻蔑的反抗表情；抑郁地预言着报复即将来临的表情。即使她笑得最响亮的时候，笑声中仍有这种表情。在俄罗斯农民的眼睛里，同样的表情依然可见；当加百列下凡向我们吹响死亡之号时，我们中的那些生存下去的人，终有一天将在他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这是一种应该使男人惶惑羞愧的表情；但他却以对之抱笑闻名，而且还送上花束——用根带子拴着的花束。

等听到卢愉快的“再见”声和看到南希讥讽而甜蜜的微笑时，你就提提帽子离开。不过，南希的微笑似乎没触及到你，像只白蛾振翼掠过屋顶，飞向星辰。

两人在街角等丹。丹是卢已确定关系的男朋友。忠实吗？嗯，一旦玛丽将不得不雇佣一打人去送寻找她羔羊的传票时，丹总在听差。

“冷吗，南希？”卢问。“我说，在那家老店里干，一周挣八元，你真是个傻瓜！上周我挣了十八元五。当然，熨衣服

这一行比不得在柜台后卖花边的派头，但挣钱多。我们这些熨衣工，没有一个一周挣不到十元的。再说，我也不认为这是下贱的工作。”

“你干你的好啦，”南希说，翘起鼻子。“我就愿拿一周八元的钱，住走廊小卧室。我喜欢呆在好东西和阔佬们中间。我倒要看看我有什么样的机会！嗨，我们中一个卖手套的姑娘嫁给了一位匹兹堡人——一位钢铁商，或铁匠，或什么东西——几天前值一百万呢。总有一天，我自己会抓住一个阔佬。我不是在夸耀我的长相或其它什么；但我的机会里有的是大鱼，我得碰碰运气。一个姑娘待在洗衣店里，那会有什么出息？”

“难说，我就是在洗衣店里遇到丹的，”卢得意地说。“他进来取他星期天穿的衬衣和领子，看见我在第一张桌子旁熨衣服。我们都想在第一张桌旁干活。那天埃拉·麦金尼斯病了，我就顶了她的位置。他说他第一眼就注意到我的胳膊有多圆多白。我的袖管是卷起来的。到洗衣店来的人中有些还讨人喜欢。从他们那副把衣服藏在手提箱里，突然闪进门来的样子上你就能认出他们。”

“你怎么能穿那样的背心呢，卢？”南希说着，重重地眨了眨两只可爱而鄙夷的眼睛，目光落在那件刺眼的背心上。“你的审美力太差啦。”

“这件背心吗？”卢说，愤怒得眼睛瞪得大大的。“咋啦，为这背心我掏了十六元。它值二十五元呢。一个女人把它丢来洗熨，一直没来取，老板就把它卖给了我。上面的手工刺绣有好多码呢。最好评评你身上那件又难看又平板的东西

吧。”

“这件难看平板的东西，”南希平静地说，“是照范·阿尔斯泰林·费希尔夫人身上穿的那件缝的。姑娘们说她去年在店里的帐单达到一万两千元。这件是我自己做的，花了我一元五。十步开外，你不可能看出我这件同她那件有什么不同。”

“哦，好吧，”卢温和地说，“如果你愿意饿着肚子摆阔，就请便。但我愿干我的活，挣我的高工资；下班之后，只要我买得起，我就去给自己买些花哨好看的穿的。”

就在这时，丹来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年轻人，戴着活扣领带，不属于城市里的那种轻浮之徒——他是电工，一周挣三十元。他用罗密欧那副悲伤的眼睛打量着卢，心中想道，她的刺绣背心是张蜘蛛网，任何苍蝇给捕住都该高兴。

“这是我的朋友欧文斯先生——请和丹福斯小姐握握手，”卢说。

“很高兴认识你，丹福斯小姐，”丹说着，伸出一只手。
“我常听卢说起你。”

“谢谢，”南希说，用冷冷的指尖碰了碰他的手指。“我听她提起过你——有那么几次。”

卢吃吃笑了。

“你那样的握手也是从范·阿尔斯泰林·费希尔夫人那儿学的，南希？”她问。

“如果我学了，你可以大胆地照搬，”南希答道。

“哦，我可一点也用不上。对我来说那太时髦了。握手时抬得那么高，是为了炫耀钻石戒指。等我得到几枚后，那时我就试试。”

“首先就得学会，”南希精明地说，“那你才更有可能得到戒指。”

“现在，为了平息你们的争论，”丹说，脸上挂着随时奉上的愉快微笑，“让我来提个建议。既然我不能送二位到蒂法尼珠宝店去了却此事，去看一场小小的轻歌舞剧怎么样？我有入场券。由于我们不能同带着真正的晶莹宝石的手相握，那就去看看舞台上的钻石，怎么样？”

这位忠实的护伴靠近路缘走着；卢在他旁边，穿着鲜艳美丽的衣服，像只小孔雀；南希走在最里边，身材窈窕，穿着暗淡，像只麻雀，但迈着真正的范·阿尔斯泰林·费希尔步态——他们就这样出发去享受花费适中的晚间消遣了。

我想，把一家大百货商店当作教育机构的人并不多。但是，南希工作的那一家对她来说差不多像个教育机构。她周围全是美物，无不散发着高贵精美的气息。要是你生活在奢华的气氛中，那么，奢华就是你的，不管是花的你的钱还是别人的钱。

她接待的主顾大多是妇女，她们的衣着、风度和在社交界的地位都被引用为准绳。南希开始从她们身上博采英华——依她所见，从每一个人那儿撷取其长。

她会从一个人身上模仿某种手势，加以练习；从另一个人那儿学到把眉毛意味深长地一扬；从其余的人那儿接收了走路、拎钱包、微笑、招呼朋友、同“身份更次一等”的人说话的姿态和方式。从她最爱的模特儿范·阿尔斯泰林·费希尔夫人身上，她征得一宝：说话时声音轻柔低回，像银铃般清脆，像歌鸫的鸣啭那样音调完美。在雍容华贵和良好教

养的气氛包围下，她要摆脱它更深的影晌，这是不可能的。如言所说，好的习惯胜过好的信条，那么，好的举止也许能胜过好的习惯。父母的教诲不一定能使你永葆新英格兰的良知；然而，如果你坐在直背椅子上，把“七色光和香客”反复念上四十遍，那么魔鬼就会离你远远的。当南希用范·阿尔斯泰林·费希尔的声调说话时，她感到每根骨头都处在“贵人不孚众望”的震颤之中。

在大百货学校里还有另一个学习的源泉。每当你看到三四个商店女郎聚在一块，边扯谈显然是琐碎的话题边叮当敲着像金属的手镯时，可别以为她们在那儿是为了对埃塞尔脑后头发的做法说长道短。这种聚会也许缺乏那种男人审议机构的庄严；但它有着夏娃同她大女儿第一次聚会的同等重要性。在那第一次会议上，她们使亚当明白了他在家庭中的恰当位置。这次妇女会议，其主题是共同防御和交流在世界范围内的攻守战略理论，以同世界对抗。世界是个舞台，男人是它的观众，他们赖着力向台上扔花束。在所有的幼小动物中，女人是最缺少保护的——她们有幼鹿的魅力，却没有它的快疾；有鸟儿的美丽，却没有它的飞遁力量；有蜜蜂负荷的甘酿，却没有它的——哦，让我们省掉那个明喻吧——我们中的某些人也许给螫过呢。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她们互相传递着一件件武器，交流着各自从生活战术中发明和系统化了的谋略。

“我对他讲，”萨迪说，“你这个放肆的东西！竟敢跟我这么说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你们猜猜，他说什么来回答我？”

几颗脑袋，褐色的，黑色的，红色的，亚麻色的，黄色的，在一起翻来滚去；答案出来了；躲避攻击的策略确定了，每个人都将在日后与共同的敌人——男人——交战时使用它。

于是南希学会了防御的艺术；对女人而言，成功的防御就是胜利。

百货店里的课程门类齐全。也许没有别的大学能适合她，使她实现人生的宏愿——抽中婚姻的彩票。

她在店里的位置是有利的。音乐部近得让她能听到和开始熟悉最好作曲家的作品——至少要熟悉，社交界就把熟悉当作欣赏，而她正茫然地试着把试探和大志的脚步迈进社交界。她还从艺术品，从昂贵精美的布料，从几乎是象征女人教养的装饰品中汲取教化。

其他的姑娘很快就意识到了南希的宏愿。“南希，你的百万富翁来了，”一有看上去像富翁的男人走近她的柜台，她们就这么向她喊。男人们形成了一种习惯：当他们的女眷选购商品时，他们就到处逛，溜达到手帕柜台，在麻纱方巾上绵来绵去。南希对出生高贵的模仿神态和真正的秀色才是吸引力。于是，不少男人来到她面前展露他们的派头。其中的几个可能是百万富翁；可以肯定，其余的不过是在依样画葫芦。南希学会了识别。手帕柜台一头有扇窗户，她能望见街上一排排汽车，正等候着买东西的主人。她看到车就认识到，车同主人一样，是有区别的。

一次，一位迷人的绅士买了四打手帕，他带着科斐图亚王的神气隔着柜台向她求婚。在他走了之后，一个姑娘说：

“你对那人一点不热情，哪儿不对，南希？他看上去就是那种阔佬，依我看，还不错。”

“他？”南希说，脸上是最冷淡、最可爱，最不具有个人感情的范·阿尔斯泰林·费希尔式的微笑；“我看不然。我看见他坐车来的。一辆十二马力的车，一个爱尔兰司机！瞧瞧他买的那种手帕——丝绸的！还有，他患有指尖炎。如果你愿意，就给我个真货，否则，什么也不给。”

店里两个最“高雅”的女人——领班和出纳员——有几个“阔绰的绅士朋友”，他们不时一块儿去吃喝。有一回他们邀请南希去。那顿饭是在一家豪华富丽的咖啡馆里吃的，那儿新年前夕的桌子得提前一年预订。在座的有两位“绅士朋友”——一位头顶无毛——奢华的生活不生发，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另一位还年轻，他用两种有说服力的方式把他的价值和老练留在了你的印象中——他发誓说，所有的酒都有瓶塞味；他的衣服上有钻石袖扣。这个年轻男人察觉到，南希身上散发着有诱惑力的优点。他的兴趣趋向商店女郎；坐在这儿的这一位，她把他上流社会的谈吐和风度扩大到了妩媚更加外露的她那个阶层。于是，就在第二天，他出现在商店里，倚在一盒用土法漂白的爱尔兰抽丝刺绣麻纱手帕上，提出了结婚的严肃建议。南希拒绝了。十步开外，一个长着褐色头发，梳成高卷式发型的姑娘一直在旁观倾听。待那个遭拒绝的求婚者离去以后，她狠狠地把南希骂了个狗血喷头。

“你真是个小傻瓜，那人是个百万富翁——他是范·斯基特尔斯老先生的侄子呀。还有，他说得多诚恳。你疯了吗，南希？”

“我疯了？”南希说。“就因为我没答应他，是吧？不管怎么说，他不是百万富翁，这很明确，你会认清这一点的。他家每年仅仅给他两万元供他花销。那天晚上吃晚饭时，那秃头还为这事笑话他。”

梳着高卷式发型的褐色头发姑娘走近一些，眯缝起眼睛。

“我说，你要什么？”她问，由于没嚼口香糖，所以声音沙哑。“那对你还不够吗？你想做名摩门教徒，嫁给洛克菲勒、格拉斯通·道伊和西班牙国王这伙人吗？对你来说，一年两万元还不够好？”

在那对无知的黑眼睛的直视下，南希的脸微微一红。

“这并非完全是由于钱，卡丽，”她解释说。“那晚吃晚饭时，他公然说谎，给他的朋友戳穿了。那事涉及到一个姑娘，他说他没有陪她去看戏。哼，一个撒谎的人，我无法容忍。把方方面面都联系起来看——我不喜欢他，这事就这么了了。我待价而沽，决不挑选一个大拍卖的日子。无论如何，我得找个坐在椅子上像个男子汉的人。是的，我在寻找对象；但他不能像个只会发噪声的现具银行，他须有能耐干点什么事。”

“生理病房就是为你这种人开设的！”高卷式发型的褐色头发说完就走开了。

这些高尚的想法，如果够不上理想的话——得继续靠南希每周八元的工钱来培养。她日复一日地啃着干面包，勒紧裤腰带，披星戴月地追踪着那个未知的大“猎物”。那种注定要以男人为猎物，淡漠而英勇、甜蜜而冷酷的微笑浮现在她的脸上。商店是她的森林；有好多次，她举起步枪对准了似乎有着又长又大鹿角的猎物；但是，内心深处一贯正确的本

能——也许是女猎手的本能，也许是女性的本能——总是阻止她射击，使她继续追踪下去。

卢在洗衣店里很是体面。在她每周十八元五的工钱中，她用六元来支付房租伙食，剩下的钱主要用去买衣服。同南希相比，她要提高审美力和风度的机会几乎少得等于零。在蒸气蒙蒙的洗衣店里，只有工作、工作和对还没到来的晚上消遣的遐想。她的熨斗熨过一件件昂贵花哨的织物，她对衣服日益增长的喜爱也许正是从那个导热金属传到她身上去的。

当一天的工作干完以后，丹就站在外边等她；无论她站在哪种光束之下，他都是她忠实的影子。

有时，他把老实且不安的目光投在卢的衣着上，这些衣着与其说在款式上有了变化，不如说是更加刺眼；但这不是不忠；他不赞成这些衣着在街上给她招来注意。

卢对好朋友的忠诚没有改变。不管他俩走到哪儿，南希总和他们在块，这已成了习惯。丹肩负着沉重的额外负担，但总是乐哈哈的。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寻找消遣的三人小组中，卢贡献的是色彩，南希贡献的是情调，丹贡献的是力量。这个护卫，穿着整齐而显然是买来的成衣，系着活扣领带，有着无穷无尽令人快慰的、挥洒自如的风趣，他总显得从容或温和。他就是那种好人：他们在你面前时，你可能忘记他们，但当他们不在时，你就会清楚地记起他们。

对南希较高的兴味而言，这些老一套的娱乐有时有点苦涩：可她还年轻；由于年轻就成不了美食家，于是年轻人就放开吃喝。

“丹老是要我马上同他结婚，”卢有次告诉她。“可我为什

么该嫁给他？我是独立的。我挣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结婚以后，他决不会同意我继续工作。我说，南希，守着那个老店，吃不饱穿不好的，你指望什么呢？如果你愿意来，我马上可以在洗衣店里替你找个位置。我好像觉得，要是你多多地挣些钱，你也就不会那么高傲了。”

“我不认为我高傲，卢，”南希说，“我可宁愿半饥半饱，呆在我现在的地方。我想我已经习惯了。我想要那儿的机会。我不指望老站在柜台后面。每天我都在学习新东西。我一直在和高尚富贵的人接触——尽管我是在侍候他们；只要我发现猎物露面，我就不会放过。”

“抓住你的百万富翁了吗？”卢揶揄地笑着问。

“我还没挑到一个，”南希答道。“我一直在审视他们。”

“天哪！竟然想在他们中挑选！你可别放过一个，南希——即使他还差几块。不过，当然，你在闹着玩——百万富翁想不到我们这样的职业姑娘。”

“如果他们想到了，或许更好，”南希冷静而明智地说。“我们中有人能教他们如何看管好他们的钱财。”

“要是有一个百万富翁要跟我说话，”卢笑起来，“我知道我会晕倒的。”

“那是因为你认识他们。阔佬和一般人之间的区别是，你必须把他们看紧些。你不认为那件外衣的红缎子衬里鲜艳得有点过头了吗，卢？”

卢瞧着朋友那件朴素、暗橄榄色的夹克。

“嗯，不，我不这样认为——不过，在你身上那件看上去褪了色的东西旁边，也许是鲜艳了点。”

“这件夹克，”南希沾沾自喜地说，“同那天范·阿尔斯泰林·费希尔夫人穿的那件在剪裁和尺寸上完全一样。布料花了我三元九毛八。我估计她的大概要花一百多块。”

“哦，好啊，”卢满不在乎地说，“我可不认为这是钓百万富翁的诱饵。说来说去，要是我在你之前抓住一个，你可别感到震惊。”

说真的，两个朋友各执己见，要决定孰是孰非，恐怕得请个哲学家来。傲慢和挑剔使姑娘们挤满了一家家商店和一个个柜台，在这种态度支配下，她们为了勉强度日而工作，卢没有这种傲慢和挑剔，在透不过气的喧闹洗衣店里，她高高兴兴地用劲操作着熨斗。她的工资使她舒适有余；于是她的衣服也沾了光，直到有时她把不耐烦的膘眼投到丹整齐但不体面的衣着上——丹，始终如一，决无二心，忠诚不渝。

至于南希，她的情况同千千万万人一样。代表上流社会良好教养和格调的绸缎、珠宝、花边、装饰品、香水和音乐——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女人才有的，她也该有公平的一份。如果它们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又愿意的话，就让她接近它们吧。她不会像以扫那样背叛自己；虽然她挣的稀饭钱常常少得可怜，她却保持着她与生俱来的权利。

南希属于这种气氛；她意志坚定，怡然自得地苦呆在里边，三餐俭省，为廉价的衣服处心积虑。她已经了解女人；她正从习性和合格条件这两方面来研究男人这种动物。总有一

以扫：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将长子名分卖给其孪生兄弟，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人。

天，她会撂倒她挑选的猎物；不过，她给自己许下诺言，猎物将在她看来是最大最好的，小一点也不行。

因此，她不停地剪亮自己的灯盏，让它燃着，以便新郎该来时欢迎他。

不过，她还学到了另一个教训，也许是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的。她的价值标准开始转移改变。有时，美元的记号在她心目中模糊不清，那形状变成了一个个字母，一个个字母又拼成诸如“真理”和“荣誉”这样的单词，时不时地干脆就是“爱情”这两个字。让我们拿一个在大森林里打美洲麋或美洲赤鹿的人来打比方吧。他看见一道小谷，那儿长满苔藓，绿荫掩映，一条小溪涓涓不息，向他伊伊呀呀倾诉着安宁和舒适。每逢此时，宁录的长矛也会变钝。

因此，有时南希想知道，穿着波斯羔皮大衣的人，心里对波斯羔皮的喊价是否就是市场价。

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南希离开商店，转弯穿过第六大道，往西向洗衣店走去。她应约同卢和丹一起去看音乐喜剧。

她到的时候，丹正好从洗衣店里出来。他神色异常、紧张。

“我想我应该来转一转，看他们是否听到她的消息，”他说。

“听到谁的消息？”南希问。“卢没在洗衣店里？”

“我以为你知道了，”丹说。“从星期一起，她就没来过这里，也不在她的住处。她把所有的东西都从那儿搬走了。她

告诉过洗衣店里的一个姑娘，说她可能要去欧洲。”

“有人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吗？”南希问。

丹盯着她，令人畏惧地沉着下巴，两只灰眼睛射出刺骨的光芒。

“洗衣店的人告诉我，”他嘶哑地说，“他们看见她从这儿经过——坐在汽车里。同一个百万富翁在一起，我想，就是你和卢一直绞尽脑汁要攀的那种人。”

南希第一次在一个男人面前畏缩了。她把微微发抖的手放到丹的衣袖上。

“你没有权利这样对我说话，丹——我跟这事毫无关系！”

“我不是那个意思，”丹说，口气在缓和。他在背心的口袋里乱摸一气。

“我有今晚的戏票，”他说，表情轻松、殷勤。“如果你——”

南希不见勇气则已，一见就欣赏。

“我要同你去，丹，”她说。

三个月过去了，南希才又见到卢。

一天傍晚的黄昏时分，这个商店女郎正沿着静悄悄的小公园的狭长花坛匆匆回家。她听到有人喊，一转身，恰好搂住跑过来的卢。

在她们拥抱之后，她们的头就像蛇那样向后一缩，准备着进攻或吸引对方，迅速移动的舌尖上颤动着千百个问题。接着，南希注意到，富贵已经降临到卢的身上，其表现为昂贵的毛皮，闪光的珠宝，还有裁缝艺术的时髦。

“你这个小傻瓜，”卢叫到，声音又响又亲热。“我看你还

在那家商店里干活，还像以往那么寒酸。你要打的大猎物怎么样啦——还没动手，我想？”

卢接着开始打量，看见比富贵更好的什么东西降临到了南希的身上——在她的眼睛里，那种东西比珠宝更明亮，使她的脸颊比玫瑰更红润，像电流在跳跃，急着要从她的舌尖挣脱出来。

“不错，我仍在商店里，”南希说，“不过，下周我就要离开那儿了。我选中了我的猎物——世界上最大的猎物。卢，你现在不会介意了，是不是？我要嫁给丹——嫁给丹！——他现在是我的丹——怎么啦，卢！”

一位刚穿上制服，脸盘光光的年轻警察溜达溜达地转过公园角。这些年轻人使警察更能让人忍受些——至少顺眼点。他看见一个穿着昂贵皮大衣，戴着钻石戒指的女人伏在公园的铁栏杆上，凄凄呜咽，同时，一个体态苗条，衣着朴素的职业姑娘在她旁边探着身子，竭力在安慰她。但是，这个吉布森式的警察，由于是新品，所以只顾走路，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因为他聪明得足以知道，这类事超出了他所代表的权利所能施展的范围，尽管他用警棍敲着人行道，响声波及无比遥远的星辰。

吉布森：1867—1944，美国插图画家，以其妻为模特儿画的《吉布森少女》曾广为流传，代表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妇女的典型形象。

钟 摆

刘捷译

“八十一号街到啦——喂，让他们下去，”穿着蓝衣服的羊倌叫道。

一群平民绵羊乱哄哄地下了车，另一群又匆匆挤上去。叮——叮！曼哈顿的高架牲口车哐啷哐啷地开走了，约翰·帕金斯混在下车的人群中，在车站的阶梯上随人流挪动着脚步。

约翰慢吞吞地走向他的公寓。慢吞吞地，因为在他日常生活的词典里，没有“也许”这样的词。对一个结婚已经两年，住在一套公寓里的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他。约翰·帕金斯走着，同时情绪低落，心中有股被压抑的愤世嫉俗的情绪，他向自己预言，这单调乏味的日子摆脱不掉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

凯蒂总是在家门口迎接他，还有一个散发着润肤膏和奶油硬糖气味的吻。他总是脱掉外衣，坐在像铺着碎石子的沙发上，读晚报上致命的铅子屠戮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消息。晚饭总是炖肉块，一碟用“保证无损皮革”的调味品拌的凉菜，煨大黄和在商标的化学纯度证明后羞红了脸的一瓶草莓果酱。晚饭之后，凯蒂总又让他看百衲被上的新补钉，补钉的

料子是卖冰人从他的活结领带尖剪给她的。七点半，当楼上的那个胖子开始体育锻炼时，他们总是在家具上摊开报纸，接住掉下来的泥灰。八点整，住在过道对面，（未预约的）希基和穆尼组成的杂耍队，总要送上震颤性谵妄的温柔，妄想着哈默斯坦，带着一周五万元报酬的合同，正追求他俩，于是就开始打翻椅子。其后，住在天井另一边的那位绅士又在窗边拿出长笛；夜间泄漏的煤气会悄悄溜到公路上去嬉戏；升降机会脱轨；照管房屋的工友会再次把柴诺维茨基夫人的五个孩子赶过鸭绿江；那位穿着浅褐黄色鞋子，带着鬈狗的太太会脚步轻捷地走下楼，把她星期四用的名字贴在电铃和信箱上——弗罗格摩尔公寓的晚间常规活动就开始了。

约翰·帕金斯知道这些事准会发生。他还知道，八点一刻，他会斗起胆量伸手去拿帽子，他妻子则会怨声怨气地递过这句话：

“现在，你要去哪儿，我想知道，约翰·帕金斯？”

“我想去麦克洛斯基那儿，”他总这么回答，“同朋友们玩一两盘台球。”

最近以来，他养成了玩台球的习惯。他总在十点或十一点才回来。有时，凯蒂已经入睡；有时还等着，准备在她盛怒的坩埚里从婚姻的锻造钢链上多熔化点金衣。当他站在道义的被告席上，面对来自弗罗格摩尔公寓的牺牲品时，丘比特将不得不为这些事作出反应。

哈默斯坦，1846—1919，德裔美国剧院经理，先后创办哈莱姆歌剧院，曼哈顿歌剧院，列克星顿歌剧院。

约翰·帕金斯今晚走到家门口时，遇上了平淡无味生活中的惊人激变。门口没有凯蒂那充满深情和糖果味的吻。三间屋子看上去异常地凌乱。她的东西乱七八糟地到处都是。鞋子在地板中央，烫发钳、发结、睡衣和粉盒杂乱地堆在梳妆台和椅子上——这不是凯蒂的理家方式。看到梳子齿上有团她的褐色头发，约翰心里一沉。她肯定遇到了什么非同一般的紧急和烦恼的事，因为她总是仔细地把这些梳下的头发放到壁炉架上的那只蓝色小花瓶里，有一天要用它做个想望的女用“发垫”。

煤气喷嘴上惹人注目地用绳子挂着一张折起来的纸。约翰抓住它。那是他妻子的留言，上边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约翰：

我刚收到一份电报，说母亲病重。我要乘四点半的火车。兄弟山姆将在那边的火车站接我。冰箱里有冷羊肉。我希望那不是扁桃体周脓肿复发。付五毛钱给送牛奶的人。上个春天她病得很厉害。别忘了把煤气表的事写信给公司，你的好袜子在顶格抽屉里。我明天再写。匆匆。

凯蒂

结婚两年，他从没和凯蒂分开过一晚。约翰呆呆地把留言读了一遍又一遍。从没有过变化的日常生活起了波折，这使他感到惶惑。

红地黑圆点的宽大长衣，挂在一把椅子背上，空空的，不

成个样，好不令人哀怜，她做饭时总穿着它。在忙手忙脚之中，她把平日里穿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她最爱吃的一小纸袋奶油硬糖连绳子都没解开。一张报纸摊在地板上，报上的火车时刻表给剪下了，留下一个长方形的口子。房间里的每件东西都在诉说失落，诉说一种逝去的精华，诉说它灵魂和生命的离去。约翰·帕金斯站在没有生命的遗物中间，心里感到异常的孤寂。

他开始收拾房间，尽力要拾掇整齐。一当他摸到她的衣服，一阵震颤，像恐惧，流遍了他的全身。他从没想过，没有凯蒂，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她已经彻底融进了他的生活，就像他呼吸的空气——必要但决不引人注目。现在，也不说一声，她就走了，不见了，没有一点踪影，仿佛她从不存在。当然，这只是几天的事，或者最多一两个星期，但这对他来说，仿佛死亡之手把一根手指头指向了他平安无事的家庭。

约翰从冰箱里拿出冷羊肉，做好咖啡，坐在孤单的食物前，面对着草莓果酱瓶上那不知羞的纯度证明。炖肉块和用棕黄色、亮晶晶的色拉油拌的凉菜连个影子也没有，此刻，这些东西对他而言好像是恩赐，多令人愉快。他的家给拆散了。一个患扁桃体周脓肿的老丈母把守护他家庭内外的保护神给轰到了天外。吃过这顿冷冷清清的晚饭之后，他坐到窗前。

他不想抽烟。窗外的城市在呼唤他去参加它荒唐欢乐的舞蹈。夜晚是他的。毋庸置疑，他可以出去，像那儿任何一位快乐的单身汉一样，自由自在地拨动狂欢之弦。只要他喜欢，他就可以狂饮，游荡，纵情地玩到天亮；不会有怒不可

遏的凯蒂在等他，容忍下盛着他快乐残汁的酒杯。只要他想玩，他就可以在麦克洛斯基那儿同他那帮闹哄哄的朋友打台球，直到曙光使电灯黯然失色。当弗罗格摩尔公寓令他烦腻时，一直捆绑着他的婚姻缰绳却松脱了。凯蒂走了。

约翰·帕金斯不习惯去分析自己的情感。但是，凯蒂走了，他坐在那间 10×12 英尺的客厅里时，他准确地找到了他困苦的基调。他现在明白了，没有凯蒂就没有他的幸福。他对她的感情，由于麻木的生活圈子，在下意识中宁息了，如今却被她的离开猛然唤醒。谚语、说教和寓言不是三番五次告诫过我们，说在甜美歌唱的鸟儿飞走之前，我们从不珍视音乐——或者竟然还有别的什么华丽而真实的言辞？

“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约翰·帕金斯思忖道，“我一直那样待凯蒂。每个晚上都去玩台球，去同朋友们闲逛，而不是留在家里同她在一起。这个可怜的姑娘孤零零地呆在家里，什么乐趣也没有，我竟那样对待她！约翰·帕金斯，你是最坏的坏蛋。我将为之补偿这个小姑娘。我要带她出去，让她见见那些消遣。从此刻起，我要同麦克洛斯基那伙人一刀两断。”

是的，外边的城市在高声大叫约翰·帕金斯到莫摩斯的队伍中去跳舞。在麦克洛斯基那儿，朋友们正悠闲地把台球打进球袋，消磨着夜夜如此的娱乐时光。然而，妻子不在，享乐之路也好，咔哒响的球杆也好，都不会钩走帕金斯的痛悔灵魂。那本属于他的东西被剥夺了，他曾对之满不在乎，甚

至有些鄙视，现在他却想要它。如果追溯到那个名叫亚当的男人——他是被天使们撵出乐园的，这个痛悔的帕金斯或许正在步他的后尘。

一把椅子靠近约翰·帕金斯的右手。椅子背上搭着凯蒂的蓝色衬衣式连衣裙。它们保持着她身体曲线的影子。袖管的中间部分有几条细细的皱痕，那是她为了他的舒适和快乐挥动手臂劳作时留下的。它散发出圆叶风铃草般的香气，香味淡淡的，但沁人心脾。约翰拿着它，持重而久久地看着这条毫无反应的紧捻纱罗织裙。凯蒂从没有过毫无反应。泪水——是啊，泪水——涌进约翰·帕金斯的双眼。当她回来的时候，情形将有所不同。他将弥补他全部的疏忽。没有她，生活是副什么样子？

门开了。凯蒂拎着小小的手提包走进来。约翰呆头呆脑地盯着她。

“哎！很高兴回来了，”凯蒂说，“妈病得不重。山姆在火车站等着，说妈的病发作得不厉害，他们把电报发出后不久，妈就没事了。这样我就搭下一班火车回来了。我非常想喝杯咖啡。”

当佛罗格摩尔公寓三楼正面的机械装置吱吱地重新回到常轨时，没有人听到钝齿轮的咔哒声和格格声。传运带在滑行，发条在触伸，齿轮校准了位，轮子又沿着原来的轨迹转运起来。

约翰·帕金斯看着钟。时间是八点一刻。他伸手拿起帽子，向门走去。

“喂，你要去哪儿，我想知道，约翰·帕金斯？”凯蒂用

抱怨的口气问。

“我想到麦克洛斯基那儿去，”约翰答道，“同朋友们玩一两盘台球。”

一个纽约人的成长

刘捷译 江家骏校

拉格斯不仅特长多，而且是诗人。人们叫他流浪者，但这仅在晦涩地说，他是位哲学家，一位艺术家，一个游客，一个自然主义者和发明家。但总的说来他是个诗人。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没写过一句诗，但在体验诗。如果把他的流浪史写出来，那将是一首五行打油诗。但是，若论起他的主要事业，他是个诗人。

如果把拉格斯逼到纸墨前，那他的专长将是写城市十四行诗。他研究城市，就像女人研究镜子中自己的影子，儿童研究脱位玩具的粘胶和木屑，描写野生动物的人研究动物园的兽笼。城市对拉格斯来说，不啻是一堆带砂浆的砖和有一定数量的居民居住，它是这样一个东西，有独特清楚的核心；它是一盘无与伦比的生命大杂烩，有自己古怪的本质、味道和情调。拉格斯怀着诗人的热情，向东南西北漫游了两千英里，心系一座座城市。他走在城市的一条条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或搭铁路货车高贵地快速旅行，根本不把时间放在眼里。当他找到一座城市的中心，听到它不为人知的供白，他就马不停蹄，继续漫游，奔向另一个城市。菲克尔·拉格斯！但

也许他还没遇着能吸引和让其保持严谨幻想力的市政当局。

从古典诗人那儿我们学到了城市是女性的。诗人拉格斯对此颇有同感；他的头脑中有一个具体清晰的典型化符号概念，它象征着他追逐过的每个城市。

帕廷顿夫人乐天的建议，羽毛和广藿香，以及那扰乱他的平静，表达未来誓约的高亢美丽的歌声，使他觉得芝加哥好像要突然坍塌到自己身上。但拉格斯还是清醒过来，有种冷得战栗的感觉，他意识到常记心头的理想影子失落在土豆色拉和鱼的气味中，好不令人沮丧。

芝加哥给他的感触不过如此。也许描写起来显得模糊和不准确，但这是拉格斯的错。他应该用诗把他的感觉记录下来，登在报纸的星期专栏里。

匹兹堡给他的印象如同在一个火车站里，一群多克斯塔德的滑稽艺人用俄语上演的《奥赛罗》。一位高贵慷慨的匹兹堡女士——尽管她为人质朴、亲切，脸颊红彤彤的，可洗盘子时却穿着丝绸衣服和白色的小山羊皮拖鞋，吩咐拉格斯在烧旺的壁炉前坐下，边喝香槟边啃猪脚边吃炸土豆。

新奥尔良从阳台上单纯地盯着他。他能看见她忧郁的明眸，看见她扇子的扇动，仅此而已。只有一次他同她面对面。那是拂晓时分，她正用一桶水冲刷人行道的红砖。她笑着，哼着小调，给拉格斯的两只鞋灌满了冰冷的水。去你的吧！

波士顿用古怪罕见的方式把她同诗人拉格斯联系在一起。波士顿于他，好像他喝了冷茶，城市是块冷冰冰的白布，紧紧缠在他的脑门上，驱策着他焕发出盲目而巨大的精神努力。总之，他为了生计开始除雪；白布在变温，在拧紧一个

个难以解开的结。

你会说，含糊不清，难以理解的想法，但你的非难该用感激来缓和，因为这皆为诗人之幻想——试想你用诗情来感受这些！

一天，拉格斯来到曼哈顿，百般努力想赢得这座大城市的心。她是所有城市中最伟大的；他想知道她的个性之音，品尝她，估价她，把她归类，阐释她，给她贴上标签，把她同那些把个性秘密全倾泄给他的城市作个安排。现在，我们停止做拉格斯的翻译，而做他的记录人。

一天上午，拉格斯从渡船上岸，徒步走向市中心，一副世界公民的漠然神气。他穿戴谨慎，以示为一位“身份不明的人”。没有国家、种族、阶级、集团、工会、党派，也没有保龄球协会会请他加盟。他的衣服——由身高不同，但胸围相同的或此或彼的公民们捐赠的——还不至于像带着手提箱，穿着背带裤，拿着丝手帕，衬衣上还有额外珍珠饰钮，横穿大陆的裁缝量己之体，仓促为你而做的衣服那样令他身材不适。没有钱——一个诗人就该如此——但有天文学家在银河歌舞队中发现新星，或一个人看见墨汁从他钢笔中突然流出的激情，拉格斯漫步走进这座伟大的城市。

下午早些时候，他从喧闹混乱中脱开身，一副无言的恐惧表情。他斗败了，迷惑了，沮丧了，害怕了。其它城市对他而言，就像读老识字课本，就像容易摸透底的村姑，就像只需在价格栏上画一笔的征订单，就像吞牡蛎鸡尾酒；但这座城市冷冰冰的，亮闪闪的，清清澈澈的，就像橱窗里一颗四克拉的钻石，窗外的情人对着它，兜里卷成一卷的工资连

汗都捏出来了，只是可望不可及。

他经历过其它城市的问候——朴实的和蔼，人类尽有的粗放仁慈，友好的诅咒，喋喋不休的探奇，容易看穿的轻信或冷淡。这曼哈顿城没给他线索；它对他是封闭的。它像一条坚硬的河，在街上从他身边流过。从没有一只眼睛转到他身上；没有一句话是对他说的。他在心里怀念匹兹堡那煤污手掌在他肩上的拍打；怀念芝加哥那在他耳根气势汹汹但不排外的吵嚷；怀念波士顿人那透过镜片的黯然但慈善的注视——甚至怀念路易斯维尔或圣路易斯那突如其来但非恶意的皮鞋尖。

对许多城市都有成功追求的拉格斯，站在百老汇，局促不安，像个乡村情郎。他第一次品尝到了被忽视的蒙羞之痛。当他试图把这座光辉的，水性杨花的，冰冷的城市纳入一个公式时，他彻底失败了。尽管他是诗人，但它没给他彩色的明喻，没给他比较点，在它光滑的表面，没给他瑕疵，没给他如他放肆并经常轻蔑地对待其它城市那样的手把，让他举起它，打量它的形状和结构。房子有如绵绵堡垒，防御的枪眼分布其上；市民是欢快且苍白的幽灵，正随阴险而自私的人群流动。

在拉格斯的灵魂中份量最重，阻塞他诗人想象力的东西是绝对自大的精神，这种精神浸饱了人们，就像是玩具给着上了色。依他的见解，每个人似乎都是可恶的可耻的傲慢自负怪物。他们没有人性，尽管他们渴望忘掉同胞们铭记的偶像，但他们却是石头和凡立水的学步影子，在自我崇拜。他们缺乏感情，残忍，小气，麻木，全被雕琢成一个样，来去

匆匆，如奇迹产生的雕像运动，同时，灵魂和感觉在顽抗的理智中泯灭。

拉格斯逐渐意识到了一些类型。一种是位老绅士，他蓄着雪白的短髯，脸皮红润光滑，长着一对目光又冷又尖的蓝眼睛，穿着像富贵青年一样时髦，他好像是这城市的富有、成熟和冷漠的化身。另一类型是位妇女，高大，美丽，清晰得像钢凹版印刷品，女神模样，镇定，其穿戴如同前朝的公主，两眼蓝光森森，就像冰川上反射的阳光。第三种类型是城市附产物，牵线木偶——一位无所顾忌，神气活现，令人生畏，阴沉严肃的人，其颈垂肉大得像块丰收了的麦田，面色像受过洗礼的婴儿，长着职业拳击手那样的指关节。这种类型倚着雪茹广告牌，用侮慢的冷眼观察着世界。

诗人是敏感的生物，在不可知的严峻环境中，拉格斯枯萎了。这座城市表达的是冷酷，难以辩认，挖苦，难读，怪异，没有怜悯心，这使他垂头丧气，糊里糊涂。它就没长心？木柴堆，黄脸婆在后门的责骂，外省酒保在免费午餐柜台后的善意怒气，下乡警官友好的粗暴，踢打啦，蹲监啦，还有其它平庸、嘈杂、破旧城市的幸运机会啦，都比这冷酷，没心肝的城市好。

拉格斯鼓起勇气，要从平民百姓中寻找救济。但他们没留心他，毫不顾及他，鱼贯而过，甚至连眼皮也没搭一下，以示他们意识到他的存在。于是他自言自语，说，这美丽却无情的曼哈顿城没有灵魂；它的居民是人模，受金属线和弹簧操纵，在这片广漠上，他是孤独的。

拉格斯开始穿过街道。在骚动、吼叫、嘘声中，什么东

西把他撞倒了，把他从原来的地方抛出六码远。当他像火箭筒一样跌倒时，地球和所有的城市随之变成了一块破碎的梦。

拉格斯睁开眼睛。首先向他作自我介绍的是一种香气——天堂里初春的花香。然后是一只软得像落英的手碰到他的额上。俯在他身上的是那位穿得像前朝公主的妇女，此刻，她那对蓝眼睛宽厚湿润，不乏人类的同情心。他的头枕在人行道上的丝手帕和毛皮衣服上。作为这座城市富有和成熟化身的那位老绅士，站着，手里拿着拉格斯的帽子，由于慷慨激昂地斥责鲁莽的开车，脸皮更红了。长着硕大颈垂肉和婴儿面色的附产物，从近旁的咖啡馆急匆匆端来一杯深红色的流汁，使人联想到悦人的潜在价值。

“喝了它，老兄，”附产物说，把杯子举到拉格斯唇边。不大一会儿，数百人挤在周围，他们的脸上挂着至深至极的关切。两位令人喜爱的好警察挤进人群，把过多助人为乐的人往后赶。一位披着黑披肩的老太太吆喝着樟脑；一个报童把一份报纸偷偷塞在了拉格斯的肘下，那胳膊肘落在泥泞的人行道上。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拿着笔记本，在询问姓名。

铃声当当地紧急响起，救护车从人群中开出一条道。一位不爱管闲事的外科医生卷进了热闹。

“你感觉如何，老兄？”外科医生问，他在屈尊尽职。绸缎装束的公主用香喷喷的丝巾擦掉拉格斯额上冒出的一两颗红珠子。

“我？”拉格斯说，脸上是天使般无邪的微笑。“我感觉很好。”

他找到了新城市的心。

在医院住了三天之后，他们让他离开病床到康复病房。他才去那儿一小时，护士就听见争吵声。他们一查就发现，拉格斯攻击并损害了一位康复兄弟的名声——一位怒目的过客，他是货物列车碰撞事件而送来这儿作包扎的。

“这都是为了什么？”护士长问。

“你骂我老家。”拉格斯说。

“你的老家在哪儿？”护士问。

“纽约，”拉格斯答道。

一千美元

刘捷译

“一千美元，”托尔曼律师郑重严肃地重复道，“给你这笔钱。”

小吉利恩的指尖点着薄薄的一叠五十美元一张的新票子，朗朗地发出一声愉快的欢笑。

“如此一笔令人困惑、尴尬的钱，”他真诚地对律师说。“要是这笔钱变成一万，一个人或许会最后得到许许多多的烟火，给自己争光。甚至可以说，五十美元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

“你听到了宣读的你叔叔的遗嘱，”托尔曼律师以公事公办的口气继续说。“我不知道是否你注意到了其中的细节。我必须提醒你一点。一当你把这一千美元花费掉，你就得按规定向我们报告是如何开支这笔钱的。遗嘱是这么规定的。我相信，你如今将满足已故的吉利恩先生的遗愿。”

“你可以放心，”年轻人有礼貌地说，“这笔钱不会给乱花掉。我得去请个秘书。我从不擅长做帐。”

吉利恩来到他的夜总会，在那儿找到了一个他称之为老布赖森的人。

老布赖森是个镇定的人，四十岁，不爱抛头露面。他正在一个角落里看书，当他看见吉利恩走上前来时，他叹口气，放下书，摘下眼镜。

“老布赖森，醒一醒，”吉利恩说。“我有件滑稽事要告诉你。”

“我倒希望你去对弹子房里的什么人讲，”老布赖森说。“你知道我多厌烦你的那些事。”

“这回不同往常，是件大好事，”吉利恩说，卷起一支烟，“我高兴把这件事告诉你。这事同弹子的啪哒声混在一起可太令人难过和太滑稽了。我刚从我已故叔叔的合法海盗公司回来。他留给我整整一千美元。现在，一个人用这一千美元可能去做什么呢？”

“我想，”老布赖森说着，表现出一只蜜蜂在醋缸里才有的强烈兴趣，“已故的塞普蒂默斯·吉利恩差不多要值百万的一半。”

“他值那么多，”吉利恩情绪大增，坚定地断言，“荒唐可笑的事就在这儿。他把全部的金币留给了一种细菌。就是说，一部分钱给了那个发现新细菌的人，其余的又用去建一座要消灭这种细菌的医院。有一两笔相当微不足道的遗产。男管家和女管家得了一枚图章戒指，每人还得了十美元。他的侄子得了一千美元。”

“你总有花不完的钱，”老布赖森评说道。

“多的是，”吉利恩说。“就所关心的零花钱而言，叔叔是充当临死孩童教母的仙女。”

“还有其他继承人吗？”老布赖森问。

“没有。”吉利恩对着他的烟卷皱起眉头，心烦意乱地踢了一脚长沙发椅的外层软革。“有位海登小姐，我叔叔是她的监护人，她住在他家。她是个文静的人——爱好音乐——一个倒霉得不足以做他朋友的什么人的女儿。我忘记了说她也在分享那枚图章戒指的闹剧之列，也得了十美元。我希望我也如此。那样我就会在喝了两瓶酒之后，把戒指给服务员当小费，那也就挨不上这一大堆麻烦事的边了。别摆出胜人一筹的样子，老布赖森——告诉我一个人用这一千美元能干什么。”

老布赖森擦擦他的眼镜笑了。当老布赖森笑的时候，吉利恩知道，他准备比以往更加令人作呕。

“一千美元嘛，”他说，“既多又少。一个男人可用它买个快乐家庭，笑话一番洛克菲勒。另一个男人则会用它把老婆送往南方，救她一命。一千美元能为一百个婴孩买来不掺杂的牛奶，帮他们度过六、七、八三个月，让其中的五十个活下去。你可以在戒备森严的美术馆，凭这点资本玩上半小时的法罗牌戏。它能使一个有抱负的孩子完成学业。我被告知，在昨天的卖厅里，名不虚传的柯罗画的作保金额也不过这个数目。靠着这笔钱，你可以搬到新罕布什尔城去，在那儿体面地生活两年。用这笔钱你可以租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个晚上，如果你愿意演说的话，你可以就假定继承人这一

法罗牌戏：一种猜测庄家一组牌出现顺序下赌注的纸牌赌博。

柯罗：1796—1875，法国画家，是使法国风景画从传统的历史风景画过渡到现实主义风景画的代表人物。

行所需的斗胆为题，向你的听众发表演讲。”

“人们或许会喜欢你，老布赖森，”吉利恩几乎是泰然自苦地说，“如果你不要论及道德的话。我请你告诉我，用一千元，我能做什么。”

“你？”布赖森说，脸上是温柔的微笑。“干嘛，博比·吉利恩，你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合乎逻辑。你能用这笔钱去给洛塔·劳里埃小姐买条钻石项链，然后匆匆奔向爱达荷，把自己蜷缩到一个牧场上去苦熬。我建议去一个牧羊场，因为我特别厌恶羊。”

“多谢了，”吉利恩说着站起身。“我想我能依靠你，老布赖森。你提出了一个上好的想法。我想把这笔钱全部一次用掉，因为我得上交一份帐单，而我讨厌详细登录。”

吉利恩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

“科伦芭茵剧院的舞台入口。”

就在洛塔·劳里埃小姐正往脸施粉，几乎就要准备妥当登上座无虚席的午场戏的舞台之时，服装员提起了吉利恩先生的名字。

“让他进来，”劳里埃小姐说。“唔，有什么事，博比？两分钟之后我就要登台。”

“给你的右耳添件小小的兔后足，”吉利恩武断地提议道。“那就会更迷人。对我而言，这要不了两分钟。在项链上加点小东西，你看怎么样？我能承受这类东西中的一件，价钱嘛，从零到九的三位数都行。”

“哦，就照你说的办吧，”劳里埃欢乐地说。

“我的右手套，亚当斯。我说，博比，那天晚上你看到了

德拉·斯泰西戴的那条项链吗？在蒂法尼珠宝店那要值两千二百美元。不过，当然——把我的腰带向左边拉一点，亚当斯。”

“合唱曲开始，劳里埃小姐登台！”催场员在外面叫道。

吉利恩溜达出去，走向等候的出租车。

“要是你有一千美元，你会用它做什么？”他问司机。

“开一家沙龙，”司机立刻答道，嗓音粗哑。“我知道一个我会用双手把钱捧进去的地方。那是一座四层砖楼，在一个街角上。我已经想好了。二楼——中国佬和炒杂碎；三楼——修指甲师和外交使团；第四层楼——弹子房。如果你在想打它的主意——”

“唔，不，”吉利恩说，“出于好奇，我只是问问。我按小时付费，你尽管开，我叫你停车时才停。”

出租车沿百老汇驶过八个街区后，吉利恩用手杖敲敲扶手下了车。一位盲人坐在人行道上的凳子上卖铅笔。吉利恩走过去站在他面前。

“对不起，”他说，“不过，如果你有一千美元，你会怎么花，能赐教吗？”

“你从刚开过来的出租车下来，是不是？”盲人问。

“是的，”吉利恩说。

“我猜你不错，”卖铅笔的小贩说，“大白天乘出租车。要是你喜欢，瞧瞧这个。”

他从外衣口袋里抽出一个小本本递上来。吉利恩翻开小本本，看到这是一个银行存折。上边的结存额是一千柒佰捌拾伍美元，属于这个盲人。

吉利恩还了存折，坐进出租车。

“我忘了什么事，”他说。“你可以开到托尔曼暨夏普律师事务所，在——百老汇。”

托尔曼律师从金边眼镜后不友好地打量着他，满腹狐疑。

“请原谅，”吉利恩快活地说，“不过，我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吗？我希望这不是个不恰当的问题。除了那只戒指和十美元之外，根据我叔叔的遗嘱，海登小姐还得到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托尔曼先生说。

“非常感谢，先生，”吉利恩说着，出了门，走向出租车。他把已故叔叔的门牌号给了司机。

海登小姐正在书房里写信，她个头小，腰肢纤细，穿着一身黑装。但你会注意到她的眼睛。吉利恩带着一副鄙世嫉俗的神气走了进去。

“我刚从老托尔曼的事务所来，”他解释道。“他们一直在那儿清理文件。他们找到了”——吉利恩搜肠刮肚想找个法律术语——“他们找到了一份关于遗嘱的修正文件，或者一个补充说明，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它好像是说，经重新考虑，中年人分到的遗产要削减一点，因而遗赠给你一千美元。我正坐车往这个方向来，托尔曼就托我把钱带给你。给你这笔钱。你最好点一点，看看有无差错。”吉利恩把钱放到桌上她的手边。

海登小姐脸色转白。“啊！”她出了一声，又是一声“啊！”吉利恩侧身望着窗外。

“我想，当然，”他说，声音低低的，“你知道我爱你。”

“我很抱歉，”海登小姐说，收起钱。

“这不好吗？”吉利恩几乎是心不在焉地问。

“我很抱歉，”她重复了一遍。

“我可以写个条子吗？”吉利恩微笑着问。他在书房的大写字桌旁坐下。她给他拿来纸和钢笔，然后又回到她的写字台旁。

吉利恩开出的花销一千美元的帐目如下：

“为了永恒的欢乐，不肖之子罗伯特·吉利恩向世界上最好最可爱的女性现付苍天欠下的一千美元。”

吉利恩把手迹草草塞进一个信封，鞠了一躬就又上路了。

出租车又一次在托尔曼暨夏普的办公室旁停下。

“我已经花了那一千美元，”他兴高采烈地对金眼镜的托尔曼说，“根据我的承诺，我前来报告开销帐目。空气给人一种夏天才有的强烈感觉——难道你没有感觉出来，托尔曼先生？”他把一个白色信封扔在律师的桌子上。“你将从中找到一张备忘便条，先生，它说明了这些美元是如何消失的。”

托尔曼先生没碰信封，而是走向一扇门去叫他的合作伙伴夏普。他们一起探察毫无危险的洞穴。他们搬来一个蜡封的大信封，如同搬来一件探察到的胜利纪念品。他们用力启开信封，对鼻子下的内容摇晃着令人尊敬的脑袋。后来托尔曼成了发言人。

“吉利恩先生，”他刻板地说，“在你叔叔的遗嘱之外，还有个遗嘱附件。这份文件秘密地托附给了我们，遵照说明，在你向我们提供你处置遗嘱中那笔一千美元遗产的全部帐目之后，这个文件才能公开。在你履行了上述条件时，我们才能宣读遗嘱附件。我不希望其法律术语妨碍你的理解，不过，我

将把其内容的精神说给你听。”

“倘若你对这一千美元的处理说明你具备值得褒奖资格，那么你将获得巨大的好处。夏普先生和我被指定为仲裁人，我向你保证，我们将根据公正——慷慨行为，严格履行职责。我们决无贬损你的倾向，吉利恩先生。不过，让我们回到遗嘱附件上来吧。如果你对谈及的这笔钱的处理是谨慎的，明智的，慷慨的，那么，我们有权移交给你价值达五万美元的债券，这些债券在我们的掌握之下，违此不付。但是，如果——根据我们的委托人，已故的吉利恩先生毫不含糊的规定——你像过去花钱一样用掉这笔钱——我引用已故的吉利恩先生的原话来说——伙同你声名狼藉的狐朋狗党一起应受斥责地挥霍——这五万美元就将立刻付给米里亚姆·海登，已故吉利恩先生的受监护人。现在，吉利恩先生，夏普先生和我将就这一千美元而审查你的帐目。我相信，你提交的是书面形式的帐目。我希望你将对我们的仲裁充满信心。”

托尔曼先生伸手去拿信封。吉利恩动作稍快，拣起信封。他撕掉帐目，又不慌不忙地把信封撕成条，然后把它们放进衣袋。

“这没什么，”他微笑着说。“完全不必为此而打搅你们。我想你们不会搞懂这些详细登录的赌金。在赛马中我输掉了这一千美元。再见，你们两位先生。”

当吉利恩离开后，托尔曼和夏普悲痛地面对着脸摇摇他们的头，因为在他等候电梯时，他们听到了他在门厅里愉快地吹口哨的声音。

技术误差

刘捷译

我决不为世仇特别操心。我相信，这类事情是我们国家比葡萄柚、碎肉玉米炸饼或蜜月的估价要高得多的产品。不过，如我能获允，我将告诉你一个印第安纳州上的世仇故事，我是它的宣传员，追随者，但不是事件中的帮凶。

我在萨姆·德基的牧场上作客，在那儿我玩得很快活：从还没驯化的赛马上摔下来，向大约两英里外的野狼的下颌挥动着空手。萨姆是个不屈不挠的人，约二十五岁，他因在黑暗中百分之百地镇定自若地回家而出名，尽管常常他不愿这么做。

另一方是叫做塔特姆的家族，住在克里克印第安部落的领地上。我被告知，德基家族和塔特姆家族是多年的世仇冤家。每个家族都有几名成员啃草去了，可以预料，更多的大酒瓶将步其后尘。两个家族更为年轻的一代正长大成熟，禾草同他们同步生长。不过我逐渐得知，他们之间的战斗是按

大酒瓶：尤指用作摆设用，源自以《圣经·旧约全书》中人物命名大型酒瓶的习惯。

规矩进行的；他们没倒在玉米地里，从没用枪从背后瞄准过形影相吊的仇敌的背带——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玉米地，还有从没有人穿过背带裤。两家都不曾有女人或儿童受到过伤害。在那些日子里——并且你仍将发现情况依然如此——他们的女人是安全的。

萨姆·德基有个女朋友。（如果有专登小说的杂志，要是我希望把这篇小说卖给它的话，我就该这么写：“德基先生因未婚妻而欣喜若狂。”）她名叫埃拉·贝恩斯。他俩好像彼此忠诚，相互完全信任，就跟那些彼此忠诚，相互完全信任或互不忠诚，互不信任的男女一样。她相当漂亮，棕色的头发又密又多，这更增添了她的妩媚。他把我介绍给她，这似乎并没有减轻她对他的喜爱；于是我推论道，他们肯定是心心相印的情侣。

贝恩斯小姐住在金费希尔，距牧场二十英里。萨姆住在两地之间的一条马道上。

一天，一位勇敢无畏的年轻男子来到金费希尔。他个头相当小，脸盘光滑，五官端正。他反复探听镇上的事，特别是居民们在姓氏方面的情况。他说他从马斯科基来，看上去八九不离十：穿着黄鞋子，打着用钩针编织的活节领带。我曾见过他一次，那是在我骑马进镇去邮局办事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字是贝弗利，听起来不大可信。

那时正是牧场上多事的季节，萨姆太忙了，常常没时间到镇上去。对于一个无能又什么用场都派不上的客人来说，骑马进镇去交明信片啦，买几桶面粉啦，买发酵粉、烟草啦，还有——带回埃拉的信啦，诸如此类的小事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有一天，当我去采购半擦卷烟纸和几只马车轮胎时，我看所谓的贝弗利·特拉弗斯同埃拉·贝恩斯坐在黄色轮子的四轮单马轻便马车里，朝镇上赶去，就像黑色柔软的淤泥留下的车辙一样招惹眼目。我知道，这个消息不会给萨姆的灵魂送去基列的镇痛软膏，于是，在我回去传递的市镇新闻中，我抽掉了这一条。但是，第二天下午，一个叫西蒙斯的人骑马来到牧场。他又瘦又高，以前是牛仔，是萨姆过去的好朋友，现在金费希尔有片饲料店。在卷了不少烟卷抽掉后他才开口说话。当他演说时，其辞如下：

“我说，萨姆，过去两周流传着有关一个谎称自己叫贝弗尔——埃奇·特拉弗斯的怪人的说法，他破坏了金费希尔一贯的气氛。你知道他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本·塔特姆，来自克里克印第安部落，你的叔叔纽特在过去的二月打死的老戈弗·塔特姆的儿子。你知道今天上午他干了什么？他杀了你的兄弟莱斯特——在小屋的院子里向他开的枪。”

我不知道是否萨姆听见了。他从牧豆丛中扯出一根嫩枝，放进嘴里阴沉沉地嚼着，说：

“他干了，是不是？他杀了莱斯特？”

“一点不错，”西蒙斯说。“他干的还不止这个。他拐跑了你的女朋友，也就是说埃拉·贝恩斯小姐。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于是我就骑马来递个消息。”

“非常感谢，吉姆，”萨姆说，从嘴里抠出嚼过的嫩枝。“是的，我很高兴你骑马来。是的，我就是高兴。”

“唔，我要骑马去了，我想。我留在饲料店里的那个孩子连干草和燕麦都分不清。他从背后向莱斯特开的枪。”

“从背后向他开的枪？”

“的是，他当时正在套马。”

“非常感谢，吉姆。”

“我差不多认为你想尽快知道。”

“进去喝点咖啡，然后再骑回去，吉姆？”

“干嘛，不啦，我想不啦；我得回店里去。”

“你说——”

“是的，萨姆。人人都看见了，他们赶着平板马车走了，车的后背上绑着一个大包袱，像衣物。他赶着他从马斯科基带过来的马队。现在要赶上他们可难啦。”

“哪——”

“我正要告诉你。他们从古恩里路走的；但是，没听说他们将进哪个岔口——你知道这一点。”

“好的，吉姆；非常感谢。”

“别客气，萨姆。”

西蒙斯卷了一支烟，用两只脚后跟踹了一下坐骑。跑出二十码远时他勒马回头感道：

“你不想要——帮忙的人，是这么想的吗？”

“不需要，谢谢。”

“我想你不会要的。唔，再见！”

萨姆掏出一把骨把的折刀，把它打开，刮掉左脚鞋底的一块干泥。起初我认为，他要手按刀刃发誓报仇，或背诵“吉卜赛人的诅咒”。我曾见过或读过的几个世仇故事，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这一回的复仇看来将用新的形式来演出。因

此，陈腐的舞台剧将被轰下台去，贝拉斯科扣人心弦的传奇剧之一将应呼代之而出。

“我想知道，”萨姆说，一副深思熟虑的表情，“是否厨子有什么剩的冷豆子！”

他喊了声黑人厨子沃什，发现他还有一些，于是吩咐他生火煮些浓咖啡来。然后我们走进萨姆的个人房间，这儿是他睡觉的地方，也是他保存武器，狗和他喜爱的坐骑马鞍的地方。他从一个书架上取出三四只六响手枪，开始一一审视，心不在焉地用口哨吹着“牛仔的挽歌”的曲调。后来，他吩咐给牧场上最好的两匹马备上鞍，拴到拴马的柱子上。

此刻，我注意到一个特殊情况：一种高雅而严格的规矩支配着世仇活动，适用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区。在一个宿怨冤家面前，你不必说一句话或提及对手。否则，那将比议论你迭经沧桑的大妈下巴上的痣更该受到斥责。后来我发现，还有另外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但我认为那仅仅适用于西部。

离晚饭时间还差两小时；但是，二十分钟后，萨姆和我就大嚼大喝着热过的豆子，烫咖啡和冷牛肉。

“在骑马长途旅行前，这是再好不过的一顿美餐，”萨姆说。“真好吃。”

我突然起了疑心。

“你为什么给两匹马备了鞍？”我问。

“一、二——一、二，”萨姆说。“你能数数，不是吗？”

贝拉斯科，1853—1931，美国剧作家和演员，在演出和舞台设计技术上有重要革新，以布景豪华，采用机械效果和对灯光的实验而闻名。

他的算术包含着短暂的疑虑和训斥。他没有想到，在复仇和正义的红土路上，我可能会有不愿骑马跑在他身边的想法。这是高等算术。我被登录进了追随的行列。我开始吃下更多的豆子。

一小时之后，我们沿着东去的一条固定马道出发了。我们的马是肯塔基种，西部的牧豆草使它们强健有力。本·塔特姆的马儿可能会跑得更快些，再加上它有一个好向导；但是，如果，他听到从仇敌的土地腹地上响起我们追踪马蹄急促的噔噔声，他或许会感到，顺着他矮种马队的蹄印，惩罚正在蹑手蹑脚地靠近。

我知道，本·塔特姆玩的牌是逃跑——直到逃进他的死党和支持者们的安全一些的领土范围。他知道，无论他的踪迹伸展到哪儿，追击他的人都将无处而不往。

在骑行之中，萨姆谈起希望下雨，谈起牛肉的价格，还有玻璃碗琴^①。你会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他不曾有过一个兄弟，或一位心上人，或一个敌人。即使就“未缩略的”栏目中的词来说，这其中的主题也太大了。我知道世仇规矩的这种说法，但没有去充分地实践过，于是我讲了些有点滑稽可笑的轶闻，而且越扯越远。恰到好处时，萨姆就放声大笑，用他的嘴笑。看见他的嘴时，我就祈愿，要是我有压倒那些轶闻的足够的幽默感，那该多有福气。

我们第一次看见他们是在古思里。我们又累又饿，风尘

玻璃碗琴：18—19世纪欧洲较为风行的一种由一套定音的、按音级排列的玻璃碗制成的乐器，用湿手指摩擦碗边发音。

仆仆，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小小的黄松旅店，坐在一张桌旁。我们看见那对逃亡者就在对角上。他们正俯身吃饭，但却时时不安地东张西望。

那姑娘穿着得一身棕色——那些手感光滑，有些发亮，看上去像丝绸的东西中的一种，带有花边领子和袖口，我相信人们把它叫做百褶裙。她戴着厚厚的棕色面纱，向下掩住了她的鼻子，还有一顶宽边草帽，草帽上装饰着叫不出名的什么羽毛。那男的穿着朴素的深色衣服，头发剪得很短，他就是这么一个男人：你随便在哪儿都能看到。

他们就在那儿——谋杀凶犯和他偷的女人。我们也在那儿——合法的复仇者，还有写这些文字而属规矩之外的超编人员。

在这位超编人员的心中，杀人的本能至少冲动过一次。有那么一会儿，他加入了格斗的行列——在口头上。

“你在等什么，萨姆？”我用耳语似的声音问。“让他接受惩罚的时刻到了！”

萨姆苦叹一声。

“你不明白；可他懂，”他说。“他知道。新来者先生，有一条规矩，说的是在有白人的地方，比如这儿，你不能向身边有女人的男人开枪。我还不曾听说这条规矩被打破过，你不能这么做。你得在他与同伙混在一起或就他一个人时收拾他。这就是原因。他也知道这一点。本·塔特姆就是这么个货色！好一个‘勇敢的男人’！在他离开这家旅店之前，我要把他从人群中除掉，结清他的欠帐！”

晚饭之后，那对逃亡中的一男一女很快就不见了。尽管

萨姆在旅店的大厅、楼梯和走廊上一遍遍地搜寻了半夜，但这对逃亡者都神奇地躲过了他；早晨，那位蒙着面纱、一身棕色、穿着百褶裙的女人和剪着小平头、矮小机灵的年轻男子，还有套着腾跃的矮种马的平板马车，全都离开了。

骑进单调得令人厌倦；所以应该删除。在路上，我们再一次追上了他们。我们落后大约五十码。他们在平板马车上转过头来看着我们；然后继续赶车，没有给马加鞭。他们的安全不再指望速度了。本·塔特姆知道。他知道，留给他的唯一苟安靠山是规矩。毫无疑问，如果他是一个人，萨姆·德基就将以常规方式很快将事端摆平；但他身边不空，这就一再地阻止了双方的手指扣动扳机。看起来有这种可能：他不是胆小鬼。

所以，你可能认识到，有时，女人可能推迟而不是加速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冲突。但不是积极地或有意识地。她的头脑中没有什么规矩。

往前走了五英里，我们来到未来伟大的西部城市钱德勒。追击者和被追击者的马都又饿又疲乏。那儿有家饭店，它向男人提供危险，向动物提供殷勤周到的款待；于是，在一只钟的清脆声音召唤下，我们四人在餐厅里又见面了。钟声是那么的嘹亮宏大，震撼着古老的苍穹。这个餐厅没有古思里的那家大。

正当我们在吃苹果馅饼时——本·戴维塞斯和悲剧怎么彼此撞击在了一起！——我注意到萨姆用目不转睛的锐利眼光注视着我们的猎物：他们正坐在餐厅另一半边的一只桌子

旁。那姑娘仍穿着花边领子和袖口的棕色服装，面纱拉下盖住了鼻子。那男子俯在他的盘子上，小平头缩得低低的。

“有一条规矩，”我听见萨姆说，既像是对着我又像是自言自语，“那就是不让你向陪伴女人的男人开枪；但是，千真万确，没有规矩不让你向陪伴男人的女人开枪！”

于是，在我的脑子还没对他的论点反应过来之前，他就从他的左臂下拔出科尔特自动手枪，一口气将六颗子弹射进了棕色服装盖住的躯体——有花边领子和袖口的棕色衣服和百褶裙。

那个穿着深色普通西装的年轻人，把她的头埋在她伸开在桌上的手臂上，一个女人的荣耀从她的头上和她的生活中给剪掉了；与此同时，人们跑过去从地上扶起本·塔特姆，他穿着女性的伪装，从技术上说，这就给了萨姆不受规矩束缚的机会。

最后一片藤叶

刘捷译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发了疯，突然岔进一块块条带状地段，即所谓的“街段”。这些街段生出些奇特的棱角和曲线。一条街形成一两个十字路口。一位艺术家有次发现了这条街的宝贵潜在价值。假设一个收款人，带着帐单来收颜料、画纸和画布的钱。他在这街路上转来转去，或许会猛然发现自己转回了原处，帐款一分未收！

因此，搞艺术的人不久就来到古色古香的格林威治村。他们四处寻觅，要猎取北向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山墙，荷兰式的阁楼，还有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从第六大道引进一些白铁杯子和一两只暖炉，形成一个“集居区”。

在一幢矮墩墩的三层砖结构房子里，顶层就是休和约翰西的画室。“约翰西”是乔安娜的昵称。这两个人，一个来自缅因州；另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俩是在第八街的“德尔莫尼科饭店”吃定价客餐时相遇的。她们发现，在艺术，菊苣色拉、灯笼袖等方面，彼此的爱好如此相同，于是就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里的事。十一月，一位冷酷无形的不速之客——

医生称之为肺炎，在集居区周围高视阔步，用冰冷的手指乱戳乱碰。这个灾害狂，在东区击倒了几十个牺牲品之后，肆无忌惮地跨了过来，然而，在穿过这些迂曲狭窄，苔藓遍布的“街段”时，他的脚步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你们常常称之为具有骑士品质的那种老绅士。一个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淡了血色的弱小女人，远不是这个长着红拳头，气喘吁吁的老蹩脚货的公平对手。但他击倒了约翰西；她躺在滚过的铁床上，几乎一动不动，从荷兰式窗子玻璃上望出去，盯着毗邻砖屋那木然的墙壁。

一天上午，忙忙碌碌的医生扬了扬灰色的浓眉，示意休到门厅里去。“不妨这么说，她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他说着，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这机会就在于她要有活下去的愿望。有人铁了心要同殡仪员站在一边，这就使无论什么药都显得无能为力。你的这位小姐已经认定她不会好起来。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想画那不勒斯海湾。”休说。

“画画？——胡扯！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上两遍的什么事。比如说男人？”

“男人？”休说，声音中的鼻音就像从单簧口琴上发出来的。“男人就值得——不过，没有，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嗯，这么说来是虚弱的缘故，”医生说。“我将尽我所学，凡科学能达到的，我都将做到。不过，一旦我的病人开始清点她送葬队伍里的马车，我就得减去一半药品的治疗力量。如果你能使她就披风衣袖的冬季款式提个问题，我敢向你保证，那她的机会就是五分之一，而不是十分之一。”

医生走了以后，休走进工作室，哭得一张日本餐巾变成了一团纸浆。后来，她带着画板，口里吹着雷格泰姆曲调，昂着头走进了约翰西的房间。

约翰西躺着，在被子下几乎纹丝不动，脸朝着窗子，休以为她睡着了，停止了吹口哨。

她搭好画报，开始为杂志的小说画钢笔画插图。青年艺术家必须靠杂志的小说插图来为自己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这正如青年作家必须靠杂志小说来给自己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一样。

当休正在为小说的主角，一位爱达荷牛仔，画他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漂亮马裤和单片眼镜时，她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重复了几遍。她赶快走向床边。

约翰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在计数——在倒数。

“十二，”她说，稍后，又说，“十一”；然后是“十”、“九”，接着是几乎没有停顿的“八”和“七”。

休关切地向窗外望去。外边有什么可数的呢？外边可见的只有一个空空的、阴沉沉的院子，还有二十英尺外的砖屋那木然的墙壁。一株极老极老的常春藤，其根节节疤疤的，已经朽烂，攀缘到半墙高。秋天的寒流扯掉了藤上的叶子，到现在，差不多掉光了叶的藤枝还紧紧地抓着快要坍塌的砖墙。

“什么事，亲爱的？”休问。

“六，”约翰西几乎是在耳语地说，“它们现在掉得更快了。三天前差不多有一百片。数它们数得我头痛，不过现在数起来容易了。又掉了一片，现在只剩下五片。”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休迪。”

“叶子。常春藤上的。当最后一片落掉时，想必我也得去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告诉你？”

“哦，我从没听到过这样的胡话，”休一副嘲笑的样子，埋怨地说。“常春藤的老叶子同你好起来有什么关系？你一向很喜欢那株常春藤，你这个顽皮的姑娘。别犯神经病了。喂！今天上午医生对我说，好起来很快，你康复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说的原话是——他说，机会是十之八九！可不，这机会就差不多跟我们在约纽搭市内有轨电车或步行走过一幢新房子的机会一样好。来，喝点汤试试，让休回到画上去，这样她才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给病中的孩子买回波尔图葡萄酒，给她自己肌肠碌碌的肚子买些猪排。”

“你不必再买酒了，”约翰西说，两眼死死地盯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不想喝什么汤，只剩下四片叶子了。我想在天变黑之前，看到最后一片叶落下。到那时，我也将离去。”

“约翰西，亲爱的，”休俯身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我干完以前，闭上眼睛，别看窗外，明天是最后期限，我必须提交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会拉下窗帘。”

“你就不能到另一间屋去画吗？”约翰西冷淡地问。

“我宁愿在这儿伴着你，”休说。“再说，我不想你老盯着那些无聊的常春藤上的叶子。”

“你一干完就告诉我一声，”约翰西说，合上眼睛，脸色苍白地躺着，静静地就像一尊倒伏的雕像，“因为我想看看最后一片藤叶落下。我等得厌倦了。我想得也厌倦了。我想摆

脱一切，像那些可怜的厌倦的叶子中的一片，飘落下去，下去。”

“试试睡一睡，”休说。“我得去叫贝尔曼上来，给我当那个遁世老矿工的模特儿。我去不了一分钟。在我回来前，千万别动。”

贝尔曼老人是位画家，住在她们下边的底层。他已年过六十，长着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式的络腮胡子，这胡子从萨梯 的头上开始，顺着小魔鬼的身子卷曲而下。在艺术上，贝尔曼是个失败的人。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可还没进到足以触摸艺术女神长袍的下摆的地步。他一直想画一幅杰作，但始终没有启笔。多年来，他除了偶尔在商贸那一行中或广告上抹抹涂涂之外，什么也没画过。他挣的那几文，全靠他给集居区里的青年艺术家当模特儿，因为这些人付不起职业模特儿的价钱。他喝杜松子酒，一过量就老调重弹，提起他那为期不远的杰作。除此之外，他是一个火气大的小老头儿，他无情地嘲笑任何一个人的软弱，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条特殊的侍奉人的大驯犬，要保护楼上画室里的两位青年艺术家。

休在楼下贝尔曼那间光线黯淡的小屋里找到他时，他身上正散发着浓浓的杜松子酒气。屋里一角的画架上绷着一块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已经等了二十五年，等着杰作的第一笔落下去。她告诉他约翰西的怪念头，还有自己多么害怕在她轻轻抓着这个世界的手越来越乏力的时候，她会真的像一

萨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是人形而有羊的尾、耳、角等。性嗜嬉戏，好色。

片轻轻的、纤弱的叶子那样飘飘而去。

老贝尔曼两眼通红，清泪晶晶，他用叫声来表达他对如此愚蠢的胡思乱想的蔑视和嘲笑。

“岂有此理！”他叫道。“就因为叶子从该死的藤上掉了，世上竟有人蠢得想死？我还没听到过这等事。不，我可不愿摆姿势，做你那个像白痴的遁世笨蛋模特儿。你为什么让那样糊涂的念头钻进她的脑袋？唉，那可怜可爱的约翰西小姐。”

“她病得很重，很虚弱，”休说，“发烧已经使她的脑子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使她满脑子都是些怪念头。贝尔曼先生，要是你不介意给我做模特儿，那就太好了，你不必介意。话又说回来，我认为你是个极不友好的老——老饶舌鬼。”

“你真像个女人！”贝尔曼叫着说。“谁说我不愿当模特儿？走吧！我就去。半个小时了，我一直在说我准备好了去当模特儿。天哪！这儿根本不是像约翰西小姐那么好的人病倒的地方。总有一天，我将画一幅杰作，这样我们都将离开。天啊！等着吧。”

当他们上楼时，约翰西睡着了。休放下窗帘，一直遮到窗台，然后示意贝尔曼到另一个房间去。他们在那儿担心地凝视着窗外的常春藤，然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那么一会儿谁也没说一句话。雨冷冰冰的，夹着雪花，下个不停。穿着蓝色旧衬衫的贝尔曼，像位遁世的矿工，坐在代替岩石的扣过来的锅上。

第二天早晨，当休从一小时的睡眠中醒来的时候，她发现约翰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垂下的绿色窗帘。

“把它拉起来；我想看看，”她耳语式地命令道。

休满面愁容地依从了。

不过，瞧！在持续了整整一夜的凄风苦雨的狂吹猛打之后，一片常春藤的叶子仍引人注目地靠在砖墙上，它是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靠近叶柄的地方依旧深绿，不过，那锯齿形的叶缘带着枯败的黄色，它挑战似地挂在一根枝条上，离地面大约二十英尺高。

“那是最后一片叶子，”约翰西说。“我以为夜里它肯定会掉。我听到了风声。今天它将掉下，同时我也将死。”

“亲爱的，亲爱的！”休说着，俯下憔悴的脸靠在枕头上，“如果你不愿想想自己，就想想我吧。我将怎么办？”

然而，约翰西没有回答。在世界上，最孤单寂寞的事莫过于一颗灵魂准备踏上神秘、遥远的旅途。当把她同友情和尘世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一根接一根地松开时，幻觉似乎就把她攥得越紧。这一天消磨过去了，即使在黄昏时分，她们仍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常春藤叶坚守在叶柄上，靠着墙。后来，随着夜色的来临，北风又起，相伴的雨点仍旧打在窗子上，从低矮的荷兰式屋檐口嗒嗒地下滴。

当天色大亮时，约翰西硬起心肠，吩咐把窗帘拉起来。

那枚常春藤叶仍在那儿。

约翰西躺着，盯着它看了好久好久。然后她向正在煤气炉上搅动鸡汤的休喊道：

“我是个坏姑娘，休迪，”约翰西说。“有什么东西使那最后的一片叶子住在那儿，启示我我是多么的可恶。想死即罪过。现在你可以给我拿点汤来，再来些掺波尔图葡萄酒的牛

奶，还有——不；先给我面小镜子，然后给我垫些枕头，我要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过了一小时，她说：

“休迪，我希望有一天去画那不勒斯海湾。”

这天下午，医生来了，他离开时，休找个借口走进门厅。

“机会对半开，”医生握住休颤抖的小手说。“好好护理，你将获胜。现在，我必须到楼下去看我的另一位病人。贝尔曼，这是他的名字——一位顶瓜瓜的艺术家，我决不怀疑。也是肺炎。他又老又弱，病情危重。对他来说，已没有希望；不过，他今天去医院，这会使他舒服些。”

第二天，医生对休说：“她已脱离危险，你胜利了。现在，营养和照顾——就足够了。”

当天下午，休来到约翰西躺着的床边。约翰西正心满意足地织着一条非常绿、非常无用的披巾。休伸出手臂把约翰西连枕头一把搂住。

“我有事告诉你，小白鼠，”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死于肺炎。他只病了两天。头天上午，照管房屋的工友在楼下他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忍受不下去。他的鞋子和衣服全湿透了，冷得像冰。人们想象不出，在如此恶劣的夜晚他上哪儿去了。后来，他们找到一盏仍亮着的提灯，还有一架从原地挪动过的梯子，还有几支乱扔着的画笔，一块调色板，调色板上还有调过的绿色和黄色颜料，还有——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那片最后的常春藤叶。为什么它从不

随风飘动，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绝无仅有的作品——在那最后的一片藤叶掉下之夜，他把它画在了哪儿。”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刘捷译

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有一天所有我们这些美国人，只要是从娘胎里出来的，都要回老家去吃苏打饼干，惊叹着昔日的旧水泵看上去离门廊有多近。祝福那一天吧！罗斯福总统把这一天给了我们。我们听人说起清教徒时，可别一味地去回想他们是谁。我敢说，要是他们想再来一次登陆，无论如何，我们准能够把他们赶下海去。普利茅斯海岸巨砾？嗯，这听起来更耳熟。自从火鸡托拉斯渐渐地垄断了市场，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沦落到吃母鸡的地步。然而，在华盛顿的人正放出风来，把有关这些感恩节宣言的情报预先捅给了他们。

越橘沼泽地区东边的那座大城市，使感恩节成了一种制度。一年之中，唯有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这一天，渡口对面才被承认为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一天纯粹是美国的。是的，一个庆祝日，美国独有。

普利茅斯巨砾：相传为首批英格兰清教徒 1620 年乘“五月花”号到达北美的登陆处。

现在，说起这个故事，多亏了我们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它将向你证明：在大洋的这一边，我们有传统，它正变得比英格兰的传统更悠久，速度更快。

当你从东面进入联合广场时，斯塔弗·皮特已经坐在喷泉对面人行道上向右的第三条凳子上。九年来，每逢感恩节，他都在一点钟准时坐到那个位置上。每次他这样一坐，总有些事情要落到他身上——他的西装背心，胸口以上鼓起，另一头也一模一样。查尔斯·狄更斯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不过，斯塔弗·皮特今天在一年一度幽会处的露面似乎不是出于一年一度的饥饿，而是出于习惯。饥饿要间隔这么久才折磨穷人，慈善家们似乎就是这么想的。

可以肯定，皮特不饿。他径直从盛宴而来，盛宴仅仅给他留下了呼吸和移动的力气。他的一双眼睛就像两颗淡色的醋栗，稳稳地嵌在一张浮肿、油光光的油灰般的脸上。他呼吸时一个劲的喘气，一圈参议员的动物脂肪诋毁了他外套翻领的时髦样式。富有同情心的救世军修女，一星期前才动手给他衣服钉上的钮扣，像飞蹦的玉米花，散落在他周围的地上。他衣衫褴褛，袒胸露怀，衬衫胸前的裂口一直拖到如愿骨；十一月的微风，尽管夹着微微的雪花，但带给他的只不过是令人感激的凉爽。因为一顿超级丰盛的晚餐产生的热量，使斯塔弗·皮特负荷过重，晚餐以牡蛎开始，以葡萄干布丁结束，世界上的烤火鸡啦、烤土豆啦、鸡肉色拉啦、南瓜饼啦、冰淇淋啦等等，无不在其中（在他看来似乎是这样）。因此，他坐着，肚子撑得满满的，带着一副宴会后的轻蔑眼光盯着世界。

这是一顿出乎意料的饭。他正经过靠近第五大道起点的一幢红砖宅第，里边住着两位家系古老、尊重传统的老太太。她们甚至否认纽约的存在，并相信感恩节的设立单单是为了华盛顿广场。她们的传统习惯之一是派一个佣人等在后门口，让他奉命在时针指向正午后把第一位走来的饥饿过路人接进来，美美地款待一次。斯塔弗·皮特在去公园的路上碰巧经过，管家们就把他拉了进去，维护了城堡的传统。

斯塔弗·皮特直愣愣地朝前盯了十分钟之后，才回过神来想让视野丰富些。费了好大好大的劲，他慢慢把头扭向左边。就在这时，他的眼球恐惧地凸了出来，他的呼吸停止了，他那穿着钉靴两条短腿在砾石路面上磨来磨去，窸窸窣窣地响。

因为那位老绅士正穿过第五大道，向他的凳子奔来。

九年了，每逢感恩节，这位老绅士都来到这儿，找到坐在这条凳子上的斯塔弗·皮特。老绅士一直在努力想把这事弄成个传统。九年来的每个感恩节，他都来这儿找到斯塔弗·皮特，领他去一家饭店，看着他吃下一大顿晚饭。在英格兰，他们这么做是无意识的。但这是个年轻的国家，坚持九年是相当不错的。这位老绅士是位忠诚的美国爱国者，自视为美国传统的先锋。为了别具一格，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持之以恒，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上溜掉。这就像收每周几毛的劳动保险，或打扫街道之类的事。

老绅士庄重地直奔他正在培育的制度。说实话，斯塔弗·皮特一年一度的感觉与这一制度的民族性可不是一回事，

不像大宪章 或者早餐时的果酱之于英格兰。不过这是一个阶段，这几乎可算是封建的。它至少表明，对纽—— 呃哼！—— 美国来说，建立一种习俗不是不可能。

这位老绅士又瘦又高，六十岁。他穿得上上下下一片黑，戴着一付不停靠在鼻梁上的老式眼镜。同去年相比，他的头发更白了，更稀了，他看上去更借重那支又粗，节又多的曲柄拐杖。

当斯塔弗的固定施主渐渐走近时，他就像某个太太养得过肥的哈巴狗碰到街上的狗对着自己耸起周身的毛时那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战栗着。他本该飞逃，但桑托斯·杜蒙特 的全部招数都不能将他从凳子上分开。那两位老太太的忠实奴仆办的事真是没说的。

“你好，”老绅士说。“又一年的世事变迁没有波及你的健康和你在這個美丽的世界上的消遥自在，看到这一点我很高兴。谨为此幸，这个感恩节值得我们双双好好庆贺。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我的朋友，我将请你吃饭，以使你的形体和心灵一致相连。”

这就是这位老绅士每次所说的话。九年来的感恩节每每如此。这些话本身就差不多形成了一种制度。除了《独立宣言》，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以前，在斯塔弗听来，这番

大宪章：1215年英国大封建领主迫使英王 John 签署的保障部分公民权和政治权的文件。

桑托斯·杜蒙特：1873—1932，巴西发明家，航空发展的先驱者，长期侨居法国，制成飞艇，进行首次载人飞行。

话总像音乐。可如今，他一脸的伤心愁苦，抬头看着老绅士的脸。碎雪落到他汗涔涔的额上，几乎滋滋地响。而老绅士却在微微颤抖，他转了个身，用背顶着风。

斯塔弗始终迷惑不解，老绅士在发表他的演说时为什么相当的悲哀。他不知道，这是因为老绅士每次都希望着他有个儿子来接替自己。一个儿子，在他辞世之后，将来到这儿——一个儿子，他将骄傲富有地站在斯塔弗之类的后来者面前，并说“为了纪念家父”那样的话，这事岂不成了一种制度？

不过，老绅士没有亲属。在公园东边的一条僻静街道上，有一些古老家族的破损不堪的褐砂石房屋。他租了其中一幢的几间，就住在那儿。冬天，他在一处扁行李箱大小的温室里种些倒挂金钟。春天，他走在庆祝复活节的游行行列中。夏天，他住在新泽西山间的农舍里，坐在柳条扶手椅上，谈起一种蝴蝶，一种鸟翅蝶，以及他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它。秋天，他请斯塔弗吃上一大顿，这些就是老绅士的行行业业。

斯塔弗·皮特抬起头凝视了他半分钟，在自哀自怜之中，既焦急不安，又不知所措。因为乐于施善，老绅士两眼放光。在他的脸上，皱纹一年比一年多，但他小小的黑色领带永远打的是漂亮的蝴蝶结，他的亚麻衫又漂亮又白，他那对灰色八字须的须尖优雅地卷曲着。这时，斯塔弗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豌豆在锅里噗噗地响。演说是拟议中的事；以前这位老绅士已经九次听过这些声音了，他把这些声音组合进斯塔弗领受的老公式，秋毫不差。

“谢谢你，先生。我就跟你去，不胜感激。我很饿，先生。”

吃饱后的懒散没有妨碍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钻进斯塔弗的脑袋，即，他是一种制度的基础。他感恩节的胃口不是他自己的；如果不是根据现行的追诉时效条例，而是根据既成习惯的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它属于这位仁慈的老绅士，是他开了它的先河。不错，美国是独立自主的；然而，为了建立传统，有的人必须充当循环小数的循环节——一个循环小数。英雄并非都是钢和黄金之神。瞧瞧这儿的一位，他操的不过是勉强镀了点银的铁器和锡器。

老绅士领着他一年一度的被保护人往南走向同一家饭店，同一张桌子，盛宴年年都是在那儿举办的。他们被认出来了。

“那老头儿来了，”一个侍者说。“每个感恩节他都要款待那个流浪汉一顿。”

老绅士坐在桌子对面，面对着他未来古老传统的奠基石，容光焕发，若像一颗给烟熏黑的珍珠。侍者们把节日的礼品堆上桌子——斯塔弗发出一声被误解为表达饥饿的叹息，同时举起刀叉，为自己永存的港湾雕刻了一顶桂冠。

在敌人的乱军中杀出一条血路，还不曾有过更加勇敢的英雄。火鸡，排骨，汤，蔬菜，馅饼，只要一端到他面前，端的速度有多快，消失的速度就有多快。走进饭店里，他的肚子就胀鼓鼓的差不多到了极限，食物的香味险些害得他失掉绅士的荣誉，然而，他却重整旗鼓，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骑士。他看见施善的快乐神情荡漾在老绅士的脸上——比即使是倒挂金钟和鸟翅蝶曾带来的快乐也更胜一筹的神情——他

不忍心去伤他的兴致。

一小时之后，斯塔弗胜了一仗，身子往后一仰。

“衷心感谢你，先生，”他像一根漏气的蒸气管子喘息着说；“衷心感谢你给了我这丰盛的一餐。”

然后，他沉重的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开始走向厨房。一个侍者把他像个陀螺那样旋转了一下，指他向门口走。老绅士仔仔细细地点出一元三毛的镍币零钱，留下三个五分的给侍者。

像每年一样，他们在门口分手，老绅士向南，斯塔弗向北。

转过第一个街角，斯塔弗站了一分钟。接着，他身上的褴褛衣衫就像猫头鹰的羽毛一样鼓了起来，他像一匹中暑的马倒在人行道上。

当救护车开到时，年轻的医生和司机压着嗓子诅咒他的体重。由于没有威士忌的气味，也就没有理由移交给运送囚犯的警车。于是，斯塔弗和他的两顿饭就去了医院。在医院里，他们把他摊到床上，开始检查他是否得了怪病，希望着有机会用亮闪闪的手术刀找到什么毛病。

你瞧！一个小时之后，另一辆救护车送来了老绅士。他们把他放在另一张床上，谈起了阑尾炎，因为他看起来能够支付帐单。

但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医生碰到一个讨他喜欢的护士，就停住脚同她聊起病人。

“喂，那边那位外表讲究的老绅士，”他说，“你想不到吧，几乎是饥饿的一例。我猜他来自显达的古老家族。他告诉我，三天了，他没吃丁点东西。”

狐狸把戏

张显奎译

炎炎正午时的科拉里奥横卧在那儿，像个懒散的美人横卧在有人看守的闺房里。这小镇位于海边一块冲积土岸上，看上去像一条翡翠带上的一颗小小珍珠。在它的背后是随海岸同行的科迪勒拉山脉，高高在上，峰峦突兀，简直像要倒过来似的。前面是铺开的大海，像个笑容满面的狱卒，却比那些老绷着脸的大山更为廉洁不阿。浪花在平滑的沙滩边瑟瑟作响；鸚鵡在桔树和丝棉树上尖声叫嚷；那些棕榈树像一支笨拙的合唱队在歌剧女主角暗示下进场时，傻乎乎地舞动着它们柔软的复叶。

突然，小镇充满了激动。一个本地男孩沿着长草的街道一边跑，一边叫：“去叫古德温先生。他有封电报来了！”

这消息很快传开了。科拉里奥的人很少收到电报。十几个好管闲事者的声音打断了叫喊古德温先生的声音。那些想尽快传递音讯的人挤满了这条与沙滩平行的主街道。一群群黄褐色、深棕色等肤色各异的妇女聚集在街角落处，哀叹道：

“一封给古德温先生的电报！”忠实于执政党的长官——恩卡纳齐昂·里约斯上校先生，怀疑古德温倾心于在野党，得意地“啊哈”一声，便在自己的秘密备忘录上记下了古德温先生收到电报的这一重大日子，以作为今后指控的事实。

在这片喧闹声中，一个男人走到一座小木房的门边，向外张望。门上方有块招牌，写着“基奥—克兰希”——一个好像不是这片热带土地的地道的名称。门边这个男人叫比利·基奥，他是个到处寻求财富和进步的人，是拉美大陆上的现代漫游者。铁版照相和相片是“基奥—克兰希”当时用来进攻各个海岸的武器。这店铺外有两个大橱窗，里面装满了他们的艺术和技巧样品。

基奥斜站在门道里。看到街上充满难得有的生气与喧嚣，他那醒目的、带有幽默的面容露出一副颇感兴趣的样子。待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他把一只手放在嘴边，叫喊道：“嘿，弗兰克！”喊得如此大声，把那些本地人压得全都不再说话了。

五十码外，在街道靠海的那边，是美国领事的住所。听到叫声，古德温从那幢楼的门里匆匆走出。他和威拉德·格迪领事一直在领事馆的后门廊里抽烟，这里被认作是科拉里奥最凉爽之地。

“快一点，”基奥叫道，“镇上出乱子了，就因为一封属于你的电报。对这类事你要小心点，伙计。以这种方式来玩弄公众的感情，是没用的。将来某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带有保守色彩的激进派分子，而到那时，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场革命的巨痛之中。”

古德温穿过街道，来到送信的那个男孩身边。长着一双

双大眼睛的女人们既腼腆又羡慕地看着他，因为这种类型的男人对她们有吸引力。他个儿高大、金发碧眼，身穿白色亚麻布，脚蹬鹿革皮鞋，一派轻松，富于朝气。他举止优雅，略有些粗野之气，但眼中却不乏怜爱之情。当电报交接完毕、送信人领过赏钱走了之后，人们便放心地又回到刚才好奇心驱使他们走出的附近荫凉处——妇女们回到桔树下的泥炉子旁烘烤食品，或没完没了地梳理她们又长又直的头发的；男人们则继续去酒馆里抽烟闲聊。

古德温坐在基奥的门前台阶上读电报。这是一个叫鲍布·恩格尔哈特的美国人寄来的。他住在八十哩外的内陆城市、安楚里亚首府圣马提奥。恩格尔哈特是金矿工人，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好人”。他是个富于机智和想像的男人，这从他寄来的电报上便可证明。他的任务是送一份秘密情报给他在科拉里奥的朋友。这情报既不能用西班牙语也不能用英语来写成，因为安楚里亚的政治眼线非常活跃。执政党和在野党始终都在警惕着。然而，恩格尔哈特称得上是外交家。只有一种密码他会采用，并且能保证安全，那就是用俚语来作非常有效的密码。展现在古德温眼前的这份情报便是未曾破译的，它从精细的官员们的手指间溜掉了：

他的咖啡碎粒，连同下赌的所有现款以及他迷恋的那捆薄纱布，昨天经由长耳大野兔路线逃走了。那笔现款有六位数。我们的人完整无损，不过，我们需要票子。这票子由你去弄。那家伙和薄纱布朝海边去了。你知道怎么办。

鲍布

这电文尽管很奇怪，但古德温并不觉得神秘。他是入侵安楚里的先遣小队中最成功的有头脑的美国人。只要他的权力达到了令人嫉妒的顶峰，他就会充分发挥他的预见与推理才能。他已把政治阴谋当成了商业事务。他精明非凡，可以对上层决策者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他一切顺遂，可以获得小官员们的敬重。革命党总是会有；他也就总是与之结盟。因为新政权的追随者都会因其效劳而获得回报。现在就有一个自由党企图推翻米拉弗洛尔总统。如果革命的轮子能够成功地运转的话，古德温可能就会在内地获得 3 万芒扎纳 的最优良的咖啡种植场。最近，米拉弗洛尔总统在任时的几件事情使精明的古德温不禁心生疑惑：政府即将垮台了，其原因不是因为革命。此刻，恩格尔哈特的这封电报来了，证明了他的智慧。

安楚里的语言学家们曾徒劳地用他们那点西班牙语和基础英语知识来读解这封电报，他们始终未能读懂，但在古德温看来，这电报却传达了一则刺激人心的消息：共和国总统带着所有财宝从首都逃亡了。此外，随他一同逃走的还有那位可爱的女冒险家、歌剧演员伊莎贝尔·吉尔伯特；她的演出团上个月在圣马提奥受到总统的款待，其款待的规格足以让皇室来访者感到满意。电文中所说的“长耳大野兔路线”不

中美洲一种测量土地面积的单位，一个“芒扎纳”约合 1.7 英亩。——

译者

过是指科拉里奥与首都之间那条骡背交通要道。提到的那笔“现款”有“六位数”，这暴露出国家财政的可怜境地。还有一点使人相信的是，新上台的政党（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需要“票子”。新政府除非实现它使赃物为胜者所享用的保证，否则，它的地位实在危险不小。因此，极有必要“弄到那个大家伙”，重新获得那笔军费和政府的开支。

古德温把情报递给基奥。

“你看看，比利，”他说。“是鲍布·恩格尔哈特寄来的。你能对付那密码吗？”

基奥坐在门道的另一边，认真地研读起电文来。

“不是什么密码，”他终于说道。“这是人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是人们老挂在口头上的一套语言，而富于想象的作家们从来没向他们介绍过。是杂志发明了这种玩艺，不过我一直不明白诺文·格林局长竟同意在上面盖邮戳。现在，它已不再是文学性的东西，而只是语言。词典上也只好把它称作方言。既然美国西部对此已经认可，相信不久的将来，一种讲这种方言的民族会出现。”

“你在大谈特谈语文学，比利，”古德温说。“你看出那电文的意思了吗？”

“当然，”这位命运女神似的哲学家回答道。“一个人只要一定去学，任何语言都会变得简单的。我甚至曾经读懂一道用古汉语写的撤退命令，那命令要求在后膛炮炮口威逼下撤退。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文学性小玩艺是指一种叫“早晨狐狸”的游戏。弗兰克，你小时候玩过这游戏吗？”

“想必玩过吧，”古德温笑着说道。“手拉手，围成圈，然

后——”

“不是你这样，”基奥打断他的话。“你脑子里把一种挺好玩的运动游戏与那种‘围绕玫瑰树’相混了。‘早晨狐狸’的精神不允许手牵手。我来告诉你是怎么个玩法。那位总统大人和他的游戏伙伴，他们在圣马提奥观察时机准备出逃，叫道：‘早晨狐狸！’我和你站在这里，我们说：‘母鹅和公鹅！’他们又说：‘到伦敦城有多少里路？’我们说：‘只有几里路，如果你们的腿够长的话。要出来多少？’他们说：‘多得你们抓不了。’然后，游戏就开始了。”

“我明白那意思了，”古德温说。“让那母鹅公鹅从我们手里溜走，那可不行；它们的羽毛太有价值了。我们的人已准备好并能马上接管政府；但由于财政空虚，我们掌权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位新手骑上一匹未驯服的野马背上那么短的时间。我们必须精明一点，注意海岸的每一处地方，以防他们跑出这个国家。”

“打算通过那条骡背小径从圣马提奥到海边，需要五天时间。”基奥说，“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建哨所。海边只有三个地方他们可望出航——这里、索里塔斯和阿拉赞。我们只需要守住这几个点。这就像下棋一样简单——耍点花招，三步就将死。呵，傻瓜，傻瓜，大傻瓜，你们欲去何方？幸而有了这封文字经过雕琢的电报，这个愚昧国家的这笔赃款将由那个一直力求推翻它的诚实的政党来保存。”

基奥把形势正确地勾画了出来。从首都到海边的那条小径任何时候都是一条难走的路。冰冷，炎热，潮湿，干燥，一路曲折上下，凸凹不平。这小径首先朝着陡峭的山峰攀援而

上，像一根烂绳子蜿蜒在气都透不过来的悬崖顶上，然后，像一条蛇蠕动着穿过大片看不见阳光的、充满危险昆虫和动物的森林。下山之后，它便折向一个三叉路口，中间那一条终止在阿拉赞，另一条分叉到科拉里奥，那第三条直通索里塔斯。在大海与山脚之间是宽达五里的冲积海岸，这里是热带植物长得最茂密丰盛的地方。丛林中到处都是开辟出来的空地，种植着香蕉、甘蔗和桔树。其余部分便是成片的野生植被，里面栖息着猴、獾、美洲虎、短吻鳄鱼和大型爬行动物及昆虫。在没有辟出路的地方，一条大毒蛇也难以穿过那些错综交杂的藤本植物和匍匐植物。不长翅膀的东西几乎不能通过那些暗藏危险的美洲红树沼泽地。因此，逃亡者只有经过上面提到的其中的一条路，才有希望到达海边。

“这件事要保密，比利，”古德温忠告道。“我们不想让执政派知道总统在逃亡中。我猜想鲍布的情报在首都也还是条独家内幕新闻。如果不是，他不会把这条信息制成机密；另外，人人也会听到这新闻了。我现在就要去扎瓦拉医生那儿，然后派一个人到那条小径上去，切断电报通讯线。”

当古德温站起来时，基奥把帽子扔在门边的草地上，重重地叹了口气。

“怎么啦，比利？”古德温停下来问道。“这可是第一次我听到你叹气。”

“是最后一次，”基奥说。“因为那件令人伤心的传闻，我将使自己屈从于一种值得称道但却难受的诚实生活。与那群过着狂欢日子的公鹅母鹅们的机会相比（如果你愿意比的话），铁版照相算得了什么？不是我想当总统，弗兰克——他

携带的那笔票子数目太大，我吃不消——而是我总有些觉得我的良心在责备我，因为我太沉湎于照相而最终未能获胜。弗兰克，你曾见到过总统阁下包装起来带走的那捆薄纱布吗？”

“伊莎贝尔·吉尔伯特？”古德温大笑道。“不，我从未见过。不过，据我所闻，我猜想她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会一切无所顾忌的。不要不切实际，比利。有时，我还真地担心你的祖先里有爱尔兰血统。”

“我也从未见过她，”基奥继续说下去，“但人们都说她使神话、雕塑以及小说中的所有女性都感到逊色。他们说她只要对一个男人看一眼，那男人就会变成猴，爬上树去为她采摘椰果。试想想那位总统大人，上帝知道他一手拿着多少成千上万的钱，另一只手抓住这个海妖似的娘们，骑在一头可怜的骡背上，伴着鸟语花香疾驰下山！而比利·基奥在这儿，因为善良，想过诚实生活，却被差遣来作无利可图的骗人勾当，诋毁携款潜逃的人！这是上天的不公正。”

“振作起来，”古德温说。“你是个非常可怜的精明人，居然嫉妒起一个大傻瓜来了。也许那个迷人的吉尔伯特会爱上你和你的铁版照相，等我们把她那位皇家卫士变成穷光蛋后。”

“那她可能会更糟，”基奥这样想道，“但她不会爱上我的。她应该去喜爱的不是铁版照相，而是剧场里楼座上的那些观众。她是个演技高超的女士，那位总统大人运气好。现在我听见克兰希在暗室里骂娘，因为什么事都是他在干。”基奥冲到照相室的后边，一边不由自主地竟吹起欢快的口哨来，这可与他刚才对那位逃亡总统是否交上好运的感叹不相符。

古德温转身走进一条与这大街成直角相连的狭窄小巷里。

这些偏僻小巷覆盖着又高又密的杂草。警察的大砍刀可以在这儿一展雄威。石板人行道，其宽度仅比房屋的壁架突出部分稍宽一点，顺着清一色的矮小住房的基脚向前延伸。这些街道逐渐隐没在村子的外围地带，这里全是加勒比人和更穷的土著人用棕榈叶搭成的棚屋，以及从牙买加和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们的破烂小屋。在那片只有一层楼的红瓦房顶住房上空，有那么几幢建筑冒出头来——监狱的钟楼，“外国人”旅馆，委瑞委尤水果公司代理商的住宅，伯纳德·布朗尼根的商店及住宅，一座哥伦布曾经去过的现已毁坏的大教堂。而最高耸其间者是“海鳗之家”——安楚里总统的消夏“白宫”。在与海滩平行的那条大街上——科拉里奥的百老汇大街——是更大的商店、政府的仓库和邮局、兵营、酒店以及市场。

古德温半路上经过伯纳德·布朗尼根家那座房子。这是座现代木结构楼房，有两层高。底层为布朗尼根商店所占，上面一层是居住间。一座宽大的凉棚走廊顺着外墙把房子绕了半圈。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穿着一身整洁飘逸的白衣裳，在栏杆边倾着身子朝下边的古德温微笑。她一点不像许多出身高贵的安达卢西亚人那样黑；她像一束热带的月光，闪闪发亮，灼灼生辉。

“晚上好，蒺拉小姐，”古德温摘下帽子，迅速微笑地说道。不管是对女人还是对男人说话，他的举止都表现得几乎一样。科拉里奥的每一个人都很乐意接受这位大个子美国人

的致意。

“有什么新闻吗，古德温先生？请不要说没有。够叫人激动的吧？我觉得自己就像玛丽安娜在她那有壕沟围绕的农庄里——或者叫田庄里？——够热门的了。”

“不，我想没有什么值得讲的新闻，”古德温说道，眼睛里带着一丝调皮的神态，“除了老格迪一天天地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如果不发生什么使他心神安宁的事情，我只好在他的后门走廊里不再抽烟了。不过，也再找不到更凉爽的地方了。”

“他不暴躁，”蒨拉说道，显得有点冲动。“当他——”

但她突然停下，脸色沉重地回去了；因为她母亲是个混血儿，而西班牙人的血统使蒨拉又有那么一点害羞感，这恰好给她外露的天性添加了一件装饰品。

莲 与 瓶

张显奎译

美国驻科拉里奥领事威拉德·格迪，正在从容不迫地写他的年度报告。古德温每天都要进来闲逛，在那惹人喜爱的走廊里抽上一支。此刻，他发现领事如此专心于工作而没接待他，便在离去之前很委婉地数落了一番。

“我会向民政部申诉的，”古德温说。“这算得上是一个部吗？也许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东西。从你这儿，人们既没享受到礼貌，也没享受到服务。你不说话，你也不摆出任何可以喝的东西。什么样的方式才是代表你政府的方式？”

古德温溜达出来，走到街对面的旅馆看看是否可以强迫那位检疫医生与他在科拉里奥唯一的台球桌上玩一玩。他截获首都逃亡者的计划已经完成，现在他要玩的游戏只是等待罢了。

领事对自己的报告很感兴趣。他才二十四岁；他在科拉里奥呆的时间还不够长，他的热情在热带的火热天气里还没有冷却下来——这种怪事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有这么多的香蕉，这么多的桔子和椰果，这么多的砂金、

橡胶、咖啡、染料和蒺藜——事实上，出口占了百分之二十，比上一年还要多！

领事心里感到一丝得意。他想，国务院在看他的介绍时，也许会注意到——想到这里，他不禁仰身靠在椅背上，笑了。他跟其他人干得一样糟糕。这会儿他居然忘了科拉里奥不过是处在一条次要航海线旁边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共和国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镇。他想起了格里格，那位检疫医生，他曾订阅伦敦的《兰斯特》杂志，期望发现上面登载着他写给国内卫生部的有关黄热病细菌的报告。领事知道自己在美国的熟人五十人中没有一人曾经听说过科拉里奥。他知道有两个人无论如何一定会看他的报告——国务院里的某个下属和公文印刷处的某个排字工。或许，排字工会注意到科拉里奥的贸易增长情况，然后，在喝酒吃饭时会向一位朋友提起。

他刚写下“难以解释的是，美国的大出口商们如此懈怠，竟让法国和德国的公司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富裕丰饶的国家的贸易利润”——这时，他听到了汽船嘶哑的鸣笛声。

格迪放下笔，拿上他的巴拿马帽子和伞。凭声音他知道是英烈殿号，这是为委瑞委尤公司效力的其中的一列水果运输船队。若退回到五年前，科拉里奥的每一个人都能凭鸣笛声告诉你每一艘进港的汽船的名字。

领事通过一条迂回的林荫道漫步来到海滩。因为长期练习，他的步伐掌握得非常准确，当他到达沙滩边时，海关官员们的船正从汽船那儿往回划。他们根据安楚里的法律进行了登船检查。

科拉里奥没有港位。英烈殿号吃水较深的船队必须在离

海岸一里处下锚。当它们装水果时，要用驳船和单桅小货船来转运。索里塔斯有一个良港，在那儿可以看到很多种船，但在科拉里奥海边的锚地上，除了水果船，难得看到其他船只停靠。偶尔，一艘不定期的沿海贸易船，或一艘神秘的西班牙方帆双桅船，或一艘漂亮的法国三桅帆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会在远处海面上搁置几天。这时，海关的船员们会变得双倍地警惕和小心。晚上，一两只单桅船会奇怪地沿着海岸时进时出。到了早晨，人们会发现科拉里奥汉尼西三星公司的库存货——酒和纺织类东西——大大增多了。还有人说，海关官员们的红杠裤子口袋里银币叮当作响，而他们的登记本上显示出所收到的进口税并未增加。

海关船和英烈殿号上的小艇同时到达岸边。当它们在浅水处停下后，与干沙滩之间仍有五码远的拍岸碎浪。这时，半裸着身子的加勒比人冲向水里，背着英烈殿号事务长和穿戴着棉布衬衫、红杠蓝裤、轻便鞋帽的本地官员们上了岸。

大学时，格迪曾是一垒棒球手而备受重视。现在，他把伞收拢，直端端地插进沙里，屈着身子，双手放在膝上。那位事务长仿照这位棒球投手的扭曲姿势，把那捆沉重的用绳拴着的报纸（报纸总是由这艘汽船带来）朝领事猛然投来。格迪高高跃起，随着“嘭”的一声重响，报纸被接住了。海滩上的闲人们——镇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高兴得鼓掌大笑。每个星期，他们都期望看到那捆报纸以这种方式接送，而且从没乏味过。在科拉里奥，不时兴创新行为。

领事重新举起伞，走向领事馆。

这个来自一个大国的代表的住所是一座有两间屋子的木

结构建筑，它的三条边都是用木棒、竹竿和棕榈叶搭成的带有本地风格的走廊。其中一间屋子用作官邸，陈设简陋，只有一张平面桌子、一副吊床、三把坐着不舒服的藤条椅。驻在国的第一任也是最近这一任总统的代表性雕刻作品悬挂在墙上。另一间屋子是领事的寓所。

他从海滩上回来时已十一点了。这是早餐时间。香佳，为他做饭的那个加勒比妇女，正在走廊靠海的那边——科拉里奥有名的最凉爽的地方——料理饭菜。早餐有鱼翅汤、河蟹炖肉、面包、鬣蜥烤肉、新鲜菠菜、红葡萄酒和咖啡。

格迪坐下后，很悠闲舒适地打开那捆报纸。在科拉里奥这儿，他隔一两天或更长时间总要读读报纸，以便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读到那些异想天开的描述火星人行为的文章，那些文章的科学性是不精确的。这些报纸他先读完后，再送到镇上其他说英语的居民那儿，供他们传阅。

他首先拿在手里的报纸是那种内容庞杂的大报纸的一张，这种报纸是纽约一些报刊读者在安息日上教堂时为了打瞌睡而看的。领事打开报纸，把它平放在桌上，一把椅子的靠背支撑着它的部分重量。然后，他不慌不忙地一边用餐，一边不停地翻动报纸，悠闲地浏览着上面的内容。

突然，他被一张看上去挺面熟的照片吸引住了。这是一艘船的照片，翻拍得不太好，占了半个版面。他打起精神，倾身仔细一看，才看清照片旁边竖着的一栏绚丽标题。

是的，他没看错。那幅版画就是八百吨位的游艇艾达丽亚号，属于“交际圈中的那位王子、金融市场上的迈达斯、社

会的完美化身，丁·沃德·托列弗。”

格迪一边慢慢品着咖啡，一边读着那一栏文字。首先是把托列弗先生的不动产和合同列举出来，然后描述了该游艇的装置，再然后就是那条并无多大意义的新闻。托列弗先生带着一群贵客将于次日沿着中美洲、南美洲各海岸和巴哈马群岛间作一次六星期的巡游。客人中有来自诺福克的坎伯兰·佩恩夫人及艾达·佩恩小姐。

作者考虑到读者喜欢妄加推测的需要，便编造了一套适合他们口味的罗曼史。他把佩恩小姐和托列弗先生的名字一直相提并论，直到他们几乎快要举行婚礼时为止。他故作羞态而又竭力想讨好似的玩弄着“有人说”、“谣言夫人”、“一只小鸟”、“没人会觉得惊奇的”等等这类字眼，最后以祝贺告终。

格迪用完早餐后，拿着报纸来到走廊边上，在他特别喜爱的那把汽蒸椅里坐下，双脚放在竹栏杆上。他点上一支雪茄，眺望着大海。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刚才报上那些事搅乱心理，因而感到一阵得意。他当初是带着一种伤感心情，自愿离开本国而来到这片遥远的莲之乡的，现在，他自认为已克服掉了那种伤感。当然，他永远忘不了艾达，但每每想到她时，已不再觉得痛苦了。当他俩经过那次误会和争吵后，他便冲气地找到领事这一差使，想通过离开她那个世界、不与她相见而来报复她。在这一点上，他已彻底成功了。在科拉里奥这十二个月期间，他俩之间从未通信，尽管他有时通过仍在断断续续写信联系的几位朋友那儿听说过她的情况。当得知她还没有嫁给托列弗或其他任何人时，他还是抑制不住

一丝得意。不过很明显的是，托列弗还没有放弃希望。

唉，这事现在与他无关了。他已是一个知足安乐的人。他对这片永恒的土地感到幸福满足。在美国的那段旧时光就像一场恼人的梦。他希望艾达与他一样幸福。这儿的气候像阿瓦伦的那样温和；这个懒散、浪漫的民族里的生活是一种充满音乐、鲜花和粗俗笑声的生活；大海和高山都近在眼前；多姿多彩的爱情、魔法和佳丽盛开在热带的不眠之夜里——这一切，他满足得不能再满足了。况且，还有菠拉·布朗尼根呢。

格迪打算与菠拉结婚——当然，如果她会同意的话；不过他颇自信她会同意的。由于某种原因，他一再推迟求婚。有好几次，他差点就求婚了，但某种神秘的东西总是使他退却下来。也许仅仅是那种无意识的直觉中的东西使他深信，这样做会斩断他与他的旧世界之间的那条最后的纽带。

他同菠拉一起会非常幸福的。本地女孩中很少有能与她相比的。她曾在新奥尔良一所修道院学校上过两年的学，只要她乐意表现她的才能时，没有人能看出她与诺福克和曼哈顿的姑娘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但真正妙不可言的是看到她有时候在家里的装束：穿着本地人的服饰，双肩裸露，双袖飘拂……

伯纳德·布朗尼根是科拉里奥的大商人。除了店铺外，他拥有一支载货骡队，与内地的村镇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他娶的是一位有着卡斯蒂利亚 高贵血统的本地女士，橄榄色的

脸颊显示出她略带一点印第安人的红棕肤色。爱尔兰血统和西班牙血统的结合，使造就的后一代天生丽质、出类拔萃（直到今天也常常如此）。他们确是非常优秀的人物，而且他们那座房子的上一层，只要格迪一旦下定决心说出来，他和波拉随时都可以使用。

两个小时的看报时间打发过去了，领事也看累了。他的周围尽是报纸，散开在走廊里。他斜靠在那儿，朦胧中看到了一座伊甸园。一簇香蕉树，犹如一道屏障，横挡在他与太阳之间。从领事馆到海边的那段缓坡地带被郁郁葱葱的树叶覆盖着，那是一片正欲含苞怒放的桔树和柠檬树。一块锯齿状、水晶般闪着深色亮光的环礁湖伸入陆地，它的上空有一棵淡色的木棉树，几乎直插云端。沙滩上的椰树随风摇曳，绿色的树叶透出点点亮光，背后是那片蓝灰色的几乎静止不动的大海。他的感官觉察到了那片绿色灌木林中夹杂的鲜红色和赭色，觉察到了水果和花朵的芬芳以及香佳在那棵葫芦树下的黄泥火炉上烧饭的烟雾；他还觉察到了那些本地妇女在茅屋里的刺耳笑声，知更鸟的歌声，带有咸味的微风，轻轻拍打海岸的渐弱的浪花声——此外，他也觉察到了一块白色斑点，慢慢变得模糊起来，闯入这片毫无生气的海景中来。

他懒洋洋地观望着那片模糊的东西逐渐扩展开来，直到它变成艾达丽亚号，沿着海岸全速驶来。他一动不动，双眼紧盯着那艘漂亮的白色游艇在科拉里奥的对面快速驶近。然后，他坐直身子，看到它从眼前昂首而过，继续向前。这游艇离岸边差不多有一里，但他还是看清了不断闪着光泽的黄

色铜管和甲板遮篷上的条纹——能看清的不过也就这些。艾达丽亚号像幻灯片上的一只魔法般的轮船，穿过领事馆这一弯明亮的小世界，远去了。若不是那一小团仍留在海面上空的烟雾，这船就好像一个非物质的东西，是他空白脑子里的一片幻觉。

格迪走进办公室，坐下来闲翻着他的报告。如果说读了报上那篇文章后他心没有为之而动的話，艾达丽亚号的平静驶过使他更是如此。它带来了平静安宁的气氛，一切不安都化为乌有。他懂得，人有时候抱有希望却不一定能意识到希望。现在，既然这船从两千里以外而来，经过时又没发出任何信号，那么他的无意识中的自我也不必再依恋过去了。

吃过正餐，太阳下落到山的后边去了。格迪到椰树下那片小沙滩上走了一会。风朝岸上柔和地吹着，海面上荡起鳞鳞水波。

一束小激浪发出一阵轻柔的“窸窣”声，铺白沙滩，随之夹带着一个圆而闪亮的东西。这东西随着潮落跟着滚了回去，但当潮水再次涌来时，它被冲上了岸滩。格迪便把它捡了起来。原来，这是一个无色玻璃制成的长颈酒瓶。瓶塞被紧紧地卡在瓶口内，末端用深红色的蜡封了一层。瓶里只有一张看上去像纸的东西，由于在塞进去时经过了一番处理而变得皱皱巴巴的。在封蜡里面是封印，好像是一只图章戒指的印记，上面有几个缀在一起的缩写首字母；但那印记是匆匆做成的，那几个字母肯定是一个巧妙的字谜。艾达·佩恩

总是戴着一只图章戒指，而不太喜欢其他手饰品。格迪认为自己能猜出“IP”这两个熟悉的字母；为此，他全身感到一种奇特的不安。她无疑就在他刚才看到的那艘船上，而这件勾起对她回忆的东西比看到那艘船显得更直接、更亲切。他回到屋里，把那个瓶放在桌上。

他扔下帽子和外衣，点上灯——因为夜幕猛然间已罩住了短暂的暮色——便开始认真研究这件海上打捞品。

他把瓶拿到灯边，仔细地把玩着。他推测，那里面是一张双面便笺，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此外，这纸的型号大小和色彩浓淡与艾达一贯用的是一样的；再者，最使他放心的是，这手迹是她的。这瓶的有缺陷的玻璃使反光变形得很厉害，他认不出一个字来；但某些大写字母，他看出了全貌。他敢肯定是艾达的。

格迪把瓶放下，在桌上并排摆出三支雪茄。他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既困惑又快乐的笑意。他们他的汽蒸椅从走廊上搬进来，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他要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一边抽完那三支雪茄。

因为这已经成了一个問題。他真希望他没有发现这个瓶；但瓶已以那里了。为什么它竟会从海上漂来？哪来的这么多烦心的事，打乱了他的安宁？

在这块让人喜欢空想的土地上，时间显得大大过剩。他已养成了即便对芝麻小事也要作反复思考的习惯。

他开始推究与这个瓶子故事有关的种种怪论，但马上又

一条条地推翻了。

处于遇难或无法使用之危境中的船只，有时候会抛出这类不太可靠的信使去求救。但不到三小时前，他还看到艾达丽亚号既安全又快速。设想一下船员哗变，把下面的旅客关了起来，那信息是来乞求援助的！但是，假定真是这样一种不太可能的暴行的话，那些焦虑不安的俘虏们会用上四页篇幅、不辛年劳地认真写出去营救他们的依据。

这样，通过排除法，他很快排除了那些更不可能的推论，而缩小到——尽管不大情愿——那个比较能够站得住脚的推论，即，这瓶里装着一份给他本人的信息。艾达知道他在科拉里奥；她一定是在游艇驶过、风正好向岸边吹的时候抛下这个瓶的。

格迪一得出这个结论，便双眉紧锁，嘴角倔强地紧绷着。他坐着，从门道那儿望出去，只见成群的萤火虫飞越在寂静的街道上。

如果这是艾达传递给他的信息，无非是她主动表示妥协，其它还能意味什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为什么不使用邮递的途径而选择这种不可靠的、甚至是轻率的通讯方式？空瓶里装一张条，然后投进大海！这事做得有些轻薄无知，如果不是真正轻蔑无礼的话。

这一想法挑起了他的自尊心，并使他刚才因发现瓶子而产生的激情消退了。

格迪穿上外衣，戴上帽子，走了出去。他顺着一条街来到那个小广场旁边；那儿，一支车队正在演奏，人们无忧无虑，懒洋洋地闲逛着。几个怯生的少女，因为萤火虫骚扰她

们乌黑发亮的辫子而急得团团转，她们用羞怯但谄媚的眼神看着他。空气因菊花和香橙花的味道而显得沉闷。

领事在伯纳德·布朗尼根的房前停住了脚步。蒨拉正在走廊里的一副吊床上悠荡着。听到格迪的声音，她站了起来，像一只出窝的鸟，脸蛋红扑扑的。

他被她那一身装束迷住了——她穿了一件荷叶边的平纹薄衣，套了一件小巧的白色法兰绒短外衣，全都制做得匀称得体。他提议去走一走，于是他俩走出去，走到山坡上一口印第安人的古井边。他俩坐在井栏上，就在这里，格迪说出了早就想说而一直未说出的话。尽管他早有信心她不会拒绝他的，但此刻看到她一往情深地彻底归顺，他仍觉得喜悦无比。这儿的这颗心无疑是充满爱和坚定不移的。这儿没有变卦，没有怀疑，也没有那套吹毛求疵的陈旧标准。

当天晚上，格迪在蒨拉的门边吻了她。他以前从没感到这样幸福过。“在这块空幻的安乐乡，一旦住下来，就躺下不走了，”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正如一直对许多水手来说，既是最容易的，也是最美好的。他的未来将是美妙的。他得到了一块没有毒蛇的“乐园”。他的夏娃将真正是他的一个部分，未曾受到过诱惑，因而使他更觉快活。他今晚作出了这一决定，他的心充满了安详和惬意。

格迪一路吹着口哨，哼起那首最美好、最伤感的爱情之歌《燕子》，回到了住所。刚进门，他那只驯服的猴子便从书架上跳下，欢快地吱吱叫着。领事走到桌边，想取几颗他平时放在那儿的坚果。在昏暗的房里，他的手伸过去，恰好碰着那个瓶。他惊跳了一下，好像碰着了一条毒蛇的冰冷身子。

他忘了那个瓶还搁在那儿。

他点上灯，给猴子喂食。然后，不紧不慢地，他点上一支雪茄，手里拿起那个瓶，沿着小路朝海滩走去。

天上有月亮，大海真是美极了。微风每到晚上便改变了方向，此刻，正一个劲地朝海上吹着。

走到水边，格迪使劲把那个未曾打开的瓶子扔向远处的海中。它消失了一会，接着冒了起来，好像变长了一倍。格迪一动不动地站着，观望着它。月光非常明亮，他能看见它随波上下起伏。慢慢地，它远离了海岸，一边离去一边波动发光。风正把它带向大海深处。很快它变成了一个小点，偶尔有间隔地模模糊糊地显露一下；再接下去，它的神秘便被大洋更大的神秘吞没了。格迪站在海滩上，一动不动，吸着烟，看着远处的水面。

“西蒙！——喂，西蒙！——快醒过来，西蒙！”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水边叫道。

老西蒙·克鲁兹是个混血儿渔夫兼走私者。他就住在海滩上一个棚屋里。他刚刚睡着便这样被叫醒了。

他趿上鞋子，走了出来。英烈殿号的一只小船停在那儿，船上的三副是西蒙的一位熟人；另外还有水果船上来的三位水手。

“上岸去，西蒙，”那位三副叫道，“去找格里格医生或古德温先生，或任何跟格迪先生是朋友的人。把他们马上带到这儿来。”

“我的天啊！”西蒙还有点睡眼惺忪。“格迪先生没出什么事吧？”

“他在那张油布下。”三副指着那只小船说道。“他快被淹死了。我们当时从汽船上看到他在离岸将近一里的水面上发疯似地游着，追着一只朝外海漂流的瓶子。我们放下轻便快艇，朝他驶去。他几乎快要抓到那瓶子了，但就在那时，他精疲力竭，沉下去了。我们及时把他从水里拖出，也许他得救了，但要看医生的最后决断。”

“一只瓶？”这老头问道。他擦了擦眼睛，还没完全醒过来。“瓶在哪里？”

“在那远处什么地方继续漂着。”三副对着大海竖起拇指说道。“快去吧，西蒙。”

三叶草与棕榈树

张显奎译

一个无风的夜晚，科拉里奥显得比以往更接近地狱之门，五个男人聚集在“基奥—克兰希”照相馆的门附近。在地球上所有炎热的异国他乡，高加索人干完一天的活后，总要聚在一起，对他乡之事进行诽谤，这样，才使他们的传统得到完善的保存。

约翰尼·阿特伍德穿着一件加勒比人的便服，伸展四肢平躺在草坪上，轻声地唠叨着用得尔斯堡的黄瓜树泵汲出来的凉水。格里格医生凭着他那一大把胡子的威望和马上要讲述他的行业趣事的关系，受到礼让，占据着那副挂在门柱和葫芦树之间的吊床。基奥搬了一张小桌到草坪上，桌上放着最后成像抛光的工具。他是这堆人中唯一在忙活的人。从抛光器的滚筒间不停地滚出科拉里奥居民们的最后成像。白兰夏，那位穿着凉爽亚麻衬衣的法国采矿工程师，平静地从眼睛后面看着自己吐出的烟雾，对炎热无动于衷。克兰希坐在台阶上，吸着短管旱烟。他的神情一看就是要聊天的；而其他人因天气湿闷，处于听众中常可见到的那种无奈状态。

克兰希是一个具有爱尔兰人素质和世界主义倾向的美国

人。他干过多种行业，但每一种都干得不长。他的血脉里流着浪子的血液。他的多种愿望促使他经历了这么多种行道，而铁版照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愿望。有时候，经人劝请，他会把自己的经历讲述出来，虽然常常用词不当，但仍能语惊四座。今晚，他就有一种想一吐为快的架势。

“今晚这种天气对在国外搞叛乱是最棒的了，”他不请自说道。“这令我想起那次我竭力把一个国家从一位暴君魔爪下解救出来的事。真是艰难的事。至今想来仍然如芒刺在背。”

“我可不知道你曾把剑借给一个受压迫的民族，”阿特伍德从草坪上低语道。

“我确实干过，”克兰希说，“不过他们把它变成了犁头。”

“什么国家这么有幸，能得到你的援助？”白兰夏揶揄道。

“卡姆查卡在什么地方？”克兰希突然若无其事地问道。

“嗨，在北极地区的西伯利亚附近地带。”有人回答说，口气不很肯定。

“我想那是个寒冷地方，”克兰希满意地点头说道。“我老是把那两个名字搞混。应该是危地马拉——那个炎热地方——我一直想搞叛乱。你们从地图上会找到那个国家的。它位于热带地区。上苍有眼，让它濒临海洋，这样，绘地图的人就能把那些城镇的名字标在旁边水里。这串名字有一英寸长，小写体，由西班牙语方言组成，而且据我看来，还是相同的句法系统。缅因号起航了。是的，我朝那个国家逆风航行，单枪匹马，就一把鹤嘴锄，企图从一个暴政下把它解救出来。诸位听不懂，这很自然。这话需要进一步阐明和解释。

“那是在新奥尔良的一个早晨，大约是六月一号，我正站

在码头上，观望着河中的船只。在我的正对面，停泊着一艘小汽船，好像正准备起航。船上的烟囱正吐着烟雾，一帮码头工人正把堆放在码头上的一堆箱子往船上搬。那些箱子约两英尺见方，差不多有四英尺长，好像挺沉的。

“我走过去，并不在意地走到那堆箱子边。我看到其中一个有些破损。好奇心驱使我掀开松散的盖子，并朝里看了看。箱子里装满了‘温彻斯特造步枪’。‘呀，’我自言自语道，‘原来有人在违反中立法，在搞军火援助。我定要知道那些破枪的去向。’

“我听到有人咳嗽，便转过身来。那边站着一个粗壮肥胖的小个子男人，脸呈棕色，衣着白色，是个相貌一流的小个子男人。他手上戴着一只4K的钻石戒指，眼里充满疑问，又有尊敬。我断定他是一个外国人——俄国人或日本人，要不就是爱琴海群岛来的。

“‘嘘！’这个粗壮的男人叫道，充满神秘和信任。‘先生会尊重自己发现的事，而不会让船上那帮人察觉出吧？先生是个有身份的人，不会泄露偶然间发生的事的。’

“‘先生，’我这下断定他是个法国人，因此说道，‘请接受我的保证，你的秘密在詹姆斯·克兰希这儿是安全的。此外，我还将斗胆地呼喊自由万岁——祝自由健康强大！无论什么时候你听到说一个叫克兰希的人阻止废除现存政府，那你就回信告知我。’

“‘先生是好人，’这个黝黑、肥胖、长着黑色小胡子的

男人微笑着说道。“愿请你到我船上去喝杯酒。”

“两分钟后，我便与这位外国男人坐在船舱的一张桌边，一瓶酒就在我俩之间。我能听见重重的箱子砰地落进货舱。我断定那船至少装有两千支步枪。我和这位棕褐色男人喝完了那一瓶，他叫船务员又去拿了一瓶。当你把克兰希与瓶中那玩意儿搅合在一起，那你实际上等于在怂恿分裂。热带地区的这些革命，我可听得够多的了。我开始想插手进去。

“‘你打算把你们国家全鼓动起来，是吧，先生？’我说道，并使了一下眼色让他知道我的兴致上来了。

“‘是的，是的，’这小个子男人说，拳头重重落在桌上。‘一场最伟大的变化将要发生。那个民族受压迫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曾被许诺的事从来没有兑现过。伟大的事业将要进行。是的，我们的势力将尽快在首都举行罢工。真他妈的！’

“‘真他妈的这个词用得好，’我说道，自己也开始来了激情，还想喝酒，‘就像我前面说的万岁那个词。祝愿古老的三叶草——我的意思是指香蕉树或食用大黄，或你们那个受蹂躏的国家中任何崇高的象征，永远飘动。’

“‘非常感谢你说的这番友好言辞，’他说，‘我们的事业目前最需要的是愿做这项工作，并愿一直做下去的人。啊，要是有一个精悍可靠的人来帮助德·维佳将军，他就会给他的国家带来那些成功和荣耀！很难，唉，很难呀，要找到可靠人帮助从事这项工作。’

“‘先生，’我从桌上俯过身子抓住他的手说道，‘我不知道你的国家在什么地方，但我的心在为它而流血。克兰希的心从未对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视若无睹过。克兰希家族的人生来都是搞叛乱的人，做生意都是与外国人做。如果你在夺取那个暴君枷锁下的海岸时用得上詹姆斯·克兰希的双臂及其鲜血，它们都听由你使唤。’

“德·维佳将军非常高兴能得到我对他的阴谋及其困境的理解与同情。他想越过桌面来拥抱我，但由于过胖，还由于那两瓶酒，他未能做到。反正我就这样被欢迎加入了叛乱的行列。然后，将军告诉我他的国家名叫危地马拉，是濒临海洋的最伟大的国家。他看着我，眼里噙着泪花，一次又一次地说出这句话：‘啊！高大、强壮、勇敢的人！这正是我的国家所需要的。’

“德·维佳将军——这是他自己所说的名字，拿出一份材料让我签字。我签了，利用“y”的尾巴写了一个优美的花体字。

“‘你的船钱，’将军以商人的口气说道，‘将从你的薪金中扣除。’

“‘这不行，’我说道，颇有几分高傲。‘我自己付船钱。’我内衣口袋里有一百八十元。我可不是去当普通叛乱者的，为了自己的衣食而去搞叛乱。

“汽船将在两小时后起航，于是我到岸上去收拾几样必需的东西。回到船上时，我把全套装束展示给将军看：一件质地优良的栗鼠皮大衣、极地套鞋、貂皮帽、耳套、做工精细的绒毛手套和羊毛围巾。

“‘真他妈的！’小个子将军叫道。‘这些衣物拿到热带去有什么用？’于是，便听见那个矮个子短工大声笑着叫船长，船长又叫事务长，然后他们又叫轮机长。这一帮人全都倚在船舱边，嘲笑克兰希把衣橱都要带到危地马拉去。

“我很认真地想了想，要将军再次说说他的国家到底叫什么名字。他告诉了我。这下我才明白我心中记住的一直是另外一个名字：卡姆查卡。打那以后，我对这两个国家的名字、气候及地理位置一直难以分清。

“我付了船钱——二十四元，头等舱——与当官的同桌吃饭。下层甲板上是一群二等旅客，大约四十来个，好像是南欧人。我不知道这么多人随同去干什么。

“接下来的事情是，三天后我们便沿着那个危地马拉海岸航行了。那是一个蓝色的国家，而不是像地图上标错的黄色。我们在海边的一个小城靠岸。一列火车正停在小铁路上等着我们。汽船上那些箱子被搬上岸并装上火车，那群南欧人也上了车。我和将军在前面那节车厢。是的，当火车驶出这个海港小城时，我和德·维佳将军领导着这次革命。那列火车跑的速度就像一个警察要去解决一场骚乱似的。它穿越一片最引人注目的、其他地方很少见得到的模糊风景地。我们跑了七个小时，大约四十里，火车才停下。前面不再有铁路了。在一块潮湿的、满目荒凉和单调的谷地里，有一座营地。人们正在砍伐树林，平整土地，继续朝前铺路。‘这儿，’我自言自语道，‘是革命者梦魂萦绕的浪漫之所。在这儿，克兰希将凭着一种优越的种族力量和芬尼亚战术的反复灌输，为了自由而进行一次狠狠的出击。’

“人们把箱子从火车上卸下，并开始把盖子撬开。我看到德·维佳将军从打开的第一个箱子里取出‘温切斯特造’步枪，散发给一小队精神不振的士兵。其他箱子接着也敲打开。但是，信不信由你，再也不见另外有枪了。其他的每一箱装的都是鹤嘴锄和铁铲。

“接下来，悲哀便笼罩在这热带的上空。高傲的克兰希以及蒙受侮辱的南欧人，个个不得不肩扛铁镐或铁铲，走到那肮脏的小铁轨道上去劳动。是的，那是那群南欧人坐船来的目的，是准备搞叛乱的克兰希签字的目的，尽管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实情。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才发现这事。要找到人手在这儿铺路，好像很难。这个国家聪明的本地人太懒而不愿劳动。实际上，那些圣贤们知道，这没有必要。只要伸出一只手，他们就能攫取天下最精美昂贵的果实，而伸出另一只手，他们可以一次性地睡上几天，而根本听不见七点钟的拉哨声或租房人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因此，汽船定期前往美国诱骗劳工。通常，这些进口劳工由于饮食过熟水、生活在这片残酷的热带环境里而在两、三个月后便死去。所以那些家伙在雇佣他们时，叫他们签上一年的合同，然后使用武装卫士监督这群可怜的人，防止他们逃跑。

“我是因为家庭不能解决不停的变乱而被热带地区所欺骗的。

“他们给了我一把镐。我接受了。我在考虑一次现场起火；可那儿有端着‘温彻斯特’家伙的卫士。他们有点粗心大意。我得出结论，搞叛乱最紧要的是考虑要周密。我们大约有一百号人出去劳动，出发的命令已经发出。我从队列中走出，来

到那位德·维佳将军身边。他正抽着雪茄，得意洋洋地观望着眼前的一切。他礼貌但一副凶相似地朝我微笑着。他说，‘危地马拉有大量的工作等着高大强壮的人去做。是的，一月三十元钱。工钱不错。啊，你这个强壮勇敢的人。我们很快就将把这些铁路铺到首都。他们要你现在去工作。再见吧，强壮的人。’

“‘先生，’我说道，不愿马上走开。‘你愿意告诉一个可怜的爱尔兰人这一点吗：当我踏上你那到处都是蟑螂的汽船、把自由的革命的情愫注进你那酸臭的酒里时，你是否认为我想在你那作贱人的小铁路上挥舞铁镐？当你用爱国的言辞回答我，为星光灿烂的自由事业卖劲的时候，你是否已考虑好把我贬到那群下苦力的南欧人中去，像他们一样成为你这个邪恶、卑劣国家的戴着镣铐的奴隶？’

“将军展开喉咙大笑不已。的确，他笑得时间长，声音高，而我，克兰希，站在那儿等着。

“‘真是滑稽的人！’他终于吼叫道。‘你简直让我笑死了。是的，要找到勇敢强壮的人来帮助我的国家，是很艰难。革命？我说起过革、革命吗？根本没说过！我说在危地马拉需要高大强壮的人。就这些。错误是你犯的。你窥探了那个给卫兵装枪的箱子。你以为所有的箱子都装着枪？不。危地马拉没有战争。但有工作？是的。不错。一月三十块钱。你将扛上鹤嘴锄，先生，为危地马拉的自由和繁荣挖掘吧。那边去工作。卫兵等着你呢。’

“‘一条棕褐色的小胖狗，’我说得很小声，但却是满腔的愤慨和不舒服。‘事情总会降临到你头上的。也许不是马上，

但一旦詹姆斯·克兰希能找到什么东西来抵挡你的巧辩时……，

“那帮家伙的老板命令我们去劳动。我跟着那些南欧人走了。正当我们离开时，我听到那个杰出的爱国者兼绑架者开怀大笑。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我为那个可耻的国家修铁路修了八个星期。我一天十二小时都在拖拖拉拉用一把沉重的镐和铲除掉挡在路上的那些至美景致。我们在气味熏人的沼泽地上劳动，践踏着一大片品种繁多的极其贵重的热带植物和蔬菜。那是一片地理学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热带景象。树木全是参天大树；下面的灌木林里满地是针叶；有猴子四处蹦跳，还有鳄鱼和红尾模仿鸟；你站在齐膝深的腐水里，你好像真正在为危地马拉的自由奠定基础。每到晚上，我们会在营地熏着浓烟以驱赶蚊虫，坐在烟雾中，四周是来回走动的卫兵。总之有两百个人在修这条铁路，多数是南欧人、黑人、西班牙人和瑞典人。有三、四个是爱尔兰人。

“一位名叫哈罗朗的老人——他具有爱尔兰人的素质和谨慎心，向我解释了这一事情。他在这条路上已干了一年。多数人干了不到六个月就死了。他骨瘦如柴，有软骨症，每隔两晚上就要打寒战，全身抖个不停。

“‘你刚来的时候，’他说，‘你以为你马上就要走。但他们把你第一个月的工钱扣下来抵销你的船钱，而到那时，热带已抓住了你，不让你走成。你周围全是野性的森林，里面充满险恶的野兽——狮子、狒狒和蟒蛇——等着吞食你。太阳火辣辣地烤着你，溶化你的骨髓。你逐渐变得像诗书上说

的那个吃莴苣者。你会忘却生活中那些升华的情操，诸如爱国思想、复仇、打乱安宁等。你成天劳动，你吞下饭菜中厨子给你准备的煤油和橡皮烟斗管。你点上你那满满的烟斗，对自己说，“下礼拜我要逃走。”然后你去睡觉，说自己是在撒谎，因为你知道你永远不会这样做的。’

“‘那个将军，’我问道，‘就是那个自称德·维佳将军的人是谁？’

“‘正是这个人，’哈罗朗说道，‘想方设法要完成这条铁路。这工程本来属于一家私人公司，但它破产了，于是政府就接管过来。德·维佳是个大政客，想当总统。人民也想这条铁路铺成，因为他们为此已被课以重税。那个叫德·维佳的家伙继续推进这条铁路，是作者竞选的一项步骤。’

“‘我并不习惯向任何人作出威胁，’我说，‘不过在那个铁路老板与詹姆斯·克兰希之间有笔帐需要了结。’

“‘当初，我自己也曾这么想过，’哈罗朗说，重重地叹了口气；直到我成了一个吃莴苣者。过错在于这些热带东西。它们给一个人的机体不断加油。正如那位诗人所说：“这是一片总像是在吃过饭以后的土地。”我干我的活，抽我的烟，睡我的觉。生活中差不多没有其他什么了。你自己不久也会养成那个样子的。别再抱有任何思想情感了，克兰希。’

“‘我做不到，’我说，‘我充满了激情。我应征的是这个黑暗国家的革命军队，我怀着美好信仰为它的自由、荣誉和银制蜡烛台而战；可相反，我现在被陷在这儿砍除它的风景

地，还要斩草除根。那个将军家伙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在那条铁路上干了两个月的活，才终于有了一次逃走的机会。一天，我们一群人被派往已铺线路的那一头，去取一些曾被送往巴里奥港加以磨锋的铁镐。它们是用手摇四轮小车运回来的。当我收工时，我注意到那辆四轮小车就停在那铁轨上。

“当天晚上，约十二点，我叫醒哈罗朗，告诉他我的计划。

“‘逃跑？’哈罗朗说。‘天啊，克兰希，你是当真？嗨，我可没那精神。太冷啦，我没睡够。逃跑？我告诉你，克兰希，我吃了那莴苣，我已没那份力量。是热带害了我。就像那位诗人所说：被忘却的是我们留在身后的朋友们；在这块空幻的莴苣之乡我们求生，我们将息。你最好走吧，克兰希。我想，我要留下。天太早太冷了，我很困。’

“因此我不得不留下了哈罗朗。我静静地穿好衣，溜出我们住的帐篷。当卫兵过来时，我用准备好的一个青椰果把他击昏在地，然后便朝铁路跑去。我上了那辆手摇四轮小车，让它飞跑起来。离天亮还有好一会时，我已看到约摸一里外的巴里奥港的灯光。我把小车停在那儿，步行走到镇上。我小谨慎地踏进镇机关大院。我并不害怕危地马拉的军队，但一想到要与职业介绍所作徒手斗争，我的心就在发抖。这是一个容易雇到帮工并能使他们长期留下的国家。我当然能设想出美国太太和危地马拉太太在某个美好的宁静之夜把一点点小道消息传到山那边去。‘哦，先生们，夫人们，’美国太太会说，‘我的帮工又惹出许多麻烦了。’‘法规，现在需要法规！’危地马拉太太会说，‘你不必这样说，夫人！我的帮工

从来没想过要离开我。嘿嘿！夫人。’危地马拉太太窃笑道。

“我当时不知道如何从那热带地方离开，不再被人雇佣。虽然天还是黑的，我能看清一艘汽船烟囱冒着烟正在港口里开动。我顺着一条长草的小街来到水边。在海滩上我发现一个棕色皮肤的小个子黑人正要驾着一只小快艇离去。

“‘等一等，黑人，’我说，‘懂英语吗？’

“‘可懂得多呢，’他说，露出欢快的笑脸。

“‘那是艘什么船？’我问他，‘到哪里去？另外，这两天有什么消息？还有天气怎么样？’

“‘那船叫康其达号，’他一边卷着一支烟，一边友好随和地说。‘它从新奥尔良来装香蕉。昨晚装的船。我想一两个小时后就启航。至于天气嘛，将是非常好的。你，也许，听到有人在议论一场大仗？你能抓住德·维佳将军吗，先生？是？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黑人？’我说，‘大仗？什么大仗？谁要抓德·维佳将军？我一直在内地的金矿呆了几个月，从没听到什么消息呀。’

“‘哦，’那黑人很自豪地用英语说起来。‘一周前，危地马拉发生一次伟大的革命。德·维佳将军，他想当总统，他捡起一支一千——五千——不，一万人的军队与政府对抗。那个政府派出五千——五万——不，十万的人马前去镇压革命。他们昨天在洛马格兰德——山里大约十九里或五十里远的一个地方——打了一场大仗。政府军狠狠地打击了德·维佳将军。他手下被杀的人有五百——九百——不，两千。那场革命很快就被镇压了。德·维佳将军，他骑一头大骡子飞跑而

去了。是呀，真他妈的！将军逃走了，他的军队完蛋了。政府军近迫想找到德·维佳将军。他们要把他抓来枪毙。你认为他们能抓到那位将军吗，先生？’

“‘天意如此呀！’我说道。‘把克兰希好战的才能耗费在热带，用一把铁镐铁铲筑路，这是上天的安排。但现在，与其说是一个叛乱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雇工问题。我迫切地想从责任中退出，而相信你们那个伟大的但已堕落的国家的军事部门。用你这只小船把我送到那艘汽船上去，我会给你五美元——伍皮索——伍皮索。’我故意把这笔赏钱用热带地区方言中的说法说了出来。

“‘是五比索，’他重复道，‘你给我五美元？’

“‘这个小小男子男人还算不错。开始，他还有些犹豫，说离开这个国家的乘客必须有材料和护照。但最后，他带上我朝那汽船驶去。

“我们到达船边时，天刚刚发亮，船上看不见有一个人。水很平静，那黑人从船上给我一副绳梯，我就顺着被切开用来装水果的那边甲板爬了上去。舱口盖是开着的。我朝下看，只见舱里满是香蕉，起码堆有六英尺高。我暗想道，‘克兰希，你最好作为偷渡客走吧。这要安全些。船上的人有可能把你送回职业介绍所。热带会制服你的，克兰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因此我从容地跳进香蕉堆里，掏了个洞躲在里面。约摸一个小时候，我听见引擎发动起来，并觉察到汽船在颠簸。我

知道我们朝大海出发了。他们让舱口盖开着是为了通风的缘故，所以不久，舱里变得非常明亮，能看得一清二楚。我开始感到有点饿了，以水果作午餐，便可恢复精力。我从我掏的那个洞里爬出来，站直了身体。就在这时，我看到另一个男人在大约十英尺外的地方蠕动，伸出手剥香蕉，然后放进嘴里。这是个身上脏兮兮、脸上黑乎乎、穿着破烂、没有羞耻的家伙。没错，这家伙很像滑稽报刊上画的那位胖子“忧伤的威利”。我再看了一眼，发现他就是我那位将军大人——德·维佳，那位伟大的革命者、骑骡者和鹤嘴锄进口者。当将军看到我时，他犹豫了一下，嘴里塞满香蕉，眼睛就像两个椰果。

“‘噓！’我叫道，‘一句话也别说，否则，他们会把我们赶走，叫我们自己走路。’自由万岁！”我还加了一句，并往嘴里塞进一只香蕉借以掩饰我的情绪。我敢肯定，将军不会把我认出来。热带的恶劣效果已使我面目全非。足有半英寸长的灰色络腮胡盖住了我的脸。我的衣服是一件蓝色套衫和一件红色衬衣。

“‘你是怎么到这船上来的，先生？’将军一旦能开口说话，便这样问道。

“‘走后门——噓！’我说道。‘我们为自由而战，干得很光荣，’我接着说下去，‘但我们亏在人数太少。让我们像勇士一样接受失败，再吃一只香蕉。’

“‘你也在为自由的事业而战，先生？’将军说道，不禁

泪洒船舱。

“‘直到最后一刻，’我说道。‘对那暴君的走狗们进行的那最后一次拼命反击，就是我领导的。但那些家伙被逼疯了，我们只好撤退。将军，你逃走时骑的那头骡子就是我搞到的。你能把那串熟的稍稍朝这边挪一下吗，将军？我的手有些够不着。谢谢。’

“‘你是这样的吗，勇敢的爱国者？’将军说道，止不住又哭了。‘啊，天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回报你的奉献。我差点连这条命都没捡回来。真他妈的！先生，那骡子是头什么样的怪物！我就像暴风中的船颠来颠去的，我身上的皮肤都让藤藤刺刺给挂破了。那该死的畜牲碰撞了不下一百棵树的树皮，把我的双腿弄得好苦。我是晚上赶到巴里奥港的。我在山边弃下骡子，顺着海岸疾行。我发现一只小船拴在那儿，便划着它到了这汽船边。我没看见船上有人，于是用吊在船边的一根绳子爬了上来。然后，我就躲在这香蕉堆里。当然啦，我知道，一旦船上的人看见我，他们定会把我再扔给那些危地马拉人。那可不是好事。危地马拉会枪毙德·维佳将军的。所以，我藏了起来，一直不作声。生命本身是壮丽的。自由，是非常美好的；但我认为它还是没有生命那般美好。’

“到新奥尔良的航程，我前面说过，要三天。那位将军和我渐渐成了至交密友。我们吃香蕉吃得看到就烦，它们成了刺眼的东西，不过食谱也只有香蕉。晚上，我爬出去，小心翼翼到下层甲板上取一桶淡水。

“那位德·维佳将军是个言语特多的家伙。他不跟我说话时，旅途便更加单调。他相信我是与他同党派的革命者。他

告诉我，那党派中有大量的美国和其他外国人。这是个吹牛大家，一个自以为是的夸夸其谈者，尽管他自认为是个英雄。他的阴谋失败了，他全在为自己遗憾不已，而对其他那些被打死的或在他的革命中累死的白痴们，这自负的家伙不必费心说上一句遗憾的话。

“出海的第二天，他感到非常骄傲自大，而身为一名偷渡的阴谋家，其生存还是靠一头骡子和偷吃的香蕉，这种表现未免过份了些。他给我讲他一直在修建的那条伟大的铁路，他还提及一件他认为具有喜剧色彩的事情，说他如何把一位爱尔兰傻瓜从新奥尔良骗到他的窄轨铁路线上的小小陈尸所与铁镐打交道。听这个肮脏的小个子将军讲述他如何诱捕那个轻率的笨蛋克兰希，真是心里难受。他却开怀大笑。这个黑脸叛乱者和逃亡者笑得身子发抖，站在齐脖深的香蕉堆里，没有朋友，也没有国家。

“‘啊，先生，’他窃笑道，‘那个最可笑的爱尔兰人会令你笑得死去活来。我对他说：‘危地马拉非常需要强壮高大的人。’他说：‘我将为你深受压迫的国家进行战斗。’‘那是你应该去做的。’我告诉他。啊！真是个滑稽可笑的爱尔兰人。他看到码头上一个箱子破了，里面装了几支给卫兵的枪。他以为所有箱子里都是枪。实际上全是鹤嘴锄。是的。啊，先生，你要是能看到那个爱尔兰人当他们叫他劳动时的面部表情！’

“正是这位职业介绍所的前老板用快乐的笑料趣事增添了旅途的漫长乏味。不过，他时不时会一边吃着香蕉一边哭诉那头骡子和失败的自由事业。

“当汽船碰在新奥尔良码头上时，那声音听起来真悦耳。很快我们听到无数脚步声，那帮卸水果的混血儿工人跳上甲板，然后再跳进货舱。我和将军已忙着在传递香蕉，他们便以为我们也是那帮工人。约摸一小时后我们设法从汽船上溜到了码头上。

“这位搞叛乱活动很有一套的代表性人物在不明身份的克兰希手里受到款待，真是一大荣幸。我首先为将军和我自己买了大量高杯饮料和其他不是香蕉的可以吃的东西。将军在我身旁一路小跑，一切听由我安排。我把他带到拉斐耶特广场，让他坐在那小公园里的一张长椅上。我还为他买了烟。他在座位上弓着背，样子就像一个又小又胖、心满意足的流浪汉。他这样坐着的时候，我就仔细打量着他，这使我觉得开心。他本来是棕褐色皮肤，现在却尘垢蒙面，一张花脸。感谢那头骡子，他的衣服已是条条皱皱、不成样子了。是的，将军这副模样让克兰希感到快活。

“我问了他一个颇微妙的问题，问他是否有幸从危地马拉把别人的钱一同带来了。他叹了口气，双肩耷拉在椅背上。一无分文。没关系。他告诉我，也许他在热带庄园上的一些朋友以后会给他寄款来的。我看出将军已是一筹莫展、穷途末路了。

“我告诉他不要从椅子边离开，然后我就去了波因德拉街和长隆德勒街的拐角处，那儿是欧哈拉经常巡逻的路线。五分钟后，欧哈拉提着警棒过来了。他是个高大、蛮帅气的家伙，脸色红润，衣扣熠熠闪光。有危地马拉人进入欧哈拉的管区，这是件美事。对丹尼来说，一周有那么一两次用他的

警棒来镇压革命和起义，算是一种消遣娱乐。

“‘5046 还有效吗，丹尼？’我走上前对他说。

“‘超过规定时间了，’欧哈拉说道，怀疑地审视着我。
‘要干点什么？’

“五 四六是那条有名的城市法令，它授权对那些成功逃脱于警察之手的罪犯进行逮捕、定罪和判刑。

“‘你不认得吉米·克兰希了？’我说道。‘你这个红脸蛋家伙。’当欧哈拉终于从这副热带赐予给我的可怕面孔下认出我时，我便把他拉进门道里，告诉他我想干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很好，吉米，’欧哈拉说道。‘回去看住那椅子。十分钟后我就过来。’

“就在那段时间后，欧哈拉穿过拉斐耶特广场走来，看到两个可恶的流浪汉就在一条长椅上。再过了十分钟，詹·克兰希和危地马拉前总统竞选人德·维佳将军便到了警察局里。那位将军被吓坏了，赶紧要我宣称他是有身份的高贵人。

“‘这个家伙，’我对警察们说，‘过去曾是个修铁路的，现在是个流浪的。他因为失去那份工作而有些疯了。’

“‘真他妈的！’将军叫道，声音就像一小瓶苏打水冒出的嘶嘶声。‘先生，你在我的本国曾用我的军队打过仗。你为什么要说谎？你应该说我是德·维佳将军，一个军人，一个西班牙绅士——’

“‘一个修铁路的，’我再次说道。‘现在破产了。没有任何价值了。靠偷吃香蕉过了三天。瞧他那模样。难道还不够吗？’

“‘罚二十五块钱或干六十天的活，这就是给那位将军的惩罚。他身无分文，因此便选择了干活。他们让我走了。我知

道他们会有的，因为我有钱掏得出，况且还有欧哈拉替我说话。是的，他被判了六十天。这刚好是我为那个伟大国家卡姆——不，危地马拉挥舞铁镐的时间。”

克兰希顿了顿。明亮的星光照耀出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因缅怀往事而显得幸福满足。基奥在椅子上倾过身子，在他的伙伴衣着单薄的背上猛拍一掌，那声音就像波浪猛打在沙滩上一样。

“告诉大家，你这个坏家伙，”他轻声笑道，“你是怎么通过耍花招报复那位热带将军的。”

“因为没有钱，”克兰希津津有味地总结道，“他们便让他与教区监狱的一帮犯人清扫乌尔苏林大街，通过这样的劳动来补偿他的罚金。在街角处有一间用电扇和其他消热品装饰的宜人的大厅。我把那儿作为我的总部，每隔十五分钟，我就四处走走，看一看那个家伙用一把钉耙和铁铲磨洋工。有一天，就像今天这样闷热的日子，我对他叫道，‘嘿，先生！’他恶狠狠地瞪眼看着我，衬衣上到处湿淋淋的。”

“‘在新奥尔良，’我对德·维佳将军说道，‘需要肥胖、强壮的人。是的，需要他们从事美好的工作。真他妈的！爱尔兰万岁！’”